

目 次

朱诺和孔雀	黄雨石译(1)
犁和星	林疑今译(87)
给我红玫瑰	黄雨石译(187)
主教的篝火	黄雨石译(291)
译后记	(412)

朱 诺 和 孔 雀

(三 幕 悲 剧)

黄 雨 石 译

剧 中 人

“船长”杰克·波伊尔
朱诺·波伊尔，他的妻子
姜尼·波伊尔
玛丽·波伊尔 } 他们的孩子
“浪荡鬼”达利
梅西·玛蒂于太太
“老针头”鲁金特，裁缝
唐克瑞德太太
杰瑞·笛凡恩
查尔斯·班逊，学校教员
一个地下组织联络员
两个地下组织的民兵
卖煤人
缝纫机推销员
两个搬家俱的人
两个邻居

公寓里的房客

场 景

第一幕 波伊尔家在都柏林一家公寓里租下的两间住房中的起坐间。

第二幕 同前。

第三幕 同前。

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相隔数日，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相隔两个
月。

在第三幕中幕落片刻，以表明一个小时的间隔。

剧里时间是 1922 年。

第一幕

〔波伊尔家在都柏林一家公寓里租下的两间住房中的起坐间。台左，一门通向公寓的其它部分；门的左边是一面临街的窗子；台后是一张五屉柜；再往右去的后墙上，是一面可以望到公寓后街的窗子。在窗子和五屉柜之间，挂着一张圣母像；像下边，在一个托架上有一只红碗，碗里摇摇晃晃地燃着神灯。再靠右是一张小床，这床一半儿已被一块穿在一条藤子上的印花布遮住。壁炉在台的右墙下；靠近壁炉有一门通向另一房间。炉子旁边有一个装着煤的煤桶。在壁炉架上，钟面向下躺着一只闹钟。靠近后窗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搪瓷澡盆。屋里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预备一个人吃早饭的餐具。炉台上坐着一把茶壶，炉栏旁边放着一只煎锅。五屉柜上放了几本书，桌子上也放着一本。靠着五屉柜立着一把长柄的铁锹——这种锹是做泥瓦活儿的小工在和水泥和泥灰时经常使用的工具。姜尼·波伊尔弯着身子坐在炉火旁边。玛丽脱掉了上衣——这衣服现在搭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正对着桌上的一面小镜子在整理自己的头发。镜子旁边铺开了一张早报，她不看镜子时就看着这张报纸。她是一个身体强健、长得很快漂亮的二十二岁的姑娘。有两种力量同时在她的思想中发生作用——一种来自她所处的生活环境，拉着她向后；另一

种来自她所读到的一些书的影响，推着她向前。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在她的言谈和举止中都可以看得出来，生活环境使她的言谈和举止趋于庸俗，而她和文学的——尽管是很少的——接触却又使它们趋于高雅。时间是一天的上午。

玛丽 （看着报纸）他是在芬格拉斯街那边，一条小道上叫人找到的。

〔波伊尔太太从右边的门进来，她刚刚上街买东西回来，手里拿着几个小包儿。她大约四十五岁，二十年前一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妇女；不过现在她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是工人阶级的妇女最后必有的那种表情：对单调生活的厌弃和难堪的忧虑，掺杂着一种机械的反抗情绪。如果环境好一些，她很可能是一个漂亮、活泼和聪明的女人。〕

波伊尔太太 他还没回来吗？

玛丽 没嘞，妈妈。

波伊尔太太 哦，他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回来；猜想他又是跟着浪荡鬼，象一只花孔雀似的满街逛着去了。我听说，今天的早报上已经登出了关于唐克瑞德太太的儿子的许多情况。

玛丽 这份儿早报上有很详细的报导；他全身伤了七处——有一颗子弹从脖子边进去，从左肩胛骨下边穿了出来；另一颗子弹打在左胸脯上，穿透了他的心脏，还有……

姜尼 （从炉火边跳起来）哦，别再念了，求求你吧！你们这些人难道连一点儿人的感情都没有了吗？不要多久，大概除了这些有关屠杀事件的报导之外，你们会什么也不要看了！

〔他匆匆从左门进到另一个房间里去。〕

玛丽 他倒又忽然之间变得那么心软了！

波伊尔太太 回头等我来家的时候，我自己看吧，玛丽。大家伙都说他是个不顾死活的小伙子——谢谢上帝，幸亏姜尼已经很久跟他没什么来往了……（打开小包，拿出一些香肠来放在一个盘里）啊，要是你那老爹不马上回来吃早饭，那他就甭吃了；我可不能在家里老等着他。

玛丽 你不能让他回来的时候，自己去弄了吃吗？

波伊尔太太 那可好，让他把浪荡鬼达利也带到家里来，是吗？嗯，那他可太乐意了，他就等着有那么个机会——等他想到我已经上工去了，他就会同着那个没脸没皮的浪荡鬼逍逍遥遥地走了进来，把家里的一点儿煤全给烧掉，茶也给喝掉，来表示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可我一定要呆在这儿等着他们，一直等到明天早晨也行。

姜尼在里屋说话的声音 妈妈！

波伊尔太太 干嘛？

姜尼的声音 给我倒一杯水。

波伊尔太太 给那家伙倒一杯水去，求求你，玛丽。

玛丽 他那么大个人，还不会自己出来倒吗？

波伊尔太太 你要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也会希望有人给你倒杯水什么的。

〔她拿进一杯水去，马上又回来。

波伊尔太太 老让人这么等着，可不真是太不象话了！要瞧他每天那个样子，你真会以为他每星期至少拿回家十镑二十镑哩。很久以前，他就把一点儿健康保险金啃完了，后来又啃完了失业救济金，这会儿他是打定主意啃我了！就这样，他还一天到晚唱着。按说，他应该天天跪着，做一次九日

祈祷，希望求到一个工作！

玛丽（拿一根缎带比划着拦住自己的头发）我不喜欢这条缎带，妈；我想我应该系那条绿的——那比这条蓝的好看多了。

波伊尔太太 啊，你爱系什么样儿的就系什么样儿的吧，姑娘，只是别麻烦我。我也不知道，一个正参加罢工的姑娘干嘛还要在头上系上一条缎带，腿上还穿着一双丝袜子；就因为你们老穿这个戴那个的，那些老板们才想到他们给你们的钱太多了。

玛丽 现在已不是从前那时候了，我们爱穿戴什么，用不着得到老板的许可。

波伊尔太太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老要出去找珍妮·克拉菲干嘛；在这以前，你从来也没说过她半句好话。

玛丽 要是你不按照原则办事，那你参加工会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把她解雇了；她纯粹是作了社会的牺牲。咱们总不能让她到街头去卖身吧，咱们能吗？

波伊尔太太 不能，你们当然不能——你们得让她跟你们在一起。一个人牺牲了还不够。如果老板们牺牲了一个人，工会就得比他们更行，牺牲它个百儿八十个的。

玛丽 不管你怎么说，妈——原则总归是原则。

波伊尔太太 是的；可等我明天到老马尔菲店里去，他知道我不是去还清旧账，倒是要去再赊些东西，我要是跟他说，原则总归是原则，他会答应吗？他要是再不肯赊东西给咱们，那咱们可怎么办啦？

玛丽 他敢不赊——他要是不赊，你不能告诉他，他早已拿过我们的钱吗？

波伊尔太太 不管他肯赔不肯赔，看样子他倒是拿过钱了。

〔姜尼出现在左边的门口。我们现在才能看清他的脸；他是一个很瘦弱的青年，比玛丽年岁稍小一些。他很显然曾经经过一段很艰苦的日子。他的苍白的脸愁眉不展；眼睛里露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的神色。他衣服的左边的袖子是空的，走路的时候略微有点儿瘸。

姜尼 我刚才躺了一会儿；我想着你们已经走了。老西孟·马基象一匹野马似地在我头顶上乱踢着，我根本没法儿睡觉——那声音简直象在我耳边打雷一样！操他的——上帝原谅我不应该骂人！

波伊尔太太 行了，行了；你还是进屋去躺下吧，我一会儿给你送一碗好茶来。

姜尼 茶，茶，茶！你一天到晚就想到茶。要是一个人快死了，你也会拚着命要他咽下一碗茶去的！

〔他又回到里屋去。

波伊尔太太 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先头在复活节学校他屁股上挨了一枪已经就够呛了，后来在奥康勒尔街那次战斗中，一颗炮弹又炸掉了他的一只胳膊，这一来他就完蛋了。我知道他简直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天知道，我差不多是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去反对自由国家党。

玛丽 他是坚持他的原则，不管你怎样争辩，妈，原则总归是原则。

姜尼的声音 玛丽这会儿不走吧？

玛丽 不介，我不能呆在这儿；你甭想让我守在这儿听你呼来唤去，听见没有？

姜尼的声音 我自己也不愿意呆在这儿哩！

波伊尔太太 你们这一帮实在弄得我够受了！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你们的妈，你们一个个可怎么办。（向里屋的姜尼）你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你要什么东西，他会拿给你的。

姜尼 我讨厌向他要什么东西……他也讨厌我有什么事麻烦他……圣母像前面的神灯还亮着吗？

波伊尔太太 亮着，亮着！在里屋给圣安东尼点上一盏灯还不够，还非要在这儿的圣母前边也点上一盏！

〔杰瑞·笛凡恩匆匆跑了进来。他大约二十五岁，身材高大，活泼而热忱。他是在现在的工会运动中常常见到的那种人，他的知识能够让他身边的知识较差的群众，变成一种力量，可又不足以为了全体的利益使那力量壮大起来。玛丽抓起她的短上衣，匆匆跑进左边那个房间里去。

杰瑞 （喘着气）船长在哪儿，波伊尔太太，船长上哪儿去了？

波伊尔太太 你这话可问得真没道理：浪荡鬼达利在哪儿他就去哪儿——总归不是在这个酒馆就是在那个酒馆儿里喝酒。

杰瑞 刚才法瑞尔神父到我家去，要我赶快找到他，让他到拉斯矿场去接洽工作；他的一个表弟在那儿的工程处里当工头，法瑞尔老爹已经跟他谈到可怜的姜尼和他爹这么久都没有工作了，那工头要法瑞尔老爹让船长去找他，他可以让他马上上工——可我这会儿上哪儿去找他呢？

波伊尔太太 你上瑞安酒馆或者福来酒馆，准就可以找到他了。

杰瑞 我先上瑞安去看看——我知道浪荡鬼总爱上那儿去的。

〔他匆匆跑了出去。

波伊尔太太 （哭笑不得地）等着吧，他准会变着法儿躲过这个机会，要不我就不相信！他只要听到一点儿风声，就会一直

磨蹭到天黑才回来，到那会儿要去也来不及了。他只要总跟那个一天摇摇晃晃的浪荡鬼在一块儿，那他反正决不会弄出个好儿来。我一天累得连命都不顾，可他却从早到晚，象一只孔雀似的满处闲逛！

〔门外传来两个人上台阶的脚步声。这是船长波伊尔和浪荡鬼来了。船长波伊尔正用一种显得很庄重的低沉的鼻音在唱着。

船长 亲爱的圣灵，请听我的祷告！请听……哦……请听……我的祷告……请听，哦，请听……哦，请……听……哦，请……听……我的……祷……告！

浪荡鬼 （在门外）啊，这支歌儿可太棒了，这歌儿真棒！

波伊尔太太 （愤恨地）亲爱的圣灵听他祷告！啊，我敢对天发誓，他祷告反正不是为了要找到一个工作！

〔她在床边坐下来，这样印花布帘就可以遮住她，让门口进来的人看不见。

〔船长慢慢走进屋里来。他大约六十来岁，灰色的头发，身体很壮，但很矮。他的脖子很短，脑袋很象我们常常在门柱顶上看到的那种石头圆球。红中带紫的面颊，向外鼓着，仿佛他老是忍住一声几乎压制不住的惊叫。他的上唇上是一排剪得很短的硬胡须；上身微微向后仰着，肚子有点儿向前鼓。他走路较慢，但举步很有派头。他穿着一身很脏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褪色的顶上发着亮的水手帽。

波伊尔 （向着仍呆在门外的浪荡鬼）来呀，进来吧，浪荡鬼；她已经早走了，老弟。就算找不到别的什么，咱们至少总可以抄出一杯茶来喝喝。只有她不在的时候，我还能有这么点儿享受。她的小名儿实在不应该叫朱诺，她应该叫悲哀的

黛德儿^①，因为她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地唠叨。

〔浪荡鬼轻手轻脚走了进来。他的年岁也许比船长还小，但看起来却似乎比他老得多。他的脸象一团揉皱的纸；眼睛里露着一种很机灵的目光；他的身体非常瘦弱；他常常喜欢用一种奇特的姿态一耸肩膀，目的是要向人讨好。他的脸上永远装饰着微笑。

浪荡鬼 跟一个整天叨叨的女人缠在一块儿，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得了——要搁我，恐怕一天也受不了。幸好她常常不在家，因为（耸一耸肩膀）猫儿不在了，耗子就可以乐逍遥！

波伊尔 （作出一个亲热的命令的姿态）坐到火边上来，浪荡鬼，咱们马上就可以弄一杯茶喝喝。

浪荡鬼 啊，喝杯茶可太棒了，太棒了——茶能给人提神可又不会……

〔朱诺的出现打断了浪荡鬼的高论。她望着他们哥儿俩一直走过去，他们完全呆住了。

波伊尔太太 （讥讽地装出一副笑脸——先捅捅火，然后转过脸假笑地望着浪荡鬼）坐到火边上来，浪荡鬼达利，咱们马上就可以弄一杯茶喝喝！你的确不愿意来个鸡蛋吃吃吗？

浪荡鬼 我一刻也不能呆，波伊尔太太；我这会儿有件紧急事，很紧急的事。

波伊尔太太 坐到火边上来吧，浪荡鬼达利；谁坐在这儿也比在他自己家里舒服得多。

〔浪荡鬼匆忙向门口走去。波伊尔也想跟着走；他想著该说

① 朱诺是罗马神话中天神朱庇特之妻；悲哀的黛德儿是爱尔兰剧作家夏芝同名剧中的女主人公。

几句话，不要让情况弄得太僵——忽然站住大声说：
浪荡鬼！

浪荡鬼（站在门口准备溜）嗯？

波伊尔 你认识基莱斯特那个工程上的工头儿是不是，浪荡鬼？

浪荡鬼（莫名其妙地）基莱斯特——工头儿？

波伊尔（暗暗递个眼色）他是你的一位老朋友，不是吗？

浪荡鬼（现在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基莱斯特的那个工头儿啊？——哦对，对。他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老朋友——哦，他这人待人可好了，可好了。

波伊尔 哦，那么说，这事儿是十拿九稳的了。可惜咱们今天早晨没有一吃完早饭就赶快去找他——要那么着咱们这会儿说不定已经有活儿在干着了；可那会儿你也不知道。

浪荡鬼（耸耸肩膀）去晚点儿总比不去强。

波伊尔 咱们这会儿也该找点儿活儿干干了；成天到处逛，嘛也不干，我真感到腻味了。他答应过你——马上给你想办法吗？

浪荡鬼 可不。他说，“在开午饭的时候你来找我，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个活儿，你要愿意带个朋友来也可以。”我就说，“啊，你真是个好人，太棒了，太棒了。”

波伊尔 那这工作来的可正是时候——咱们已经等得够久了。

浪荡鬼 可不是；不过，嗨，车到山前必有路。

波伊尔 吃午饭的时间是一点——等我看看这会儿什么时候了。

〔他走到壁炉架边小心地拿起那个钟来。

波伊尔太太 当心点儿，你别胡乱动那个钟——你知道一点儿

不对头它就不走了。

波伊尔 这工作来的这个时候真是再好不过了；我真感到非常高兴，浪荡鬼。这会儿我真不相信我这双腿曾经疼过，可上个星期，它差点儿没让我疼得爬不起来了。

浪荡鬼 自然是慢慢越来越好了；啊，上帝在关死一个门的时候，总会打开另一个门的！

波伊尔 这会儿才十一点；咱们还有的是时间。等我吃完早饭，穿上我那身旧鼠皮衣服，咱们就可以悠悠闲闲地慢慢逛着往那边去。（用手扶着那把铁锹）我想，浪荡鬼，咱们最好带着咱们的锹吧？

浪荡鬼 好的，船长，好的，不管结果怎样，咱们最好做下最充分的准备。你带着你的长把儿锹，我去拿着我的掘土机。咱们也许用得上的，要不然，很可能因为缺个钉子丢了鞋，缺只鞋丢了马，缺匹马，连人都丢了——啊，这个格言可太棒了，太棒了……

〔浪荡鬼的话还没说完，波伊尔太太逼近门口，浪荡鬼马上就逃掉了。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波伊尔 （若无其事地说着）我要是有个活儿干上几个星期，我们的日子就又可以好起来了。

〔波伊尔太太完全没有理会。

波伊尔 刚说的那个工头是浪荡鬼的一个老朋友；我想着我自己仿佛也认识他。（沉默片刻）……我这鼠皮裤子后边的一个纽扣掉了……你要是给我留下一根针和一点儿线，回头我自己也可以把它钉上……感谢上帝，我的腿疼总算是好了！

波伊尔太太 （忽然发作）听我说，杰克·波伊尔先生，你们那

套鬼话甭想骗住朱诺。我认识你和浪荡鬼达利可不是一天了，你们要是想着你们能拿那套神话来蒙哄我，那你们可是打错了算盘。

波伊尔（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忽然大声咳嗽着）喀……喀……喀喀……！

波伊尔太太 浪荡鬼的老朋友！啊，你只要还跟浪荡鬼作朋友，包管你好处多着哩！

波伊尔 喀……喀……喀喀！

波伊尔太太 拿着锹！啊，听我说，我的老哥，你拿着刀叉干起来，永远比你使铁锹要来得利落多了！要是真有一个工作等着你，你说什么也不会这样儿——你只会腿疼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你的可怜的老婆子整天累死累活，让你有口饭吃，你可整天象只孔雀似的满处去逍遥！

波伊尔 一个人死了真比活着好，死了真比活着好。

波伊尔太太（不理会他的话）所有的人都叫你“船长”，可你不过就走过那么一趟水路，从这儿坐着一条破煤船到利物浦去过一趟，可谁要瞅着你那言语行动的神情儿，真会以为你是第二个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呢！

波伊尔 你就总也不能让咱们安静一会儿吗？

波伊尔太太 啊，你对寻求安静是永远不会有够的。

波伊尔 你是要逼着我离开这间屋子吗？

波伊尔太太 要逼你离开这间屋子容易，要逼着你走近一个工作可难了。来吧，坐下来吃你的早饭——这也许就是你最后的一顿饭了，因为我不知道下顿饭上哪儿去找。

波伊尔 只要我这个工作找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波伊尔太太 你见到了杰瑞·笛凡恩吗？

波伊尔 (不感兴趣地)没有,我没见着他。

波伊尔太太 没见着他,你就只见到了浪荡鬼。他到这儿来找过你。

波伊尔 嗯,让他去找吧!

波伊尔太太 哦,那可不,让他找吧,你躲在瑞安酒馆里喝酒,他可不是没法儿找到你。

波伊尔 我没在瑞安酒馆——我从来不上瑞安酒馆去。

波伊尔太太 哟,那儿有条疯狗吗?哼,你要不在瑞安,就准是在福来。

波伊尔 前三个星期我就跟你说,我早已滴酒不尝了。我既没上这个酒馆也没上那个酒馆。——我可以对着祷告书发誓——我真是跟一个初生婴儿一样清白无辜!

波伊尔太太 要是你按时候回来吃早饭,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波伊尔 (狐疑地)他找我干什么?

波伊尔太太 他一会儿还会来的,等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波伊尔 我得出去看看,看能不能碰着他。

波伊尔太太 你得坐在这儿吃你的早饭,让我好上班去,因为等你,我已经晚了一个钟头了。

波伊尔 你用不着等我,我根本不要吃早饭——我身上还有点儿劲儿哩!

波伊尔太太 你到底吃不吃早饭——吃还是不吃?

波伊尔 (惟恐有失面子,不肯示弱)我不吃早饭——你们把你们的早饭自己留着吧。(低声下气地)我一定得出去干点什么,你不用担心。

波伊尔太太 没有谁求着你——别想着有人会求你。

(她赌气把那盘香肠放到柜子里去。

波伊尔 我身上还有点儿劲儿哩。

〔杰瑞·笛凡恩匆匆进来。

杰瑞 哦，总算找到你了！我哪儿都找遍了。福来酒馆的跑堂的告诉我，在我到那几十分钟以前，你刚跟浪荡鬼一道儿走了。

波伊尔太太 可他可以对着神圣的祷告书发誓，他压根儿没上酒馆！

波伊尔 （向杰瑞）我上没上酒馆，关你什么事？要你跟在我后边追些什么？难道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出去走一会儿，就得有一大帮侦探、包打听和多嘴多舌的人盯在他后面吗？

杰瑞 哦，你可是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波伊尔先生；我不过是急于想为你尽一点儿力。法瑞尔神父让我捎个信儿给你：他说，你要是到拉斯矿场那边的工程上去，找到马纳根工头儿，你就可以马上有个工作。

波伊尔 那倒没什么，不过我可真不喜欢有人象天文家观星星似的，老注意着我的行动。你现在正在追玛丽，可你没有权利老追着我。（忽然抓住自己的大腿）噢，噢，我的右腿忽然一下疼得要命！

波伊尔太太 啊，不要一会儿，它就会传到左腿上去了。这也真叫巧得出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点风儿说他能找到个工作，他的腿马上就疼得不行了！可我告诉你，我的冤家，你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就自己去混你自己的吧！

杰瑞 这工作要弄上了，也还很可以干一阵，船长，只要一打完地基，往后的活儿就轻松了。

波伊尔 这不是个要爬高的活儿吗？你想我这么两条腿能往梯子上爬吗？我要是上去了，可怎么下来？

波伊尔太太 (恨恨地) 找一个小工用灰斗把你吊下来！你不能爬梯子，可要是让你上酒馆，你比只老山羊跑得还快！

杰瑞 要搁我，可决不能轻易就那么认输了，波伊尔先生；稍微多锻练锻练，对你准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波伊尔 看样子你倒象是个大夫，笛凡恩——也许你对我腿疼的情况，比我了解得还要清楚，是吗？

杰瑞 (有点儿生气地)哦，你的腿怎么疼我可一点儿也不清楚；我不过是从法瑞尔神父那儿给你捎个信儿来，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波伊尔太太 来吧，坐下来吃你的早饭，然后准备准备；别做出那副鬼样子，好象让你从一只死蜜蜂身上拽下一个翅膀的力气都没有了。

波伊尔 我不吃早饭，我跟你说，听你们讲了那么一大堆话，一吃饭会把我噎死的。我身上还有点儿劲儿。

波伊尔太太 那么好，让我们看看你的劲头儿吧，你马上给我去穿上你的鼠皮裤子！

波伊尔 (向着左边的门口走去)一个人真是死了比活着好！喀喀！我这条腿这会儿也疼起来了！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我这两条闹病的腿让我受着多大的罪！

[他走进左边那间屋里去，这时玛丽手里拿着帽子从里边走了出来。

波伊尔太太 我这会真该走了，我已经晚得不象话了，可我还一定要呆下来，非把那浪荡鬼抓住不可。

[她走了出去。

杰瑞 你要出去吗，玛丽？

玛丽 我既然戴上了帽子，看样子大概是要出去，不是吗？

杰瑞 又是这种叫人伤心的话，玛丽。

玛丽 是你自己不愿意让我拿你当朋友；我要那样做，你总存心
误解我的意思。

杰瑞 我也并没有总是误解你；你原来也很喜欢让杰瑞的一双
胳膊搂着你的。

玛丽 你要再这么说话，杰瑞·笛凡恩，你只会让我讨厌你的！

杰瑞 得了，现在让咱们要么结婚，要么就吹了吧！你听我说，
玛丽，我现在很可能被选作我们工会的书记。现在就一个
人反对我；可所有的工人都对我很好，我很能讲话——大家
都说我一定会当选的。

玛丽 那又是什么呢？

杰瑞 这个工作能让我一年有三百五十镑的收入，玛丽。靠这
点儿钱，你跟我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很象个样子；我可以让你
离开这个地方，并且……

玛丽 我这会儿没工夫听你说这些话——我要赶快走了。

〔她朝外走，杰瑞拦住她的去路。〕

杰瑞 （恳求地）玛丽，最近这几个星期，咱俩到底出了什么事
啦？你连话也不肯跟我说，有时候你跟我说句话，也总是带
着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过去咱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的
黄昏，你难道全忘了吗？咱们俩在那满是山楂花的小道上
穿过田野慢慢向前走着，那黄昏的气味简直和山楂花一样
的香甜……

玛丽 那些事现在再不要去谈它了。等你有了那个新工作之后，
杰瑞，不要很久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我好得多的姑娘做
你的心上人。

杰瑞 绝对没有的事，那是绝对没有的事，玛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对你始终还是跟从前一样。

玛丽 我一定得走了；求你快让我走吧，杰瑞。

杰瑞 我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玛丽 用不着，谢谢你；我愿意一个人走。

杰瑞 （抓着她的一只胳膊）你是要去见另外一个人；你已经跟别人好上了，我的姑娘！

玛丽 那不关你的事，杰瑞·笛凡恩；让我走！

杰瑞 我看见你从菊花舞场出来，你吊在他的胳膊上——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戴着手套，还拿着手杖！

姜尼的声音 （嚷嚷着）你这是在干什么——把到处弄得个乱七八糟的！

波伊尔的声音 （生气地嚷嚷着）我在穿我的鼠皮裤子！

玛丽 你把我的胳膊都弄疼了！快放开我，要不我就嚷了，那你就等着让老爷子出来骂咱们一顿好了！

杰瑞 不要对一个人太无情了，玛丽，不要对人太无情了。

波伊尔 （出现在门口）你们干什么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玛丽 放开我，放开我！

波伊尔 你们听见我的话没有——你们在这儿吵些什么？

杰瑞 （低声下气地）你就不能对我说一句好听点的话吗，就一句，玛丽？

波伊尔 我说话你们听见没有？你们为什么吵吵闹闹的？

杰瑞 让我吻吻你的手，吻吻你的又白又嫩的小手儿！

波伊尔 你的又白又嫩的小手儿——你疯了吗，伙计？

〔玛丽挣脱手匆匆跑了出去。

波伊尔 真不错，当着她爸爸的面竟敢这样！

杰瑞 啊，求求你，你别说了吧！

〔他跟在玛丽后边走了。

波伊尔 如今的孩子们简直不拿自己的爹妈当回事儿了，他们是要让他们的头发灰白的父亲带着悲哀赶快进坟墓，然后他们就会开心地大笑，开心地大笑。啊，我想这情况在哪儿都一样——整个世界已经是一团混乱！（他在火炉边坐下来）早饭！哼，让他们给我留着早饭吧。就算他们全都跪在地上，我也决不会吃——我要让他们看看，这会儿我身上还有点儿劲儿！（他走到柜边，拿出一个盘子来看看）香肠！哼，让她留着她的香肠吧。（他又回到火边，拿起茶壶来轻轻摇摇）茶也可以当得酒。

〔片刻后，他站起来走到柜子边，拿出香肠来放在煎锅里，把锅放在火上烧着。他拿着一把叉子守着香肠。

波伊尔 （唱着：）

等到知更鸟重新营巢，
各种的花儿又一次开放，
等到微笑着的明媚的春天驱散了悲哀和愁肠；
如果我那会儿还没有变心，我那可爱的蓝眼睛
的小伙子——
他答应在知更鸟重新营巢的时候，
一定再回到我的身旁！

〔他在唱到高音的时候仰起头来，接着又低下头，眼睛望着锅。

波伊尔 （唱着：）

等到那……

〔门外传来有人走近的脚步声；他连忙把煎锅从火上拿下来藏到床底下去，然后又在火边坐着。门被推开，一个长着胡子的人把头伸进来说：

您要不要买一架缝纫机？

波伊尔 （愤怒之极地）不要，我一辈子也不要什么缝纫机！

〔他把煎锅拿回到火上，又开始唱。

波伊尔 （唱着：）

等到知更鸟重新营巢，
各种的花儿又一次开放，
他曾……

〔从外边的大门边忽然传来打雷一般的敲门声。

波伊尔 这门也敲得真邪乎——准是个不认识的人——决不会是住在这公寓里的。

〔又一阵巨大的敲门声。

浪荡鬼 （把头从门口伸进来）你听到那噼哩啪啦的敲门的声音没有？

波伊尔 什么话，浪荡鬼，我耳朵又不聋。

姜尼 （穿着衬衫和长裤出现在左边的窗口；他满脸不安神情，声音也发着抖）门外是什么人，门外是什么人？是谁在敲门——我说话你们听见没有——你们是聋了还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着？

波伊尔 （向姜尼）我他妈知道是谁？浪荡鬼，把头从窗口伸出去瞧瞧。

浪荡鬼 让我说不定在嘴巴子上挨上一枪吗？啊，浪荡鬼可不上这个当！作个孬种总比作死鬼强！

波伊尔 (非常小心地向窗外望去) 这家伙穿着下战壕的雨衣。

姜尼 圣母玛利娅，上帝的妈妈，我……

波伊尔 他已经走了——他一定是敲得不耐烦了。

〔姜尼仍然回到左边的屋里去。〕

波伊尔 坐下来喝一杯茶吧，浪荡鬼。

浪荡鬼 我只怕咱们一点信儿还不知道，你太太又闯进来撞上咱们了。我心里总觉着还是赶快走好。

波伊尔 你别迷信了，伙计；咱们是在都柏林长大的，并不是刚从亚伦草原上来到这儿的土包子——当然，要是她真来了，那可是没错儿，咱们就会象关在笼里的耗子一样。

浪荡鬼 她那人你当然是知道的——她根本不跟你讲理——我是一次被蛇咬，三年怕草绳。

波伊尔 (走到后窗边去)要是真有这种倒霉又倒霉的事，你可以从这儿跳出去，浪荡鬼；这儿离后屋的房顶只不过几呎高，回头等她一走到里屋去，我就向你招手，那你就可以再从这儿溜出去。

浪荡鬼 (终于为他的诱惑所动)啊，我可也决不能呆得太久了。

(拿起桌上的书来)这是谁的书？

波伊尔 哦，玛丽的；最近来她常常看书——也不过全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前一阵子我拿起一本来看了看：一共三个故事，《玩偶之家》，《群鬼》和《野鸭》^①——都是些毛孩子们看的玩艺儿！

浪荡鬼 你有没有读过《伊丽莎白，或西伯利亚的流放》？……

① 全都是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的戏剧。

啊，那故事可太棒了，那故事可太棒了！

波伊尔 你来吃你的香肠，别管他什么《西伯利亚的流放》吧。

〔两人一同坐下；波伊尔倒了两杯茶，把香肠的汤水倒在浪荡鬼的盘子里，留着香肠自己吃。

浪荡鬼 你穿上你这条鼠皮裤子干什么？

波伊尔 我不能不去找个工，浪荡鬼。先会儿你刚刚一走，笛凡恩跑到我们家里来说，法瑞尔神父让他捎个信儿，说我要是到拉斯矿场工程上去，就马上可以找到一个工。

浪荡鬼 谢谢上帝，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波伊尔 这怎么是什么好消息？我真不明白，你要是处在我这种情况，你会说这是好消息吗？

浪荡鬼 我想……

波伊尔 你想！有时候你想得太突然了，浪荡鬼。你可知道，我这双腿疼得我差点儿连爬都爬不动了！

浪荡鬼 是的，是的；我忘了你腿疼。我知道腿要不好，你是嘛事也不能干。

波伊尔 你忘了；我看你们谁也不了解，我这双腿疼到什么份儿上了。到时候我要是非得扛起一袋水泥不可，那可怎么办？

浪荡鬼 啊，不论谁的腿要是象你这么个疼法儿，早就该趴下了，早就该趴下了。

波伊尔 他要是直接对我说那倒也还没有什么；可是不介，他偏不，他跑进来当着朱诺的面大声嚷嚷，朱诺这个人你可是知道的，浪荡鬼。咱们大家都承认，笛凡恩比咱们懂得的事情多点儿，可他做起事来，全不象那么回事；他是个好孩子，安静，能说会道，这个那个的，可尽管这样……

浪荡鬼 啊是的；他很能说话，可尽管这样……

波伊尔 他要是想追玛丽，没关系，可他用不着老追在我后面跑。船长波伊尔自己会照顾自己的事情。再说，我这人可不是在教堂里长大的。我从没听他骂过人；我也不相信他活了半辈子醉过一回酒——他这人压根儿就不象个基督教徒！

浪荡鬼 你这话简直象是替我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不管怎样，一个基督教徒要紧的是合乎自然，可他是完全违反自然的。

波伊尔 从前他老头子也完全是这副腔调——他是威克诺人。

浪荡鬼 威克诺人！那就没什么说的了。我遇到过许多威克诺人，可我就从来没见过一个好的。

波伊尔 “法瑞尔神父，”他说，“让我来告诉你的。”法瑞尔神父！……你知道，浪荡鬼，我从来都讨厌跟那些教士们打交道。

浪荡鬼 那本来是很危险的，一点儿不错。

波伊尔 他们要是帮你干点儿什么事，他们就会要你住到教堂里去……你听我告诉你，浪荡鬼，这话我对谁也不会说的——在这个倒霉的国家里，那些牧师对一般人可是压制得太厉害了。

浪荡鬼 这方面的事情，你要是有个调门儿，就可以编成歌儿来唱！

波伊尔 （情绪越来越高了）“四七年”他们是不是阻止人民不允许他们抢玉米，让他们饿死？他们是不是极力反对帕内尔^①？

① 帕内尔(C.S.Parnell)，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在一八八〇——一八九一年间曾大力提倡爱尔兰自治。

他们是不是说过，要惩罚芬尼运动分子^①，地狱的火还不够猛烈，永恒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不会忘记的，那些事情我们不会忘记的，浪荡鬼。如果说他们把我们的什么东西都抢去了，浪荡鬼，他们却给我们留下了我们的记忆。

浪荡鬼（热情地）因为记忆是悲哀的唯一的朋友，是悲哀的……唯一的……朋友！

波伊尔 法瑞尔神父开始对波伊尔船长很感兴趣；他有一次对我说，这是因为姜尼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为了酬劳姜尼，他却想着让他的可怜的老爸爸去工作，这办法也未免太奇怪了。可这正是那些教士们所希望的，浪荡鬼——工作，工作，让你我这样的人都去工作；让咱们从早到晚累死累活，到时候他们跳出来靠着自己的权利进行抢夺，劲头儿就可以更大了！工作！得了，让他把他的工作留给他的那些整天唱赞美诗、作祷告、敲铃铛的哥儿们吧！

〔街上传来卖煤人叫卖的声音。〕

卖煤人的声音 卖煤嘞……嗨卖煤嘞！卖煤嘞……嗨卖煤嘞！

浪荡鬼 想想从前你在一条大船上的那年月该有多美，狂风在船桅上呼啸着，你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打舵向左！”而你唯一的回答也就是，“打过来了，先生！”

波伊尔 那年头儿才叫年头儿，浪荡鬼，那年头儿才叫年头儿哩。我那会儿就不知道什么叫累，什么叫苦恼。从墨西哥湾一直就到了南冰洋。我见到的事情多了，我见到的事情，

① 芬尼运动是十九世纪五十一六十年代为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脱离英国统治的运动。

浪荡鬼，有好些都是一个信奉教义的人不应该谈的。常常我靠着一个穿索针把自己连在舵轮上，狂风凶猛地吹着，水浪一阵又一阵地打来，你随时都想到马上就要完蛋了，可风还是催呀，催呀——应该说是吹呀，浪荡鬼，可是水手们都说催呀……

浪荡鬼 啊，这可太棒了，太棒了。

波伊尔 风老是不停地催呀，催呀，我常常抬起头来看着天，问我自己——这些星星到底是什么，这些星星到底是什么东西？

卖煤人的声音 卖煤嘞，谁要买煤呀；卖煤嘞，嗨卖煤嘞！

浪荡鬼 啊，这真是个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那些星星到底是什么？

波伊尔 接着，我又看看天，问我自己——月亮又是什么？

浪荡鬼 啊，这是个问题——月亮是什么，那月亮又是什么？

〔门外传来向门口走来的匆忙的脚步声。波伊尔手忙脚乱地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浪荡鬼不顾一切地跑到窗口准备朝外跳；波伊尔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开始轻轻地唱着：“哦，我亲爱的珍妮，我会永远一心爱着你，”这时门开处，卖煤人把他的一张乌黑的脸伸了进来。

卖煤人 你要买煤吗？

波伊尔 （狂吼）不要，我不要什么煤！

浪荡鬼 （松了一口气，又走回来）差点儿没把我的魂儿吓掉了——我原以为准定是朱诺回来了。我最好还是走吧，船长；你没法儿说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撞进来了。

波伊尔 让她撞进来好了；她早来晚来反正都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已经打定了主意——我决不能听她妈的要叫我怎么就

怎么。

浪荡鬼 你这种情绪才是值得推崇的，船长；我不愿意说任何话来挑拨你们夫妻的感情，可我作为一个老朋友，船长，作为一个老朋友，不能不说你也实在忍耐得够份儿了，这会儿你的确也应该拿出点儿男人的威风来了。

为了先人的骨灰和神灵的神庙，
谁能比不畏强敌的人死得更荣耀？

波伊尔 她有她的权利——这话咱们也说清楚了，可我就难道没有我的权利吗？

浪荡鬼 你当然有一——男人的神圣权利！

波伊尔 今天，浪荡鬼，我要发出一个宣言，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我得让朱诺立下忠顺的誓言。

浪荡鬼 你一定要坚强些，一定要坚强些，船长；刚开头的那一阵子可能是难得对付的：——轻轻用手摸荨麻，它会扎得你吭吭叫；使劲把它一把抓，它就会软得象棉花条儿！

朱诺 （在外边说话的声音）不成，玛蒂于太太——我一点儿空儿也没有！

浪荡鬼 （一步跳出窗外去）我的天哪，她来了！

波伊尔 （把所有的东西都赶快塞到柜里去）我知道这家伙准会一直呆在这儿，非等她来撞上才算！

〔他在火炉边坐下来。

〔朱诺匆匆进来；她显得非常激动的样子。

朱诺 哦，你在家——你是刚刚才回来吗？

波伊尔 不，我压根儿没出去。

朱诺 这可怪了，你没听见有人敲门吗？

〔她把大衣和帽子放在床上。

波伊尔 敲门？我当然听见敲门的声音了。

朱诺 那你为什么不去开门？你大概是跟浪荡鬼缠在一块儿，忙得没有时间吧。

波伊尔 他走了以后我一直就没再见到他。浪荡鬼！浪荡鬼上这儿来干嘛？

朱诺 你敢说不是等我一转脸，你们哥儿俩就又在这儿闲聊开了？

波伊尔 我们在一块儿有什么可聊的？谁有工夫去跟浪荡鬼闲扯？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得有时间想想哩。我可以拿着神圣的祷告书发誓……

波伊尔太太 你压根儿也没上酒馆！你现在马上给我进屋里去，脱掉你这鼠皮裤子，赶快戴上条领子，打上领带，稍微打扮打扮。不一会儿，有个客人要跟玛丽上咱们家来，他要给你带来一个了不得的好消息。

波伊尔 我想又是给我介绍工作吧；咱们也等着看看那头一个工作到底怎样，然后再去找第二条路子呀。

波伊尔太太 那件事马上能让你乐得不可开交。他要跟你谈的不是工作，而是一个能给你带来一辈子好运的好消息。

波伊尔 什么事，干嘛要搞得这么神秘？

波伊尔太太 你就听我的话，进去脱掉你那条鼠皮裤子吧！

〔波伊尔走进左边的房间。

〔波伊尔太太收拾收拾房子，把铁锹放到床底下，然后就走到柜子边去。

波伊尔太太 啊，我的天哪，瞧瞧到处弄得这么个乱七八糟的！啊，浪荡鬼刚才一定在这儿，浪荡鬼刚才一定在这儿来

着！

[玛丽和查尔斯·班逊一同进来；班逊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高高的身材，长得很漂亮，而且自视甚高。他穿着褐色的上衣、褐色的短裤、灰色的长袜、褐色的坎肩，打着一条深蓝色的领带；他手里拿着手套和手杖。

波伊尔太太 （忙着张罗）请进，班逊先生；请坐，班逊先生，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椅子比那把坐着舒服点儿，班逊先生。他一会就来了；他刚进去脱裤子去了。

玛丽 妈妈！

班逊 请您别麻烦了，波伊尔太太——我坐在这儿就挺舒服的，谢谢您。

波伊尔太太 真想不到你认识玛丽，想不到她知道了你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消息，偏偏又一直也没肯说；可当然这会儿这消息更值得欢迎，因为我们这阵儿日子正没法儿过了哩！

姜尼的声音 （在里屋）你在那干嘛到处弄得喊哩哐啷的？

波伊尔 （在里屋，粗暴地）我在脱我的鼠皮裤子！

姜尼 你也轻一点儿，别弄得全院儿的人都知道你在脱裤子，不行吗？你干嘛一会儿把它穿上，一会儿又把它脱掉？

波伊尔 你甭管我的事成不成，你甭管我的事成不成？凭什么我不论干点儿什么，总得要合你们的心思？

波伊尔太太 （向班逊）咱们家这个乱劲儿，请你千万别在意，班逊先生；反正我只要一扭过脸去，我那老头子总是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的，弄得乱七八糟的。

班逊 您别客气，波伊尔太太；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相信……

波伊尔 （在里屋）我的背带呢；我把背带放在他妈的什么地方了？……哎，你有没有看见我把我的背带放哪儿了？

姜尼 (从里屋往外叫喊) 妈, 你能不能进来把爹给弄出去, 要不他会让我的发疯的。

波伊尔太太 (朝门口走去) 天哪, 天哪, 天哪, 这个人到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 也会满世的去找东西的。(望着屋里, 向波伊尔叫着) 你瞅瞅, 背带挂在你的脖子上!

波伊尔 (在里屋) 啊, 操他妈妈的!

波伊尔太太 (叫喊着) 姜尼, 姜尼, 你出来呆一会儿。

姜尼 啊, 让姜尼安静一会儿吧, 你别麻烦我了!

波伊尔太太 来吧, 姜尼, 让我给你跟班逊先生介绍介绍。(向班逊) 这是我儿子, 班逊先生; 他这阵子受的罪可就甭提了。原来在复活节学校的童子军里, 他不过还是个毛孩子, 就在屁股上挨了一枪; 接着在奥康勒尔的一次战斗中, 他的一只胳膊也给炸掉了。(姜尼从里屋走出来) 这就是他, 班逊先生; 这是班逊先生, 姜尼。谁也不能否认, 他的确为爱尔兰尽了他的一份力量, 只唯愿这能对他有点儿好处。

姜尼 (吹牛地) 我还得干下去, 妈, 我还得干下去的; 因为原则总归是原则。

波伊尔太太 啊, 你丢掉了一只胳膊, 我的孩子, 那你就是失掉了最好的一条原则; 因为对一个工人来说, 胳膊才是对他们真正有用的一个原则。

姜尼 只获得一半自由的爱尔兰, 只要她还有一个能扳动枪机的儿女, 也就决不肯罢休的。

波伊尔太太 当然, 当然——没面包比只有半个面包可不是强多了。(向屋里的波伊尔大声叫着) 你快点儿出来好不好?

[波伊尔穿着他的最好的裤子走了进来, 那裤子实际也并不

好；他戴上领子、打上领带，显得很不舒服。

波伊尔太太 这是我丈夫波伊尔先生，班逊先生。

班逊 啊，能够认识您我非常高兴，波伊尔先生。您好。

波伊尔 啊，我可并不怎么好；我的两条腿疼得我真够受了。朱诺可以告诉你我是……

波伊尔太太 等你听到班逊先生要告诉你的話以后，你的腿就不会怎么疼了的。

班逊 朱诺！这名字多有趣！它让我想起了荷马的那些辉煌的故事里的古代神灵和英雄。

波伊尔 是这样吗？你瞧，朱诺生在六月，受洗也在六月，我开始认识她是六月，我们结婚是六月，姜尼又生在六月，所以有一天我跟她说，“你的名字应该叫朱诺^①才对，”后来就一直这样叫下来了。

波伊尔太太 好了，那些事咱们可以回头再谈；现在让班逊先生说说他打算要说的話吧。

班逊 是的，波伊尔先生，你一定还记得山特瑞的一位艾里逊先生吧——我想他是您的一个亲戚。

波伊尔 （厌恶地）你说那个成天吹牛皮、啥事儿不肯动手的家伙啊！我当然记得他。

班逊 他已经死了，波伊尔先生……

波伊尔 希望并没有多少人会为他掉眼泪。

波伊尔太太 你等着听班逊先生把话说完了，那你也许就不会这样想了哩。

班逊 在他死前的一个星期，他派人找我去帮他立遗嘱。他告

① 朱诺原文是 Juno，和六月原文 June 字音、字形都很相近。

诉我他希望把自己的财产全都赠送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姨表，山特瑞的迈克尔·芬尼根，另一个是他的姑表，都柏林的约翰·波伊尔。

波伊尔（兴奋地）我，那是我，是我吧？

班逊 是您，波伊尔先生；我这儿带着一份遗嘱的副本，我可以念给您听听，这遗嘱已经在遗嘱法庭正式备案了。

〔他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来念着：

1922年2月6日

本文件为都柏林郡山特瑞区威廉·艾里逊死前遗嘱。本人决定并希望将本人所有财产变卖后，按照下列数目进行分配：——

二十镑捐赠给圣保罗神学会。

六十镑留作做弥撒超度我的亡魂之用（弥撒每一次的费用为五镑）。

本人财产剩余部分由我的姑表和姨表均分。

我在此正式委托山特瑞的迪莫西·巴克莱和库罗克的休·布莱尔利为我的遗嘱执行人。

（签名） 威廉·艾里逊

休·布莱尔利

迪莫西·巴克莱

查尔斯·班逊

波伊尔（迫不及待地）那一共大概还会有多少，班逊先生？

班逊 遗嘱执行人告诉我，这笔财产的半数大概总在1500镑到2000镑之间。

玛丽 这是一大笔财产啊，爸爸，一大笔财产啊！

姜尼 那咱们就可以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去住。

波伊尔太太 暂时你可以不必忙着找工作了，杰克。

波伊尔 （热烈地）我从此决不会再怀疑上帝的仁慈了。

班逊 我祝贺您，波伊尔先生。

〔他们两人握手。〕

波伊尔 那么现在，班逊先生，我一定得带你去润润喉。

班逊 润润喉？

波伊尔 润润喉——来一壶——来一盅！

波伊尔太太 杰克，你这会儿是在跟班逊先生说话，不是在跟浪荡鬼讲话。

波伊尔 （严肃地）朱诺……玛丽……姜尼……咱们一定得马上悲哀起来……我真没想到可怜的威廉忽然就这么死了……唉，咱们谁都免不了一死……你，朱诺，也许今天死……我也许明天……这真是一件悲惨的事，可是这也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安息吧，或者让咱们象圣伯特瑞克和圣布瑞基特一样，用上一句咱们的古文，“古一赛耶瑞—杰耶—阿耶拉！”

玛丽 哟，爸爸，那不是“安息吧”，那是“上帝保佑爱尔兰”。

波伊尔 呃呃，呃，反正都一样——这不也是祷告词儿吗？……朱诺，我从今以后一定跟浪荡鬼一刀两断；他不过是个成天吹牛皮、啥事儿……

浪荡鬼 （愤怒地翻过窗子跳进屋里来）你要跟浪荡鬼一刀两断，是吗？也许你以为我会在那个屋顶上呆一通夜哩！那在屋顶上让冷风吹着的浪荡鬼，你跟你这位一身漂亮打扮的朋友哪里会看在眼里！

波伊尔太太 我的老天爷，你跑到屋顶上去干嘛呀？你在那儿

干什么？

浪荡鬼 （尖酸地）我在那儿做梦，梦见我站在一条船的高架子上，这船正在往南冰洋开去，风不停地催呀，催呀，我望着天空对自己说，这些星星是什么，这些星星到底是什么呀？

波伊尔太太 （打开门，站在门边）门在这儿，请你给我出去，浪荡鬼达利；我早就看出你这人有点神经不正常。

浪荡鬼 （朝门口走去）我每次一看到这位在深海里航行的水手都禁不住要大笑；让他在小河沟里划划船，怕都一定会晕得要吐哩！

波伊尔 快给我走吧，要不，别怪我对不起你！

浪荡鬼 （出门去）见你的鬼，连再见都不说一声。一边找工作，一边又向上帝祷告可千万别让他真找到了！

〔他走了。〕

波伊尔太太 我早跟你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浪荡鬼不是个东西；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也许这会儿你自己也看出来了吧。

波伊尔 他从此别再想尝到半口我酒瓶里的酒，我说话一定算数。姜尼……玛丽……你们往后也少跟别人来往。

朱诺，我一定跟浪荡鬼一刀两断……从这会儿起我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新人……

〔抓住朱诺的手，喜洋洋地唱着：

哦，我亲爱的朱诺，我对你永远也不会变心；
亲爱的，我亲爱的朱诺，你就是我的性命。

幕 落

第二幕

[景同前，只是另外增加了一些非常俗气的家具。家具中有一把铺着俗丽的椅垫的长躺椅；满屋子到处挂着廉价的图画和照片。插着假花的大花瓶摆得满处都是。从顶棚的四角，交叉吊着两条彩色纸做成的花环。桌子上摆着一个旧公事包。这时大约是下午六点钟，是在第一幕的两天之后。波伊尔，披着衬衣，逍遥自在地躺在沙发上；他抽着一个陶土的烟斗，现在已进入半睡眠状态。桌子上点着一盏台灯。片刻之后，从门外传来浪荡鬼轻轻唱着歌的声音——“我得把烟斗点起，我也得赶着我的驴——你在吗，莫……伊……啊……伊……迪！”

波伊尔 （连忙跳起来，抓起笔和一些文件胡乱忙和着）来吧，浪荡鬼我的孩子，进来吧。

浪荡鬼 （把头伸进来）家里就你一人儿吗？

波伊尔 来吧，来吧；不相干；这会儿我已经是一家之主了，从今以后，一切都得由我当家作主。

[浪荡鬼走进来。]

浪荡鬼 你这会儿做了有钱人，觉得怎么样？

波伊尔 （严肃地）不过是增添了一份责任，浪荡鬼，一份重大的

责任。

浪荡鬼 我想的确是这样，不过，你可不会管它什么责任不责任的。

波伊尔 浪荡鬼，把那边桌上的那个公事包给我拿过来。（浪荡鬼把包拿给他）自从那遗嘱通过以后，我已经经手了不下几百种文件了——告诉你，要换个人早就烦得发疯了。

〔他拿起文件来忙和着。〕

浪荡鬼 那么，我就不打搅你了；回头等你空的时候我再……

波伊尔 （连忙说）不要紧，浪荡鬼，今天我要签字的文件就这么一张了。（他在一张纸上签个字，把它放进公事包里，然后咔嗒一声把公事包关上，挺胸扬头地坐在椅子上。）好的，浪荡鬼，你有事要见我；我总尽量帮忙——有什么话请说吧，我的朋友。

浪荡鬼 玛蒂干太太让我给你带来了三镑五先令，这是她拿毯子和桌子作抵押借来的，她跟我说，你先化着，用不着急急地还她。

波伊尔 我不会让她等很久的；一两天里我就可以拿到第一张二百镑的支票。这五先令是给你的——来，拿去吧，伙计；往后船长还会照顾你的。咱们俩偶尔也有合不来的时候，可咱们也总算是老搭档了。

浪荡鬼 我对你，你对我，就象两个绿林好汉一样彼此不能分离。

波伊尔 法瑞尔神父今天拦着我跟我说，因为我得到这笔钱，他心里很高兴。

浪荡鬼 往后他拦住你说话的时候决少不了；我猜想他准定称呼你波伊尔“先生”吧？

波伊尔 他还跟我握手来着……

浪荡鬼 (讥讽地)我今天遇着二流子唐迪，他也跟我握手来着哩！

波伊尔 你这人一向很懂道理，浪荡鬼，可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你对法瑞尔神父的这种态度可简直有点儿等于是冒犯神灵。我可不愿听任何人对法瑞尔神父说一句不尊敬的话。

浪荡鬼 你可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船长；我决不会说出半句对不起法瑞尔神父的话来——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天下最善良的人；我常说他这人真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波伊尔 走上台阶，没想到碰上了倒楣的鲁金特。“我看到你刚才跟法瑞尔神父说话来着，”他满脸含笑说。“打这儿以后，”他说，“他会象一个守护神一样老跟着你的”——他一边说一边总那么笑着，浪荡鬼。

浪荡鬼 我就从没见过他脸上不带笑的时候！

波伊尔 “鲁金特先生，”我说，“法瑞尔神父永远是跟普通人民在一起的，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我国历史的一点儿知识，这些教士们，在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斗争中，一直总是站在最前列的。”

浪荡鬼 (热情地：)

自从战斗一开始，沙果特·阿如恩？

是谁站在最前列，沙果特·阿如恩？

波伊尔 “你这是什么话？”他说。“他们有没有反对芬尼运动分子，他们有没有反对帕内尔？可现在……”“你真不知道害臊，”我打断他的话说，“你对你自己国家的历史完全一窍

不通。”说到这儿我就丢下他走了，让他自个站在那儿去发愣。

浪荡鬼 在无知得势的地方，大家会认为聪明就是愚蠢，我怀疑他压根儿有没有读过爱尔兰历史。

波伊尔 你说沙利文写的那一本？他当然没有读过。

浪荡鬼 啊，那本书可太棒了，那本书可太棒了！

波伊尔 你这会儿最好走吧，浪荡鬼；班逊陛下一会儿就要来了。

浪荡鬼 看眼下这情况，他跟玛丽大概是要结婚了。她已经完全扔开了杰瑞。很好，我希望他们成功，因为他那个人真是太可爱了。

波伊尔 你那么想我很高兴——我可并不那么想。（气愤地）他有什么地方可爱？

浪荡鬼 （弄得有些莫名其妙）我不过只见过他两面；你要是真想了解我，最好跟我一同生活。

波伊尔 我瞧着他架子太大——听他说话，你觉得他仿佛比邦尼的神签知道的东西还要多。他已经放弃了教员工作，打算在都柏林作个律师——他原来就是学法律的。我猜想他一定想着我会把他捧得比天还高，那他可是完全想错了。另外那个家伙——杰瑞也是一样的讨厌。听他们俩讲话，总会让你的脸绷得发痛；杰瑞什么都不相信，班逊可什么都相信。一个说一切都是上帝，根本没有人；一个说一切都是人，根本没有上帝！

浪荡鬼 行了，我现在得走了。

波伊尔 别忘了过一会儿再来；咱们可以在一块儿安静地喝一杯，唱它几支歌儿。

浪荡鬼 那你甭担心。

波伊尔 顺便告诉玛蒂干太太，说我很希望她能够来参加我们这小小的聚会。

浪荡鬼 好嘞；我们一定一块儿来。

〔他走了出去。

〔姜尼从左边屋子里走出来，神情忧郁地在壁炉边坐下。波伊尔对他望了一会儿，摇摇头。他又装上一斗烟。

朱诺的声音 （在门外）快开门，杰克；这玩艺儿差点儿把我给压死了。

〔波伊尔打开门。朱诺抱着一个大唱机进来，后面跟着拿着唱机喇叭和几个小包的玛丽。朱诺把唱机放在桌上，马上就在一把椅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

朱诺 把这玩艺儿从亨利大街弄到这儿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波伊尔 呃，呃，这乐器看起来可真漂亮——多少钱？

朱诺 先付一镑，另外还有五镑每星期付两先令。

波伊尔 这价钱也算够公道的了。

朱诺 我只担心咱们这样下去，欠的债可太多了；先是那些家具，这会儿又是这个。

波伊尔 全加在一块堆儿和两千镑比起来也算不得什么。

玛丽 我真不明白你们偏要买个唱机干嘛，因为——我知道查尔斯非常讨厌这些东西；他说它破坏了真正的音乐。

波伊尔 破坏了音乐——那家伙只会让人讨厌已极。整个儿唱机的问题是你得演奏得法；必须到处都非常安静，你才能感觉到它真正的妙处——一个唱机最需要的是死一样的沉默！

玛丽 可是，爸爸，杰瑞也那么说来着；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耳

朵受过适当训练，才能真正欣赏音乐。

波伊尔 那又是一个只会让人讨厌之极的家伙。适当的训练！我想你的脚要是没受过适当的训练，那你还准不能欣赏足球哩！

波伊尔太太 （向玛丽）快进去换衣服吧，也许查理一会儿就来了，可茶什么的全都没预备好。

〔玛丽走进左边屋里去。

波伊尔太太 （收拾桌子，准备摆茶）你都不瞧瞧咱们的新唱机，姜尼？

姜尼 我这会儿心里想的不是唱机。

波伊尔太太 那你是在想什么呢？

姜尼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波伊尔太太 当然，你一定在想些什么；你现在这种样子，完全是你自己闹出来的；今天夜里睡在你姨妈家，明天夜里又睡在你叔叔家——要这样下去你是总也不得安静的。

姜尼 我在哪儿也不得安静，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哪儿。

波伊尔太太 那可不，你在哪儿也没法儿让自己安静一些。

姜尼 别叨叨了，别叨叨了，别叨叨了，我求你。

〔大门外有人敲门。

波伊尔太太 （非常高兴地）他来了，班逊先生来了！

波伊尔 嗯，这儿坐的地方是有的；只可惜在他进来的时候，没个乐队吹吹喇叭。

波伊尔太太 咱们得把茶分送给大家喝，不要全都挤在桌子边儿上，好象咱们从来没见过世面似的。

〔门口传来脚步声，朱诺赶快去打开门，让班逊进来。

朱诺 把帽子和手杖递给杰克，这边……请坐，班逊先生……别

介，别坐那儿……坐在火边的躺椅上吧……那边，那儿舒服点儿。玛丽一会儿就出来了。

波伊尔（严肃地）今天早上我看报纸，统一公债的牌价降低了百分之五十。这可是个严重问题，你们知道，这表明整个儿国家已经处在混乱状态中了。

波伊尔太太 什么是统一公债，杰克？

波伊尔 统一公债？哦，统一公债是——哦，跟女人讲什么是统一公债那叫白费——讲了她们也不懂。

班逊 您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波伊尔先生……

〔玛丽穿着一身鲜艳的服装走了进来。〕

班逊 哦，晚安，玛丽；你可真是太漂亮了！

玛丽（羞怯地）是吗？

波伊尔 你没来的时候，玛丽，我们正在谈着；我跟班逊先生说，现在整个儿国家已是处在混乱状态中了。

玛丽（向班逊）你愿意我在头上戴条绿缎带，还是戴条蓝缎带，查理？

波伊尔太太 玛丽，你爸爸在说话哩。

波伊尔（紧接着）我正在跟班逊先生说，整个儿国家已经处在混乱状态中。

玛丽 我敢说，爹，不管它混乱不混乱，反正你总是一肚子牢骚。

波伊尔太太 尽管咱们有这么多教堂和宗教，整个儿世界可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点儿。

波伊尔（做出命令的姿态）茶！

〔玛丽和波伊尔太太给大家倒茶。〕

波伊尔太太 爱尔兰也不过跟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样；那会儿咱们有了自己的法律的时候，我总想着咱们再也不用向后看

了，可没想到现在咱们是压根儿也不敢向前看！要是所有的人都能更好地奉行他们的宗教，那咱们现在的日子也许还能稍微好过一些——你说是不是，班逊先生？

班逊 我恐怕对这个问题不能发表什么意见，波伊尔太太；对于教条我是不感兴趣的。

波伊尔太太 我忘了你跟我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你曾经说过你是什么来着？

班逊 神智教派，波伊尔太太。

波伊尔太太 可这神智教派又到底儿是个什么呢？

波伊尔 神智教派，朱诺，神智教派就是——你跟她讲讲，班逊先生，你跟她讲讲。

班逊 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神智教派是以东方的圣书《吠陀》^①为基础的。它的中心思想是世界上有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生命的气息。除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生命的气息之外，就再没有其它真正存在的东西。有些看来仿佛是离开生命的气息独立存在的东西，其实它并不真正地存在。它就是所有的人，所有其它一切动物，以及一切植物的生命力。这种生命的气息就叫作普若纳。

波伊尔太太 普若纳！这名称多滑稽！

波伊尔 普若纳；是的，普若纳。（用嘴轻轻吹口气）呐，这就是普若纳！

波伊尔太太 你别吵，你别吵，杰克。

班逊 人的快乐就靠着这种精神的感应。人要是达到了超凡的境界就叫作瑜伽。有些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变成瑜伽，

① 印度最古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吠陀”系梵文“知识”一词的音译。

可另外一些人就可能需要一百万年。

波伊尔 瑜珈！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我瞧见过好几百个。

班逊 据说到了这种瑜珈的境界，如果我们专门做某种智力的训练，那我们就可以具有别的人不可能有的力量——比如说，看到好些哩以外发生的事情。

波伊尔太太 我可不愿意信仰这类东西；这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宗教。

波伊尔 这有什么奇怪的？所有的宗教不全都很奇怪吗？——要不是那样，你也不会去相信它了。可是现在宗教已经慢慢完蛋了——跟别的这一切东西一样，它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你就拿真正的都柏林人来说吧：他们对于卓别林跟汤米·米克斯，可比对圣彼得跟圣保罗更熟悉多了！

波伊尔太太 你不信鬼吧，班逊先生？

玛丽 你还不知道他不相信鬼，妈妈？

班逊 我不知道，玛丽。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相信，咱们所说的鬼有某种类型的人是能够看得见的。他们说有些剧烈的行动，比方象杀人，需要巨大的意志力，那么，在那类行动发生之后，这种意志力还能够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住在那里的人或许什么也瞧不见，可是也许有一个人走来，他的性格跟那地方的那种意志力有某种特殊的关系，马上，他就可以完全看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姜尼 （脸色苍白，神情不安地连忙站起来）你们这是在谈些什么？难道除了杀人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谈吗？我的天哪，发生这类事情还不够糟糕吗？还有什么可谈的！

〔他匆匆走进左边的屋里去。

班逊 哦，我真抱歉，波伊尔太太；我没想到……

波伊尔太太 (抱歉地)没关系,班逊先生,他脾气太坏了。

〔屋里忽然传来姜尼的惊叫声。

波伊尔太太 上帝他娘,这是怎么啦?

〔姜尼又冲了出来,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浑身都发着抖。

姜尼 快关上门,快关上门,快快,我求你们!伟大的上帝,请保佑我吧!慈悲的上帝的妈妈,请救救我吧,救救你的儿子!

波伊尔太太 (把他抱在怀里)你怎么啦?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害怕?快坐下,快坐下,这儿,坐在床上……这儿……坐下吧。

玛丽 姜尼,姜尼,你怎么啦?

姜尼 我看见他,我看不见他……跪在神像的前面……仁慈的上帝,可怜可怜我吧!

波伊尔太太 (向波伊尔)去给他倒一杯威士忌来……快去,别站在那儿愣着。

〔波伊尔去倒威士忌。

姜尼 坐在这儿,你坐在这儿,妈妈……给我把门挡着。

波伊尔太太 你愿意要我陪你坐多久我就坐多久,你只是告诉我到底碰见什么了?

姜尼 (喝口酒后)我看不见他……我看不见罗比·唐克瑞德跪在神像面前……那张红灯照在他的脸上……等我一进去……他就转过头来望着我……我看到他胸前的伤口还流着血……哦,他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他叫人打死了也不能怪我呀……上帝的妈妈,别让他缠着我吧!

波伊尔太太 啊,听我说,孩子,那全都是你自己的想象。屋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你看到的只是那盏红灯,其它那些全是我们刚才的谈话引起的。来,再多喝点儿酒——多喝

点酒对你会有好处的……来，你先在床上躺会儿。(向波伊尔)杰克，你进去一趟，让他看看，他说的那些全不过是他自己的想象。

波伊尔 (一动也不动) 呃呃呃；这全是瞎胡说；他看到的不过是个影子。

玛丽 上帝的妈妈，他吓得我的心直跳！

班逊 这不过是在头脑过分紧张的时候发生的幻象——咱们谁都有过这种时候。

波伊尔太太 来，亲爱的，在床上躺下来，我给你把被盖上……耶，耶，耶，这样就好……不要一会儿你就会完完全全好了。

姜尼 妈妈，你进里屋去，看看神像前的灯还亮着没有。

波伊尔太太 (向波伊尔) 杰克，你进去看看，看神像前的灯还亮着没有。

波伊尔 (向玛丽) 玛丽，你进去看看，看神像前的灯还亮着没有。

(玛丽犹豫着不敢进去。)

班逊 这没什么；玛丽，我去吧。

(他走进里屋去；稍稍呆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

班逊 什么事儿也没有——神像前的灯照旧亮亮地点在那里。

波伊尔 当然；我知道这全是瞎胡说。

(有人敲门。)

波伊尔 (走去开门) 耶耶耶。

(他打开门，浪荡鬼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玛蒂干太太。玛蒂干太太大约四十五岁，是一个身体强健、举止活泼的小个儿的女人；她脸上差不多永远带着表示殷勤的微笑。至少从外表上看，她是个很随和的女人，别人悲哀时，她可以显得

愁容满面，别人开心时，她也能显得一团高兴。她心情舒畅的时候，总喜欢追忆过去的事情；别人讲什么话，或者顺着她的意思说点儿什么的时候，她总习惯于把头偏在一边，连连点着，好象一只鸟儿在啄着一个硬壳儿的干果。的确，她在很多方面都象一只小鸟儿，只不过她这种鸟儿的习性却并不使人觉得优美。她粗俗、无知，而且态度鲁莽，不过她的心地却很善良。比方说，她很愿意帮助照顾邻居家的一个生病的孩子；结果她可能把那孩子弄死，而她的本意却是要把他治好；显然要让她去帮助一个车夫拉起一头躺倒在地上的马，她一定可以干得更出色得多。她穿着一身相当脏的灰色的衣服，外面罩着一件鲜紫色的罩衫；她头上插着一把大梳子，梳子上嵌着许多带色的珠子。她好似滑行一般走了进来，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波伊尔无比热情地欢迎她。

波伊尔 请进来，玛蒂干太太；请进来；我直担心你会不来了
……(讨好地)有些人可真会穿衣服，对不，浪荡鬼？

浪荡鬼 漂亮得象五月开放的鲜花，香甜得象新割下来的青草
……啊，愿她永远如此。

玛蒂干太太 (看着玛丽)我知道这儿真有人香甜得象五月开放的鲜花——哦，别骂人了，别叫人难为情了！

波伊尔 来，我来给你们二位介绍介绍玛丽的未婚夫：班逊先生，这位是玛蒂干太太，是我们紧隔壁的一位老邻居，不论谁有任何困难，只要她知道了，没有个不帮忙的！

班逊 (站起来，勉强跟玛蒂干太太握握手)我相信一定是这样，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玛蒂干太太。

玛蒂干太太 我正要告诉你，班逊先生，你现在得到的玛丽这

姑娘，真是比你在广告画上看到的还要可爱多了。她不象那些只是外表穿得漂亮的小丫头，到处跑着，名义上找丈夫，实际上是为自己取乐。我还记得她出生的那一天——那简直就象昨儿的事儿一样——那是一九〇一年的一个星期二，六月二十五号，按照街角儿上那家酒馆，福来酒馆的钟，正是一点过三十三分。那天还是个阴天，本来也是正赶上了天阴的季节，我还记得我在楼梯上碰到了浪荡鬼，我就跟他说，波伊尔家新生的这个孩子，只要能活下来一定会长得结结实实的，而且可以保证，她将来的归结一定是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今天她可不正在这儿，马上就要跟一个看来不论上帝让他干什么都一定能干得很出色的年轻小伙子结婚了！

波伊尔（热情地）请坐下，玛蒂干太太，请坐，我的老朋友。

（向班逊）这位是浪荡鬼达利，他过去是爱尔兰民族林务队假山石支队的负责人，是我们前楼的老邻居；他这人即使在爱尔兰最悲惨的日子里，也从来没有悲伤过。

浪荡鬼 悲伤无补实际，船长，悲伤无补实际。

波伊尔 请坐，浪荡鬼，请坐。咱们俩是常常挤在一个角落里的。

波伊尔太太 嗯，在福来酒馆里！

浪荡鬼 可最后咱们总是匆匆逃出去的，咱们总是匆匆逃出去的，船长。

波伊尔 现在咱们来喝一杯吧——我知道你们决不会拒绝一个老朋友的请求的。

玛蒂干太太（向朱诺）姜尼不舒服吗，波……

波伊尔太太（警告地）嘘——

玛蒂干太太 哦，可怜的小乖乖。

波伊尔 玛蒂干太太，你喝茶还是喝什么？

玛蒂干太太 啊，要让我说，我刚刚一分钟之前已经喝了茶了，我恐怕实在不能再喝了——我要喝茶喝得太多，马上就会感到很不舒服。谢谢你吧，波伊尔先生。

波伊尔 那么，来瓶黑啤酒，或者来点儿威士忌怎么样？

玛蒂干太太 喝完茶之后，让我再来一瓶黑啤酒，我的胃可受不了……啊啊，我来尝点儿那种麦酒吧。

[波伊尔给她倒威士忌。]

玛蒂干太太 有时候你觉得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麦酒更好的了——不过，喝得太多可是要不得的。（看到波伊尔正往威士忌里加水）啊，我的天，别加太多的水，杰克！（她喝着酒）我猜想你们一定会要离开这个地方吧？

波伊尔 我正在海边一带找房子；我喜欢那种地方，你可以说那里原来是我的摇篮，将来也就是我的坟墓。大海永远在召唤着我。

浪荡鬼 在风中、在海上，她正不停地召唤，召唤，召唤。

波伊尔 还要来点儿威士忌吗，玛蒂干太太？

玛蒂干太太 嗯，现在，我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大劲儿倒真难以拒绝了。

波伊尔 （做出一个命令的姿态）来唱个歌儿！……朱诺……玛丽……唱一个《回到咱们山上的家》！

玛蒂干太太 （热情地）听着，听着！

浪荡鬼 哦，那支歌儿可太棒了，太棒了！

玛丽 （羞怯地） 哟，别介，爹，我这会儿不想唱歌。

玛蒂干太太 唱吧，孩子，你马上就要结婚了；我还象记得清清楚楚简直象昨天的事一样——那是一个八月的晚上，一点

儿不错，按日子计算，到下下星期二就是整整十五年了，那会儿我自己的丈夫——愿上帝仁慈地看待他吧——我丈夫跟我一块儿羞答答地坐在大栅栏旁边，一条小道儿的角落里。“这个可能会抓伤了你的可爱的雪白的脖子，”他说着，就抓住一丛耷拉下来的黑莓枝子，枝子上还开着一簇簇你们常见到的那种最漂亮的小花，他把它折了下来，接着他的胳膊完全象无意似的落到了我的腰上，我只感到他的胳膊越搂越紧，越搂越紧，越搂越紧，我觉得我的胸膛随时都要爆炸，要爆发出一阵欢乐的歌声，来赞美

绿叶儿在树枝上飘摇，
银蝶翩翩，蜜蜂儿嗡嗡叫！

波伊尔 大家安静一点儿，听她们唱歌！

朱诺 来吧，玛丽——咱们尽力唱就是了。

〔朱诺和玛丽站起身来，挑选了一个适当的位置，平平常常地唱完了《回到咱们山上的家》。

〔唱完后，她们向大家一鞠躬，又回到自己的坐处去。

波伊尔 （在她们快唱完的时候，热情地）这歌声……简直象……催眠一样……要让我入睡了！

浪荡鬼 （拍着手）太棒了，太棒了！可爱的姑娘们，可爱的姑娘们！

玛蒂干太太 朱诺，我从来也没见你象今天这么美。

班逊 的确是唱得真不错。

玛蒂干太太 唱得太好了，唱得太好了！

波伊尔太太 你也来一段吧，玛蒂干太太？

〔在大家的请求之下，玛蒂干太太站了起来，用颤抖着的嗓

音，唱了下面的一节歌：

我愿变作一只鸟儿，不停地吱吱叫，
追随着我情人的船儿在海上飘摇；
我要把我的巢儿修建在最高的桅杆上，
夜里我就在我威利的白色的胸膛上睡觉！

〔声音忽然变哑了，她在大家的掌声中坐了下来。

玛蒂干太太 啊，我的嗓子现在已经太哑了，朱诺；不过我也还记得，当年，梅西·玛蒂干的确能唱得象求爱时候的夜莺一般。我还象昨天的事一样记得很清楚，在安妮和班尼·吉姆逊为他们的头生孩子举行的那次庆祝会上——你们也许记得，他是亨利耶塔街，复活节学校后边的一个理发师傅，他先在门口挂着绿色、白色和桔色的霓虹招牌，可后来看到唐家的人跳起爵士舞来，马上就把它拿进去，换出来一个红色、白色和蓝色的，他并且抱歉说一个理发店的招牌完完全全是非政治性的——我唱着《你一定不会忘记我》，唱到最高的地方，那颤抖的嗓音让所有的人全都发傻似的一声不响，接着是一阵掌声把桌上的酒杯都震动了，最后那理发师傅吉姆逊还说，他一辈子还没听人唱《你一定不会忘记我》唱得那么好的！

波伊尔 （武断地）大家安静，听浪荡鬼唱歌！

浪荡鬼 哦别介，我不会唱；别让我唱，船长。

波伊尔 听浪荡鬼唱歌，听浪荡鬼唱歌——把你那眯着眼儿唱的歌儿给咱们来一段儿。

〔浪荡鬼在椅子上坐正；喝了一口酒；清了清嗓子；严肃地闭上眼睛，吵架似的开始唱着：

她远离开了她的年轻英雄睡觉的地方，
许多情人围在她的身边叹息……(他迟疑着)
许多情人围在她的身边叹息……叹息……叹息……

〔他停住了。〕

波伊尔 (学着浪荡鬼的调子：)

许多情人围在她的身边叹息！

你既然明明不会这支歌儿，干嘛偏去唱它？

玛丽 再试个别的，达利先生——也许有希望唱得好一些。

玛蒂干太太 来吧，浪荡鬼；再试个别的。

浪荡鬼 (又开始唱：)

我听到画眉向黎明唱着它的爱情之歌；
我看到一滴滴的露水狂吻着刚刚开放的玫瑰；可是
……可是……(着急万分地)吻着刚刚开放的玫瑰
……刚刚开放的……开放的……

姜尼 妈妈，打开唱机吧，我求求你，别让浪荡鬼在这儿鬼叫了。

波伊尔 (命令的口气)开唱机！……我讨厌看到一个人愣要干
自己干不了的事。

〔波伊尔摆弄着唱机，正要开始唱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有
人走下楼梯说话的声音。〕

波伊尔太太 (警告地)嘘，杰克，先别开，先别忙着开，这一定
是可怜的唐克瑞德太太要上医院，下楼来了——今天夜里他
们要把他的尸体搬到教堂去，我把这事整个儿都给忘了。
打开门，玛丽，给她们照个亮儿。

〔玛丽打开门，唐克瑞德太太——一个年纪极大的女人，她显然由于儿子的死痛苦万分——出现在门口，另外有几个邻居陪伴着她。下边的话的开头几句是在她们还没走到门口以前说的。

邻居甲 咱们现在要走的路的确十分悲惨，不过靠着上帝的仁慈，共和党人决不会总这样抬不起头来的。

唐克瑞德太太 啊，可这会儿那对我有什么用？不管他们能抬起头来不能抬起头来——反正也不能让我亲爱的孩子从坟墓里再活回来了。

波伊尔太太 唐克瑞德太太，你先进来喝一杯热茶吧。

唐克瑞德太太 啊，我这会儿什么也咽不下去，波伊尔太太——我不久也就该跟着他去了。

邻居甲 不管怎么说，他是死得非常光荣的，我们得象安葬一个皇帝一样来安葬他。

唐克瑞德太太 可我却得象一个要饭的花子一样活下去。啊，当年生下他来，把他放进摇篮去的时候，我所忍受的痛苦，和我今天把他送进坟墓去所感到的痛苦，可真是没法儿相比啊！

玛丽 依我看您最好不要去了，唐克瑞德太太，就在家里和邻居们一起坐在炉火边歇歇吧。

唐克瑞德太太 是我首先看到他走进这个世界来的，我也得看着他离开这个世界。

波伊尔太太 你得披上一条披肩，唐克瑞德太太，今儿晚上可冷了，外边的风大极了。

玛蒂干太太 （连忙冲出去）我楼上有一条披肩。

唐克瑞德太太 我已经没有家了；他是我唯一的一个孩子，谁能想到他竟会通夜躺在那没人的野外的小道儿上，把他的头，

那个我常常抱着吻着的可爱的头，一半埋在那流着水的小溪里。有人告诉我他是那支伏兵的首领，我隔壁的曼宁太太，她的自由国家派的当兵的儿子也在那里牺牲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两个老婆子一边一个站在一架悲哀的天平的两边，由我们的两个死去的可爱的孩子的尸体维持着天平的平衡。（玛蒂干太太拿了一条披肩来给她披上）愿上帝保佑你，玛蒂干太太……（她慢慢朝门外走）上帝的母亲，上帝的母亲，请你怜悯怜悯我们吧！……哦圣母玛丽娅，当我的亲爱的儿子被枪弹打得满身窟窿的时候，你是在哪儿呀，当我的亲爱的儿子被打得满身窟窿的时候，你在哪里呀！……长着神圣的心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请拿走我们的石头心肠……给我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吧！……请消除掉这种互相残杀的仇恨……让我们也具有你的那种永恒的爱吧！

〔她们从门口走了过去。

波伊尔太太 （向班逊解释）这是住在我们后边楼上的唐克瑞德太太；昨天有人看到她儿子躺在芬格拉斯街那边一个什么地方，被枪弹打得满身窟窿。不管怎么说，他的确是个不顾死活的小伙子。他原本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实孩子，可后来他简直象疯了似的，开口共和国，闭口共和国，说句什么话也离不了共和国。在很早以前，他常来咱们家喝茶，那时他和姜尼常在一块儿来往。

姜尼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我从来不喜欢他，他也一见我就讨厌。决不能因为他是那个连队的指挥官，我是那个连队的军需，我们就算是朋友了。

波伊尔太太 他已经死了——愿上帝可怜他吧！愿上帝保佑他的可怜的老妈妈，因为不管他是谁的朋友还是谁的仇

人，他总是她的儿子。

班逊 这类事情的确让人觉得非常可怕，波伊尔太太；不过对付一条疯狗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消灭它。

波伊尔太太 可我真不应该忘了，今儿晚上她们要把他的灵柩搬到教堂去，我们还在这儿又是唱又是闹的，可不管怎样，我们总算还没有打开唱机来唱着。

波伊尔 唱了又怎么样。那些事儿，不管从哪方面讲，都跟咱们毫没关系。那是政府的事，他们既然拿了人民的钱，该怎么办让他们去办吧。

波伊尔太太 我可真不知道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你就说这类事情已经把咱们这个楼的街坊弄成什么样子了。全楼的人不是差点儿全给打死了吗？年轻的道尔迪的丈夫一条腿给炸掉了；特拉凡斯太太的儿子在柯·卡克的英齐基拉叫一个地雷给炸死了；曼宁太太在几个星期以前丢掉了他的儿子，现在可怜的唐克瑞德太太的独生儿子也被打得满身窟窿上了西天。实在说，要说这些根本不是咱们的事，那我真不明白到底是谁的事。

波伊尔 行了，关于那些事咱们也该谈得够了；反正，既然对咱们没有影响，咱们也就不用去管它。他们要打算搞个守灵会什么的，行，让他们去搞他们的守灵会好了。我那会儿当水手的时候，随时都准备拿海水当我的坟墓；他们既然要当兵，那么，在他们得到了当兵的下场的时候，又去大喊大叫些什么呢？

浪荡鬼 让我象一个士兵一样倒下——我袒开胸膛，枪林弹雨都不怕！

波伊尔太太 要说起来，她得到这样的下场也实在活该；前些日

子，她让她那个不顾死活的儿子把这个公寓也真翻腾够了；最近两个月来，也不管是太阳刚出还是太阳要落的时候，总会有一大帮调查局的人冲到你的房里来，问你是在哪儿生的，在哪儿受洗的，在哪儿结婚的，将来打算埋在哪儿！

姜尼 求求你们，咱们别再谈这些了吧。

玛蒂干太太 咱们既然先不开唱机，那让波伊尔先生给咱们唱支歌怎么样？

玛丽（拿起帽子来戴在头上）妈妈，查理跟我打算出去走一会儿。

波伊尔太太 好吧，亲爱的。

班逊（同玛丽一道儿朝外走）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波伊尔太太。

玛蒂干太太 唱吧，船长，唱吧。

波伊尔 呃呃呃，我还真得再喝上几盅，才能打起精神来唱歌儿。

浪荡鬼 把你前天写的那首诗念给我们听听吧。（向其余的人）啊，那诗可太棒了，太棒了。

波伊尔太太 我的天哪，他也开始写起诗来了！

波伊尔（站起来）呃呃呃。

〔他郑重其事热情地念着下面的一首诗：

休恩和我是朋友，先生，咱们是刎颈之交。

他的工作非常繁重，但他的工资却非常少。

河岸边的船坞工人谁也不及他，我敢担保，

现在我感到非常孤独，因为他已经进了监牢。

他没有一般所谓的虔诚——不上教堂，也很少祷告；

因为每星期天，先生，教堂里干的那些事真是要多糟有

多糟。

他生性爱喝酒——可就是对工头永远恨难消，
遇到朋友有急难，他永远不会有钱不肯往外掏。

呃呃呃。

〔他坐下。

玛蒂干太太 太好了，太好了；你应该再写下去，你应该再写下去。

浪荡鬼 这真是一首非常可爱的诗！

波伊尔 （高兴地）呃呃呃。

姜尼 你们今天晚上倒是还开唱机不开？

波伊尔太太 来吧，杰克，放上一张唱片唱唱。

玛蒂干太太 来吧，船长，来吧。

波伊尔 好吧，可你们一定都得一点儿声儿别出。

〔他放上一张唱片，打开机器，唱机开始唱着《如果你是爱尔兰人，那就请进客厅来》。正唱得热闹的时候，一个光头的小矮个儿男人忽然推开门站在门口，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他凶恶地看着屋里所有的人；他就是“老针头”鲁金特，一个裁缝。他手里拿着帽子。

鲁金特 （压过唱机的声音，大声叫着）在唐克瑞德太太的儿子的遗体从这门口走过的时候，你们还让这玩艺儿在那儿鬼叫着吗？爱尔兰人民尊敬死者的民族感情难道跟你们这些人全都不相干吗？

〔波伊尔止住了唱机。

波伊尔太太 也许，老针头鲁金特，咱们这会儿倒应该少尊重一点儿死人，多关心一点儿活人。

玛蒂干太太 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鲁金特先生，这些我们坐在妈妈怀里的时候都已经知道的事。你那样子也并不象伤心得要死哩；你要愿意听梅西·玛蒂干说句话，我得说你是一个真真实实不顾死活过着舒服日子的共和党人，白天参加共和党人的葬礼队，晚上却一干半夜给警备队做衣服！

〔街上传来人群跑过的声音，有人在喊着，“来了，来了。”鲁金特连忙走开，其余的人，除姜尼外，都跑到窗口去，向大街上望着。群众走过的声音越来越近；有些人在唱着：

为了对人类的热爱，
耶稣的心里如火焚，
怀着无限热望和景仰，
我的心啊向着他的心。
岁月永远不停地前进，
所有的心却都同声
歌唱——高唱欢歌，祝福
耶稣的神圣的心灵。

波伊尔太太 那边就是灵柩，那边就是灵柩！

波伊尔 那是他的老妈妈在棺材后面走着。

玛蒂干太太 那么多花圈遮得连棺材都看不见了。

浪荡鬼 哦，这个葬礼可太棒了，这个葬礼可太棒了！

玛蒂干太太 咱们要是到街上去，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波伊尔 对了——站在这儿让人把脖子都伸疼了。

〔他们离开房间走了出去。姜尼闷闷地坐在炉火边。

〔一个年轻人进来；他对着姜尼望了一会儿。

年轻人 波伊尔军需。

姜尼 (一惊) 联络员!

年轻人 你怎么没有去参加葬礼?

姜尼 我不舒服。

年轻人 我很高兴总算找到了你;昨天你住在你姨妈家;我到那儿找你,你已经走了。我现在给你带来了一个命令,要你在后天晚上去参加一次连队的干部会。

姜尼 在哪儿?

年轻人 我不知道;八点钟的时候你在钟楼边等我;然后咱们俩一块儿去,地点今天晚上他们会通知我的;在那里有一辆摩托车把咱们送到会场。他们认为你也许知道一些情况,他们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把指挥官唐克瑞德隐藏的地方泄漏出去的。

姜尼 那我可就不去了。关于唐克瑞德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年轻人 (在门口)为你自己好,你最好还是去吧——记住你宣誓的誓言。

姜尼 (发急地)我决不去!我为爱尔兰出的力量还不够吗!我丢掉了一条胳膊,屁股上的伤让我永远只能瘸着腿走路!我的天,难道我为爱尔兰尽的力还不够吗?

年轻人 波伊尔,任何人为爱尔兰尽力决没有个够的时候!

〔他走了。

〔远处可以隐约听到街上的群众在唱着:

无比美好的圣母玛丽,上帝和你在一起;
在女人中你受到最大的祝福……

幕 落

第三幕

〔景同第二幕。这是一个十一月的晚上，大约六点半左右；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玛丽穿好出门的衣服，坐在炉边一把椅子上，她向前倾着身子，两手托着下巴，两肘依在膝头上。她脸上露着一种又是绝望又是不安的神情。桌子上的一盏点着的灯，捻得很小。圣母像下边的神灯照旧点着，只是显得更红了。波伊尔太太正在穿外衣、戴帽子。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了。〕

波伊尔太太 难道班逊一直连信也没有给你一封吗——过去了一个月他连一个字也没有？

玛丽 （毫无表情地）一个字也没有，妈妈。

波伊尔太太 这真是太奇怪了……你们俩到底闹了些什名堂？原来在一起那么好，他忽然丢下你就走了……他说去英格兰，可连地址都没给你留下一个……那会儿他天天带你出去跳舞，瞧那样子，我总想他准是爱你爱疯了。你想想的确没对他说过什么吗？

玛丽 没有，妈妈——至少我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能会让他要丢开我。

波伊尔太太 你知道有时候你也的确有些毛躁，玛丽，常会说些不该说的话。

玛丽 我从来没对他说过一句不该说的话，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波伊尔太太 你怎么能说得那么准呢？

玛丽 因为我真是全心全意地爱他，妈妈。究竟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常常心里想，他完全不是跟可怜的杰瑞一类的人，可尽管这样，我仍然禁不住爱他。

波伊尔太太 那你也用不着象现在这样整天难过了；一个女人丢掉了一个男人，她没法儿知道丢掉的是祸还是福，当然不用说，她也无法知道将来的遭遇又究竟如何。跟一个月以前相比，你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了——你似乎是一天天在消瘦下去。我老早就应该领你去看看医生的，不应该一直等到今儿晚上了。

玛丽 我的确没有必要看医生，妈妈；我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病——我不过是有些失望和难过罢了。

波伊尔太太 我决不能让你再拖下去了；我实在看不惯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恐怕咱们当初丢开可怜的杰瑞实在是个错误；他对你肯定比那个班逊更合适得多。

玛丽 妈妈，对一个女人最合适的男人是她最心爱的人，而查理占有了我的全部爱情。

波伊尔太太 嗯，关于他有一个问题倒是值得想想的——他跟你好决不是因为想着那笔钱，要是那样，他决不会现在离开你……这一定是因为什么别的事情。

玛丽 （无精打采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妈妈……我只是想到……

波伊尔太太 你怎么想？

玛丽 我猜想……他认为……咱们家……配不上他。

波伊尔太太 可他自己又是什么，不过是个教员！当然我也不可能怪他讨厌见到象浪荡鬼和老玛蒂干这样的一些人——对于象班逊先生这样的人，你爹偏给他介绍这么一些宝贝。这些事你应该早对我说的，玛丽；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把许多事情都瞒着你妈妈；你早认识了班逊，可要不是因为那遗嘱，我可能就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现在他丢了你，你也是直到今天，我一直逼着你，你才告诉我。

玛丽 告诉你也没有用——你不会理解的。

波伊尔太太 （不高兴听地）也许不……也许我不会理解……好吧，咱们现在走吧。

〔她走到左边的门边，向里屋的波伊尔说话。

波伊尔太太 我们这就看医生去了。你今天晚上还起来吗？

波伊尔 （在里屋）我的两条腿简直疼得要命！我真觉得应该让我马上去看医生，玛丽倒可以不去的。

波伊尔太太 那叫自作自受！你也没瞧瞧昨天夜晚你那副德行——叫人给抬了进来，象死了一样。要是拿到钱后，你总照这样过下去，那结果就只会是你进坟墓，我进疯人院，姜尼进乞丐收容所。

波伊尔 我想你们早该走了吧？

波伊尔太太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象话了——谁跟你说话你都不耐烦。你也知道咱们目前的处境，已经欠下了一屁股的债，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起来到律师那里去问问，能先稍微弄到一点钱也总是好的呀。

波伊尔 （大叫着）不论是晚上、中午还是早上，我也起不来，我起得来吗？他要不拿到钱，也就决不会给我，他能给吗？萝卜里根本没有血，我能挤出血来吗？

波伊尔太太 从听说起那遗嘱的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可那笔钱一直还是那样连边儿都摸不着……我想你总知道吧，咱们欠老马尔菲的钱已经是二十镑了？

波伊尔 我模模糊糊记得你早对我说过。

波伊尔太太 往后你自己到店里去赊东西吧——我可不愿意再见到他了。

波伊尔 你不是早就说要走了吗？

波伊尔太太 我这就走了；走吧，玛丽。

波伊尔 哟，朱诺，哎！

波伊尔太太 干什么？

波伊尔 咱们家还有黑啤酒吗？

波伊尔太太 这儿还有两瓶。

波伊尔 给我们拿一瓶进来，留下一瓶呆会儿我起来了再喝。
把桌子上的报纸和抽屉里的软膏拿给我。

波伊尔太太 （找到了软膏和黑啤酒）你要什么报纸——《信使报》？

波伊尔 《信使报》！《世界新闻》！

〔波伊尔太太把他要的东西送进去，马上又走出来。〕

波伊尔太太 （在门口）注意看看这屋里的蜡烛，别回头连咱们住的这点儿房子也给烧掉了。还有一瓶黑啤酒我给你放在桌上。

〔她把啤酒放到桌子上，接着就和玛丽一道儿走了。里屋传出一声开酒瓶的声音。〕

〔沉默片刻；然后从外边门口传来浪荡鬼轻快的歌唱声：“我得把烟斗点起，我也得赶着我的驴……你……在吗……莫……伊……啊……伊……迪！”一阵轻轻的敲门声，片刻后

门被推开，浪荡鬼，后面跟着鲁金特，走了进来。

浪荡鬼 啊，他们准是全出去了；刚才他不肯回答我的信号，我就准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了。咱们刚才看到朱诺和玛丽出去了，可我并没有看到他，他从来是不会躲着我的。

鲁金特 他可甭想躲着我——我可决不能轻易放过他的。

浪荡鬼 的确，最近来这房子好象已经小得盛不下他们了；他来来去去的那个样子简直象是这个自由国家的一个大杰作；忘了他的朋友们；也忘记了上帝——打教堂门口过的时候他连帽子都懒得脱了！他们是肯定要栽跟头的！你的确认为他那笔钱已经黄了吗？

鲁金特 一个钱毛儿也甭想得到，伙计；好多日子来我为我自己的那点儿钱很有点儿不放心，所以我就跑到律师那里去，看能不能探听出点儿消息来——啊，他们差点儿没把我推得滚下楼来了。他们告诉我，为这事儿那老家伙自己把他们的楼梯都快给磨穿了，他们已经青着脸告诉他，他一个钱也得不着了。不知是什么缘故吧，反正说按那遗嘱他一个镚子也甭想得到了！

浪荡鬼 啊，我早就想这事儿有些古怪；最近一两个星期，我尽做些奇奇怪怪的梦。我还注意到班逊那家伙也从不上这儿来了——这里面也一定有什么鬼花头。再说，天理良心，谁又会在死的时候把钱留给那个老混蛋？这根本是不合情理的事。可你瞧瞧朱诺跟他最近几个月拿着钱乱撒的那个劲头儿！啊，借人钱，借人钱，到头急得真可怜！

鲁金特 嗯，他可别想再穿着我给他做的那身衣服到处去乱撒钱了。我跟你说吧，现如今七个金镑可不是随便一伸手就能在树上摘到的。

浪荡鬼 因为听说他能得到那笔钱，整个这条街上的街坊差不多没有谁不借钱给他的，他们这一宝可押错了。真是上天仁慈，幸亏我没有钱可以借给他！要不然，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天生是个软心肠，我会把最后一个钱皮都借给他的！我想准是有人替我作过祷告了。啊，不管怎么说，一个诚实的人实在是上帝的大杰作！

〔波伊尔在里屋咳嗽了几声。

浪荡鬼 嘘，操他的，他一定是在里屋床上躺着哩。

鲁金特 不管他是在床上还是床下躺着，他一定得马上给我衣服钱，要不就把衣服脱下还我——甭想着我是那么容易让他欺负的。

浪荡鬼 马上进去，伙计，给他把衣服剥下来，你别当傻子了。

鲁金特 〔走到左门边，推开门朝里望望〕啊，你躺着别动吧，波伊尔先生；我希望你并没有生病吧？

波伊尔 还是腿疼的老毛病，鲁金特先生，还是那个老毛病。

鲁金特 我特地来看看，你能不能付给我一点衣服钱？

波伊尔 呃呃呃，一共是多少钱？

鲁金特 还跟原来完全一样——一共七镑。

波伊尔 你来得正巧，鲁金特先生；我还想要一顶最好的高顶礼帽——要爱尔兰绒的——你有那种料子吗？那样一顶高顶礼帽大概要多少钱？

鲁金特 大概要六镑左右。

波伊尔 六镑——六镑加七镑，七六一十三镑——那我就一共欠你十三镑了。

〔浪荡鬼把桌上的那瓶黑啤酒塞在自己口袋里了。鲁金特冲进里屋去，拿着一套衣服出来；他停留在门口。

鲁金特 你也甭欠我什么十三镑了。也许你想着，你欠钱的本领远比付钱的本领强吧！

波伊尔 （生气万分地）哎，快他妈给我拿回来——你要把我的衣服拿到哪儿去？

鲁金特 我要把你的衣服拿到哪儿去？嗯，我倒佩服你他妈的脸皮真厚！

波伊尔 可你说我回头出门的时候，你让我穿什么？

鲁金特 我管你他妈的穿什么！你要乐意的话，把你那椅垫子披上好了。

〔他朝外边的门口走，浪荡鬼跟在他的身后。

浪荡鬼 他回头穿什么！穿着绒外衣的杰克大老板！

〔他们一同出去。

波伊尔 （在里屋） 耶，鲁金特；耶，鲁金特先生，鲁金特先生！

〔过了一会儿，波伊尔匆忙地走了出来，一边把背带往他那条鼠皮裤子上扣；他胳膊上搭着上衣和坎肩；他把这些衣服往一张椅子上一扔，就向右边的门跑去。

波伊尔 耶，鲁金特先生，鲁金特先生！

浪荡鬼 （在门外迎着他）什么事，出了什么事情，船长？

波伊尔 鲁金特刚才跑来把我的衣服拿走了——这是我唯一的一套出门的衣服。

浪荡鬼 拿走了你的衣服——我的天哪！他拿衣服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波伊尔 我躺在床上，他象一个深夜溜门撬锁的小偷一样偷偷溜了进去，我还没弄清他打算干什么，就看到他从椅子上抓起那套衣服一溜烟儿跑了！

浪荡鬼 可我倒要问问，他这是为什么呢？

波伊尔 他这是为什么？我他妈怎么知道他这是为什么——
想必总是嫉妒和气不愤吧！

浪荡鬼 他也没说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吗？

波伊尔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抓起衣服就跑了！

浪荡鬼 这件事实在发生得有点儿突然；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问题。我想他是不是可能听见什么话了？

波伊尔 他可能听见什么话了？——你这人说话真奇怪，浪荡鬼——他会听到什么话了？

浪荡鬼 比方什么你是不是能得到那笔钱啦什么的？

波伊尔 什么东西能阻挡我得到那笔钱？

浪荡鬼 我不过是在这儿胡乱猜想——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你得到那笔钱——据我看，肯定啥也阻挡不住。

波伊尔 （四面望望找他那瓶黑啤酒，大叫一声）啊，我的天！

浪荡鬼 又怎么啦，杰克？

波伊尔 他准定把朱诺给我放在桌上的一瓶黑啤酒也给抄走了！

浪荡鬼 （大为恐慌）哦，不会，不会的；他决不会干这种事的。

波伊尔 那可又是谁呢？朱诺把一瓶黑啤酒放在这儿，现在就没有了——它自己总不会走路吧，它会吗？

浪荡鬼 啊，这简直是太可怕了；唉，人对人的野蛮行为造成了说不尽的悲哀！

玛蒂干太太 （出现在门口）我希望我并没有打扰你们对你的未来的遗产——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儿的话——对你的未来遗产的讨论，不过我希望你能让我跟你谈几分钟，波伊尔先生。

波伊尔 (不安地)当然，玛蒂干太太——一位老朋友不论任何时候总是受欢迎的。

浪荡鬼 晚上来也行，早晨来也行；请你你来当然好，不请你自己来也欢迎，玛蒂干太太。

波伊尔 请坐，玛蒂干太太。

玛蒂干太太 (显然没有好话)我要说的不过只有几句话，站着说也行了。现在咱们不用客气，我想你总还记得不久以前我借给你的三镑钱，那钱是我拿毯子和家具做抵押从我叔叔家借来的。

波伊尔 我完全记得。我已经登记在我的账簿上——借到梅西·玛蒂干靠典当家具得来的钱三镑五先令；又：根据鸟儿一个翅膀不能飞的原则，代付一瓶酒的价款四便士；所有这些只等钱一到手，一定马上加倍奉还。

玛蒂干太太 可是，自从我把毯子押掉以后，我一直都冻得要死，所以我现在打定主意，即使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会热得受不了^①，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能让自己冻死，所以，对不起得很，我要你马上还我那三镑钱。

波伊尔 你这样突然提出这个要求，玛蒂干太太，我可实在没有办法照办；我可以按全数写给你一张借据，一张借据。

玛蒂干太太 来吧，把钱拿来吧，别这么躲躲闪闪的了。

波伊尔 你总没法从萝卜里挤出血来，那能挤得出来吗？

玛蒂干太太 (冲过去抱着他的肩膀摇晃着)快把钱还我，你这个老混蛋，要不我非得摇够了三镑钱的数才算完！

波伊尔 耶，别这样；叫你别这样！你等着，我反正会还你的钱的，我的太太！

① 意谓受到地狱烈火的熬煎。

玛蒂干太太 （朝屋里四面望望，看到了那架唱机）我等着你还我，是吗？得了，我可不能再等了；我要是得不到现款，那我就只好拿东西折价了。

〔她抱起唱机。

波伊尔 耶，耶，你动那个干嘛？

玛蒂干太太 我拿它去抵押出我那三磅五先令来；回头我把当票送给你，你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的先生。

波伊尔 你决不能把它拿走，你决不能拿走！这不是我的财产，钱还没付给人家哩！

玛蒂干太太 那更好。因为这样我还可以省得良心上不安，因为我拿走的反正也不是你的东西。你甭想拿着梅西·玛蒂干的钱，象只孔雀似的到处去转游——我得把你那长尾巴上的漂亮羽毛拽下几根来！

〔她抱着唱机走了。

波伊尔 这世界还成个什么世界？我问问你，浪荡鬼达利，现在的人还有一丁点儿道德观念吗？

浪荡鬼 要不是我自己睁着两只眼睛亲自看到了，你说了我也不相信。真没想到梅西·玛蒂干会是这种女人；她要不是听了谁的唆使，准就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波伊尔 听到什么——关于什么的风声，你能告诉我吗？

浪荡鬼 她一定是听到什么谣言，说你那笔钱黄了。

波伊尔 谁说我那笔钱黄了？

浪荡鬼 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不过是那么说说。

波伊尔 不过是那么说，说什么？

浪荡鬼 没什么。

波伊尔 你肯定有什么话要说——不要在那儿说假话骗人了。

浪荡鬼 (生气地)谁说假话骗人了?

波伊尔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

浪荡鬼 你自己从来都没说过假话——没说过，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哩!

波伊尔 你听见我说过假话吗;你听见我说过假话吗?

浪荡鬼 (凶恶地)你一辈子说过别的什么吗?毫无疑问，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你自己从来连半个字也不相信。

波伊尔 去，给我出去，快给我滚出去；我早知道你是个成天吹牛皮、啥事儿不干的家伙！

浪荡鬼 (在姜尼从里屋走出来的時候，走了出去)船已经开动了，再见，不要……忘……掉……我。杰克·波伊尔先生，该死的恶棍和不要脸的骗子。

姜尼 你跟浪荡鬼又吵起来了？——到什么时候你才会自重一点儿，别老那么出咱们家的洋相呢？

波伊尔 你现在倒要教训起我来了？

姜尼 妈妈带着玛丽去看医生还没回来吗？

[波伊尔太太由门外进来；从她脸上严肃的表情看，显然出了什么事情。她脱下上衣和帽子随手撂下，一句话没说。她在壁炉边坐了下来，片刻间谁也没有说话。

波伊尔 关于玛丽的情况医生怎么说呢？

波伊尔太太 (压住激动的情绪，态度非常严肃地)你坐到这边来，杰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正是关于玛丽的情况。

波伊尔 (她的神情已使他很惊奇)关于……玛丽？

波伊尔太太 关上那边的门，到这儿来坐下。

波伊尔 (关着门)在咱们家这块土地上又出了乱子了，是吗？(他坐下来)到底是什么事？

波伊尔太太 就是关于玛丽的问题。

波伊尔 关于玛丽的什么问题——她总不会有什重病吧？

波伊尔太太 我现在不能不告诉你，她这病可真不轻。

波伊尔 她的病不轻！（暴躁不安地）先是姜尼，这回又是玛丽；咱们这个家马上就会变成病院了！她得了肺病，是不是？

波伊尔太太 不……不是肺病……比肺病还要糟。

姜尼 还要糟！那么说，咱们得想法儿把她弄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住，在这儿可没有人来照顾她。

波伊尔太太 现在，咱们大家都一定得想法儿照顾她。晚知道不如早知道，姜尼，我跟你也说了吧。（向波伊尔）你知道医生怎么说的吗，杰克？

波伊尔 我怎么知道——我也不在那儿，我在吗？

波伊尔太太 他告诉我让玛丽马上结婚。

波伊尔 马上结婚！他干嘛说这话？

波伊尔太太 因为玛丽马上要生孩子了。

波伊尔 要生孩子！——我的天哪，班逊要听到这话，那可怎么办？

波伊尔太太 你眼睛瞎了吗，你还看不出就是班逊坑了她了？

波伊尔 （激动地）那他就得跟她结婚，他必须得跟她结婚！

波伊尔太太 你知道他已经上英格兰去了，鬼知道他这会在什么地方。

波伊尔 我去找他，我去找他，我得把他找回来，不能让他这样对不起我女儿。那个混账王八蛋，听他讲他那一套又是什

么瑜伽，又是什么普若纳，我早就应该知道他不是个正经玩艺儿！

波伊尔太太 咱们先千万别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再想想看该怎么办。

波伊尔 啊，眼下我这光景还不够受的，现在再碰上这个，这可是真叫热闹！浪荡鬼跟那个老女人玛蒂干这回可真要拿我看笑话了！没有这一套，我受的罪还不够吗？

波伊尔太太 你跟我受的罪，怎么也不能跟可怜的玛丽要受的罪相比；你跟我已经半老，大半辈子都已经过去了；可是在玛丽的面前，也许还有四十年等着她去对付，在这四十年中她总也不会忘掉这段痛苦的经历的。

波伊尔 她这会儿在哪儿？我还没叫她给我滚，她先就跑到哪儿去了？告诉你说吧，我得好好教训她一顿，她甭想有好受的！

波伊尔太太 我让她呆在我妹妹家，我先来跟你谈谈。你什么话也不用对她讲，杰克；自从她离开学校以后，她一直就是自己挣钱顾自己的生活，可怜的孩子还从来也没受到过你这种父亲的关怀的折磨。

波伊尔 好嘞，你这是跟她站在一起跟她父亲作对了！我要让你看看我会不会什么话也不对她讲！成天抱着她妈的一本书读着！就是她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艺儿弄得咱们今天家败人亡的！象她那样一个生在这公寓里的丫头，成天儿抱着本书干嘛？读得好，现在可是读出热闹来了——哦，这简直是要把人逼疯了，逼疯了，逼疯了！

波伊尔太太 等她回来的时候，你可什么话也不能对她讲，要不然她会离开这个家的。

波伊尔 离开这个家！好的，她是得离开这个家，还得赶快给我走！

波伊尔太太 如果玛丽要走，我也得跟她走。

波伊尔 好，你跟她走！好，你们俩都走！从前没有你们我也活过来了，你们都走了，我也能活下去。你们成天向着圣安东尼和那个小美人儿祷告，真不错呀，今天却落到这样的下场！她自己还参加过圣母会哩——我真不知道那些修女心里会怎么想！等你还来不及一眨眼的工夫，这事儿就会嚷嚷得让全区的人都知道的；不管我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指着我小声嘀咕，“那就是玛丽·波伊尔的爸爸，那姑娘跟原来老跟她一块儿的那个骗子有了孩子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毫无疑问，他们对这事——会比我自己知道得还要清楚！

姜尼 她应该被赶出这个被她辱没的家！

波伊尔太太 小声点儿，你，姜尼。咱们用不着自己先嚷嚷得让满楼的人都知道了；咱们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悄悄儿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咱们的地方去，那就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波伊尔 你这话真象是一个三岁孩子讲的，老婆子。咱们上哪儿再找房子去？——找房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波伊尔太太 可是，杰克，等咱们拿到那笔钱……

波伊尔 钱——什么钱？

波伊尔太太 怎么，自然是老艾里逊的钱。

波伊尔 老艾里逊小艾里逊全都没有一个子儿给咱们。你既然已经遇上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干脆把另一件不幸的事也说给你听了吧。咱们根本得不到什么遗产了——那遗嘱完全

是扯淡！

波伊尔太太 你说什么——没有钱了？

姜尼 怎么可能是扯淡呢？

波伊尔 那个害玛丽的小混蛋，同样也把我给坑了。那个傻蛋写的那个遗嘱完全不对；他在遗嘱里只是说姑表和姨表，压根儿没有提我们的名字，这会儿任何一个认为自己能算是老艾里逊的姑表或姨表的人全跟我一样要求要得到那笔钱，他们现在一共有好几百，有从美洲来的，也有从澳洲来的，都想着要来分一份儿，可那些律师利用种种机会把那点儿钱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会儿剩下的顶多够给你宝贝女儿生下的娃娃买双袜子的了！

波伊尔太太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姜尼 那你怎么一直一个字也没讲过？

波伊尔太太 你说的不是真话，杰克；你说的不是真话！

波伊尔 我跟你们说，那位学者班逊写的那个遗嘱实在混蛋；他不写上“本人财产剩余部分由我的姑表杰克·波伊尔和我的姨表迈克尔·芬尼根均分”，却只写上，“我的姑表和姨表，”现在全世界的人加上他们的老婆都在要求得到这笔财产了。

波伊尔太太 现在我完全明白班逊为什么会丢下可怜的玛丽了；现在我完全懂了——哦，整个儿世界上现在还能找到一个那怕是中不溜儿的诚实人吗？

姜尼（向波伊尔）可你让咱们拉了一屁股的债，你到处借钱，把钱拿来自己灌啤酒！这会儿你跟我们说那事儿完全是扯淡！哦，要真是这样，我跟你打这儿就算完了，因为你比我的姐姐玛丽还要可恨！

波伊尔 你住嘴，听见没有？我不能让你来教训我。要是你想让已经发生的事有个圆满解决，你去把班逊找来。

姜尼 我不能住嘴，我不能住嘴！你听我告诉你，我把你看成个什么东西，你是我的父亲，同时你也是……你也是……

波伊尔太太 姜尼，姜尼，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安静一点儿！

姜尼 我不能安静下来，我不能安静；他真是一个好父亲，不是吗？玛丽走了歪路是不足为怪的，他既然……

波伊尔太太 姜尼，姜尼，看在我的面上安静一点儿——看在你妈妈的面上！

波伊尔 我还剩下最后一点儿钱，我现在得出去再喝上两杯，告诉你那丫头，等我回来的时候可别呆在这儿；我眼睛一看见她手就可能上去，手要是上去了，那我对自己的行动是完全不负责的！

姜尼 你当心点儿别等别人的手先冲着你上来了——你这个老……

波伊尔太太 姜尼，姜尼！

波伊尔 （在门口，打算朝外走）哦，我生的好儿子，生的好女儿！（朝楼上大声叫着）浪荡鬼，浪荡鬼，你在吗？

浪荡鬼 （在远处）我在，莫……伊……啊……伊……迪！

波伊尔 我要上福来去了——你去吗？

浪荡鬼 陪你去？听到你这甜蜜的叫唤，我的心马上就跳起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叫哩，我会象只小鸟儿一样马上就跟着你！

〔波伊尔和浪荡鬼从门口一道儿走了出去。

姜尼 （躺在床上）我有一个好姐姐，还有一个好爸爸，这是不

用说的了。我真希望上帝让一颗炮弹或者一颗枪弹早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对我有半点儿关心！

波伊尔太太（带着热情的责备的口气）你要 是不肯住嘴，真会让我发疯的。过去这些年是谁把这个家箍在一块堆儿的——不是我吗？在这接连不断的灾难里，受苦最大的是谁，不是我吗？——可是，哭哭啼啼是完全没有用的。

姜尼 说起来主要也要怪你自己——什么事儿都由着他去干，不管他干什么，从来也不想管他一管。你为什么不把钱抓在自己手里？为什么……

〔门口有人敲门；波伊尔太太打开了门；姜尼撑起身子来向外望着；两个男人走进屋里来。

男甲 我们是希柏宁家具公司的经理派来的，波伊尔太太，他让我们来运走你们不久前运来的家具。

波伊尔太太 这儿的东西你们可不能动——我知道你们是哪儿来的？

男甲（给她看一张纸）这儿有清单，太太。（念着）一张五屉柜，一张桌子，一张躺椅和两把普通椅子，一面镜子，一张沙发榻，一口衣柜和两个花瓶。（向他的同伴）来吧，彼尔，已经快到关门的时候了。

姜尼 求求你，妈妈，你快到福来去把爸爸找回来吧，要不，咱们回头会连一根棍儿也剩不下的。

〔那两个人抬出桌子去。

波伊尔太太 去找他有什么用？——他刚才走的时候讲的话你也听到了。

姜尼 你不能试试吗？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情，他自己应该在这

儿的。

〔波伊尔太太正拿着一条披巾往肩上披的时候，玛丽走了进来。

玛丽 出了什么事情，妈妈？我看不见两个人把咱们的桌子抬走了，所有的人都在说，咱们根本得不着那笔钱了。

波伊尔太太 一切事情都非常糟糕，玛丽，一切事情。从那个遗嘱上咱们是一个钱也得不到了——一个钱也得不着——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告诉你吧；我这会儿要去找你爸爸。

〔她匆匆跑了出去。

姜尼 （向在壁炉边坐下的玛丽）既然出了那种事情，我真奇怪你怎么会还有脸跑回来。

〔杰瑞轻手轻脚走了进来；他脸上露着满怀希望的神色。他对玛丽望了一会儿。

杰瑞 （轻轻地）玛丽！

〔玛丽没有回答。

杰瑞 玛丽，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行吗？

〔玛丽仍默然不语；姜尼悄悄走到左边屋里去。

杰瑞 你妈妈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玛丽，我现在来找你……我现在来跟你说，玛丽，我对你的爱只是比过去更热、更深了……

玛丽 （低声哭着）哦，杰瑞，杰瑞，别再说了；那些事已经完全过去；现在，一切都根本不可能了！

杰瑞 不可能？你为什么这样说，玛丽？

玛丽 已经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

杰瑞 不管发生什么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咱们还年轻得很，决不会老记住那些事情的。（他抓住她的手）玛丽，玛丽，我现

在是在恳求你爱我。依靠劳动，玛丽，人类高于世界的一切；在争取新的生活的战斗中，咱们是站在最前列的。我要忘掉班逊，我要忘掉你曾经丢开我的事——尽管那只是暂时的。

玛丽 哦，杰瑞，杰瑞，你竟然连一句痛恨我的挖苦话都没有。

杰瑞 （热情地）挖苦话！我爱你，爱你，玛丽！

玛丽 （站起来对着他的眼睛望着）尽管……

杰瑞 尽管你为了另一个人丢了我；尽管你对我说过许多无情的话！

玛丽 是的，是的，我知道；可你还仍然爱我，尽管……尽管……我马上要……要……要……（她开始表现出疑惑的神情，眼睛里也慢慢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啊，我早想到是这样……还有些事情你并不知道！

杰瑞 （沉痛地）可是我的天哪，玛丽，你的意思总不是说你……你……你……

玛丽 现在你全知道了，杰瑞；现在你全知道了！

杰瑞 我的天哪，玛丽，你竟然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吗？

玛丽 是的，杰瑞，正象你说的，我已经堕落到了那种地步。

杰瑞 我不是那个意思，玛丽……这事儿来得实在有点儿突然，我刚才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你妈妈并没有告诉我……我真是很难过……天知道，我的确为你非常难过，玛丽。

玛丽 “咱们别再说了吧，杰瑞；我并不怪你觉得这件事情可怕……我想这是可怕的……每一个人都这样想……这实际不过是我早料到的情况——你对人类的爱也不过跟其他的

人一样狭窄。

杰瑞 尽管这样，我照样很难过……我实在不应该打扰你的……我要早知道……也就一定不会来打扰你了……要是有什么事我能帮忙的……玛丽……我一定帮忙。

〔他转身朝外走，但又在门口停住。

玛丽 你还记不记得，杰瑞，不久以前你在社会主义讲习班讲话的时候，念的一首关于人类和自然斗争的诗？

杰瑞 诗——哦不，我不记得了。

玛丽 可我还记得。这会儿我脑子里就正想着这首诗——

是什么力量创造出
这种种事物，如此美好，
是什么力量把这许多
具有永恒性的规律创造，
我们感到它是力量和美的巨手，
指尖上长着可怕的鹰爪。

我们看到这美好的世界，
它同样也非常丑陋，
它是一支优美的乐曲，
却用痛苦的号叫伴奏；
恰象是一个有关魔鬼的
故事，却出自天使之口；

恰象一幅绚烂的图画，
一不小心遭到了毁损；

恰象它的火山喷口，停息时
才能给月亮增加光明；
恰象一阵阵刺耳的怪声，
发自一具不协调的提琴。

〔沉默片刻，笛凡恩慢慢走了出去。

姜尼 〔又从里屋出来〕他走了吗？

玛丽 走了。

〔那两个男人又进来了。

男甲 对不起，小姐，我们不能再等着你们老爷子了——我们跟
所有的人一样也得想法儿活下去呀。

〔他们又搬出去一些东西。

姜尼 哦，实在要命啊……我猜想你把什么事都告诉他了……
你就不能再多等几天吗？……你要是不跟他说那些，他一
定会不让他们把东西搬走的。难道你干的那种辱没家声的
事，你非急急忙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不可吗？

玛丽 〔连忙抓起上衣和帽子来〕哦，真是岂有此理！

〔她冲门外去。

男甲 〔又进来〕下一趟我们就要搬这五屉柜了——这是最重的
一件。

〔那神灯摇晃了几下，灭掉了。

姜尼 〔恐惧地叫喊着〕哦，上帝的妈妈，神灯也灭了！

男甲 你这一声叫喊，真把我给吓坏了。灯里没油了，没啥别的
缘故。

姜尼 〔痛苦不堪地喊叫着〕上帝的妈妈，我挨了一枪！

男甲 你这人怎么啦？你是犯了什么毛病吗，伙计？

姜尼 我感到我的胸前发痛，好象有一颗子弹从这儿穿过去了！

男甲 他是个疯子——真奇怪他们怎么就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

[两个民兵匆匆走进来；他们都拿着左轮枪；一个走向姜尼；另一个用枪逼住那两个搬家具的人。

民兵甲（向那两个人，急促而清晰地）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快说！

男甲 来搬走付不起钱的家具。

民兵甲 到屋子的那头儿去，脸向墙站着——快！

[那两个人把脸转向墙，高举着双手。

民兵乙（向姜尼）走吧，西恩·波伊尔，跟我们走吧；我们有人要跟你说话。

姜尼 我病了，我不能去——你们要找我干什么？

民兵乙 走吧，走吧；咱们还得走很长一段路，时间已经不多了——快走吧。

姜尼 我也算是一个老同志——你们总不能把一个老同志弄去枪毙吧。

民兵乙 可怜的唐克瑞德也是你的老同志，在你把他出卖给敌人，送他进坟墓的时候，你可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谈这些；走吧——过来，德尔莫，抓住他的胳膊。（向姜尼）你带着你的念珠吗？

姜尼 我的念珠！你们为什么问我这个，你们为什么问我这个？

民兵乙 走吧，走吧，快走！

姜尼 难道你们要杀害自己的同志吗？——你们看看我的胳膊

膊，我已经为爱尔兰丢掉了一只胳膊。

民兵乙 指挥员唐克瑞德为爱尔兰丢掉了他的生命。

姜尼 慈悲的耶稣啊，求你可怜可怜我吧！上帝的妈妈，请为我祷告吧——在这死亡的痛苦中求你不要离开我！……无比美好的圣母玛丽……上帝和你……在一起。

〔他们把姜尼·波伊尔拖了出去，幕落。幕再启时，大部分家具都已经搬走。玛丽和波伊尔太太，一边一个，坐在这间光线阴暗的屋子里壁炉的两边；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

波伊尔太太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他们拿摩托车把他弄走干什么去了？鲁金特说，他相信他们带有枪……我的苦难难道就总也不会有个尽头吗？要是可怜的姜尼出了什么事，我一定会发疯的……我得上警察局去，他们应该给想想办法。

〔外边有人说话的声音。

波伊尔太太 听听，是谁来了？也许是你父亲，不过我刚才从福来酒馆出来的时候，他可是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嘘！

〔有人敲门，玛蒂干太太在门外轻轻地说：

波伊尔太太，波伊尔太太。

〔波伊尔太太打开了门。

玛蒂干太太 哦，波伊尔太太，愿上帝和慈悲的圣母让你今天夜晚得到平安！

波伊尔太太 （安详地）出了什么事，玛蒂干太太？是姜尼——姜尼出了什么事情吧？

玛蒂干太太 上帝保佑，不是的，上帝保佑，不是姜尼！

波伊尔太太 你不要瞒着我，玛蒂干太太；这些日子来，我已经遭受到这么多的苦难，现在不管什么大事我也能忍受得了

的。

玛蒂干太太 外面有两个警察找你。

波伊尔太太 找我；他们找我干嘛？

玛蒂干太太 他们在什么地方发现了一个可怜的人的尸体，他们想那可能是，可能是……

波伊尔太太 姜尼，姜尼！

玛丽 （抱着她的妈妈）哦，妈妈，妈妈，可怜的亲爱的妈妈。

波伊尔太太 安静点儿，安静点儿，亲爱的；不要多久，你自己的苦难就会够你受的。（向玛蒂干太太）可警察怎么知道是姜尼呢，玛蒂干太太？

玛蒂干太太 因为有一个从前给他看过胳膊的医生认识他。

波伊尔太太 哦，那么说，这是肯定的了；那就是姜尼，就是我的儿子，我的亲生的儿子！

玛丽 啊，一点儿不错，杰瑞·笛凡恩的话是完全对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上帝，根本没有什么上帝；要是有，他决不能让这么许多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的！

波伊尔太太 玛丽，玛丽，你决不能讲这种话。咱们现在更需要上帝和圣母给咱们最大的帮助！所有这些事情都和上帝的意志无关。啊，人类是如此愚蠢，上帝又能有什么办法！

玛蒂干太太 警察要你跟他们到医院去看看——他们在外边等着。

波伊尔太太 我们这就去。走吧，玛丽，咱们永远也不再回来了。让你父亲自己去想法儿谋生吧；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力量，可结果完全是白费——他到死也不会醒悟的。我在

你姨家还有一间小房，咱们到那儿去住下，等你这件麻烦事过去以后，咱们将为了那个孩子一同去工作。

玛丽 可怜的没有父亲的孩子！

波伊尔太太 可他会有两个妈妈——这比有个父亲可要好多了。

〔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叫喊声：

你们要让我们在这儿等上一夜吗？

玛蒂干太太 （走到门口，向外边叫着）你们耐心等一会儿，耐心等一会儿吧！你们要是真那么忙，那就请便吧，没有谁要找你们——谁要是真有事要找你们，那是没处找的。因为你们仍然跟在不列颠政府的统治下一样——永远也不会在真有事的地方露面的！照我看来，在这个城市里，要说警察那真是有跟没有完全一样！

波伊尔太太 咱们走吧，玛丽，咱们走吧；你去看看你的已死去的可怜的弟弟，我去看我的已死去的可怜的儿子！

玛丽 我害怕，妈妈，我害怕！

波伊尔太太 我忘了，玛丽，我忘了；你的可怜的自私的妈妈老是只想到自己的事。是的，是的，你不能去——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你先上你姨儿家去，这一切苦难让我自个儿去承担吧。在唐克瑞德太太的可怜的儿子和姜尼一样被人找到的时候，我并没有为她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是一个死顽固！啊，我那会儿为什么没想到，他并不是什么死顽固，也不是什么自由国家派，而是一个可怜的死去的儿子！她那会儿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这会儿该轮到我来讲那些话了：当年我生下你来，姜尼，把你放进摇篮去的时候，我所忍受的痛苦，和我今天把你送进坟墓去所感到

的痛苦，可真是没法儿相比啊！上帝的母亲，上帝的母亲，请怜悯怜悯我们这些人吧！圣母玛丽娅，当我的亲爱的儿子被枪弹打得满身窟窿的时候，你是在哪儿呀，当我的亲爱的儿子被打得满身窟窿的时候，你是在哪儿呀？长着神圣的心的耶稣啊，请拿走我们的石头心肠，给我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吧！请消除掉这种互相残杀的仇恨，让我们也具有你的那种永恒的爱吧！

〔她们一起慢慢走了出去。

〔片刻之后，门外传来错乱的脚步声。接着门被推开，波伊尔和浪荡鬼走了进来，他们两人都喝得烂醉了。

波伊尔 我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两个警察，嗯……他们上这儿干嘛来了，我真纳闷儿？……反正没有什么好事儿……朱诺和我那个宝贝女儿也跟他们在一块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钱来，拿在手里看着）所有我借来的钱就剩下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铜子儿了……（顺手把钱扔掉）这真是一个稀世之宝……一切全完了，浪荡鬼，一切全完了！

浪荡鬼 （摇摇晃晃向床边走去，勉强扶着床站着）把你的……所有的……苦恼……都放在……你身后的背包儿里……你笑吧……笑吧……笑吧！

波伊尔 这个国家也有些立脚不住了……它眼看……要滚到……地狱里去了……这儿的椅子……都哪儿去了……有些……立脚……不住了……浪荡鬼……椅子也要……立脚……不住了……没有关系……不管谁怎么……说……清醒的爱尔兰……就是自由的……爱尔兰。

浪荡鬼 （伸直身子躺在床上）锁链……和……奴役……这个格言……真是太棒了……太棒了！

波伊尔 如果不幸之中……还会有……更大的不幸……我可以去参加……航空……航空队……我已经……尽了我我……一份儿力量……在复活节学校……那儿……没有我的……事儿……不过波伊尔船长终归是波伊尔船长！

浪荡鬼 据说人有个灵魂……所以……死……了……这个……我……自……已……我的……故……乡……！

波伊尔 （蹲下去坐在地板上） 指挥官基利死在……他们的……怀里了……浪荡鬼……告诉我的志愿军朋友们……他说……我……为爱尔兰……死去了！

浪荡鬼 你有没有读过威利……莱利……和他自己的……柯宁……保恩？那个故事可太棒了，太棒了！

波伊尔 我早跟你说……浪荡鬼……整个儿世界……已经在一种非常可怕……的……混乱状态中！

幕 落

犁 和 星

(四 幕 悲 剧)

林 疑 今 译

剧 中 人

杰克·克里塞罗(砌砖工人),爱尔兰市民军大队长
娜拉·克里塞罗,他的妻子
彼得·佛林(工人),娜拉的舅舅
小伙子(装配工人),克里塞罗的表弟
蓓茜·柏泽斯(街头水果贩)
柯根嫂(打杂女工)
莫尔瑟,她的肺病女儿
发拉瑟·古德(木匠)
中尉兰根(公务员),爱尔兰志愿军
上尉布里南(鸡肉店老板),爱尔兰市民军
下士施多达(威尔特郡部队)
中士丁礼(威尔特郡部队)
路茜·勒蒙(“公共宿舍”的暗娼)
酒保
一个女人
窗外的人影

公寓里
的房客

场 景

第一幕——克里塞罗家在都柏林一家公寓里的起居室。

第二幕——酒馆，酒馆外面正在举行集会。

第三幕——克里塞罗家公寓外面的街道。

第四幕——蓓茜·柏泽斯住的房间。

时间——第一、二幕，1915年11月；第三、四幕，1916年复活节后的一周间，第三、四幕相隔数天。

第一幕

〔克里塞罗夫妇的家。一所古老精致的乔治式^①住宅的前后客厅。这所建筑物经历岁月的腐蚀和房客更粗暴的摧残，现在已到风烛残年。出现在台上的房间原是后客厅，宽敞高大。正面是通向前客厅的入口。前后客厅间本来装有个折门，现在门已不知去向，换上了深紫色布幔子，幔子上印有紫红色和乳酪色图样。幔子掀起了一角，观众可以看见前客厅和前客厅尽头那些宽大的临街窗户。台上这个房间，从它的装饰和摆设上可以看出，主人企图把屋子布置得更象个温暖舒适的家庭。右首的大壁炉是用木头制成的，现在油漆得好象是大理石（原来的大理石早给房东搬走了）。炉架上有两盏雕花的乌木烛台，烛台中间放有一个小座钟。在座钟上头墙上挂有日历牌，上边画着“酣睡的维纳斯”^②。壁炉烟囱的正墙上，挂着罗勃·恩默特^③的画像。通前客厅那道门的右首，挂有一张“拾穗者”的复制画，左首则挂着“晚祷”^④。“拾穗者”底下是一只五斗橱，橱上摆有一个绿

① 英国十八世纪乔治一、二、三世（1714—1820）时期，所谓后期文艺复兴风格，典雅美丽，反映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治社会的暂时稳定。乔治是英国国王名。

② 可能指意大利大师提香（1477—1576年）所画的爱神。

③ 爱尔兰十八世纪末，民族独立运动起义的英雄，殉难于一八〇三年。

色的花瓶，满插着猩红色的大丽花和白色的菊花。壁炉附近放着一张有靠背的长沙发，夜间就成了克里塞罗和娜拉的双人床。“晚祷”画底下有一排架子，上边挂着一些深平底锅和一个煎锅。架子底下有张桌子，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白釉蓝彩陶器。房间尽头，在壁炉的对面，有一张桌腿可以折叠的桌子，桌上铺着台布，上面放着一把大马刀。右首有一道门通往走廊，走廊上有楼梯通向门厅。地板上铺着深绿色的油毡，整个房间阴暗，只有炉火在闪烁发光。台后边那房间的窗外，一汽油灯光芒四射着，因为窗外有一群工人在修路。偶而传来铁橇敲打街上铺石的丁当声。

〔发拉瑟·古德正在修理右首那道门上的锁。他身边椅子上放着一把拔钉锤，手里拿着一把螺丝起子。他是个四十岁的男人，一向乐天，很少发愁。喜欢“喝两口”，不过早已下了决心，一定要在死前戒掉这个毛病。他下巴方方的，粗眉大眼，左眼底下有条伤疤，鼻子则在多年前一次斗拳时给对手一拳猛击打弯了。他头顶光秃，只有两耳边还伸出几簇红稀稀的残发；他嘴唇上留有一把扎煞着的红胡子，中间夹杂着几根灰的。他身穿一身破旧的黑衣服，布衬衫，软领，系着一个很正经的，小小的黑色蝶形领结，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圆顶硬毡帽。激动时，就一个劲地把帽子往上推，一直推到后脑勺子。在辩论什么事时，他往往是暴跳如雷，就象要吵架。他现在脱了褂子，穿着衬衫，衬衫外面围了一条脏的白围裙，围裙的一个口袋里插有一把木匠师父的两呎长

④ 这两幅画都是法国十九世纪农民画家米勒的杰作，他以单纯真挚的情感描绘农民生活。

的尺木工。他在门上刚刚装了一把新锁，满意地把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欣赏着自己完成的工作。

〔彼得·佛林坐在火炉前烘一件白衬衫。他是个精瘦的小个子，脸长得上尖下削，面颊上和下巴底下留着一部乱蓬蓬的硬胡子，显得有点脏，黄得和柠檬颜色差不多。他的脸老是一副悲痛相，还有点怒气冲冲横眉瞪眼，仿佛人人都在跟他作对，而他也决心和大家为敌。这时他把头歪在一边，表明他对于发拉瑟的在场很不满意。发拉瑟表面上不理睬他，实际上一双眼睛可偷偷地盯着他。彼得身上只穿着汗衫，底下是一条粗布白短裤，脚上穿着高统袜子。〕

〔左首门外有个声音在讲话（讲话的人是柯根嫂）。〕

柯根嫂 （在外边）您找谁呵，先生？谁？克里塞罗太太？……哦，对不起。哦，是的，从这边上来。她大概出去了吧；看我见她出去的。哦，有件东西要交给她；哦，对不起。原来您是阿诺德的伙计……我明白了……。您有个包裹要交给她……没问题……我替她收下吧……她一回来我就给她……尽管放心好了……哦，要签名……对不起……往哪儿签？……这儿？……不，那儿；好的。要签麦琪呢还是签我先生的姓名？什么？您也不知道？哦，对不起。

〔柯根嫂开门进来。她是个可怜巴巴的小妇人，四十来岁，脸带病容，低声下气的样子；态度经常局促不安，神经质；说话来没完。她还有个习惯，讲话时喜欢随手拿一样东西一边摆弄，一边讲。她非常好奇，连只苍蝇飞进飞出，她都知道。她进来时手里拿着服装店送来的小包，包上的绳子已经解开。彼得对于她的闯入，比对于发拉瑟呆在房里修理

门锁，更加厌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头也不回，挺着脖子，脑袋歪向一边，大踏步迈进了后边的房间。

柯根嫂 （揭开包纸，打开里边的纸盒子）不知道这回买的是件什么？帽子！（她取出一顶黑帽子，上边有金红两色的装饰）天呵，她近来也真太讲究时髦了！这顶帽子怕便宜不了。她这样讲究体面排场，准是想往上爬。（戴上帽子）哦，真阔气！

〔她把帽子放回包裹里。

发拉瑟 人家到底是个漂亮的小媳妇。

柯根嫂 哼，可以算是，也可以算不是。要漂亮又再要漂亮，我老是说，象她这样结了婚的妇女，穿那样的裙子，也未免太短了。有时候在夜晚，看见她披上那么件敞开胸膛的睡衣，真叫人恶心，叫我在她先生跟前都怪难为情哩。还有她那装腔作势的礼貌，下楼时说，“早安，柯根嫂！”上来时又说，“晚安，柯根嫂！”有礼貌又再有礼貌。

发拉瑟 你看不顺眼，人家两口子倒好象挺合得来呢。

柯根嫂 哼，可以说合得来，也可以说合不来。这两口子从前活象一对鸳鸯，在一起老是爱呀爱的。什么时候你的脚一迈进这房门，你就会本能地觉出他们刚刚还搂在一起亲嘴，被你冲散了。……这常常叫我浑身哆嗦。搂搂抱抱总得有个谱，你说是不是。不过照我看，男的现在不那么火热了，新婚时候的那股热呼劲儿过去了，她想靠打扮来拢住他，这是没用的。……一个女人只要过一两个月，男人就不觉得新鲜啦。

发拉瑟 这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我不想说缺德话，依我看，问题是男的一定另有所欢了。如果一个男人开始对一个女人

不感兴趣了，那必定是爱上了另外一个。

柯根嫂 她老是在诉苦，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住在这大楼里，她说，“我真不甘心，就是马上断气，我都不想呆在这儿，何况叫我在这里住一辈子。”她还说，“这个地牢，只好埋死人，哪里是活人住的地方。”我就说，“许多上等人还不是在大楼里长大的。”哦，不过，话说回来，她持家精打细算，还是个刮刮叫的巧媳妇，一个钱能顶二十个钱用。谁都看得见她把小伙子和可怜的老彼得，管得缩手缩脚的，身上一个子儿都不准留，好象进了托儿所。她把他们吓唬得简直丢了魂；死逼着他们洗脸啦，梳头啦，擦脚啦，刷衣服啦，修指甲啦，刷牙啦，……天啊！你看了还以为他们俩老在坐监牢服苦役哩。

发拉瑟 （厌恶地喊出来）嗬！这太过分啦，分租房子也不该这样做。这太损人啦。

〔彼得从后边房里出来，头扬得高高的，眼睛冒着愤怒的火焰；他仍旧穿着汗衫短裤，只是加上一双靴带没有系好的长统靴子——大概还是因为柯根嫂来了才穿上的，算是表示有礼貌。他手里提着一件白衬衫，出来后把衬衫摊在火炉边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然后走到五屉柜边，抽出一个一个抽屉，寻找着什么；找了一会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抽屉一个一个砰砰地关上；柜子里本来摺叠得好好的衣服，给他这么随手一拉一塞弄乱了。

彼得 （苦恼的声调）哎，上帝啊，真叫我着急！

〔他走回后边的房间，经过椅子旁边时，又把衬衫恶狠狠地翻了一翻。

柯根嫂 不知道他现在又在忙什么？

发拉瑟 他正在打扮修饰，预备参加今天夜里的大集会呢。（他从袋里掏出一张传单，读了起来）“在本市纪念爱尔兰爱国烈士的地方举行大示威和火炬游行，然后举行大会，并将在会上宣誓永远忠于爱尔兰共和国。八点钟在帕涅尔广场^①集合。”嗯，开会你们就开会好了。我呢，戒了酒，人吊在半空，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我现在三天没沾一滴酒，就觉得自已是个新人啦。

柯根嫂 老彼得多象个怪模样的老头儿！……他好象是从圣诞树上摘下来的玩艺儿……他一穿上那套服装，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不是我爱瞎说，我一看见他那身穿着打扮，就认为他父亲准是个摩门教^②！他和小伙子合不来；两个人老是争吵，各不相让。早晚非闹得头破血流不可。

发拉瑟 克里塞罗现在为什么跟市民军不来往了？一两个月前，你难得见到他身上不佩带手枪，帽子上不缀上自由厅^③那颗红徽章。

柯根嫂 还不就是因为人家不让他当上尉！凡是不能够出人头地的地方，他决不会去。本来他满以为人家一定会提升他当上尉，所以早就买好了武装带，老是披在身上，站在大门口摆架子，一直要等到人家灭了路灯，才肯进来。哼，照我推想，他多半连上床都披上武装带吧！但是我告诉你，这回公鸡不再啼叫，太太可称心了哩。本来只要先生离开一

① 为纪念爱尔兰人民领袖帕涅尔(1846—1891)而命名的广场。

② 一种于一八三〇年始创于美国的教派，主张一人多妻，所以这句话有挖苦人的意思。

③ 自由厅是爱尔兰运输总工会本部，也就是布置武装起义的本部，它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叫做市民军。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叫做志愿军。

儿，太太就象热锅上的蚂蚁。

〔她一边讲话一边顺手拿起桌上的书籍，眯着近视眼睛一本一本地翻看。现在她提起马刀来，就仔细地看着那把马刀。

柯根嫂 瞧这把刀的神气，准是将军的佩刀，……刀上还有些金的镶边和花纹……这把刀佩在他那样人的身上可太长太大啦。

发拉瑟 啊一啊，他要是想想末日的审判啊，他应该找个拨浪鼓玩。

〔彼得进来，看见柯根嫂在拿刀，赶过去怒气冲冲地夺了过来，大踏步走回后边房间，一声不吭。

柯根嫂 (当彼得夺刀的时候)哦，对不起！……(对发拉瑟)瞧这个暴躁的老混蛋！

发拉瑟 别理睬他……人家还以为他是个哑巴，其实他一火上来，或是灌了几壶黄汤，就会变得完全另一个样子。

〔他咳嗽。

柯根嫂 (侧身挨到披有衬衫的椅子边)哦，你着了凉啦，发拉瑟。

发拉瑟 (不在意地)啊，稍微一点点。

柯根嫂 你得留心啊。我认得一个女人，红红脸，胖胖的，腰身结实，只是腿脚有点不利落；你瞧她那模样，总以为凭她那两只胳膊，就可以提拎起一幢两层楼的楼房，顶在头顶上走；想不到只是喉咙里发痒，有点儿小咳嗽，第二天早上发觉胸口有点气闷，人家刚刚来得及往她的嘴里灌一点甜酒，她就撒手归天啦。

〔她开始观摩那衬衫。

发拉瑟 (有点发慌)我只是受了一点儿凉；根本没有什么大病。

柯根嫂 倒也难说，有许多人，正在喝杯酒，想个女人，或者在研究哪匹马会赢，或是干着活跟你现在一样，但是一等到头上插着黑羽毛的马拉着柩车，经过他家门口，他便听见仿佛有个声音悄悄在他耳边说：“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①。”

发拉瑟 (轻声地)人是非常健康的人，绝不应该叫死吓得胡思乱想，因为……(惊慌地咳了一声)天啊，这次咳嗽起来果真胸口上有点发紧——一想起来，毛骨悚然。

柯根嫂 你这话也对也不对，有优点也有缺点。我每次坐在送殡车子里，总有一种不该有的喜悦，心里老是想下次出殡可能就是我自己，不过现在还是旁人，心中未免得意。

发拉瑟 还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怪感觉——我总不至于有什么大碍事的吧。

柯根嫂 (细看衬衫)上边还滚花边，真象女人的裙子。

发拉瑟 突然发一阵热，又突然发一阵冷。

柯根嫂 (对着发拉瑟，提起衬衫)你可愿意穿穿这件市长老爷的睡衣，发拉瑟？

发拉瑟 (生气地)你的睡衣该死！人家正吓得要命，亏你还抖着件白森森的寿衣给他看，叫人家怎么受得了呵？

柯根嫂 呵，对不起。

[彼得又走进来，从柯根嫂手里夺去衬衫，把它仍旧披在椅背上，接着又回后边房间去了。

彼得 (边走边说)唉，我的上帝，我再也忍不住啦！

① 西俗埋葬死人时话语，大概根据《旧约》《创世记》第二章，神以尘土创造人。

柯根嫂 (对彼得)哦,对不起。

[外边街上工人们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接着是把工具扔在地上的声音,随后一片沉寂。窗外汽油灯光昏暗下去,最后终于完全熄灭。

柯根嫂 (连忙往后边房间跑,以便眺望窗外)修路工人在欢呼什么?

发拉瑟 (虚弱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只要你打一个喷嚏,那个婆娘就要东打听西打听,为什么,什么缘故……我头晕得要命,悔不该一下子就戒了酒。

[小伙子从右首门进来。他约莫二十五岁,长得又高又瘦,脸上有许多皱纹,好象对人生表示永恒的抗议。他鼻子两边粗条纹一直入口,仿佛是一副吊带吊住,免得嘴掉下来。他说起话来,总是那么哭啼啼慢吞吞;兴奋时才说得快一些。他身穿粗蓝布罩裤,打着一根鲜红的领带。他把帽子厌恶地扔在桌上,开始脱他的工作裤。

柯根嫂 (从后边房间赶回来,对小伙子说)外面怎么啦,小伙子?

小伙子 (轻蔑地) 工作停下啦。他们动员工人今天晚上扛着“犁和星”的旗子去示威游行。难道你没听见那些糊涂虫的欢呼声吗?他们过些日子就得来一次政治洗礼,宣誓忠诚“世世无穷”^①。

发拉瑟 (一时愤慨忘记害病的恐惧)干吗把宗教也扯进去呀?依我看,咱们应当尽量尊重宗教信仰,不要把它跟别的事缠

① 这句原文是拉丁文,用在天主教弥撒经文的最后一句,表示永远之意。洗礼也是宗教仪式,表示认罪悔改,重新做人。

在一起。

小伙子（他原在脱工作裤，这时停下手来） 哦，原来你是那么虔诚的家伙，其实你那个虔诚呵，也就是在礼拜天早上去应付应付做个小弥撒！据我看，你们开大会唱起歌来，有关于郇山的，也有关于塔拉的^①。

发拉瑟 不错，难道我们不是爱尔兰人吗？

小伙子（伸出一只手，用职业政治家的口吻讲话）喂，同志，天下根本没有什么爱尔兰人，英吉利人，日尔曼人，或是土耳其人之分；我们大家全部是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人无非是一些分子原子的偶然凑合罢了。

〔彼得手里拿着一只硬领进来。他走到左首的镜子前，开始往脖子上套硬领。

发拉瑟 分子和原子！你以为你能拿什么神秘的分子原子的闷葫芦来唬发拉瑟吗？

小伙子（把声音提高了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你不必害怕，这不侵犯你的教会。我可以告诉你，分子就是几百万原子的钠、碳、碘化钾等等拼凑在一起，根据种种不同的配合，有的凑成花，有的凑成鱼，有的凑成天上亮晶晶的明星，或是凑成我这样一个大有脑筋的人，或是凑成你那个只有小脑筋的人！

发拉瑟（声音更大些）你也用不着扯开嗓门直嚷；喊叫并不能说明一个人有智慧。

① 郡山是犹太首都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上有圣殿。郇山或译锡安，有时也指教会或是天国。塔拉也是山名，古时爱尔兰王公、僧侣、歌者等集会山上，商议大事，十九世纪为政治集会场所。

彼得 (正忙于把硬领往脖子上套)上帝呵,这东西真气人!……

她把这些领子浆得好象是又亮又硬的钢圈!她故意这么做,特地叫我着急。他妈的,我现在光穿汗衫还套不上去,要再穿上衬衫,还怎么能套得上?

小伙子 (大声)跟你讲理是白搭,同志,你所需要的是教育。

发拉瑟 那么,世界是你小伙子和天主一同创造的吧?

小伙子 听到有人这么讲话,我真不敢相信世界已经有了八万万年的历史了。有些人好象刚刚从海边粘泥里爬出来不久。

柯根嫂 (在后边房间里说话)看呐,他们四人一排,现在要开步走了。

发拉瑟 (轻蔑地)分子,哼! (解下身上的围裙)那么亚当和夏娃哪儿来的^①?

小伙子 对呀,他们哪儿来的呢?

发拉瑟 (狠狠地)他们哪儿来,你解释解释?

小伙子 亚当和夏娃!你只能想到他们为止么?难道你以为亚当夏娃以前,世界上并没有人了么? (大声)喂,朋友,你听说过爪哇猿人的骸骨没有^②?

彼得 (把硬领扔在地上)该死,该死,该死!

发拉瑟 (恶狠狠地摺叠他的围裙) 哎,你可就别想叫我发拉瑟相信你这一套胡说八道。

小伙子 我知道你害怕听真理!

① 据《旧约》《创世记》记载:耶和华创造世界,并创造第一对男女——亚当和夏娃。

② 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考古学家在爪哇发现一种猿人的遗骨。

发拉瑟 谁害怕？

小伙子 你！

发拉瑟 滚开，你这爬虫！

小伙子 谁是爬虫？

发拉瑟 就是你，不然你不至于这么胡言乱语。

小伙子 你瞧，科学刚给你指出来，你那脑子里的神原是虚假的，你这个愚昧无知的老野人就急了。好罢，我希望你满心感到幸福，因为现在劳碌汗流满面，才有饭吃！^①

发拉瑟 等着瞧吧，小伙子，总有一天你要跺着脚直着嗓子哀求神甫给你作临终忏悔。可是我不能听你这个傻瓜信口嘲笑万能的天主。不管到我死时，只要想起跟你说过话，我良心就要感到羞耻难过，你这个油嘴滑舌、蒙昧无知的畜生^②，打着红旗的社会主义者！

柯根嫂 （已从后边房间回来，到处转转，东张西望，观摩摆设，现在站在壁炉前，望着炉上面挂的画）我求求你们，发拉瑟，不要讲了；一提起宗教就吵架……（望着挂画）天呵！这女人一丝不挂！

发拉瑟 （凑近前去观看）画下边写的是什么？（读出来）“乔治娜：酣睡的维纳斯。”哦，多么可怕的图画；哦，多么惊人的图画！哦，让人家就这么画她的姑娘，想必是个浪货！

彼得 （也凑近去看，笑得弯下腰来，头稍微向后斜靠）嘿，嘿，

① 据《旧约》《创世记》第三章记载：当年夏娃误听撒旦的引诱，违反禁令，以至夫妇受了必须辛苦劳动的咒诅，在这以前，他们只须从事看守乐园的轻松劳动。此处谓发拉瑟既相信亚当夏娃，当不应为他们的错误而咒诅。

② 原文 Yahoo 是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末一部分“马国”的一种动物，和人长的一样，但残酷、愚昧、自私奸诈，邪恶，人面兽心。

嘿，嘿，嘿！

发拉瑟（愤慨地对着彼得）你嘿嘿个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请问你，你还有道德观念没有？

柯根嫂 天主饶恕我，看这种画是罪过。

发拉瑟 和这张画呆在一个屋子里实在造孽。

柯根嫂（歇斯底里地吃吃痴笑着）看了它以后，我可不好意思

再跟三个男人呆在一个房间里啦。

〔她出去。〕

〔小伙子脱下罩裤，轻轻地一扔，扔在彼得的白衬衫上。〕

彼得（哭声哭气）你往哪儿扔呵？是不是又想逗弄我起急，折磨我？

小伙子 谁想逗弄你？

彼得（把小伙子的罩裤用劲摔在地上）你可别惹我发脾气，我告诉你，小伙子。

小伙子（把彼得的白衬衫也扔在地上）你就是娜拉宠爱的宝贝，也不能事事都由你。

彼得（悲哀地，双眼朝天瞅着天花板）我不说话……我让你任性，总有一天，全慈全善全爱的天主会把你交给天使，把你刺穿了挑到火上去烤，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烧死你，炸死你！

小伙子 这个地道恶毒的老王八蛋，你这个黄胡子死猪！

〔彼得冲到马刀边，拔出刀来就追小伙子，小伙子绕着桌子躲闪；其实彼得并不想真砍他，但是小伙子不敢冒险。〕

小伙子（闪躲着）发拉瑟！快抱住他，这还了得么，让这么一个疯子在屋里要起要人命的大刀来！

〔小伙子由右首那道门冲出房间，砰地一声关上门，把彼得

拦在门里。

彼得 (又擂门又拉门)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可怜我从来都是逆来顺受, 对谁都没有出过恶言。你这个坏东西今天存心挑逗我, 惹我咒骂你, 叫我造孽犯罪, 遭惹末日的审判!

发拉瑟 你干吗要理睬他? 要是他见你不理他, 也就不会说缺德话了。

彼得 我不许他嬉皮笑脸, 挤眉弄眼, 嘲弄要笑我, 我不许他用马路上流氓的下流黑话来骂人! ……他老是想惹我, 不是唱个歌, 就是吹口哨; 要不就是一声咳嗽。你尽管嘲弄吧——我也会笑话你; 嘿, 嘿, 嘿, 嘿!

小伙子 (对着门上的锁眼唱歌:)

祖国的宝贝竖琴呵, 我在黑暗中找到了你,
你被孤寂地锁在黑暗中时间太长……

彼得 (发狂地) 我的天呵! 你听见没有? 他又在唱下流歌逗我!

小伙子 (仍旧唱下去:)

我岛国的竖琴呵, 我骄傲地把你释放,
让你的琴弦见到光明, 自由歌唱!

彼得 (死命擂门) 等我出来非收拾你不可, 我一定要收拾你, 一定要收拾你!

小伙子 (冲着锁眼) 咕咕——呜!

(娜拉从右边门外进来。她是个二十二岁的少妇, 精明能干, 动作敏捷, 精力充沛, 有点急于要爬上上层社会。她脸上刚直的线条, 同她的肥厚诱人的嘴唇和一对温柔的眼睛, 显得

相当不调和。当刚毅果决行不通的时候，她就使用她女性的魅力来征服对方。她身上穿着考究的服装店里定制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银狐围巾。

娜拉（跑进来推开站在门前的彼得）唉，只要我一转身，你们两人就象一对公鸡似地斗起来！彼得舅舅……彼得舅舅……彼得舅舅！

彼得（大声吆喝）哦，彼得舅舅，去他妈的彼得舅舅！难道你认为我应当受他的气吗？我死后不想编进“苦修殉难圣者传”。

小伙子（气愤地冲进房间来）要是你再不想法子稍微管管你那宝贝舅舅，早晚总得来一场出殡，我告诉你，给装在灵柩车上的不会是我！

娜拉（站在彼得和小伙子中间，对着小伙子说）人家刚刚把这个家安排得象一点儿样，你们非得干一点丢人的事，拆我的台不可，难道老是要我跟在你们后面，督促你们，你们才能顾点儿脸面？

小伙子 方才他要着刀追我，你为什么不来看看？

彼得 那你凭什么要骂我是个黄胡子的死猪？

娜拉 要是你们俩不肯彻底改变态度，今后好好遵守家庭的规矩和体统，那么你们就给我搬到别家去住，说不定有人对你们这种打打闹闹还会喝采叫“再来一个”哩！

彼得（对娜拉）你愿意不愿意人家喊你黄胡子死猪？

娜拉 不问对谁，要是你再要那把刀，我只好把刀给你拿过来，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免得不懂得危险的小孩随便碰它。

彼得（走向后边房间的门口）哼，反正我不能让人家骂我黄胡子死猪。

〔他进去了。

发拉瑟 (在试门) 现在开关起来，漂亮轻巧，活象是高级饭店里特等酒吧间的门。

娜拉 (一边铺桌子准备喝茶，一边对小伙子说) 还有，威利，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必须约束一下自己，不要老是刺激老彼得，逗上他的牛脾气来，他什么都不管，就会做出有失正经人家体统的事来。

小伙子 那么你就叫他少管闲事。昨天我念了一点儿詹纳斯基《论无产阶级进化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巩固》，碰上了他，他竟嘿嘿不止地嗤笑。

娜拉 好啦，好啦，我求求你，不要再讲啦。杰克马上就要回来了，我可不能让你跟彼得舅舅永远闹个没完，吵得他每晚不得安静。(对发拉瑟)哎，锁装好了吧，古德先生？

发拉瑟 (开门关门) 你瞧，比全新的门还要好，克里塞罗太太。差不多可以自己开关啦。

娜拉 (付给他一个钱币) 你真有办法，这够你打几品脱酒？

发拉瑟 (严肃正经地) 一品脱都不去打，克里塞罗太太，发拉瑟现在戒酒啦。你尽管站在那儿，不断地喊着说：“来一杯麦芽酒，发拉瑟；发拉瑟，喝一杯，”尽管你从元旦喊到除夕，也没法子打动发拉瑟的心，这好比你对着死了的聋子吹小锡笛，一点用处也没有。

〔正当娜拉关门开门地试门的时候，蓓苦·柏泽斯太太到门口来了。她四十来岁，身子非常壮实。她的脸上有一种倔强顽固的表情，由于劳苦生活的折磨，显得更冷酷了，因为喝了酒，带着三分粗野。她轻蔑而不怀好意地瞧了娜拉好半天，然后才开口。

蓓茜 门上装上新锁啦……害怕穷街坊闯进来偷东西……(大声)也许人家比您少奶奶还正派得多呐……说什么不让孩子在扶梯上玩……说什么吵得您少奶奶心烦……连蓓茜·柏泽斯夜间喝几口，唱唱赞美诗，你都要叨唠……(她踏进一步，半站在门槛上，嚷叫起来)蓓茜·柏泽斯爱他妈的什么时候唱，就什么时候唱！

[娜拉想关门，但是蓓茜用力把门推开了，双手抓住娜拉的肩膀，直摇晃她。]

蓓茜 你这浓装艳抹的小娘子，哼，我真想打烂你这张粉脸！

娜拉 (惊慌已极)发拉瑟，发拉瑟！

发拉瑟 (跑过去，拉开了蓓茜的手)得啦，得啦，蓓茜，蓓茜，克里塞罗太太怪可怜的，随她去吧；她从不得罪别人，也不管别人家的事。

蓓茜 那她为什么老是说话夸耀自己，在大庭广众间大摇大摆，神气活现？

[娜拉吓得倒在长沙发上，这时杰克进来了。他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高个子，身材匀称，脸上没有娜拉那种倔强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个野心勃勃却又没有魄力的人。]

克里塞罗 (激动地)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

发拉瑟 没什么，杰克，没什么。现在已经没事啦。走吧，蓓茜，走吧。

克里塞罗 (对娜拉)出了什么事，娜拉？她跟你说什么啦？

娜拉 她信口漫骂，我只是叫她回自己的房里去；不料她象母老虎似地一头扑过来，几乎要吃掉我！

克里塞罗 (走到门边对蓓茜)回到楼上你自己家里去，柏家嫂子，不许你打扰我的妻子，不然，我就要对不起你了。……

走呵，走！

蓓茜（克里塞罗把她推了出去）你睁眼瞧瞧往外推的是什么人……无论怎么说，我还经常上礼拜堂去做祷告……不象有一种人，大教堂，礼拜堂，聚会所都不去，……好吧，等我儿子从战场上回来，他会给我伸冤出气的。

〔发拉瑟同蓓茜下，克里塞罗把门关上。

克里塞罗（走到娜拉身边，伸胳膊搂她）好啦，别理会那老家伙。娜拉，亲爱的，不久我就要叫她不敢再来纠缠。

娜拉 总有一天，趁我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她会闯进来，那就不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来。

克里塞罗（吻着她）哦，不必害怕，她不敢做什么的。等明儿她酒醒后我找她谈一下。只要我去跟她一说，准保叫她吓得规规矩矩，以后再也不敢胡闹。

〔娜拉起身摆茶桌。她看到扔在地板上的罩裤，站住瞧了一下，然后转身对小伙子——他正在火炉边阅读詹纳斯基的“论文”。

娜拉 威利，这是你放罩裤的地方吗？

小伙子（起身捡起罩裤）哦，这对于地板总不至于有什么碍事吧，是不是？

〔他拿着罩裤走进后边的房间。

娜拉（喊着）彼得舅舅，喂，彼得舅舅；茶准备好了。

〔彼得和小伙子从后边房间上，大家坐下来喝茶。彼得身穿农林军^①的全套制服：绿色上衣，滚金边；白色裤子，长统

① 农林军是爱尔兰一种兄弟会组织，原来是一个爱国团体，反抗英国统治，但是到了一九一三年，爱国志士组织志愿军，农林军拒绝参加。

靴，有花边的衬衫，他手里拿着一顶垂边帽，上边插着一根鸵鸟的白羽毛，还手捧着他的军刀。大家默默地喝着东西，一言不发，小伙子拿藐视的目光，偷偷溜了彼得一眼。彼得知道小伙子在瞧他，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小伙子（挑逗地）再来一片面包吧，彼得舅舅？

〔彼得保持着庄严的沉默。

克里塞罗 今天夜里一定是个大集会。咱们应该去参加，娜拉。

娜拉（决断地）我不去，杰克，你要去，你自己去好啦。

〔静场一阵。

小伙子 还要点糖吗，彼得舅舅？

彼得（突然爆发）我问你，你是不是又想来惹我？

娜拉 喂，彼得舅舅，你老人家又何必这么大火气，威利不过问问你，要不要糖罢了。

彼得 他才不管我要不要糖呢，他无非是想借此挑逗我！

娜拉（生气地，对小伙子）你由他去好不好，威利？他如果要糖，自己会伸手去拿！

小伙子（对彼得）那么，如果你要糖，你自己可以伸手拿！

克里塞罗 今天夜里布里南自从升任上尉以来还是第一次有机会出风头呢——至于问为什么要选他当上尉，那只有天知道。我想瞧瞧他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市民军”前头，擎着犁和星的大旗，一定很有意思。（故做滑稽地瞅瞅娜拉）他以前对于你还热过一阵子呢，是不是，娜拉？

娜拉 可能是……不过我从来就不喜欢他，我总觉得他这人有点儿蠢。

小伙子 好哇，现在他们又要糟蹋那面旗子了。

克里塞罗 (抗议地)为什么是糟蹋?

小伙子 (辛辣地)因为这是工人的旗帜，不是给玩弄政治把戏预备的，……旗上画的那个耕犁和天上的犁——北斗星，要不是指着共产主义还是什么?只有当我们在街上修起堡垒，为着工人共和国战斗的时候，才能够打这面旗子。

彼得 (嘲笑地一喷)屁——吁。

小伙子 (生气地)你在屁吁个什么?你的脑袋瓜跟木乃伊的脑袋瓜一样。(起身)我不如就走，趁早找个好地点，看看爱尔兰战士们的行列。

[他走进左首房间，回来时戴上便帽。

娜拉 (对小伙子)喂，威利，你出门前先把衣服刷干净。

小伙子 可以啦，不刷也行啦。

娜拉 得要刷刷;刷子就在那边柜子里。

[小伙子叨叨咕咕地走到柜子边，找到刷子，开始刷衣服。

小伙子 (一边刷衣服，一边对着彼得唱：)

哪儿呵，竟有这种卑贱的奴隶?

绑在该死的锁链里，

他本可以挣断捆绑，但他呀，

却愿意在铁链下慢慢地憔悴!

我们脚下踏着祖国的大地，

头上迎风招展着绿旗，

身旁有我们忠实可靠的朋友，

面前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彼得 (勃然大怒，猛然跳起来)听着，小伙子，我最后一次警

告你，你要再对我这样讥笑讽刺，来回唱着轻蔑骂人的小调，我可不答应了。你惹我发火，叫我动造孽的念头，说犯罪的话。你害得我灵魂上沾染上了罪孽！（歇斯底里地抓起一只茶杯要往小伙子身上扔去）天呵，我……

克里塞罗（抓住他的胳膊）喂，喂，这不行，这不行！

娜拉 彼得舅舅，彼得舅舅，彼得舅舅！

小伙子（站在门口，准备出去）简直是一个恶毒的老坏蛋；瞧他这副样子，真象墨西哥军队里一个小班长的私生子的私生子①！

〔下。

彼得（哀诉地）这小子把我惹上火自己跑啦。把我气成这样子，我在开会游行时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娜拉（跳起身来）得啦，看在老天的份上，拿着，挂上你的刀，开你的会去吧。让我们至少安静一小时！

〔她把军刀挂在彼得皮带上。

克里塞罗（恼怒地）唉，赶快打发他走吧，娜拉。

彼得 你们是不是全要存心糟蹋我？

娜拉（给他带上有羽毛的帽子）嘘——嘘——嘘。好啦，帽子也戴上了，万事大吉；走吧！

〔她轻轻地推他走。

彼得（他走了，可是到门边又掉过头来）不过，要是那小伙子……

娜拉 走吧，走吧。

〔他下。

〔克里塞罗在长椅上坐下，点上一支烟卷，若有所思地望着

① 墨西哥军装五颜六色，小伙子借用它来讥笑彼得的服装。

炉火。娜拉收拾桌子，把杯盘端到五屉柜上去。一阵沉默，她很快地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娜拉（温柔地）在想什么呵，杰克？

克里塞罗 我吗？嗯，我没想什么。

娜拉 你在想念今天夜里的……大会……杰克，没结婚以前，我一叫你去开会，你总说，“得啦，开什么鬼会，”还说在欢呼的人群中，我不在场你就寂寞。现在结婚还不过一个月，你就觉得离开你的会就不行了。

克里塞罗 得啦，叨唠个没完啦。听你说话的意思，倒好象你一向鼓励我多开会似的，其实你老是跟我嘀咕，要我退出市民军，现在我退出了，这总该叫你满意了吧。

娜拉 不错，你是退出了市民军——这是因为人家没让你当上尉，你生气了。可不是为了我，杰克。

克里塞罗 不管是不是为了你，反正叫你称心如意了就行呗！我并没有忘记今天是你的生日吧？（他伸开胳膊搂住了她）你喜欢不喜欢那顶新帽子？告诉我，你喜欢不喜欢？

〔他一连地吻她好几次。

娜拉（激动地）杰克，杰克；听我说，杰克！我想你对这一套早就腻了。

克里塞罗 那么，现在就让你知道，要我腻还早着哩。克里塞罗夫人不要人家亲她，是真的么？（他又去吻她）我的红嘴唇的小娜拉！

娜拉（娇嗔地推开搂着她的胳膊）哦，是的，你高兴时，你的红嘴唇的小娜拉就是你甜蜜的小亲亲；不过每天清早，你的红嘴唇的小娜拉，还得照样给你刷靴子。

克里塞罗（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姿势）好吧，要要小脾气，咱就

都要小脾气！

〔静场。〕

娜拉 看来大概还是你自己想要脾气！人家还没开口，你就跳起来了。

克里塞罗 这能怪我么？我好好地跟你讲话，你偏要说些恶言恶语。

娜拉 要别人的思想总是恰好合你的心意，这也太难啦。

〔静场。〕

娜拉 （站起来）要是象一对古怪的木乃伊似地，老是闷坐在这里浪费时间，那我还不如去缝件什么，或是收拾收拾屋子。

〔她等待地望着他一会儿；他不开口，她敏捷地偎倚着他一坐，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

娜拉 （恳求地）呵，杰克，别生气啦！

克里塞罗 （固执地）生气？我不生气，我一点儿也没生气。是你自个儿开的头。

娜拉 （妩媚诱人地）我本来没想说什么不好听的。是你一下子就火了，杰克。（改用平常的声调，好象他们并没有吵过一样）你今天还没发给我每天晚上的配给哩。

〔克里塞罗默默取出两支烟来，给点上了火。〕

娜拉 （没话找话）现在这幢屋子多清静；他们一定都出去啦。

克里塞罗 （简短地）或许是吧。

娜拉 （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早就想给你看看我的新帽子，看我戴上合适不合适。你要不要看？

克里塞罗 我无所谓。

〔娜拉压制了自己，没有还他一句尖刻话，犹豫了一会，然后拿来帽子戴上，站在克里塞罗面前。

娜拉 喂，克里塞罗先生，你看看我的新帽子怎样？

克里塞罗 你戴上很合适，娜拉，很和谐。

〔他站起身，把手放在她的下巴底下，抬起她的脸来。她顽皮地瞧着他。他弯下身子吻她的嘴唇。

娜拉 好啦，坐下，今天晚上不许再跟我生气啦。

〔他们坐下。

克里塞罗 （双手搂着她）我的红嘴唇的小娜拉！

娜拉 （撒娇地扭着身子往他身上一靠）杰克！

克里塞罗 （把她搂得更紧了）嗯！

娜拉 自从我们蜜月以后，你还没有给我唱过一次歌哩。现在给我唱一支，……来，杰克！

克里塞罗 唱什么呢？《自从梅琪走了以后》怎样？

娜拉 呵，不，杰克，别唱那个；那太凄凉了。唱《当你说你爱我时》。

〔克里塞罗清了清嗓子，想了一会儿，开始唱起来。娜拉的一只胳膊搂着他，头靠在他胸膛上，快活地倾听着。

克里塞罗 （以《你我年轻时，梅琪》的歌调，唱出下列歌词：）

紫罗兰在林中散发花香，娜拉，
正在向蜜蜂儿卖弄秋波，
当我第一次说我只爱你，娜拉，
你也说你只爱我！

栗树花在林中空地上盛开，娜拉，

有一只知更鸟歌唱在枝头，
当我第一次说我只爱你，娜拉，
你也说你只爱我！

金装的水仙灿烂发光，娜拉，
在草地上临风舞步婆娑；
当我第一次说我只爱你，娜拉，
你也说你只爱我！

树木，小鸟，蜜蜂合唱一支歌，娜拉，
歌唱更销魂的幸福快乐，
当我第一次说我只爱你，娜拉，
你也说你只爱我！

〔娜拉吻他。〕

〔右首门上有敲门声；他们凝神听了半晌。娜拉紧紧地偎着克里塞罗。又是一声敲门声，比第一次敲得更急。〕

克里塞罗 这会儿会有谁来呢？

娜拉 （有点紧张不安）别理睬他，杰克；过一会儿他就走啦。

〔又一次敲门声，接着有个人在喊叫。〕

声音 大队长克里塞罗，大队长克里塞罗，您在家吗？康诺礼将军^①派人送信来了。

克里塞罗 他妈的，原来是布里南上尉。

娜拉 （焦急地）别理他，别理他，杰克。不要打断我们安静的

① 原任爱尔兰工会总书记，兼任市民军总司令，领导武装起义失败后殉难。

幸福……就假装我们不在家好啦……今天夜里让我们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你和我！

克里塞罗（安慰地）不要害怕，亲爱的，去问问他干什么来的，问完就打发他走。

娜拉（颤抖地）不，不，别，杰克；别开门。我求你，听你的小娜拉的话吧！

克里塞罗（站起来开门）别胡闹，娜拉。

〔克里塞罗开门。走进来一个青年人，身穿爱尔兰市民军的全副武装——绿色制服；绿色垂边帽，帽子的一边有一个红色手形小徽章，身披武装带，枪袋里插着一把手枪。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进来后对克里塞罗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这位青年人是布里南上尉。

布里南（把信递给克里塞罗）康诺礼将军的紧急命令。

克里塞罗（读命令，当他读的时候，布里南的眼睛盯着娜拉，娜拉垂头丧气地坐在长沙发上）“兹命令大队长克里塞罗率领爱尔兰市民军第八营，今晚九时集合赴会。务须携带全部配备，每人带二日干粮，五十发子弹。午夜二时，部队从自由厅出发，向都柏林官堡搜索挺进^①。——总司令 康诺礼将军。”

克里塞罗 我不明白，康诺礼将军为什么管我叫大队长。

布里南 参谋部任命您做大队长，康将军批准了。

克里塞罗 这是几时决定的？

布里南 两星期前。

① 当时武装起义原来伪称演习，由假成真，都柏林官堡是英国政府所在地，从十七世纪起就是镇压爱尔兰人民的军政机构。

克里塞罗 那怎么没通知我一声？

布里南 有通知……还是我亲自送来的。

克里塞罗 那，那你交给谁啦？

布里南 （停了一下才说）好象是交给坐在那儿的克里塞罗夫人。

克里塞罗 娜拉，您听见没有？

〔娜拉不吭声。〕

克里塞罗 （声音显得严峻了）娜拉，……上尉布里南说康诺礼将军有封信给我，他把信交给你，……信在哪儿呵？你弄到哪儿去了？

娜拉 （跑到他身边，伸出双臂恳求地抱着他）杰克，我求你，好杰克，只要你今天夜里不出去，我就告诉你，我一五一十都说给你听，……把他打发走，跟你的红嘴唇小娜拉留在家里。

克里塞罗 （扳开她那搂着他的双臂）现在不是搞这一套的时候，我要知道你把那封信弄到哪儿去啦？

〔娜拉慢慢走回沙发边，坐下。〕

克里塞罗 （生气地）你为什么不把信交给我？你把信搞到哪儿去啦？……（他直摇她的肩膀）信呐！

娜拉 （狂怒起来）我把它烧了，我把它烧了！我把它烧啦！难道你心上只有康诺礼将军和市民军？难道你的家只是你回来睡觉休息的地方？难道我只是供你夜晚玩弄的消遣品？你这虚荣心总有一天毁了我，也毁了你自己。……现在你起劲了，因为人家让你当官了，你就把你作的事情变成了光荣的事业，而你的红嘴唇的小娜拉呢，就只好独自坐在这儿，守着漫漫黑夜的寂寞！

克里塞罗 (凶狠地) 你把信烧了吗? (他抓紧她的胳膊) 好哇, 我的太太……

娜拉 松手……你捏疼我啦!

克里塞罗 活该……你记着, 今后任何我的信件必须交给我……听见没有——必须交给我!

[他走到五屉柜边, 找出一条武装带披上, 又把手枪放在手枪套里。他戴上帽子, 朝着娜拉望了一眼。在这说话和克里塞罗穿戴的时候, 布里南轻轻地打口哨, 吹着《士兵之歌》。

克里塞罗 (在门口, 准备出去) 你用不着等我。我即使回来, 早晨六点钟以前也是回不来的。

娜拉 (恼恨地) 就是永远不回来我也不管!

克里塞罗 (对上尉布里南) 走吧, 内特。

[他们下; 一阵寂静。娜拉从头上摘下帽子, 赌气地把它摔到房间的另一头。这时右首突然有一声轻微的敲门声, 门开了, 莫尔瑟走进房来。她有十五岁了, 但看起来只有十岁左右, 由于得了肺痨, 身子被摧残得又瘦又小。她的样子可怜巴巴的, 异常憔悴, 行动无力, 时常咳嗽。她走到娜拉身边。

莫尔瑟 (对娜拉) 妈妈开会去啦, 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寂寞极了, 所以下来看看你肯不肯让我陪你坐一会。我想也许你一个人不会去开会……我非常害怕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忽然死去。……我老在羡慕你, 克里塞罗太太, 你的身体那么好, 又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家。我有时就想, 我的身体会不会有一天好起来, 也能给个男人管管家。哦, 这大概又是一批开到前方去的爱尔兰部队^①。

^① 爱尔兰人应征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莫尔瑟话还没说完，远远地响起了军乐声，欢送一团士兵上船开赴前线。乐队奏的是：《要走漫长的路程才到蒂珀雷里》^①；当乐队奏到这支歌曲的合唱部分时，队伍已经走上娜拉房前的那条街道，可以清楚地听见士兵们雄壮的歌声。

要走漫长的路程才到蒂珀雷里，还得走漫长的路程；
要走漫长的路程才到蒂珀雷里，回去找心上的爱人！
再会，毕加地丽，再会，莱斯特广场^②。
要走漫长的路程，才到蒂珀雷里，但我的心呀就在那里！

〔娜拉和莫尔瑟默默倾听着。当合唱唱完，乐队声也愈来愈远的时候，蓓茜·柏泽斯在右首门口出现了——那门方才莫尔瑟进来时忘记带上。

蓓茜 （对着房间里边说）看，男人们全走啦，他们迈进危险恐怖的阴暗之中，剩下来的只是些爬来爬去的虱子，吸尽了地上的脂膏，但是你们逃不了夜间的飞矢，白天的瘟疫^③……贵妇人也好，贱妇人也好，都将分散四方^④，好比黑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流行于英国部队间的歌曲。蒂珀雷里是爱尔兰南部郡名。此歌来源不可考，相传为爱尔兰人杰克·贾奇所作，在大战前一二年印行，似与战争无关。

② 伦敦市著名地名，毕加地丽是繁华地区，群众娱乐场所；莱斯特广场在市中心，有爱尔兰人侨居该地。

③ 可能是引用《旧约》《诗篇》九十一篇，五一六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④ 十九世纪后半期，爱尔兰人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连年的饥荒的情况下，全国人口减少一半，或是饿死病死，或是流亡国外。《圣经》原文原指犹太人分散于四方。

暗中的灰尘！

〔蓓茜走了；娜拉偷偷溜过去，把门悄悄掩上。她走回沙发边，疲惫地倒在莫尔瑟身旁。

莫尔瑟（缄默了一会，咳了一声）克里塞罗太太，头脑还有点儿清醒的人，这世界上难道连一个都没有了么？

幕 落

第二幕

〔街角上一家宽敞的酒馆，街上在举行大会，群众正在倾听第一号讲台的讲话。观众所看到的是酒馆朝南的角落。柜台，从后面约莫有台面四分之一宽处起，伸展出来长达舞台的三分之二，回转向左隐没。柜台上放着啤酒龙头、酒杯和一个玻璃水瓶。后面剩下来的四分之三，则是个又高又宽的窗户，装有两大块玻璃板。窗边右首设有一个小小的雅座，装上隔板，好象是个柜子。雅座旁边有一道双扇转门，通着屋子那一头。再往前是座架子，主顾可以在上面放放酒杯。窗户底下有个铺着垫子的座位。柜台后边尽是些架子，摆成了一溜，观众看得见架子上一排排酒瓶的排头或排尾。酒保正在抹着观众看得见的那一部分柜台。路茜站在柜台前，手里摆弄着吃剩的半杯威士忌酒。她是个二十岁的姑娘，长得结实，身材适中；漂亮而举动轻佻。她身穿一件乳酪色罩衫，开着显然是卖弄风骚的领口；上边加有一件灰色苏格兰呢上衣，脚上穿的是棕色鞋袜。她的罩衫和大部分上衣都被一条黑色大围巾遮住了。她没有戴帽子，头发上花丽狐哨地别着一枚亮晶晶、不值钱的假珠宝头饰。

〔时间距上幕一小时以后。

酒保（抹着柜台）今儿晚上你那一行没有多少收入了吧，路

茜？

路茜 真倒霉，连半个子儿都没处捞啦，汤姆。今儿个晚上，谁也不肯多看漂亮姑娘一眼啦……他们都是那么一本正经的。人人绷着脸，排得整整齐齐地来开会。说不定你还以为他们是一伙堂堂皇皇的圣徒，一队了不起的殉教者，正在游天堂的大街哩。人家都在想正事儿，可比姑娘的袜带子高尚多啦……开会的排场倒是不小；一共搭起了四座讲台——瞧，窗子外边紧对过就是一座。

酒保 哦，是的；演说的人要是靠（他用手比划着）这边一点，你在这儿就能看见他的人，他哇啦哇啦说的话，差不多句句都听得见。

路茜 说起来我可不轻松，每星期得凑上五十个先令来应付吃、住、洗衣服，要是你带个朋友回家过过夜，房东还要敲你一金镑……唔，要是我能够攒下两三个金镑，搞一套派头大一点的行头设备，那就什么事儿都要好多啦——

酒保 嘘，我们先听听他讲些什么。

〔窗口上出现一个高个子的人影，正在向群众讲话。酒保和路茜望着窗外，倾听。

那人的声音 看到爱尔兰人手里拿着武器，真是一件叫人感到光荣的事情。我们必须习惯于想到武器，必须习惯于观看武器，必须习惯于应用武器……流血本是一件圣洁的事情；一个民族如果把流血当成最可怕的事，那个民族就没有出息了……有好些事比流血更可怕，当亡国奴就是其中之一！

〔人影右移，终于看不见听不见了。

路茜 我对你说，外边那个人讲的，可真是一点也不错。

酒保 我要是年轻一点，一定也投身他们火热的斗争！

路茜（还在望着窗外）哦，有两个家伙又跑来加油啦！

〔彼得和发拉瑟吵吵闹闹地走进来。他们俩满脑子想的都是刚才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心里乱，脑子热。他们感触太多，所以喝酒也好，讲话也好，都是那么激昂慷慨。彼得带头走向柜台。

彼得（唾沫星乱蹦地对酒保说）来两小杯……（对发拉瑟）一遇上这样盛会，我就觉得简直可以把爱林湖喝个一干二净！

发拉瑟 在这种时刻，一个人只能感觉到，从心里冲起一股勇气，必须挺身而出，为着真理战斗，那管它结局可能是两脚颤抖地走向断头台，或者是耳朵边只听见远处低沉的枪声响成一片，弹雨纷飞，一下子或许叫你身体里那条苟延残喘的小命出了窍！

彼得 我一听见乐队奏起《士兵之歌》就觉得热辣辣地梗住了喉咙，就想起上一次听这音乐的情景，那时候大家排好队伍开步走，老百姓夹道眼睁睁地盯着我们，我们带着都柏林的骄傲和决心，开向华尔夫·托恩^①的坟墓。

发拉瑟 都柏林人只要一发动起来，担保拼到底，百折不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不象那些没头脑的乡下佬，一碰上人家透露一点儿让步的意思，就泄气缩回去了。

彼得（火急地对酒保说）再来两杯，汤姆……（对发拉瑟）想起当年的旧事，眼下老百姓吃的各种苦头，全在我的脑子里翻

① 华尔夫·托恩(1763—1798)，爱尔兰革命领袖，于法国大革命时向法国借兵解放祖国，舰队不幸遇了暴风。他被捕后自杀殉国，爱尔兰人民为他举行公葬。爱尔兰现在的三色国旗(白，绿，橙黄)，就是当时法国人民赠送给爱尔兰的。

腾……我现在浑身有一股劲恨不得马上就去拼一场！

发拉瑟 尽管在人堆里挤的慌，我还是好好地听着演讲，讲的话滴沥滴沥地落在人民的头上，好比是雨淋在谷子上；我心里一点儿坏念头都没有了，我对我自己说，“发拉瑟，你现在就是死也甘心啦，因为你已经看到过去的梦想现在已经体现在活人的身上了，如果说我们几世纪来一丝丝勇气都没有，那么现在我们可是恰恰相反了！”你瞧瞧这儿。（他冲着彼得的脸伸出胳膊来，卷起袖子。）我脉管里的血正在沸腾哪！

〔高个子人影又在窗框上出现了，正在对人民讲话。

彼得 （太兴奋，没有注意到演讲人影子的出现，还在对发拉瑟说）我真急着要拔出我的刀，举起来抡几下——

发拉瑟 （压住彼得的话）喂，能不能停一会儿胡扯，让我们听听他的！

那人的声音 爱尔兰志愿军和市民军诸位战友同志们，我们欢欣鼓舞地迎接这场恶战。大地那颗古老的心，正需要战场的红酒来温暖……我们对于上帝从来没献过这么庄严的祭礼：几百万人的生命，甘心乐意为祖国捐躯。我们大家必须准备好，就在这场同样光荣的牺牲中，随时倾倒出同样的红酒，因为没有流血，决没有救赎！

〔人影移开，又看不见听不见了。

发拉瑟 （一口喝下杯子里的残酒，往外就冲）喂，走吧，赶不上就太可惜啦！

〔彼得不慌不忙地喝完他的酒，出去时用手背揩揩嘴，正碰上小伙子从外边进来。他立即象只小公鸡一样直起身子，下巴往外一挺，恶狠狠地板起面孔，大踏步走出去了。

小伙子 （在柜台前）快来一杯麦芽酒，天啊，赶快压压惊，看到

刚才出去那鬼东西真叫人吃惊！

路茜（认真招揽生意，走到柜台前，挨着小伙子一站）也给我来一杯，汤米；（对酒保）这位年轻先生的眼神早就也给我要了一杯。

〔酒保把小伙子的酒端来放在柜台上。路茜一手夺了过去。〕

酒保 哟，慢一点，慢一点，路茜！

路茜（对酒保）慢点什么呀？你没有听见这位年轻先生说，他怎么会不理睬一位好端端的小姑娘呢。（对小伙子）是不是，朋友？（小伙子一言不发）汤米，可不就是这样吗？只有我路茜会打量年轻人，猜得透他的心事。是不是，朋友？

〔小伙子不安地动一动，把身子挪开一点，便帽往下拉到眼睛上。〕

路茜（跟着他挨过去）外头开的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会。好啦，为着我们的自由而战斗，这究竟是大家共同的职责呀。

小伙子（对酒保）请再来两杯。（对路茜）自由！要是没有经济自由，自由还有什么好处？

路茜（赶忙指手划脚地加强语气）你方才进来前，我就这样说；我说：“一大群骗子，他们懂什么自由，连亲娘给的自由都还不懂得哩。”……（对酒保）我不是说过吗，汤米？

酒保 不记得啦。

路茜 呀，你哪能会不记得。我就记得你自己还说，“还不是空闹一阵子。”接着我就说，“管它闹也好，不闹也好，可别指望把我路茜·勒蒙卷进去，这种自由连摸彩卖的蹩脚货都不如，还值得进行什么斗争！”

小伙子 工人所要的只有一种自由：控制生产手段，兑换率和

分配手段。(拍拍路茜肩膀)喂,同志,明天晚上我带本书到这儿来给你:詹纳斯基的,《论无产阶级进化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巩固》。

路茜 (把大围巾扔到柜台上,露出一个道道地地的敞领,露出一大片酥胸)倘若一个青年人来找路茜,他朝思暮想的不是姑娘的透明丝袜子底下的大腿曲线,却是什么旁的事,那未免太让人伤心啦。

[小伙子吃了一惊,把身子又挪开一点。]

路茜 (靠上去)在外边公园里,夏天晚上暖洋洋的,找块背阴地方,和你那亲爱的小媳妇,亲嘴呀,搂抱呀(她的胳膊企图搂住他的脖子),亲嘴呀,搂抱呀。

小伙子 (惊慌)喂,你干什么呀?别来这一套,别来这一套。我的事情挺多,哪有工夫跟娘儿们胡搞!

[他扭转身子,但是路茜跟上去,面对面挡住他。]

路茜 哦,小乖乖,哦,害臊的小乖乖!从来没拉过妈妈的手吧,哪懂得怎么逗弄小姑娘!(她摸摸他的下颏)撩撩他的下巴颏,撩撩他的下巴颏!

小伙子 (挣脱身子往外跑)呸,去你的吧;我不跟你这种姑娘打交道!

路茜 (生气地)天哪,有些人真应该关进修道院,到过节的日子还要拜神念经,断绝七情六欲!

小伙子 (在店外)咕咕——呜!

[彼得和发拉瑟又进店来,后边跟着柯根嫂,抱着一个婴孩。他们走到柜台前。]

彼得 (气得伤心)那个坏透了的小伙子,每回见到我总要气气我!你听见他走过去时叫一声“咕咕”没有?

发拉瑟 (不耐烦) 我才不老是竖起耳朵来专听别人嘁嘁喳喳嚼舌根呢！我做人的本分是，绝对不发脾气，除非再忍下去就要吃亏。“咕咕”这句话又能给你吃什么亏呢，你说？^①

彼得 (痛苦地) 这话本身倒没什么，就是他说话的那副腔调气死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老是嘟嘟囔囔哆哆嗦嗦的怪腔，就象吹笛子的变调一样！

发拉瑟 嘿，就算他拿支大喇叭来变变调，那又有什么？(对柯根嫂) 你想喝什么，大婶子？

柯根嫂 哎，一小杯麦芽酒，发拉瑟。

发拉瑟 (对酒保) 来三小杯，汤米。

〔酒保端上酒来。〕

柯根嫂 (喝酒) 农林军的衣裳真叫漂亮！告诉你，我看哑剧也没看到过比这更漂亮的……衣裳最吸引人的地方，照我看，就在那一根鸵鸟毛……你们排队走过去那会儿，我看这些羽毛摇摇摆摆，一起一落，仿佛每个人都被绳子吊了起来，两只眼朝上翻，两条腿抽搐个不停，呼哧呼哧地直喘气，正准备为爱尔兰送命呢！

发拉瑟 倘若他们中间果真有人被绳子吊起来，那也不会是为着爱尔兰！

彼得 难道你也学小伙子的样，气起我老头子来？眼下还活着的人里头，没有多少人二十五年来年年不断地朝拜波登斯镇^②的。

① “咕咕”原文有几种意思，或是指傻瓜（莎士比亚剧本），或指杜鹃，或指这种鸟的叫声。小伙子在这里暗骂彼得是傻瓜。

② 烈士托恩坟墓所在地，爱尔兰人年年举行谒陵。一九一四年六月，爱国志士曾在陵前宣誓统一反英武装力量——市民军和志愿军——以便起义。

发拉瑟 你老是吹嘘怎样上波登斯镇去拜陵。难道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到过波登斯镇？

彼得 （诉苦地）我不是在吹；我年年都从托恩陵上摘下一片树叶，你不信，我现今的祷告书里就夹满了树叶。

发拉瑟 （藐视地）说起来，我对于在祷告书里夹满常春藤叶子的人，倒是有恰恰相反的看法，这种做法，简直是要抢神父饭碗，还拼命装模作样，真象是头顶上罩着亮闪闪的北极光，比圣徒头上的光轮还要堂皇！（气冲冲地）妈的，你就是成天睡在波登斯镇，那又有什么了不起！要叫我发拉瑟来说，你尽管早晚三顿饭都搬到陵上吃去好啦！

柯根嫂 哦，天啊，你们可别吵起架来；我不过说说这样的衣裳多好看——比苏格兰裙子好得多，因为，上帝饶恕我，我总以为男人穿裙子，太不成体统啦。

发拉瑟 呃，说得对，你看到这种穿裙子的人心里就会想，到底是人跟衣裳开玩笑，还是衣裳跟人开玩笑！

酒保 喂喂，大家说话小声点好不好？我们这儿可不要吵吵嚷嚷的。

〔小伙子进来，后边跟着蓓茜·柏泽斯。他们俩走到柜台的另一头，眼睛可盯着发拉瑟这帮人。

小伙子 （对酒保）两杯麦芽酒。

彼得 你看他又来啦；我早就料到他过一会儿就会跟进来的。

蓓茜 （话虽对小伙子说，不过是讲给发拉瑟那帮人听的。）我就是始终搞不通，有人自称为天主教徒，但是对信奉天主教的可怜的小比利时，却是一点儿也不肯帮忙^①。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侵占了比利时，从该处包抄法国。

柯根嫂 (提高嗓门) 那么信奉天主教的可怜的小爱尔兰，又有谁管呢？

蓓茜 (朝着柯根嫂) 别管闲事，大婶子，还是喝你的酒吧，免得丢丑现眼。

彼得 (焦急地) 别理她；别理会她。她无非是气闷得想找个人斗斗嘴。

蓓茜 我心里一阵阵气往上撞，都要气破肚皮了，想想所有可怜的汤米^①，我的儿子也在里头，他们浸在水里，泡在血里，冒着枪林弹雨摸索前进，出生入死卖命！那班活蹦乱跳、前程远大的年轻人，现在献出自己光溜溜的躯体，被撕成血淋淋的碎块，正摆在上帝亲手替烈士搭成的祭坛上！

柯根嫂 你看，明知道有些人把一大杯威士忌，看得比天上的圣人还要重，却只能一言不发地低头听一个婆娘瞎胡扯，这好受不好受。

发拉瑟 嘘，她一灌上几口总是这么刻薄，这么狠嘴毒舌的。要免得她拿恶意伤人开心过瘾，一般明理人对付这种女人最稳妥的办法是：根本不跟她照面。

蓓茜 如今看到有些妇女在外边逛荡，真叫人叹气……孤零零一个女人，勾搭上一群男人随便喝酒，那能是妇道人家的好榜样？……女人跟女人喝酒，那是一回事，女人单独喝酒，她还是个女人——没到岁数的小姑娘，自然另当别论——可是一个结了婚的中年妇女，招惹了一群男人，那不成了不守本分的臭老梆子了。

小伙子 (对蓓茜) 我一想起摆在工人面前的一切问题，再来瞧瞧这些老家伙穿戴得花花绿绿的到处闯，仿佛从玩具铺出

① 指普通英国士兵。

来走迷了路的木偶似的，简直叫我恶心。

彼得 天哪，那该死的小伙子在酒馆那头远远地刺激我，真把我气死了！

柯根嫂 （用手指头蘸点威士忌酒，润湿婴孩的嘴唇）我柯根嫂在那房间住家也快二十五年啦，除去向街坊问候问候，打打招呼，从来就不过问张三李四的闲事；我可知道有一种人，非得象卫兵站岗似的，盯着人家的一举一动才称心如意。

〔蓓茜刚要答话，窗口上又出现了高个子黑人影，传来了演讲人热情的讲话。

那人的声音 以往的十六个月，在欧洲历史上是最光荣的一页。世界上又出现英雄主义了。战争固然可怕，可并不是一件坏事。爱尔兰人民害怕战争，那是因为大家不认识它。爱尔兰没有体会过战争的兴奋愉快，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战争倘若光临到爱尔兰，爱尔兰必须欢迎它，把它当作天主差来的天使！

〔人影移开，话声也听不到了。

小伙子 （对着全场的人们）这是麻醉剂，鸦片。只有为了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的那种战争，才是值得打的。

蓓茜 他们尽管叫嚣好啦；但是有些人最好还是趁早改过自新吧，不必派探子望风，害怕圣芬暹·特·保罗^①的人突然光临，当场捉住他们正在大喝啤酒，戏弄面貌如天使的男人^②，满嘴撒谎，任意弄虚作假。

① 法国十七世纪天主教改革家，发展慈善机构，救济穷人，掩埋浮尸等等。这里可能指这种慈善机构的人们突然光临，料理后事。当事人却耽于酒色，一无准备。

② 《旧约》《创世记》十九章，有天使到了无恶不作的所多玛城，该城人士因为天使长得美，企图奸污，不久天降硫磺与火，毁灭全城。

柯根嫂 还有某某女人，老是紧靠在自己的房门背后，竖起耳朵，偷听邻居说话，被嫉妒迷了心窍，其实人家奉公守法，遵守教规，无非是在尝一些辛苦得来的小东西。

彼得 （对柯根嫂）柯根嫂，要是我是你，就可以用不理睬这种妙法来对付她的冷言冷语，根本不让她那些刻薄话语伤你的心。这种人，最好让天神去惩罚！

蓓茜 我蓓茜·柏泽斯从来不装做经得多见得广，从来没有说大话的心思，感谢老天爷，只是凭着良心一样样地学点事儿：一条诫命又一条诫命，一句又一句，这儿学点，那儿学点。可是（把她那大围巾使劲地一摇晃），感谢基督，凡是我有的东西，我都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用什么方法得来的；不象她认得的一些人，手上戴着亮晶晶的结婚戒指，要是人家问她们要结婚证书看，马上就给难住了！

柯根嫂 （气的都快疯了，一下子冲到戏台的中心）你这撒谎造谣、该死的老娘子，我的结婚戒指，来路清清楚楚，就在二十年前，我站在现在已经归天安息的丈夫旁边，主婚人是德姆赛神父，地点是圣裘特教堂，时间是一八九五年圣诞节的前一星期；至于我贞妮·柯根婚后生下的儿女，不管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是合乎十条诫命生养的！……可是有那么一种人，可以说只仗着一点点迷迷糊糊的德行，就想摆脱怕下地狱的苦恼，可是邪魔歪道只要轻轻张口一勾引，立刻就昏昏沉沉，胡里胡涂，犯犯这个罪，犯犯那个罪，一定要等到最后涂油那一天^① 才明白过来，眼前却利用皎洁无邪的星光，

① 西俗人死后沐浴膏油，以便安葬。

不要脸地纵情寻欢作乐！

蓓茜（面对着柯根嫂，拍手顿足地加强语气）我也说你撒谎造谣，大婶子，你这个狠心肠的老罪人，老是欺侮人家脾气太好，你诡计多端，至于心灵枯萎，简直把女人的体面丢得一干二净，瞧瞧你这顺手随意笼络男人的手段！

酒保 喂，咳；喂，咳；小点声。别在这儿吵架，千万别在这儿吵架。

发拉瑟（想劝柯根嫂消消气）哎，柯根嫂，柯根嫂，今儿个晚上这样吵嘴作孽，真是罪过；现在有了奔头，大家正该欢天喜地，总不能来个正相反啊。

彼得（想劝蓓茜安静下来）我现在身子虚弱极了，柏泽斯婶子，每吵一回架，我就要有好长时间不舒服……柏家婶子，趁还没有吵出事来，你就稍微自重一些吧。

蓓茜（伸手一推，推得彼得踉踉跄跄摔到了酒馆的尽头）滚开，你这个讲经说道的小碎嘴，黄脸皮的小猴儿崽子，自以为了不起的小矮鬼，你这个小流氓！

柯根嫂（尖叫着）发拉瑟，松手！我决不哑巴似地不还嘴，任凭她当面拿脏话糟蹋人，顾点体面的正派妇女，都被她气苦了，你听她那一连串的谎话，恐怕连圣人也忍不住要回骂几句！

蓓茜（大嚷大叫）啊，谁都知道，对待你这样的人，要是不超出我们虔诚敬畏万能的神容许的范围，不去揭你的底，就是对你太客气了。

柯根嫂（疯狂地）喂，哪一位抱抱小孩子；只要抱一会儿！对这个娘们儿，非给她点厉害看看不可……（对彼得）喂，你抱一会孩子。

〔彼得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她早把婴孩塞到他怀里。〕

柯根嫂（摆出一个打架的样子往蓓茜跟前一站，对她说）那么来吧，你这个保王党的臭婆娘，还替信天主教的小比利时伤心得要死哩！等我柯根嫂收拾你一顿以后，包你有工夫躺下来想心事，做你忠君爱国的祷告！

酒保（从柜台后边走出来，往两个女人中间一站，推着她们向门外走）咳，你们既然不能够和和气气、安安静静地讲道理，趁早离开这儿。走吧，上旁的地方去解决你们的是非——我这儿的营业执照可不愿意再给人家记上一次违章事件。

彼得（焦急地对着柯根嫂喊）喂，把你这个孩子接回去呀。你胡乱把他往我怀里一塞，偏偏挑中了我，多倒霉！

小伙子 也许她清清楚楚知道往谁怀里塞的吧。

彼得（气冲冲地对着小伙子）哼，小伙子，我现在明明白白地先告诉你，赶快别再贫嘴恶舌地挖苦人……要知道总有一天，可能我再也忍不住，只好赶在万能的神的前头，抢先要了你那条宝贝生命！

酒保（推蓓茜跟着柯根嫂往外走）喂，走吧，你们出去。

蓓茜（边往外走边说）倘若你这娘们儿以为蓓茜·柏泽斯良心上不干净，我就要给你瞧瞧，你看错啦！

彼得（把婴孩撂在地板上）嗳呀天哪，那边等一等，等我把孩子先还给她！（跑到门口）喂，喂，喂！（回来）她孩子也不管就走啦。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小伙子 我们怎么办？你抱着他出去，给大家看看你捡到了什么东西！

彼得（惊慌失措地对发拉瑟说）发拉瑟，把孩子捡起来，抱着他出去追她好不好？

发拉瑟 你把发拉瑟当做什么人啦？一定是把发拉瑟当做道地的大傻瓜了吧。难道你以为发拉瑟就象你，一丁点儿脑子都没有？

酒保（命令式地对彼得）抱起来，朋友，跑出去追她，别等她走得太远啦。难道你打算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扔在这儿不成？

彼得（抱起女孩时发牢骚）哦，万能的主，这班专门挖苦人、折腾人、顶撞人的家伙真叫我受不了！气得我只好祷告，咒诅他们来世暗无天日，雷劈，火烤！

〔下。

发拉瑟 天啊，把这帮人好不容易都打发走啦，现在可以松快点儿了。娘儿们一吵起架来，太可怕了。什么也拦不住她们。（对小伙子）你喝点什么吧？

小伙子 好，再来一小杯也行。

发拉瑟（对酒保）再来两杯，汤米老朋友。

〔酒保端上酒来。

发拉瑟 你知道，女人一胡涂起来，简直把她没办法。

〔路茜进来，走到柜台前最贴近发拉瑟那一边。

路茜（对酒保）碰上今天这种晚上，大腿再怎么苗条都没用了；从来没象今儿晚上这么清淡……再赊一小杯，汤米宝贝，明儿给钱。

酒保（冷淡地）今天晚上不行啦，路茜；我已经赊你三杯了。

路茜（不服气地）这点钱总会还给你的吧？

酒保 但愿如此。

路茜 但愿！原来你这个样子？

发拉瑟（对酒保）给她一杯，没有关系。

路茜 (拍拍发拉瑟的脊背) 好样儿的!

发拉瑟 现在大会该开完啦。

小伙子 越早开完越好, 尽他妈的一片胡说八道, 同志。

发拉瑟 哦, 这倒不能说尽是胡说八道。我发拉瑟到底忘不了, 在当小孩的时候, 在妈妈的膝盖上就知道要对“山伏伏”^① 忠心。

小伙子 都是骗人的麻醉药, 同志; 还不是“布尔乔亚齐”搞出来欺哄工人的那一套。

发拉瑟 (有点生气地) 什么都是骗人的! 我不该这么说:(伸手捏住腮帮, 把眼睛底下的肉朝下拉) 你看见眼睛底下这块伤疤没有? ……就在奥康涅尔街上挨了骑兵一马刀! (向着路茜伸过头去) 摸摸我脑壳正当中那块凹下去的地方!

路茜 (边摸发拉瑟的头, 边向小伙子挤挤眼) 我的天呀, 凹的好厉害!

发拉瑟 (暗暗得意, 戴上帽子) 参加凤凰公园工人集会, 挨了警察一棍!

小伙子 那, 一定是打错人啦。我就没听说你给工人运动出过什么力。

发拉瑟 (大声) 没听说? 哼, 谈到工人运动, 我做过的, 我懂得的, 也许不见得比那种到处招摇的骗子少一些吧!

酒保 小点声, 发拉瑟, 说话小点声。

小伙子 同志, 不必要起火嘛。

发拉瑟 (嗓门更大) 起火? 谁起火啦? 根本没人起火! 要叫发

① 可能是发拉瑟一时把“山凡伏特”记错了。“山凡伏特”是爱尔兰的马赛曲, 作于一七九八年, 以可怜的老妇人比拟爱尔兰, 号召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拉瑟着慌起火，象你这样还不是个儿。全是胡诌，说来说去你懂的东西还不是跟旁人一模一样！

小伙子 好，咱们就来试一下，瞧瞧你对工人运动到底懂多少：什么是交换机制？

发拉瑟 （因为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大喊大叫起来）妈的，我怎么会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职工会的章程上就没有这一条。

酒保 请看在老天爷面上，嗓门压低点儿，发拉瑟。

小伙子 关于价值对于生产成本的关系，卡尔·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发拉瑟 （生气地）妈的，管他怎么个说法？我是爱尔兰人，我才不胡里胡涂跟外国人跑啊！

酒保 小点声，发拉瑟。

小伙子 跟你说话，简直是白搭，同志。

发拉瑟 别冲着我喊同志，老弟。要跟你做同志我可倒了霉啦。

路茜 （对小伙子）听着可太滑稽啦，一个毛头小伙子，随便搬弄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懂的难字眼儿，还自以为了不起，妄想压倒这位发拉瑟先生，也不想想人家懂得的人情世故有多少哩。

小伙子 （暴跳如雷地对路茜）没人请教过你，用不着你多插嘴……你是什么人，姑娘，我也猜个大概啦……你有意见，先别给人家提……要我小伙子听窑姐儿来指导、教训，那还早着哩！

路茜 （被侮辱而气得发疯）你这个下三滥，你这个下三滥，你！……你算不上个男子汉……你不是个男子汉……我是女人

家，就算我是窑姐儿，我也知道爱谁、恨谁……刚才还伸手想搂我，冲着我挤眉弄眼，现在倒对我装出一副冷冰冰的苦脸来了，还不是因为发觉人家不理他啦……你这个下三滥；要是我是个男人，或者你也是个女人，我准把你那鬼脸打个稀烂！

酒保 嘿，路茜，嘿！要是你不会心平气和地讲话，干脆就闭住嘴吧！

发拉瑟 （对路茜）你沉住气，路茜；沉住气。有发拉瑟在这里，你用不着气得直哆嗦……凡有发拉瑟在场的地方，随便那一位女子，都不会吃亏……这种事没有你们的份……你犯不着降低身份跟一个背地里偷着笑的骗子打交道……你交给我发拉瑟吧……这本是男人家的事。（对小伙子）好，你有话就对发拉瑟说，我还告诉你，凡是有人在场的地方，不允许你对哪一个女人放肆。

小伙子 你尽管整夜追求你那鬈发的马利娅去^①，我才不管呢。不过，你要开口讲你那一套的假话，瞎吹你对于工人运动有什么贡献，那我就非揭穿你不可了！

发拉瑟 （狠狠地）由“你”来揭穿发拉瑟吗？去你的吧，老弟，不等明儿用早点，我就要揍坏你两个小伙子！

小伙子 （瞧不起地）你打算把尸首埋在哪里，先说一声好不好？

发拉瑟 （脸冲着小伙子的脸）少吹牛吧，我先告诉你，回头我把你们教训好，你就会拿基督徒心肠来待人接物了！

小伙子 你倒会充好汉，你真行。

① 以路茜暗讽天主教的圣母马利娅。

发拉瑟 (恐吓地拍拍小伙子的肩膀) 哼, 你现在要向我发拉瑟
找岔儿, 就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小伙子 (发脾气, 喊起来) 你文明点, 嘿, 你文明点! 你在小伙子身上动手动脚, 未免有点儿冒险啦!

[发拉瑟突然跳到酒馆的中央, 帽子往椅角里一扔, 脱了上衣, 攢起拳头乱挥一阵。

发拉瑟 (放开嗓门大吼) 来吧, 来吧, 你这个小猴崽子, 有种的伸出手来较量较量。老天在上, 一会儿准把你揍得屁滚尿流, 我告诉你……等到发拉瑟收拾过你, 你就要换一副眼睛看我了! 来吧, 喂, 来吧!

酒保 (从柜台后边跑出来, 一把抓住小伙子) 喂, 你出去, 小酒鬼。喝上两小杯,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啦。(推着小伙子往门口走) 发拉瑟是我的朋友, 我不许有人欺侮他。

小伙子 (跟酒保挣扎) 喂, 松手, 你松手; 讲讲公道, 要讲公道!
只要让我呆一分钟; 只要给我一分钟, 让他和我个对个儿单独在一起, 那会儿你们尽管出去找神甫请医生好啦!

发拉瑟 (对酒保) 你放开他, 放开他, 汤姆, 他要找死, 就叫他上来好啦!

酒保 (对小伙子) 走吧, 你上旁的地方发酒疯去。

[他把小伙子推了出去, 走回来。

路茜 (在发拉瑟穿上衣的时候, 找回发拉瑟的帽子) 天啊, 这一回你可真叫他心里头有点丧胆了! 我本以为你要把他痛打一顿, 拉都拉不开的呢……你那么往外一跳, 不摆花架, 不走边步, 我心里寻思: “象发拉瑟这样的男子汉, 现在越来越稀少了。”

发拉瑟 (洋洋自得地) 我决不许骗子随便糟蹋我……他也太欺

悔发拉瑟了……天啊，想不到那么一个小混蛋，竟敢在我这样一条汉子面前说东道西！

路茜（给他戴上帽子）真是！

发拉瑟 让他平安无事地跑了，算是他走运气。上星期我打了一个，路茜，到现在他还躺在床上哩！

路茜 只要你一巴掌下去，还不把他劈成两半！

发拉瑟（一手搂住路茜，多情地说）到雅座里去吧，小宝贝，我们喝它几杯，再送你回家。

路茜 哦，发拉瑟，我就害怕你真是女人的可心人啦。

〔他们进到雅座里去的时候，克里塞罗、上尉布里南和爱尔兰志愿军中尉兰根，匆匆上。上尉布里南擎着“犁和星”旗，中尉兰根拿着绿、白、桔黄三色旗^①，三人都异常兴奋。脸红红的，眼睛发亮；话说得很快，仿佛没有想到话的意义。热情洋溢的演说已经使他们如醉如痴了。

克里塞罗（几乎是喘呼呼地）三杯葡萄酒！

〔酒保把酒端上。

上尉布里南 现在用不着多等待了。

中尉兰根 革命的时机成熟啦。

克里塞罗 你有母亲啊，兰根。

中尉兰根 爱尔兰比母亲更伟大。

上尉布里南 你有个妻子，克里塞罗。

克里塞罗 爱尔兰比妻子更伟大。

① 这两面旗子代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一九二二年爱尔兰自由邦终于成立，三色旗成为国旗，资产阶级的政府就开始迫害它从前的盟友——无产阶级。

中尉兰根 为爱尔兰作战的时机就在今天——为爱尔兰作战的地点就在这儿。

〔高个子的人影又在窗口出现。三人都停下来倾听。

那人的声音 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但是他们尽管强大，还是不能消毁天主的神迹；上一代年轻人撒下的种子，在现今一代青年人的心里开花结果了。敌人认为已经平定了爱尔兰；以为他们什么事都早已预料到了；他们以为一切都有了防备；但是他们太傻了，太傻了，太傻了！——他们杀害我们的“芬尼安”^①，爱尔兰只要一天保存着这些坟墓，只要一天没有得到自由，我们绝对不跟他们讲和！

上尉布里南 （举起犁和星的旗子）为爱尔兰的独立坐监狱！

中尉兰根 （举起三色旗）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挂彩！

克里塞罗 为爱尔兰的独立牺牲性命！

三人 （同声）天主保佑我们！

〔三人喝酒。外边吹起集合号。他们匆匆下。静场片刻。发拉瑟和路茜从雅座里出来；路茜挽着有点醉意的发拉瑟。两人都心情愉快。

路茜 还是回家去吧，朋友。你是怕呢，还是怎么？我们一块儿回家去呢，还是你不去？

发拉瑟 我自然要回家啦。又不会叫我不舒服，为什么不去？

路茜 （亲热地）那么走吧，好人儿。

军官的声音 （在外边发命令）爱尔兰志愿军，向右——转，齐步——走！

路茜 （伸胳膊搂着发拉瑟，唱起曲子来：）

① 芬尼安弟兄会是一种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在于摆脱英国统治而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这个团体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屡次发动起义。

从前我有个情人当裁缝，
不合我的心意，
后来我爱上了一个水手，
象大海那么强壮那么急，
我们一个劲地搂啊亲啊，
一夜直到早起，
嗳呀，我们床上蹦出一个漂亮的小把戏，
跳着快步舞，真叫人欢喜！

在床上跳着快步舞，
吵着要奶油面包吃。
嗳呀，我们床上蹦出一个漂亮的小把戏，
跳着快步舞，真叫人欢喜！

〔他们互相拥抱着下。〕

克里塞罗的声音（在外边发命令）爱尔兰市民军都柏林营，向右——转，齐步——走！

幕 落

第三幕

〔一条布满公寓的街道上街角的一幢房屋：克里塞罗家。这是一幢长长的、阴森森的五层楼公寓；楼房砌砖的正面，年久失修，露出一条条裂痕。大门又宽又厚，门两边两根柱子，仿佛是许久以前失火烧焦了似的。大门有点儿歪向一边，住在这里的人出入时大多是随手砰地把门用力一推，日子一久，门已经脱榫了。大门顶上的扇形窗，本来嵌有一块菱形玻璃，现在只剩一个空框子。除了克里塞罗家那两扇前厅窗子悬挂着比较富丽的窗幔外，所有的窗户都很脏，飘着一些肮脏的花边窗帘的碎布片。从大门到街上人行道，有五级石台阶。台阶两边支着栏杆，防止人们跌落到底下的地面上。房子的左边有一条狭巷，把街道截成两段，同时它又连接另外一条类似的小巷。小巷拐角上有盏路灯。〕

〔幕启时，柯根嫂正搀着女儿莫尔瑟坐到一张椅子上去。椅子放在栏杆边的小道上，在石台阶的左首。她随即拿一条大围巾裹住莫尔瑟的肩膀。〕

时间距前幕几个月。

柯根嫂（整整包住莫尔瑟的大围巾）晒晒太阳对你再好也没有了。这种天气来它几个星期，说不定你会大大见好呢。……你现在舒服吧？

莫尔瑟（衰弱疲乏）是的，妈；我没事。

柯根嫂 你觉得怎么样啊？

莫尔瑟 好一些，妈，好一些。我只要身子不觉得那么怕人地发沉就行了。

柯根嫂 唉，用不着多谈那个……可能是你胃有点不舒服什么的……照你看，你那可怜的呼吸是好一些了吧？

莫尔瑟 是的是的，妈，好多了。

柯根嫂 唉，这多少叫人宽点心……靠着天主保佑，你会就这样好起来的……照你看，你的腿踩下去，也踏实一些吧？

莫尔瑟 （厌烦）不知道，妈。大概是……有一些吧。

柯根嫂 嗯，好一丁点儿都是好的……昨天夜里，我听见你咳嗽好象更厉害一些……是不是多咳了一点儿？

莫尔瑟 不是的，妈，不是的。

柯根嫂 我以为你咳得厉害了，因为外边放枪，我整夜都没睡着觉。又惦记发拉瑟那疯子，整夜乱闯，他一听说娜拉已经上街去找丈夫，他就去追，到处寻找娜拉·克里塞罗。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就害怕他全身包扎着纱布，跌跌撞撞地回来，上上下下都是他的红血，我们还来不及请个神甫来听听他临终忏悔的最后低语，他的魂灵早就闯进阴间的黑门，变成游魂野鬼了……你是不是觉得冷？

莫尔瑟 不，妈，我行。

柯根嫂 胸口一定要盖好，那儿是你最怕风的地方……一有事，我马上把你再弄回去……（望着街上）哦，小伙子和老彼得赶回来啦。天啊，这两个冤家居然在一块混，真是怪事。

〔小伙子和彼得上，两人兴奋得透不过气来。〕

柯根嫂 （对着来人）你们可进了城没有？你们找到发拉瑟和娜拉的下落没有？情况怎么样啊？听说他们在邮政总局里开

火，打的好凶哩。听说在纳尔逊纪念塔和帕涅尔铜像附近，汤米们的尸首东一堆西一堆的，还说奥康涅街上的石铺路面，简直全是一汪一汪的血。

彼得 我们到处找，没有看到娜拉，也看不见发拉瑟的影子。

柯根嫂 娜拉当时要出去找丈夫，我们本来该硬拉住她的……天知道她遭到了什么事……我老是恍惚看见她躺在一家医院里，受了致命伤，疼得直哼哼，阿姐们正忙着叫她最后一次瞻仰圣十字架哩！

小伙子 我们也没办法。奥康涅街呢，根本别想往前闯，台勒尔那边又在着火。

彼得 我们还看见枪骑兵……。

小伙子（抢着讲）高昂着头，拍达拍达赶过来；马刺马刀不住玎珰响，抖动着长枪，那副神气仿佛在说，“那些家伙在哪儿，看我们一枪刺死他们。”就在这个当儿，邮局里放出一排枪，把他们扫倒了一多半，剩下的掉转马头赶快跑，不知道要躲到那儿才算安全。

彼得（擦着双手）当时我就自言自语说：“他妈的，这才象真干呢！”

小伙子 接着皮阿斯将军^①和他的参谋人员走了出来，将军就站在街道中间宣读公告。

柯根嫂 什么公告？

彼得 宣布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

① 皮阿斯(1879—1916)，起义军总司令，爱尔兰教育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起义失败后被俘，被英政府军事法庭判死刑就义。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英格兰人。

柯根嫂 (不相信) 天啊!

彼得 炮舰“赫加号”正在炮轰自由厅，我还听说住在码头一带的人，去做弥撒得趴在地上爬着走，从布兰厂那儿打出来的子弹满天飞。

柯根嫂 天主保佑我们，这事可怎么了局啊！

蓓茜 (从顶楼窗口上露了面) 你们这回该满意了吧，你们这回该满意了吧！你们还是男人的话，尽管拿起枪来干好啦……约翰尼，拿起你的枪，拿起你的枪，拿起你的枪^①！现在你们都好尴尬了；现在那小家伙，裤管旁边连把刀都没有！哼，现在你们都好尴尬了！

柯根嫂 (警告彼得和小伙子) 嘘——嘘——嘘，别睬她。她是个道地地、亲英保皇的老娘子！她整天早上都在唱着《大不列颠，统治》。

彼得 我希望发拉瑟不至于出什么意外，他这家伙是个冒失鬼。

柯根嫂 但愿天主保佑；可是昨天夜里，我梦见有个人躺在担架上给抬进屋子来，直挺挺地一声不响，身上穿的是圣芳济会^②的灰衣服。随后我听见一群人叽叽喳喳轻声说话，可是看不到有人替死人念祈祷文；随后黑得那么厉害，什么都看不见了，只看见死人那张白脸，一闪一闪的，好比黑沉沉的湖面上漂着一朵白莲花。接着有一丝细得快听不见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说，“那张脸可不就象发拉瑟的，”接着死人

① 《约翰尼，拿起你的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英美的歌曲，号召青年参战。

② 意大利十二世纪著名僧人圣·法兰西斯别立的教派。

的嘴唇抽搐了一下，张开来，我虽然听不见，可是我知道他嘴里在说，“可怜的老发拉瑟，最后交上他的酒杯^①，他那哆哆嗦嗦的魂灵，停留在恶人不再作恶、受苦人不再苦恼的地方了。”

彼得（戴上一副眼镜，望着街那一头）他们来了，天啊，他们来了；才拐过弯来——娜拉和发拉瑟！

小伙子 娜拉准是受了伤什么的——她好象是由发拉瑟半抱着走呢。

〔发拉瑟和娜拉上。发拉瑟的胳膊搂着她，半是领着她，半是扶着她。娜拉目光昏暗，眼窝凹陷，脸孔苍白，神色紧张；她的头发散乱，衣服沾上污泥。

柯根嫂（跑着迎上去）天主保佑大家，克里塞罗太太，你是受了伤还是怎么的了？

发拉瑟 哎，她没事，柯根嫂；不过是乱跑了一阵，没有睡觉，累得过份了。只要歇一晚上，明天担保她精神充足了。你扶她进去，让她躺下来。

柯根嫂（对娜拉）你可打听到克里塞罗先生什么消息没有？

娜拉（疲惫地）我找不到他啊，柯根嫂。他们没有一个人肯告诉我他在那儿。他们说我这么找他，简直是丢我丈夫和爱尔兰妇女的脸……他们说女人家必须学会勇敢，不要再做胆小鬼……其实我为着爱情冒的危险，比他们为了仇恨冒的险大多了，还说我胆小……（提高嗓子，歇斯底里地抗议）我的杰克要被打死了，我的杰克要被打死了！他要象一

① 交上酒杯意即交出生命，爱尔兰人惨遭英国的压迫剥削，生活贫困，大多借酒浇愁。有的版本，“交上酒杯”改为“交出他的枪”。

头给死人上供的祭品给宰了！

蓓茜（从楼上窗口中说）你们现在都尴尬了！这下子够那些姑娘们受的了，她们一个劲地跟青年人亲嘴搂抱，迷得青年们拼命流血！……叫他们的心里塞满了没来由的童话，但是，天啊，不管好歹，赶快来了结吧！……把苦的变成甜的，把甜的变成苦的……人家正为你们在战壕里拼命，你们却从背后捅人家一刀！……违背十条诫命的人有祸了，玩忽诫命的人要受审判，不敬神的愚人要挨鞭打！（离开窗口时唱道：）

统治，大不列颠，大不列颠统治四海，
不列颠人永远、永远、永远不当奴才！①

发拉瑟（对着上边窗子吼叫）你这个混帐老娘子，你啊！

柯根嫂（对娜拉）他会平平安安回家来的，克里塞罗太太；把儿子丈夫交出去打仗冒险的妇女多着呢。

娜拉 我老是这么想，每一次开枪都是朝杰克打的，每次朝杰克打的枪，也就是朝我打的，旁人的事我管它做什么？我只能想到我自己。……绝对没有一个女人肯把儿子或者是丈夫交出去送死——倘若有人愿意，那他们是撒谎，欺骗神，欺骗本性，欺骗自己！……街垒那儿有个该死的臭婆娘，叫我赶快回家，不要给男人们泄气……还说我不配给一个自由战士生养儿子……我跟她拼了，死抓住她，打她的脸，一直到有人把我们拉开……人家把我推到街那一头，我咒骂他

① 这支歌原作于十八世纪中叶，作者是诗人詹姆斯·汤姆逊（1700—1748），现成为英国流行的“爱国”歌曲。

们——咒骂这些造反的流氓，什么志愿军，逼得我象疯子似的到街上去找丈夫！

彼得 你得耐着点儿性子，娜拉，人生在世，对那些顶撞人、折磨人的坏蛋，无非只好容忍罢了。

小伙子 要是他们为着什么有价值的事宜去作战，那倒还有话说。

发拉瑟 （对娜拉）克里塞罗先生不会碰上什么倒霉事的。你看好啦，到末了一定是恰恰相反。

娜拉 哦，我知道，他的人不管在那里，心里一定在想跟我在一起。我知道他在想伸手抚摸我的头发，抚摸我的脖子，抚摸我的手，尝尝我那紧挨着他嘴唇的接吻……他站上现在这个岗位，你以为这是因为他勇敢吗？（激昂地）不，倒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

柯根嫂 哦，他们总不能算是胆小鬼吧？

娜拉 （气呼呼地责备）我告诉你，他们就是怕说他们心里恐惧！……哦，我亲眼看到的，我亲眼看到的啊，柯根嫂……在帝王北街上的街垒那儿，我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不露出恐惧的眼色，……街当中有件什么东西，纠缠在一起，缩成极可怕的一团……那个人的脸趴在石铺路上，一条胳膊反拧在背后……他身体每一次抽搐都象在呼喊，抗议他遭到的悲惨命运……我看得出他们都害怕看他……他们有人还笑我，但是那种笑也是带着恐慌的笑……他们有人还向我叫嚷，但是那种叫嚷听起来也带着几分恐惧……我告诉你，他们害怕，害怕，害怕！

柯根嫂 （引着她朝屋子里走）进去吧，亲爱的。你们两口子如果在一起多呆些日子，眼下突然拆散就不至于太痛苦

啦。

娜拉 自从他走了以后，我心里太难受了，他过去做的那些叫我生气的事，说的那些恶言恶语，我全不记得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我们的生活开放的那些鲜花；我心里一转念头，立刻觉得这些花朵就在我眼前，五颜六色，芳香扑鼻，柯根嫂，闹得我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发疯了。

柯根嫂 你躺一躺就会好得多。

娜拉 （进屋前转身对发拉瑟说）要不是发拉瑟的话，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啦。也许就躺在街头上，幸亏有他……（进屋时说）人生剩下来的一点儿小幸福，都被他们赶走了。他永远离开我了，永远……哦，杰克，杰克，杰克！

〔她被柯根嫂领进去时，恰巧遇上蓓茜肩上披着一条大围巾走出来。蓓茜昂着头走过她们身边。她们进去以后，她不声不响地递一杯牛奶给莫尔瑟。

发拉瑟 哪一位有硬币让咱们赌赌玩①？

小伙子 我有。

蓓茜 （走上街去经过他们时说）你们和你们的头目，还有头目手下那些假装打仗的战士们，现在落到这种地步真是尴尬，天知道要上哪儿才能挖到一些面包……你们既是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不也到邮政总局里去②？你们的脸越来越发青……一群毒蛇，爱尔兰人就是这么个东西！

〔她走了。

发拉瑟 别理她……（对小伙子）赶快过来一下子，免得懒惰犯

① 将硬币抛到空中，视其落地的反正以卜吉凶输赢。

② 起义军队的总部设在邮政总局。

罪①。(对莫尔瑟)喂,你今天好哇,莫尔瑟小宝贝?你在喝什么,牛奶?

莫尔瑟 很好,发拉瑟,很好,多谢。是牛奶。

发拉瑟 你喝的这个最有营养。……这场事变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喝酒的地方啦,要是憋它一星期,我已经成了习惯,就一口也不想再喝它了。

小伙子 (从口袋里掏出两枚旧硬币,和一根约四吋长的细木片)押什么注?

彼得 正面,一个裘斯②。

发拉瑟 背面,六便士。

[小伙子把钱币摆在那根木片上,往空中一扔。正当钱币丁丁当当落在地下时,只听得远远地轰的一声炮响。他们站定听了一会儿。

发拉瑟 噢哟,这到底是什么?

小伙子 好象是一门大炮的轰声!

发拉瑟 天啊,他们难道还向我们开大炮?

小伙子 (轻蔑地)难道!(愤怒地)朋友,他们对待我们,还有什么不用的武器?

发拉瑟 噢,圣基督啊,这太不讲规矩太不公平了。

彼得 (诉苦地)倘若炮弹这阵就在这儿掉下来呢?

小伙子 (讽刺地)那你不正好乘上火车归天吗③?

彼得 眼前我们的性命都难保了,你可又来刺激我!

① 懒惰是天主教七戒之一,其余六戒是:骄傲,贪婪,肉欲,生气,贪吃,妒忌等等。

② 爱尔兰币制名。英国十七世纪时也一度用过这种币制。

③ 指《旧约》《列王纪下》,二章,以色列大先知以利亚被接上天。

发拉瑟 来吧，再扔一扔，再扔一次……背面，六便士。

彼得 正面，一个斐斯。

(小伙子又扔钱币。)

发拉瑟 (钱币落下时说)由它们滚，由它们滚。天啊，又是正面！

(蓓茜兴奋地跑上来。她头戴一顶新帽子，脖子上绕着一条狐皮筒，披在大围巾上，右胳膊窝下挟着三把伞，左胳膊挟着一盒饼干。她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

蓓茜 人家打进店铺去了，人家打进店铺去了！打烂了橱窗，砸开铺门，什么都抢个精光！志愿军向着他们打枪。我看见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街那头推着一架钢琴，想把它推上人行道，累得浑身是汗；还有一位老婆婆，有七十岁光景，那副模样好象随时都会得心痛病倒下来似的，她独自想从一个打破的橱窗里，拖出一大张双人床！我呢，老早就在等待机会，也该浑身好好打扮一下了。

莫尔瑟 (对着正往里边走的蓓茜)扶我进去，蓓茜；我觉得怪不舒服。

(蓓茜把抢来的物品放在屋子里，迅速赶回来扶着莫尔瑟进去。)

小伙子 那家伙多自私——她一定要先抢到一大堆东西才来告诉人家。

发拉瑟 (跑到大门口，对着屋里的蓓茜嚷道)喂，蓓茜，你可听说有人打进酒店没有？

蓓茜 (在屋内)没听说。

发拉瑟 (一时兴奋起来)好，不久你就要听说了。

小伙子 走吧，朋友，不要耽误时间。

彼得 (对要跑的两人说) 喂，喂，难道你们撇下我一个人在这儿？

发拉瑟 那要看你自己要不要被撇下。

彼得 (焦急不安地) 你们没听她说，人家朝他们打枪吗？

小伙子和发拉瑟 (同时) 怎么样？

彼得 要是凑巧打死了我呢？

发拉瑟 我们准给你按照教会规矩举行葬礼就是啦。

小伙子 (讽刺地) 还给你穿上你那套军服。

彼得 (对小伙子发火) 但愿大慈大悲的天主，有一天好好收拾你一下，你这毛头小伙子，挑拨得发拉瑟现在也来要笑我，顶撞我，拿我开心！

[有一个衣着时髦的中年矮胖妇人匆匆上，朝这群男人走来。她吓得快要昏倒了。]

女人 看天老爷的面上，你们哪一位好心肠的先生给我指一条路，打哪儿回拉斯买斯最保险？……我也太傻啦，还以为外边吵吵闹闹无非是开玩笑，居然跑出来串门，现在再也不能坐汽车电车回家啦——这不是太糟糕了吗？

发拉瑟 太太，要说保险，恐怕那一条路都不保险。

女人 那么我怎么办呢？哦，这不是太糟糕了吗？……我跟旁人完全不一样……一听见枪声两条腿就发软……浑身动弹不得，完全瘫了——这不是太糟糕了吗？

发拉瑟 (走开) 这种样子可真够受，太太。

女人 (抓住发拉瑟的上衣) 刚才我顺着街道摸过来，低着头，半闭着眼，一颗子弹嗖的一声穿过去，离开我鼻子尖只有一吋远……当时我只好挨着墙靠了好久喘喘气——我差一点儿死过去——吓死人了……不知道你们哪位好心肠的先生能

送我一段路？

发拉瑟 我得走啦，太太，得从一些失火的房子里抢救一些东西来。

小伙子 那么走吧，不然没东西可抢救的了。

[小伙子和发拉瑟匆匆下。]

女人 （对彼得）我当时怎么会离开我朋友家里的，不是太糟糕了吗？不是太傻了吗？……我完全不知道我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先生，看您的脸挺和气。您能不能领领我朝拉斯买斯那个方向走？

彼得 （气愤地）难道你以为我肯走在你前边，替你卖命？说不定中上一颗子弹，叫我一条腿残废，或是出些别的事，还不弄得我一辈子变成发拉瑟和小伙子挖苦开心的目标啊！

[气冲冲地猛然把头一抬，走进屋子里去。]

女人 （往外走）我知道附近随便再来一枪，我非晕倒不可——这不是太糟糕了吗？

[柯根嫂从屋内出，推着部婴儿车。她刚刚走上街，蓓茜也跟着赶出来，一手抓住婴儿车，不许柯根嫂往前走。]

蓓茜 喂，你推这个往哪儿走啊？我的好奶奶，你一下子就看上这部车子，眼睛可太尖啦……你也许不知道，沙利文太太上丹波恩亲戚那儿去度复活节以前，再三嘱咐我，要我留心，看它是不是还在堂屋角落里。

柯根嫂 蓓茜·柏泽斯太太，你说这话也得稍微考虑考虑，你知道这婴儿车本来就放在我们的堂屋里，根本不在你的堂屋里，就放在我房门门柱左边一两呎远的地方；更不用说，是什么人大清早头一件事就是先瞧瞧它在不在那儿，更深夜静最后一件事也是看它；每次还怕眼睛看花了，总得伸出胳膊

膊拿出手摸一摸，知道不是假的才放心！再说，我觉得你这会儿突然对它发生兴趣，是打算做一件凡是奉公守法的妇女连边儿都不敢沾的贪得无厌的事！

〔她把车子猛然往前一推，把蓓茜往前带了一步。

蓓茜 〔照旧抓住车子〕这院子里谁不知道，老是怨声叹气地诉苦，说人家不该把婴儿车放在碍事绊脚地方啦，等于每星期代缴房租啦，她本人房间里的家具也得找地方好好安置啦等等的，这不是我蓓茜·柏泽斯，而是另一个人。谈到奉公守法，我们暂且撇下竖琴和酢浆草不谈，蓓茜·柏泽斯对于狮子和独角兽^①，总是够尊敬的了。

彼得 〔在大门口出现〕我想跟你们两位看看热闹去。做人总得碰碰运气吧。

柯根嫂 〔不理睬彼得，把车子再推下一个台阶〕奶奶，请你那双什么都摸的手别碰这部车子好不好，要是都不顾面子，柏泽斯太太，我就痛痛快快告诉你吧，我柯根嫂觉得好奇怪，象你这样时常高唱圣诗的上等人，怎么会一下子不顾德行，不管身分，下贱到偷鸡摸狗的？我们的儿女正在为国家的自由打仗！你却乘这个局面混乱的时候，趁火打劫，混水摸鱼！

彼得 〔边笑边擦着双手〕嘿，嘿，嘿，嘿！我跟着两位一块去，帮个忙。

柯根嫂 〔骤然扭过头去，同时又把车子往前一推〕你坐上车来好啦，我们就推着你走。

蓓茜 〔对柯根嫂〕蓓茜·柏泽斯又穷又苦，只好和乱七八糟的

① 竖琴和酢浆花是爱尔兰的国徽；狮子和独角兽则代表英国和英国皇家。

生人住一块儿，可是我对这些早早晚晚处在一起的邻居，看的可透啦；还可以告诉你们，我良心上经常蒙受基督的恩泽，我知道生前有偷盗的贪心，死后魂灵一定到不了好地方，至于现在出去的动机，那可相当高尚，无非是趁着大抢大劫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刻，捡一点人家抢剩下来的零星破碎罢了。

〔她们俩这时候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彼得本来跟在后边，远处一声炮响，他赶快停住脚步。

彼得 天老爷啊，又是一声大炮！天主保佑她们别碰上灾难，但是她们这么发疯地抢东西、捣乱，叫她们吃点苦头，我也没意见。

〔他往街上张望了一会儿，随即往回跑，把大门恶狠狠地一拉关上了；然后他走到刚才莫尔瑟坐的椅子那儿坐下来，掏出烟斗，点上火，昂着头傲慢地抽烟。小伙子摇摇晃晃地上，背着一大袋十磅^①重的面粉。面粉袋上还搭着一条火腿。他走到大门边，用头顶门，顶不开；他稍为转向彼得这一边。

小伙子 （对彼得）谁关了门？……（用脚踢门）喂，你来开一开好不好？我背的可不是老太太的手提包啊。

彼得 哼，年轻的小伙子，难道我是你的听差？

小伙子 （生气地）你开不开门，你这老……。

彼得 （嚷起来）别叫我开什么门，别叫我替你开什么门。……不要脸，罪过，你把正经人为它战斗的事业，糟蹋得太不成话了……哦，天主啊，饶恕这些人吧，这些家伙不但没有安份

① 斤——重量名，规定为14磅。

守己规规矩矩地呆着，给起义的壮士增光，反倒趁火打劫，
给勇士们神圣的牺牲丢丑！

小伙子 你还不是妒忌得眼睛冒了火，又没有胆子去抢上帝赐
给“选民”^①的一点东西？……你这假冒伪善的老鬼，要是大
家都把眼睛闭上，你连人家最贴身的十字架都会偷走的。

彼得 （若无其事地）我才不让你惹得发脾气哩；你尽管逗好啦；
尽管一再地刺激好啦；嘿，嘿，嘿！我才不发脾气哩。

〔有人开门，小伙子进去。〕

小伙子 （在屋内，嘲笑地）咕咕——呜！

彼得 （往门这边冲过来，边冲边骂，暴跳如雷地追赶小伙子）你
这个骨瘦如柴、细细一长条的乌龟王八蛋……（跟着进去）
乌龟王八蛋，乌龟王八蛋！

〔蓓茜和柯根嫂上，满脸红光，喜气洋洋。蓓茜推着婴儿车，
车上堆满衣服和皮靴；衣服皮靴顶上放着一张雕刻精巧的
桌子，柯根嫂左手扶着这张桌子，右手扶着一把顶在她头上
的椅子。人没出场，先听见她们的谈话声。〕

柯根嫂 （在外边）我生平就没见过这么秀气的鞋（她们上台），
那么尖溜溜的鞋尖，那么俏的古巴式高跟^②。

蓓茜 鞋和我们这些袍子配起来太好啦，袍子只要往上提一提，
拿一块零头绸子把上身开口缝得高一些，不叫它羞人答答
地敞着胸膛，那么我们这种不跟着人家赤身露体赶时髦的
女人也就可以穿穿了。

〔她们大惊小怪地搬进桌子、椅子和其他物品。她们又走出

① “选民”原指犹太人，现泛指一般基督徒。

② 一种又高又直的鞋跟，不像法国式那种弯曲的高跟。

去搬剩下的东西。

彼得 (在门口，乖戾地对着柯根嫂说) 喂，你啊，莫尔瑟看样子快要昏过去啦，你小的那个在她膝盖上也哭得直痉挛。

柯根嫂 (顶撞地) 她没有别的，老是要昏过去！

[她双手捧着东西正要往屋子里走，忽然响了一枪。她和蓓茜急忙往大门里冲，而彼得一时惊慌，抢着在她们进屋以前关门。

柯根嫂 喂，喂，喂，你这胆小的老胡涂，怎么把我们关到门外头啦？

[她们吵吵闹闹地进了院子。静场片刻；随后上尉布里南扶着中尉兰根上，兰根的胳膊搭在布里南的脖子上。兰根的脸色惨白，疼得不住地抽搐。他这时处在虚脱状态下，布里南差不多是抱着他走的。过一会儿，克里塞罗也跟上来了，面色发青，紧张而强作镇静，回头望着来路，手里端着步枪，准备随时射击。

上尉布里南 (怒气冲天地对克里塞罗) 你为什么单朝他们头上边开空枪？你为什么不打死他们？

克里塞罗 不，不，比尔；他们坏尽管坏，到底还是爱尔兰人。

上尉布里南 (怒气冲天地) 去他妈的爱尔兰人！人家正为着他们拼命，他们却动手抢到我们头上了。这些贫民窟的虱子要是再跟上我们，非得打死他们一两个不可，不然我就亲自来开它几枪！

中尉兰根 (呻吟叫) 我的天主啊，附近有没有部救护车？……我肚子打穿了；我感觉出来了——唉哟，唉哟，唉哟，基督啊！

上尉布里南 咬紧牙关，詹姆，我们很快就会找到医生。

〔娜拉从屋子里疯狂地冲出来，飞起两条胳膊扑在克里塞罗的脖子上，喜极欲狂，拼命地搂住他。她披头散发，面容憔悴，但是两只眼睛因为有了快乐的安慰，炯炯发光。

娜拉 杰克，杰克，杰克；哦，感谢天主……感谢……天主对他这可怜的使女是大慈大悲的……我的杰克，我自己的杰克，我以为失掉的现在可找回来了。哦，永远赞美天主，永远！……我可怜的杰克……亲我，亲我，杰克，亲亲你自己的娜拉！

克里塞罗 （吻她，呜咽不成声）我的娜拉；我的美丽的小娜拉，但愿当时没离开过你。

娜拉 没有关系了——现在不打紧了，杰克。这样一来，叫我们比过去更亲爱了。亲我，再亲亲我。

克里塞罗 哟，天啊，娜拉，千万不要闹。

娜拉 我不闹，不闹；我答应，我答应好啦，杰克，天老爷可以做保人。你又平安地回到我怀抱里来了，我是这么欢天喜地，我一定不多讲话，一定勇敢地……熬完一段肝肠寸断的时光，要想勉强忍住幸福的眼泪，可真不容易哩。

蓓茜 （从上边窗口上）唱诗的才子现在可不大舒服啦^①。大炮把他们手里的竖琴都轰掉了。克里塞罗将军宁愿在家和妻子恩恩爱爱，可不肯去守街垒……还有那边那位宰鸡教授^②，可碰上了比小鸡更难宰的硬东西，事情还不明摆在这儿吗！

上尉布里南 （对楼上的蓓茜）闭嘴，你这老太婆！

① 指起义的人们，也可能因为杰克喜欢唱歌。在古代的爱尔兰，行吟诗人往往参加保卫本民族的斗争。

② 布里南是鸡肉店老板，蓓茜借此来取笑。

蓓茜 (从楼上对布里南) 捲死鸡, 捲死鸡, 捲死鸡!

中尉兰根 看在老天份上, 比尔, 赶快给我找个可以治伤的地方……难道治也不治, 就叫我死吗?

上尉布里南 (对克里塞罗) 走吧, 杰克。得找个人医治这里的詹姆——难道你没想到他的疼痛和危险吗?

蓓茜 捲死鸡, 捲死鸡, 捲死鸡!

克里塞罗 (对娜拉) 放手, 亲爱的, 放我走。

娜拉 (缠住他) 不, 不, 不, 我才不放你走! 来吧, 回家吧, 杰克, 我的心肝, 我的爱人, 我的丈夫, 我们把过去那几天可怕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吧! ……我现在看起来累坏了, 可是只要在你怀里快快乐乐休息几小时, 娇滴滴的花儿就一定重开, 你一定会欢欢喜喜, 高高兴兴……欢欢喜喜!

中尉兰根 嗨, 只要我当时在底下多躲一会儿, 我也许就不至于中弹! 人人都逃了, 偏偏我的肚子给子弹撕开啦! ……我不能够尖声叫疼, 连叫疼都不行了……比尔, 依你看, 我是不是真地受了重伤? 我的衣服好象都湿透了……是血……我的天啊, 一定是我自己的血!

上尉布里南 (对克里塞罗) 走吧, 杰克, 你就跟她再亲一次嘴告别, 就好走啦。难道你要兰根死在我怀里, 直看着你和你的娜拉调情?

克里塞罗 (对娜拉) 我必须走了, 我必须走了, 娜拉。悔不该咱们又碰上了……也是没有办法想——别的路都给英国鬼子堵住了……放开我好不好, 娜拉? 难道你要我对同志们不忠诚吗?

娜拉 不, 我不放你……我要你对我忠诚, 杰克。……我就是你最亲爱的同志; 我是你最忠诚的同志, ……他们要你, 除非

是多叫一个人一块儿冒险好壮壮胆罢了……哦，杰克，我不能放你走！

克里塞罗 你非放不可，娜拉，你非放开我不可。

娜拉 昨天一整夜，我到各处街垒上找你，杰克……我也没想到危险——我只是想到你……我到处打听你……有人讥笑我，……有人推开我，但是我还是往前冲，……有人居然打我……我拼命地叫唤你，喊你的名字！

克里塞罗 （害怕她的行动将来又会给他丢脸）你到底着了什么魔，居然那么抛头露面地去出丑？……听人家告诉我，我的妻子到街垒上来死命喊我，你想我好受不好受？你比别的女人高强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啊？

娜拉 也许没什么高强的；杰克，但是你，在我看来却比别的男人高强多啦……我没有恶意，真的，杰克……我实在没法儿……我本不该告诉你……我太爱你，一时吓昏了。

克里塞罗 （生气地）现在人家就要批评我，说我故意叫你来的，好让我有借口送你回家……难道你要我革命一场，都变成笑话吗？

中尉兰根 让我躺下，让我躺下，比尔，也许躺下来疼得会轻一些……哦，天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上尉布里南 （对兰根）再挺几步，詹姆，再挺几步；勉强再熬它几步。

中尉兰根 哦，我不行啦，不行啦，不行啦。

上尉布里南 （对克里塞罗）朋友，你到底是走呢，还是想再度一次蜜月……如果你存心要当叛徒，尽管说一声，我们就走啦！

蓓茜 (从楼上) 见到汤米就逃——掐死鸡。见到汤米就逃——掐死鸡。

克里塞罗 (气愤万分地对布里南) 你该死，谁要当叛徒啊？(对娜拉) 喂，松开手，我叫你放手！

娜拉 (缠住克里塞罗，用手指着布里南) 看哪，杰克，你看看他脸上的怒气；看看他眼睛里惧怕的神色……他，连他本人也在害怕，害怕，害怕！……他要你一块儿去，无非是叫你送死，希望他自己可以逃命！扭过头去瞧瞧他，杰克，瞧瞧他，瞧瞧他！……连他的灵魂也是冷冰冰的……一想到他可能碰到的事就直打寒战……可不就是他的畏惧正在吓唬你，叫你不认识你心里同样的畏惧！

克里塞罗 (想从娜拉的怀抱中挣扎出来) 该死的女人，放开我！

上尉布里南 (狠狠地对着克里塞罗) 怎么你还在求她放开你？你是怕她还是怎么的？掰开她的手，朋友，不然索性坐到她膝头上去！

[克里塞罗想粗暴地摆脱她的紧抱。

娜拉 (央告地) 哦，杰克……杰克……杰克！

中尉兰根 (极痛苦地) 布里南，来个神甫；我要死啦，大概要死啦！

克里塞罗 (对娜拉) 你既不肯好好地放手，那我只好强逼你了！
(对布里南) 喂，你给我拿着枪。

[他把步枪递给布里南。

娜拉 (可怜巴巴地) 求求你，杰克……你扭痛我，杰克……真的……哦，你叫我……痛死了！……我不，我不，我不！……哦，杰克，凡是你要的，我都给了你……现在不要甩开我！

〔他粗暴地扳开她的手，推开她。娜拉瘫倒地上，倒在那儿。

娜拉（软弱无力地）啊，杰克，……杰克……杰克！

克里塞罗（从布里南那里取回步枪）走吧，走。

〔他们走了。蓓茜从楼上望了望躺在街上的娜拉，一会儿，随即离开窗口下楼走出来，跑到娜拉那儿，双手抱起她，迅速走进屋子里去。停一会儿，街上传来一声醉汉的狂叫；声音越来越近，发拉瑟上场，喝得醉醺醺，粗野地瞪着眼，吵吵闹闹。他双手捧着一个半加仑的瓦酒缸，盛着威士忌酒；从上衣的一个口袋里露出一件新制服衬衫的袖口儿；他头戴一顶艳蓝色的女帽，帽上有金丝滚边。这一切都是他抢来的。

发拉瑟（疯疯癫癫地唱着：）

发拉瑟是个快活的好人！……

发拉瑟是个快活的好人！

造反有理！……谁也不能不承认！①

〔敲门。

赶快拿个大杯大壶什么的来，你们来些人，来个人，赶快拿来，不然老子一拳揍死你们一个！……（往街上望）尽管开枪开炮去好啦，发拉瑟都不在乎……（用力擂门）下来开门，你们来些人，来个人，赶快来，不然老子揍死你们几个！……尽管整个城市都塌到地狱里去了，我发拉瑟管它呢！

〔屋子里传来娜拉一声尖锐的哀叫，接着是一声呻吟。

① 谱用英美欢送友人的歌曲。

发拉瑟 (瞎胡闹地唱着:)

谁也不能不承认，谁也不能不承认，

发拉瑟是个快活的大好人，

发拉瑟是个快活的大好人，

发拉瑟是个快活的大好人，……

造反有理！谁也不能不承认！

〔他手舞足蹈，以致酒缸里的威士忌洒了一些出来。

该死，发拉瑟，你不该糟蹋这贵重的酒！（他用脚踢门）喂，拿个大杯大壶什么的来，赶快过来个人，来些人，不然老子揍死你们一个！

〔大门突然打开，蓓茜走了出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蓓茜 （气愤地）你这酒鬼，还是进来吧……等着老娘好好整整你，整整你这副发酒疯的丑怪样子，谁也不知道我们多会儿就得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发拉瑟 （被她拖进去的时候说）喂，小心酒缸，酒缸，酒缸！

〔静场片刻，然后又传来娜拉一声痛苦的尖叫。门打开了，柯根嫂和蓓茜一块儿站在门口。〕

蓓茜 发拉瑟肯去的，只是他醉得太厉害啦……哦，天啊，可惜他醉得太厉害了！我们得上哪儿找个医生来。

柯根嫂 我害怕出去……况且，莫尔瑟的情况又非常不好，照我看，没有医生肯来的。去也是白跑一趟。

蓓茜 （坚决地）我冒险闯闯去。给她喝一点发拉瑟的威士忌……她这是一时受了惊才会小产……你回去照顾她吧。

〔柯根嫂进去，蓓茜轻轻关好门。她正往前走，忽然听到几响步枪声和远处一挺机枪突突突的射击声，她一下子站住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随即拉紧披在身上的大围巾，仿佛它就是一面盾牌，接着坚决、迅速地往外走。

蓓茜（往外走时说）哦，上帝啊，但愿您在患难中帮助我。请允许我在您翅膀的阴影下，得到安全庇护^①！

幕 落

① 可能是引用《旧约》《诗篇》第十七篇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

第四幕

〔蓓茜·柏泽斯的起居室。它是屋顶阁楼两个小房间中的一间（另外一间是卧房，在左首），低低的天花板往后朝上倾斜，使得房间显得局促、闷人。天花板的中央，开有一扇狭小的天窗。一看这个房间，就可以看出住的人已经贫困得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墙上糊的纸破烂肮脏，特别是挨近烧饭炉子和脸盆架子的地方。炉子安在左首。炉边放着一把小安乐椅。靠后台有一眼小窗子。这个窗户有一块窗格玻璃已被子弹打了一个星形的窟窿。右首窗户底下，放有一口橡木棺材，架在两把厨房用的椅子上，棺材边有一条家制粗板凳，上边点着两根蜡烛。窗口旁边，摆着一个旧柜子，上边放着一些彩瓷盘碟。窗上挂着的劣质的花边窗帘已经破烂。左首窗子边有一盏黄铜落地灯，罩着华丽的灯罩；窗子附近墙上，挂着一件鲜艳绯红的绸袍子——袍子和灯架都是抢来的东西。左首有一道门通卧室。对面另有一道门与公寓其他房间相通。这道门的左边，放着一个普通的脸盆架子。火炉炉围里搁着一把黑黝黝的锡壶和一口用旧了的小平锅。除了那两根蜡烛和炉火以外，房间里并没有光，已经是薄暮，从窗口望去，市里房屋焚烧的一片火光，照亮遥远的天空。小伙子和发拉瑟坐在地板上，借着棺材旁边凳子上的烛光，正在玩纸牌。幕启时小伙子在洗牌，彼得呆

板而庄严地坐在他旁边，发拉瑟跪在窗边，小心翼翼地张望着外边。时间是前幕几天以后。

发拉瑟（偷偷望着窗外边）牌要好好洗一洗……天空越来越红得厉害了……简直连天空也着火了似的……至少有半座城市烧着了。

小伙子 发拉瑟，要是我呀，还是离开那个窗子吧。……太危险了，再说，万一人家看到你，你就把他们引到这屋子里来啦。

彼得 真的，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离开楼下自个儿住的地方，就是怕挨机枪扫射……他就是喜欢老是跑到那儿去东探西望，一定要惹得大家连这个地方都呆不下去。

发拉瑟（挖苦地）倘若他们攻打这屋子，我们就派你穿上那套雄纠纠的绿制服，头顶上舞着刀冲出去，人家一定望风而逃，好比当年丹麦人看到了布赖安·波鲁^①一样。

小伙子（洗了牌以后把纸牌放在地板上）来吧，你切牌。

〔发拉瑟走过来，坐在地下，切牌。〕

小伙子（发牌以后）黑桃又抬头了。

〔娜拉在左首房间里有气无力地呻吟。〕

发拉瑟 嗯，她又哼哼了。说来她也安静好大工夫了。

小伙子 她先前也平静过，静过一阵子以后，哼得就越发厉害……刚才出手牌是什么？

彼得 红心三，红心三，红心三啦。

① 布赖安·波鲁(926—1014)爱尔兰十一世纪时国王，雄才大略，勇武超群，曾于八十八岁之高龄率军会战敌师，击退入侵的丹麦人。

发拉瑟 想起来也着实难受，她那生下来的死胎，现在由可怜的小莫尔瑟抱着，躺在这口棺材里。还有莫尔瑟，到底突如其来地死啦。

小伙子 她从小就沒得到过什么照应。那里有人照应她呢，她妈妈没日没夜地在外面找工作，她妈妈那个肺病丈夫，又是丢下怀了孕的女人先死的。

左首远处一条街上，传来抑扬顿挫的歌声 红……十字，红……十字！……救……护车，救……护车！

小伙子（对发拉瑟）你发牌，发拉瑟。

发拉瑟（洗牌后发牌）就是能复原的话，娜拉这回身体也一定受了大伤。

小伙子 医生认为她永远不会完全恢复原来的健康了；认为她这地方（按按前额）有点儿毛病。她现在神志不清，迷迷糊糊；一会儿以为她是在乡下，和杰克在一起玩；一会儿又想着准备晚饭，等待他回家；一会儿又直嚷叫，要找她的小宝宝。不过这一切，也许是因为上过麻药的关系……要不是蓓茜老大姐插手帮忙，一连三通宵守着她，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发拉瑟 我早就知道这位可怜的蓓茜老大姐，骨子里是个好人。（对拿走一墩牌的彼得说）喂，慢一点，别那么猴急……这圈牌该我赢。

彼得 什么该你赢？该我赢，朋友。

发拉瑟（大声）怎么该你赢呢？

彼得（同样大声回答）我打出的不是两点吗？

发拉瑟 你准是瞎了眼，朋友；你没看见我的爱斯吗？

蓓茜（在左首房门口出现；紧张地低声说）她刚刚睡着了，难道

你们又要吵醒她来折磨我？倘若她醒过来，你们肯来陪陪她吗？要是我再听见你们吭一声，我就……揍死你们！

小伙子（低声说）嘘——嘘——嘘。她连人家咬咬耳朵都听得见哩。

彼得（仰头望着天花板）仁爱慈悲的天主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一对活宝痛快地教训一顿！

〔发拉瑟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威士忌，喝了一口。〕

小伙子（对发拉瑟）老兄，你为什么不把它匀开喝，给明天留下几口呢？

发拉瑟 匀开来？给明天留几口？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谁能料到明天的事呢？要是我突然伸腿瞪眼，准叫它滴酒不剩，不白白留下半瓶。（对这时坐在炉火前边安乐椅上的蓓茜说）她现在怎么啦，蓓茜？

蓓茜 她安安静静地睡着啦。她说胡话那会儿，我真以为她再也不起来了。她眼睛不看人，仿佛被鬼迷了，老是失神落魄地翻着眼珠子，好象为伤心事太多，心里翻上翻下，难过得掉了魂啦……（瞌睡地）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硬编出一个又可怕……又荒唐的……（她的头往前一点，瞌睡过去了）念头，以为死的是活的，活的是死的……（猛然一惊）是不是她又在叫？（放了心）感谢天父，我仿佛时时刻刻都听见她在叫哩。就是这么牵挂着，不放心，才叫我不至于睡着了。

小伙子 她也许会好好地睡一段时间吧。十点。

发拉瑟 十点。要是她能好好睡一会儿，也许就好啦。彼得一个人出五点。

小伙子 别吭声！我好象听见楼底下有人走动。啊哟，不知是

什么人，他上楼来了。

〔静场片刻。门打开了，上尉布里南上。他已经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因为劳累过度，眼皮低垂；脸上毫无血色，抿着嘴，皱着眉。他的衣服满是灰尘，一块一块的泥印子。他站立时把体重都放在一把椅背上。〕

上尉布里南 克里塞罗太太；克里塞罗太太的人呢？人家告诉我上这儿找她。

蓓茜 你找克里塞罗太太做什么？

上尉布里南 我带个信来，给她丈夫捎来最后的口信。

蓓茜 死了！他不至于是死了吧！

上尉布里南 （僵直而痛苦地慢慢坐到一把椅子上）在帝国旅馆，我们打到旅馆都着起火来。他先是胳膊上中了子弹，接着肺部又挨了一枪……我也没法子帮他——眼看着他呼吸急促，不住地喘气，细细的一股血从嘴里滴出来，流过下嘴唇……我给他做了临终祈祷，把念珠缠在他的手指上。……往后我只好丢下他自己逃命了……（他指着上衣的一些窟窿）我跑出屋子，冲过马路找隐蔽的时候，瞧瞧机枪是怎么打我上衣的。……后来我看到“犁和星”那面旗帜拍的一声跟屋顶一块倒塌下来，我留下可怜的杰克的地方，只见完全成了一片火海！

蓓茜 （话里带着几分压制住的怒火）噢，你丢了他！你把念珠缠在他手指上，接着就象兔子一般往外溜，逃了命！

上尉布里南 我还不是跟他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他死得英勇。他临终低声说的几句话是：“告诉娜拉要勇敢；我已经准备好去见天主，我为爱尔兰牺牲，觉得很有光彩。”我们的

将军听到了这件事的时候说，“克里塞罗营长的结局，是光荣的献身成仁。”克里塞罗太太只要想起丈夫是位英雄，准会转悲为喜的。

蓓茜 只要你见到她本人，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娜拉在左首门上出现。她只披着一件睡衣；头发好几天没有梳过，散披在肩膀上。她那苍白的脸，因为双颊都有鲜红红一点，显得更为苍白。她的眼睛一闪一闪的，露出初期疯症的亮光；她的两只手，神经质地摸索着自己的睡衣。她在门口停了一会儿，瞪起发呆的眼睛张望房间一下，然后慢慢走进来。其余的人一直到她开口才注意到她。]

娜拉 （安静单调的腔调）不……那儿不好，杰克……一定要找到黑莓树底下那老地方我才舒服……我们一定是走了好久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我们再往前走呢，还是已经走过那棵树了？（她伸手摸摸眼睛）我眼前好象有一层奇怪的雾……你为什么不握我的手，杰克……（兴奋地）不，不，杰克，不是。你看不出那是一只金翅雀吗？瞧瞧那乌光发亮的翅膀，配上金黄色的线条，头顶上是一簇深红……（疲惫地）我一定有病，我一定有病……别这么亲我，你亲得我喘不过气来啦，杰克……你为什么对我皱眉头？……你要走了，（惊慌）我却跟不上你！是什么东西叫我不能动弹……（喊出来）杰克，杰克，杰克！

蓓茜 （走过去抓住娜拉的胳膊）喂，克里塞罗太太，你这样溜下床来，太不好了……只穿着这一点儿衣服，呆在这里是要受凉的。

娜拉 凉，我是觉得挺凉；乡下地方总是凉飕飕的……（向身边一望，大惊）这是什么地方？我在什么地方？

蓓茜 (哄着她) 你不是好好的吗，娜拉；你这是跟亲戚朋友在一起呢，呆在一个平安无事的地方，你不认得你舅舅，你表弟，还有可怜的老发拉瑟了吗？

彼得 (要过去拉娜拉) 娜拉，亲爱的，啊——

发拉瑟 (把他拉回来) 喂，朋友，还是让蓓茜照顾她吧。人越多越发要把她搞迷糊了。

娜拉 (沉思地) 我记得有件什么事，可是想不起来了。(痛苦地)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我这脑袋，我这脑袋怎么的了！(突然摆脱蓓茜，跑到男人们这一边，揪住发拉瑟的肩膀) 它在哪儿啊？我的孩子在哪儿啊？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儿了，藏在哪儿了？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我要我的宝宝。我这脑袋，我这可怜的脑袋怎么的啦……唉，我也说不出我怎么啦。(尖叫) 把他还给我，把我丈夫还给我！

蓓茜 上帝保佑我们，真是怪可怜的。

娜拉 (跟蓓茜挣扎) 我才不跟你走呢；我不。你得先还我丈夫。(尖叫) 杀人犯，你们都是杀人凶手；凶手，凶手！

蓓茜 嘘——嘘——嘘。我们给你把克里塞罗先生找回来，只要你躺下来，安安静静的……(企图领着她朝里间走) 走吧，娜拉，我唱支歌儿给你听。

娜拉 好象我的魂灵挣扎着要离开我的身体——我气都喘不过来……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啊！看天主的面上，不要离开我，蓓茜，抓住我的手，你的胳膊搂住我！

发拉瑟 (对布里南) 现在你看见她成了什么样子了吧，朋友。

彼得 要是她听见杰克上了西天，那她不知道还要怎样哩。

小伙子 (对彼得) 喂，闭住嘴，你！

蓓茜 (对娜拉)大家都得拿出胆量，沉住气，用忍耐来减轻这漫漫长夜的沉重，要记得“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① ……进去吧，我给你唱支歌，你静下来休息休息。

娜拉 (往卧房走时突然站住)杰克和我今天晚上要到个什么地方去。什么地点我说不出。真怪，我记不得了……莫拉，莫拉，杰克，宝宝如果是女的，就管她叫莫拉；要是个男的，你就给起个名字吧！……他就在那儿。(尖叫)他就在那儿，可是人家不肯把他还给我！

蓓茜 嘘——嘘——嘘，亲爱的，嘘——嘘。你要是不静下来，我就不给你唱歌。

娜拉 (神经质地抓住蓓茜)抓住我的手，抓住我的手，还要给我唱歌，给我唱歌！

蓓茜 进去躺下来，我就给你唱。

娜拉 (热烈地)给我唱，给我唱，唱啊，唱啊！

蓓茜 (边唱边领着娜拉朝卧房走：)

恳求慈光，导引脱离黑荫，
导我前行。

黑夜漫漫，我又远离家庭，
导我前行。

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程，
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

久蒙引导，如今定能继续，
导我前行。

① 引自《旧约》《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

〔她们进去了。

蓓茜（在卧房里唱：）

经过洪涛，经过荒山岩谷，

夜尽天明。

夜尽天明，晨曦光里重逢，

多年契阔，我心所爱笑容。①

小伙子（对布里南）现在你已经看到她怎么样了，就是我们也要等她好一些才敢把实在情况告诉她，你还是趁早溜回你原来的地方去吧。

上尉布里南 现在要溜回去也没机会了，到处都布满了军队，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我要不是脱下军装换上这身便衣，也没法子过来……现在只好碰碰运气，就在这儿躲一躲吧。

小伙子（惊慌）这儿没有你躲的地方。汤米们随时都可能闯进来。

彼得（吓呆）那样一来大伙儿都要倒楣！

小伙子 天啊，我们碰到的事，本来就已经够受的了！

发拉瑟（边倾听边警告）嘘，嘘，大家都不要出声。好象楼下走廊上有喀啦喀啦的机枪声音。（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喂，我们再来打牌。我发牌。

〔他洗牌后发牌给每一个人。

发拉瑟 方块抬头了。（对布里南）你的手千万别发抖，朋友。你

① 歌名《晨光歌》，作者是英国著名文学家和宗教家纽曼（1801—1890），作于地中海。纽曼发起牛津运动，主张拥护天主教义，反对唯理派教义和形式主义。这支歌表现他内心的斗争和痛苦。歌谱见《普天颂赞》（上海广学会，1936）第247页。

出牌，彼得。(彼得打出一张牌)出手牌是红心四。

〔门开，英国威尔特郡部队下士施多达入，身上全副武装：钢盔，步枪，刺刀，挖战壕的小圆锹，样样俱全。他向房间四下扫了一眼。静场片刻，有一种感触得到的沉默。

发拉瑟 (打破沉默)两张十点一张五点。

下士施多达 喂，(指着棺材)这就是尸首吗？

小伙子 是的。

下士施多达 什么人一刀(道)去？只许去一个人，你知刀(道)。

小伙子 我不知道。

下士施多达 你不知刀(道)？

小伙子 我不知道。

蓓茜 (进房间来)她又睡着了，多谢老天爷。我自个儿眼皮也快睁不开啦。(对英国兵)哦，你们要把可怜的小莫尔瑟运走啦？

下士施多达 对；随(谁)跟她一刀(道)去？

蓓茜 哦，当然是可怜的妈妈啦。上帝保佑她，对她的这下子打击真可怕！

发拉瑟 可怕的打击？莫尔瑟现在不正是逍遥自在吗？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欢欢喜喜，穿戴整齐，坐上灵车，将来还有末日的复活和审判呢！

蓓茜 (瘫倒于炉火边椅子上)上帝保佑我们，我累坏了！

下士施多达 她是重(中)了枪吧？

小伙子 噢，不是；害肺病死的。

下士施多达 嘿，只是这个吗？我还以为她重(中)了流弹哩。

小伙子 只是这个吗？这就够受了。你知道不知道，老总，害肺

病死的人比死在战争手上的还要多？还有，这一切不都是我们的生活制度造成的吗？

下士施多达 哦，我知刀（道）。我苯（本）人也是个索（社）会主义者，但是我还得尽我的苯（本）份。

小伙子 （讽刺地）苯份！社会主义者唯一的本份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下士施多达 哟，人究竟还是个人，一个人总应该为祖国作战吧？

发拉瑟 （挑衅）你现在到这儿，难道就是为祖国作战？

彼得 （焦急地对发拉瑟）喂，喂，发拉瑟，不要随便，不要随便！

小伙子 为祖国作战！老总，你可读过詹纳斯基的《论无产阶级进化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巩固》吗？

下士施多达 哟，算了吧，巴弟^①，算了吧！

蓓茜 （瞌睡地）城里的情况怎么样，汤米？

下士施多达 哟，依我看，快完了。我们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住，步步逼近那些家伙。哦，说来也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混战罢了。

〔传来一发狙击手尖厉的枪声，接着是一声痛苦的哀叫。

左边吆喝的人声 红……十字，红……十字！救……护车，救……护车！

下士施多达 （激动地）基督啊，我们又有一个人给那个该死的狙击手打伤啦！那家伙就躲在附近这一带。天啊，那家伙要是被我们抓住，我们一定拿刺刀活截开他的胸膛。我们一定要挖出他的肚肠来，一定要！

① 即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最普遍的教名是巴特里克，简称为巴弟。

[柯根嫂满脸泪痕地走进来，由于意识到丧事跟她有直接关系，有点凛然地故作郑重。]

柯根嫂 （对发拉瑟）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发拉瑟，冒着性命危险出去找殡仪馆，接洽公墓，一切都帮我办理得妥妥贴贴。我自家的亲属都吓得连鼻子也不敢伸出门去，只有你老大哥一位，奋不顾身，不怕子弹象下雨般嗖嗖响，不怕枪炮打得马路冒火苗，丁珰丁珰地打穿哆哆嗦嗦的窗户，子弹片噼啪噼啪飞溅到墙上！你看好了，莫尔瑟在她所去的乐园里，一定不会忘记时常惦念你发拉瑟。

下士施多达 抬出去，老妈妈，抬出去。

蓓茜 （仍旧坐在椅子上）柯根嫂，请原谅我没有站起来，我脚站不稳，实在太困了，并不是不敬重可怜的小莫尔瑟。

发拉瑟 没有关系，蓓茜，大家都知道你的为人，恰恰相反。

柯根嫂 （对蓓茜）说得对，柏家嫂子，我早就一件件记在心里了，当我那小莫尔瑟还活着的时候，你那么疼爱地照应她，总是端个什么给她喝，拿个什么给她吃，每次遇到她，总要讲一两句暖人心的温存话来提她的精神。

下士施多达 （不耐烦，但还是和气地）抬出去吧，抬出去吧，老妈妈。

[小伙子，发拉瑟，布里南和彼得抬出棺木，柯根嫂跟在后边。]

下士施多达 （对差不多睡着了的蓓茜）这幢房子里一共有多少男人？（没有回答，大声）这幢房子里一共有多少男人？

蓓茜 （惊醒）天啊，我差不多睡着了！……多少男人？你没看见他们吗？

下士施多达 这幢房子里支（只）有这些男人？

蓓茜 哦，最上面这一层是没有了，楼底下可能还有一些，问这个干什么？

下士施多达 这一区的男人都得押起来。有人在掩护那些狙击手，所以我们得先下手防备，要是依我的话，我就叫大伙儿都当兵，大家尽尽本份！不过，他们和你，大概都是新芬党^①吧。

蓓茜 （本来快睡着了，一下子惊醒，带着睡意朦胧的兴奋）我蓓茜·柏泽斯才不是什么新芬党，凡是跟芬尼安这类肮脏东西有关系的我都不来往。只要我知道哪个教堂在做完礼拜以后要唱“天佑吾王”^②，我准去做礼拜，把这事看作自己的本份；我的独生儿子，随着都柏林联队第一分遣队上了前线，现在正在回家途上，他给炸毁了一条胳膊，还不是为着他的国王和祖国。

〔她的头又慢慢低下去。彼得进房间来；他身子直挺挺，脸上那种气呼呼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他在房间靠后那一带地方踱来踱去，显然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怒气，避免张口骂人。跟着进来的有发拉瑟、小伙子和布里南。布里南偷偷溜到阴暗的角落里，害怕人家注意他。〕

发拉瑟 （打破窘了一阵后的冷场）外边街上又是步枪，又是机枪，打的好凶啊。打仗的那些人准和跳油锅差不多了。

下士施多达 我们现在从四面八方一个劲地朝他们头上倒弹药；他们过不久就得挂起白旗来了。

彼得 （嚷出来）我警告你们这两个无赖，你们去当杠夫，一定比

① 新芬党——又称芬尼安，主张爱尔兰独立自治。

② 英国国歌。

彼得还要好！我帮助大家抬死人出去，你们反倒挖苦我，笑
话我！

发拉瑟 小伙子不过说你可以当一名刮刮叫的杠夫，这话也不
见得怎么糟蹋人吧？

彼得 （气冲冲地）你们这一对赤化的瞎胡闹的酒鬼，尽管人家
一直都在用尽心力，不让自己对同胞怀恨，生什么坏念头，
你们可还是处心积虑找机会，非把一个性情和善的人逗得
发火不可。

小伙子 哦，闭住嘴，闭嘴，闭嘴！

彼得 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向
天上的神负责，我现在就觉得是奉了天命来讨伐这一对土
匪，反对他们堕落叛教，交头接耳，勾勾搭搭，私下串通，阴
谋陷害，不允许我过正当的生活！

下士施多达 （惊呆）怎么啦，老大爷；他们待你怎么啦？

彼得 （不讲理地对下士）少管闲事！我怎么啦，跟你有什么相
干？

蓓茜 （瞌睡得迷迷糊糊地低声说）你们想法子安静下来好不
好？你们吵醒她，又要……叫……我……去……哄……她。
〔睡熟。〕

发拉瑟 来吧，朋友们，再来打牌，别理他。

下士施多达 不要打牌了；等一会儿中士一来，大家都得离开这
里。

发拉瑟 离开这里？为什么要我们离开这里？

下士施多达 这一区的男人都得押起来，等到这次骚乱平定以
后再放你们。

发拉瑟 打算把我们拘留到什么地方啊？

下士施多达 把人安置在一座教堂里。

小伙子 教堂？

发拉瑟 那一种教堂？是基督教的吧？

下士施多达 我不知刀(道)；大概是吧。

发拉瑟 (垂头丧气)天啊，整晚上关在新教教堂里那才妙哩。

下士施多达 把纸牌带去好了；也许有打牌的机会。

发拉瑟 唉，不，这个……这个不成吧？(考虑了一会儿)哎，在新教堂里打牌，我想倒也不见得是什么不对头的事吧。

下士施多达 要是我是你们，还得带些点心去；说不定天亮以前，你们就会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了。(唱歌：)

我真想吃块酥肉饼，

我真想吃块酥肉饼！

[噼啪！又传来一声狙击手的冷枪，立即引起一声哀叫。下士施多达脸色苍白，抓住步枪准备射击，倾听。

右边吆喝的人声 红……十字，红……十字！救……护车，救……护车！

[中士丁礼急上，面色发白，神态激动，非常气愤。

下士施多达 (对中士)中士，我们的人又挨枪了吧？

中士丁礼 是列兵泰勒；子弹从胸膛上直穿过去；胸前一个大窟窿，普通人的拳头都伸得进去，后背给炸掉了半截！他们用的是达姆达姆弹^①。这批杀人匪帮就躲在附近屋顶后面朝

① 又名膨胀弹，击中后膨胀扩大伤口，海牙和平会议条约载明禁止。达姆——达姆是印度地名，英帝国主义者在这地方设立兵工厂，首先制造这种子弹。

我们打冷枪。他们太不讲规矩了；要打为什么不走下屋子，光明正大地打一打！

发拉瑟（忍受不住这种轻蔑）光明正大地打一打！几百个乌合之众，拿着几杆破枪，带着念珠，对付十万精兵：有骑兵，有步兵，有炮队……他还要我们光明正大地打一打！（对中士）难道你要我们脱得精光，净扔石头？

中士丁礼（对下士）这儿就是这四个？

下士施多达 四个，就是这四个，中士。

中士丁礼（报仇口气）那么走吧；把这些家伙轰出去。（对爱尔兰人）喂，赶快走！你们上街去，要是再有狙击手打死我们一个人，那么你们就必须陪他上西天！（抓住发拉瑟的肩膀）走，出去！

发拉瑟 嘴，你推谁啊？

中士丁礼（粗暴地）走，出去，你这家伙。

发拉瑟 你管什么人叫家伙啊？我是个都柏林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明白吗？

中士丁礼 你就是布赖安·波鲁我也不管；出去，出去。

发拉瑟（快出去时停了一步）天啊，你们不是就靠枪炮吗！只要你们放下枪，我独自一个，汗不流，气不喘，就可以撂倒你们俩！

〔彼得、布里南、小伙子和发拉瑟，由士兵们押走了。蓓茜在火炉边椅子上沉睡着。过一会儿，娜拉在左边门上出现，身上只披着睡衣。她在门上站了一会儿，茫然地打量一下房间。接着她轻悄悄走进来，走到火炉前，拨拨火，把水壶搁上去。她手按在前额上思索了一会儿。她疑惑地望望火，接着又瞧瞧房间靠后那口柜子。她走到柜前，打开柜子，取出

一条脏布，铺在桌子上。随后她在桌上摆喝茶的杯碟。

娜拉 我总觉得房间看起来很怪，……我差一点儿忘记给杰克预备茶了……啊，还是趁他没回来把杂事都收拾好吧……
(她柔和地唱着歌摆茶桌：)

紫罗兰在林中散发花香，娜拉，

正在向蜜蜂儿卖弄秋波。

当我第一次说我只爱你，娜拉，

你也说你只爱我！

栗树花在林中空地上盛开，娜拉，

有一只知更鸟唱歌在枝头，

当我第一次说我只爱你，娜拉，

你也说你只爱我！

〔她突然停住，张望一下房间。

娜拉 (怀疑地)我总觉得这房间这样眼生……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我得想一想……我一定要回想一下……。

远处街上人们的吆喝声 救……护车，救……护车！红……十字，红……十字！

娜拉 (吃惊，听了一会儿，又继续安排茶桌)

树木，小鸟，蜜蜂合唱一支歌，娜拉，

歌唱更销魂的幸福快乐。

当我第一次说我只爱你，娜拉，

你也说你只爱我！

〔附近街上突然响起了一连串步枪声，接着是一挺机枪，
喀克，托克，托克，迅速地响起来。

娜拉（直瞪着前边，惊叫起来）杰克，杰克，杰克！我的小宝宝，
我的小宝宝，我的小宝宝！

蓓茜（惊醒）你这小鬼，又溜下床啦！

〔蓓茜起身，往娜拉那儿赶过去，娜拉已经冲到窗口，疯狂地推开了窗子。

娜拉（在窗口上尖叫）杰克，杰克，看在老天的面上，到我这里来！

士兵们（在外边喊）走开，离开那个窗口，喂！

蓓茜（抓住娜拉）走吧，走吧，你这媳妇，离开那个窗子！

娜拉（跟蓓茜挣扎）他在哪儿；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哦，杰克，杰克，你在哪儿啊！

蓓茜（恳求地）克里塞罗太太，看在老天爷的面上，走开吧！

娜拉（恶狠狠地）我不走；他人就在底下呢。放……开……我！
你想把我和丈夫分开。我要跟他在一起。杰克，杰克，回来
找你的娜拉！

蓓茜 嘘——嘘——嘘，娜拉，娜拉！他一会儿就来。我去领他来，只要你先静下来——老天在上，我担保把他找回来。

〔蓓茜使出一股猛劲，硬把娜拉从窗口上推开，由于用力过猛，她自己反而跌到窗子上。接连响了两枪。蓓茜的身子猛然一抽搐；她直挺挺地站住一会儿，脸上惊恐交集，痛苦万分，接着她蹒跚地往前走，双手笨重地靠在桌子上。

蓓茜（压抑着一声又恐惧又疼痛的尖叫）大慈大悲的上帝啊，
我中枪了，我中枪了，我中枪了！……我这条命快完了！（对
娜拉）我落到这个地步都是由于你……由于你……由于你

这个婊子，你！……哦，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对娜拉）你就是不肯安静下来，偏偏不安静，偏偏不安静，该死的你！瞧瞧我落了个什么，瞧瞧我落了个什么……我血淌得都快死啦，就没有个人止住这往外直淌的血！（喊叫）柯根嫂，柯根嫂！发拉瑟，发拉瑟，看老天爷的面上，随便哪位，找个医生来，医生！

〔她惊慌地摇摇晃晃地往房门口走，想找人来救她，但是半路上支持不住，跪倒在地上，身子弯向前，双手撑着地板。娜拉硬板板地站着，背靠着对面的墙壁，她那双垂在身边的手，一直抖着，并向前微伸着，嘴唇也哆嗦着，胸部一起一伏，眼睛发狂地直瞅着蓓茜的身体。

娜拉 （屏息低语）杰克，我害怕……我害怕，杰克……哦，杰克，你在哪儿啊！

蓓茜 （呻吟）这就是我日夜照看你的下场啦，……我是个傻瓜，傻瓜，傻瓜！喂，你这个臭婆娘，倒杯水给我吧！我血里边火烧火燎的！（恳求地）娜拉，娜拉，亲爱的，看在上帝分上，跑出去找柯根嫂，或者是发拉瑟，什么人都行，找个医生来，赶快，赶快，赶快！（娜拉全不动弹）你该死，你动一动啊，趁着我还没有死！

娜拉 哦，杰克，杰克，你在哪儿啊？

蓓茜 （低低地呻吟）耶稣基督，我眼睛看不见了！一片漆黑，漆黑！娜拉，抓住我的手！

〔蓓茜的身子往一边一歪，倒在地上。

蓓茜 我死啦，我死啦……我感觉到……哦，上帝啊，哦，上帝啊！（她有气无力地唱：）

我心率真，我信笃诚，
 耶稣为我捐生；
在十字架他流完血，
 把我罪完全洗清……

我心率真……我信笃诚，
 耶稣……我捐生；
……十字架他流……血，
 把……罪……洗清。

[她停止唱歌，挺直身子躺着，僵直地一动不动。静场片刻。
随后柯根嫂赶来。

柯根嫂 （吓得直发抖）天主慈悲，出了什么事啦？（对娜拉）出什么乱子了，孩子，出什么乱子了（看到蓓茜，跑过去，俯身在尸体上）蓓茜，蓓茜！（摇摇尸体）柏家嫂子，柏家嫂子！（摸摸蓓茜的前额）我的天呐，死人一样冷冰冰的了。他们居然射击这个不触犯人的可怜妇女！

[中士丁礼和下士施多达上，神色激动，两人双手紧握步枪，随时准备射击。

中士丁礼 （兴奋地）就是这幢房子！就是那个窗户！

娜拉 （背紧挨着墙）藏起来，藏起来；盖起来，盖起来！

中士丁礼 （走到尸首边）喂，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望望蓓茜）嗳呀天啊，我们打的是这间房子里的一个女人。

下士施多达 他妈的为什么到窗口上去？她死了没有？

中士丁礼 哦，他妈的早断气了。唉，我们刚才也不敢马虎大意。

娜拉 (尖叫)藏起来，藏起来；别让我看见它！把我带走，把我带走啊，柯根嫂！

〔柯根嫂跑进左首房间，回来时拿着一床被单，她把被单盖在蓓茜身上。

柯根嫂 (盖被单时说)哦，天主保佑她，这可怜的女人，已经僵硬了。看她脸上这一副突如其来的痛苦吃惊的样子，看她这双手，越来越白，简直象白蜡一样油亮油亮的了。

娜拉 (抽抽噎噎地)把我带走，把我带走，别丢下我在这儿直看着它！

柯根嫂 (走到娜拉身边，伸出胳膊搂住她)跟我走吧，亲爱的，你可以在可怜的莫尔瑟床上先睡一会，等我去请几位街坊邻居来，给蓓茜最后一次装扮，也好让这孤苦零仃的人入土。

〔柯根嫂和娜拉慢慢下。

下士施多达 (刚才在东张西望，现在对中士丁礼说)那儿有茶，中士。来一杯滚热的怎么样？

中士丁礼 有茶就倒吧，施多达，就倒吧。我现在什么都喝得下去。

〔下士施多达倒了两杯，这两个军人于是开始喝茶。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步枪和机枪声，偶而夹杂着轰隆轰隆几声大炮。窗外夜空上的火光，突然烧得越发灿烂越发火红了。

中士丁礼 对邮局发动总攻开始了。

远处街上人们的吆喝声 救……护车，救……护车！红……十字，红……十字！

〔屋子外边一个街垒上，传来英国士兵们的歌声：

他们来自山间，
他们来自幽谷，
动人的号召一发出，
立刻响应征召为祖国。
士兵们大步向前挺进，
不要流泪增加他们伤心，
我们的心即便如刀割，
也要唱这支快乐的歌。

中士丁礼和下士施多达（一边啜茶一边加入合唱：）

家家炉火要生得通红，
即便你们忧心忡忡；
你们的儿子远征异地，
梦魂时常想念着家中；
一线银色的明光，
穿透了黑黑的愁云；
只等到孩子们回家，
黑暗就要变成光明。①

幕 落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流行英国部队间的歌曲，有人译为《户户炉火红》。

给我红玫瑰

(四幕剧)

黄雨石译

剧中人

布莱敦太太

阿亚孟·布莱敦，她的儿子

依艾达

蒂姆普娜

芬鲁拉

布莱敦同屋的邻居

谢拉·穆尔宁，阿亚孟的爱人

莫尔家的布兰伦，几间破房子的房主

一歌手，一个嗓音很好的年轻人

鲁瑞·俄巴拉可恩，一个热情的道地爱尔兰人

马尔加尼，一个嘲笑一切神圣事物的年轻人

克林顿牧师，圣柏纳帕斯教堂的牧师

塞米尔，教堂看守

芬格拉斯巡官，骑警队的巡官，克林顿牧师的教堂守卫

男甲

男乙

男丙

住在布莱敦家隔壁的邻居

道沙德

法斯特

圣柏纳帕斯教堂委员会的委员

点路灯的人

铁路工人甲

铁路工人乙

场 景

第一幕——布莱敦家两间一套的住房。

第二幕——同。

第三幕——都柏林街头，靠近利菲河上一座桥梁的旁边。

第四幕——圣柏纳帕斯基督教教堂前的一片广场的一角。在这
一幕中，闭幕片刻以表示几个小时的间隔。

时间——不久以前。

第一幕

〔景：贫穷的工人区里两间破旧住房的前屋。曾经用白石灰粉刷过的墙壁，现在已变成如铁锈似的黄黄的颜色。台后偏右是通向大厅的正门。壁炉在右墙的前边，这时那巨大的老式的炉栏中正燃着熊熊的火。屋子中间是一张古老的乌木色的桌子，桌上立着一盏单灯芯的油灯，由于油的质量太坏，灯罩已经有些熏黑了。桌子上放着几本书、一些纸、几根颜色粉笔、一支笔和一小瓶墨水。左墙靠里有一个门通向里屋。靠近这个门边是一张看来年岁不小的马毛呢沙发。沙发的一头放着一卷叠得很整齐的床单和毯子，表明在夜晚这沙发被当作床使用。正门的左边靠近后墙是一个剧团巡回演出时使用的大藤筐。在这个门的另一边是一张普通的厨房用的碗柜，因为碗柜的上层塞满了一大排书，许多盆盆罐罐都放在柜顶的架子上。那些书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从旧书摊上买来的。在大藤筐那边的墙头上，钉着一张颜色鲜艳的孩子气的粉画，看意思是临摹的弗拉·安几利柯的那幅吹着弧形的金喇叭的天使；在这幅画的旁边是很小的一幅带色翻印的康司塔伯的《玉米地》。再朝后一些，这面墙上还有一面又高又大的窗子，上窗口差不多已经接近天花板了；如果站在这个窗口，就可以看到一个带横牌的铁路路标，不时发出绿色和红色的光亮。在这个窗

子下边一条粗糙的板凳上，并排摆着三个饼干匣子。一个里面种着天竺葵，一个种着麝香葵，另一个种着樱花。天竺葵的花盘非常大，闪闪地发着光。金色的麝香葵的管状花朵，色调轻快，既大而又鲜艳；樱花的紫色的花蕊四周环绕着如蜡一般的白色的长萼片，简直显得和白星海芋一样大。这些红色、金色和紫色的花朵使得这极其寒伧的房屋显出一种庄严的气派。有时，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紧跟着又是一阵车头拉着重载的货车开动时发出的强烈的噗噗、噗噗声。屋子里随便放着一两把椅子。

〔这是一个仲春的黄昏，已经是天色应该暗下来的时候；由于满天云彩，而且这个城市正下着一阵大雨，屋子里因而显得更暗了。

〔幕启时，阿亚孟和他的妈妈呆在屋子里。阿亚孟身材高大、魁伟，他大约二十二岁，深棕色的眼睛，一头本来很难梳顺但也梳得很整齐的浅色的头发。他那脸，很容易使一个细心的观察者想到一个相当漂亮、意志坚定、喜爱思考和性情和善的硬汉子。他妈妈年近五十，棕色的脸，闪着光的黑色的眼睛，面颊和眉宇之间透露出长期工作劳累、为生活进行挣扎的痕迹。她穿着一件紧贴在身上的黑色的上衣，衣服上有几块补得很整齐的补钉，下身是一条略略有些褪色的深蓝色的裙子，脚下是一双高底靴。这时候，一件蓝色天鹅绒的镶着银色花边的大氅罩住了这一切。她这时坐在一把厨房椅子上，上面铺着一块深红色的相当破旧的布垫。

〔阿亚孟穿着一件浅绿色的绸面紧身上衣，外罩一件无袖的红天鹅绒罩衣，罩衣边露着白色的皮毛。罩衣后边垫得很高，使他的两肩之间如驼背似的鼓起一大块。一条深绿色

的长带斜过他的胸前，上面挂着一个剑鞘。他手里拿着一把带横柄的长剑；头上一顶黑色的毡帽，窄窄的帽檐向上卷着。帽上围着一条黑带子，顶上还插着一根红色的羽毛。他下身穿着一条很厚的黑色灯芯绒工作裤，脚下是一双笨重的带铁钉的靴子。她和他这时正紧张地听着外面的什么声音。

布莱敦太太 （对阿亚孟耳语）她走了；我想准又是想借点儿什么。住在这个靠天保佑的大楼里，他们一天就想到借这借那的！

阿亚孟 那个讨厌的混账东西，去她的吧！刚才有人敲门的时候，咱们正弄到哪儿啦？

布莱敦太太 我正要说，

是的，还有这以后无数次更多的杀戮，
啊上帝！宽恕我的罪恶，同时也宽恕你！

阿亚孟 （看着地上）哦对了！（他念诵）——

怎么，蓝开斯特的充满野心的血液竟也会
流向地下？我倒以为它一定会向上飞腾。
(他举起剑来，凝望着它)

看看我的宝剑正如何为这可怜的帝王的死在悲
泣！

哦，让一切妄想使我的王室毁灭的人们，
永远也不免流出和这一样的深紫色的血泪！
如果这里还存留有一星星的生命，

(他向地下刺去)去吧,到地狱里去吧;告诉他们你是奉我的差遣!①

[有人用手轻轻敲着门。阿亚孟和布莱敦太太马上又一声不响呆呆地听着。一个因年老而变得沙哑的男中音嗓音在门外讲着话。

门外声 屋子里有人还是没有人?(当阿亚孟轻轻走过去用背抵着门的时候,外面的人又使劲敲了几下。)耶,里边——里边是不是有人在走动,还是这倒霉的破房子里根本没有人?

布莱敦太太 (耳语似的)是莫尔家的老布兰伦。他今儿个已经来过一回了。他是要为他那几间破房子收房租,他还要听别人说说,把他的那点儿钱存在爱尔兰银行里到底牢靠不牢靠?

阿亚孟 (警告地)嘘嘿嘘!

门外声 没人理,哎?可我刚才看到窗子里还有亮儿来着。也许他们出去了。上天保佑,我希望他们真是出门了;要不然,一个邻居来敲门他们连理都不理,那可真太差劲儿了。

[门外传来一个人走开的脚步声,接着完全沉寂下来。

布莱敦太太 他走了。每每到收房租的时候,他总显得劲头很大。我真不知道,一个人,有他那么些钱,怎么会住在简直和这儿差不多的两间屋里,并且还住在这条街上。他本来不过是个老油漆匠和裱糊匠,饿着肚子攒下一点钱,靠使巧弄乖买下了几间破房子,马马虎虎粉刷一下,随你住里头有多么不方便,他的最高的房租照收无误!

①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下篇》,第五幕,第六场。

阿亚孟 我只盼望他这会儿离开我远远儿的，别来麻烦我。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想想，更重大的事情要做，可没功夫去为那老糊涂的痛苦操心，他是总担心他那几文钱会给人抢走了。话说回来，他倒还是一个吝啬鬼，每逢到圣诞节的时候，他总给孩子们买玩具，星期天他丢在教堂募捐盘里的钱也总不少于半个克朗。

布莱敦太太 那他是会的！

阿亚孟 他先一会儿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

布莱敦太太 哦，还是那几句老话，问我觉得爱尔兰银行怎么样；叨咕一阵谁谁还没有付房租；又说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

阿亚孟 （望着那把椅子）我得想法儿借点儿钱买一把带扶手的椅子，还得想法儿把扶手涂成金黄色，好让它摆在“养性堂”里也象那么回事；我还得把椅背油漆一番，用一张薄薄的硬壳纸，上面画上蓝开斯特家的纹章红玫瑰，这样它就可以象一个帝王的宝座了。

布莱敦太太 格罗斯特公爵杀死皇帝的那个场面一定得演好了，整个那场戏得显得气派非凡。

阿亚孟 是这样。只是因为他们听到关于莎士比亚的许多话，他们就对他非常害怕。他们认为自己无法理解他，其实，他和每个人一样也是天国的一部分。不久以后，我得让他在公共酒馆里陪着他们一起喝酒！

布莱敦太太 我可不知道把莎士比亚搬到演唱会上去到底行不行。

阿亚孟 不行也得行。只希望亨利王别过于那么指手划脚，老那么拿手在空中乱锯，把他自己的热情都给撕成碎片了。那个老笨蛋看到别人那么做过，就认为一定得那么

着才对。(叹了一口气)我现在不敢再念我的台词了，莫尔家的老布兰伦一定躲在外面什么地方偷听着；我还是在心里默记吧。他说他明天该多少岁了？

布莱敦太太 才只不过七十六岁，他说，那样子仿佛他正等着过二十岁生日哩。

阿亚孟 嗯，他不会等得太久的了。

布莱敦太太 (不愿说出口似的)他还咕咕叨叨地说，他在他家的那架老钢琴上练着一个什么曲子来着。

阿亚孟 (从坐处一跳站起来)那是我的一支歌，让他给谱个曲子的！(他冲出门去，马上又跑了回来)他不在外边；我想准是回家去了。(生气地)你干嘛早不告诉我？

布莱敦太太 阿亚孟，你去上工之前，我倒愿意尽量想法儿多休息休息。你也做得实在太过了。今天你睡了不到两个钟头，晚上可还得干一夜的活儿。画画、念书、编歌儿，念莎士比亚。如果你有一架钢琴，你一定还得学音乐。你为什么不认准一样东西，别什么都搞？

阿亚孟 它们都太可爱了，我的生活对它们全需要。

布莱敦太太 没有这些东西，我倒也凑合着过得很不错。(略停。她走到窗子前去轻轻摸摸那株樱花)还有那个可悲的罢工运动，马上就要降临到咱们头上了。

阿亚孟 (坐在那个铺着红布的椅子上，阅读着莎士比亚——安静而有信心地)不会真罢工的。老板们不会愿意跟工人们干。他们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每周增加一先令工资的。

布莱敦太太 (这会儿正摸着麝香葵)我想着你们这个演唱会不是为了要募集基金吗？

阿亚孟 (不耐烦地)是的，是募基金；那是说如果万一真要罢工

的话。不管怎么吧，演唱会的事跟我也没多大关系。我赞成工人们的要求，在一次会上作过一次演讲，支持他们的要求，也不过如此而已。

布莱敦太太 你现在干的这些事一定会把你的身体搞垮的，剩下一点点时间，你又一天盯着——（她没说完就忽然停住，一声不响）

阿亚孟 （把书放到膝盖处——生气地）说呀——把你想要说的话说出来：一天盯着谁？

布莱敦太太 没谁，没谁。

阿亚孟 盯着谢拉·穆尔宁——那就是你心里要说的话，对不对？

布莱敦太太 对又怎么样？难道这会儿有个什么新的法律，不允许人有他自己的思想吗？

阿亚孟 （带气地）你到底因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姑娘？

布莱敦太太 没有什么。要说那个姑娘，我承认她倒算得是一堆棉布头巾里的一块花色漂亮的丝绸头巾。我承认在别的那些女孩子都只会在篱笆后边躲着的时候，她却扬起头，走到大路中间，让每一个人都能在鲜明的阳光下看清她的脸。可尽管这样——

〔她又停住了。〕

阿亚孟 啊，尽管怎么样？你老是这样半吞半吐的，简直是发疯了。

布莱敦太太 （硬着头皮说出来）她是个天主教徒；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天主教徒，对于一个想要考验教皇法令的人，她是永远不会原谅的。

阿亚孟 可谁要考验教皇的法令来着？生活和人世的一切重大

变迁自然会对一切东西进行考验，甚至包括教皇的法令。难道你以为我一直不辞劳苦，现在也不辞劳苦地要让自己熟悉过去那些伟大人物的伟大思想，就只是为了趴在地上乖乖地接受教皇的法令吗？让那姑娘爱信什么就去信什么，爱尊敬什么就尊敬什么：这应该由她自己去作主。她长得很漂亮，说话很动听，跟我在一起很亲密，这对我就完全够了，那怕她相信黑人的魔神，在她的前院儿花园里栽着一根挂图腾的柱子也全不相干。

布莱敦太太 还有比这更坏的哩。

阿亚孟 比这更坏，是吗？那是什么？

布莱敦太太 她是爱尔兰皇家警察局一个巡官的女儿，对不对？

阿亚孟 那是她也没法儿改变的事，不是吗？

布莱敦太太 那我知道；可是好多人都在背地里叨咕，说跟我儿子缠在一起的那姑娘的父亲是躺在他们敌人怀抱里的。

阿亚孟 仿佛除了她自己以外，天下就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反对她的。我喜欢的是她那个人，不是她的信仰；我爱的是她，不是她爸爸。

布莱敦太太 大半个爱尔兰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个人该喜欢什么样的姑娘不能不受到他和她的信仰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到她父亲的生活方式。

阿亚孟 让整个世界都去那么说吧！她很漂亮，不管我说什么，她那对小耳朵都非常爱听，所以，那怕她是黑暗本身生下的女儿，我也会抓着她的手，把她领出来让所有的人看看。

布莱敦太太 她要是跟你在一起熬上一年半载这种穷日子，她大概也就很有个看头了。

阿亚孟 她可并不爱金银财宝；她的热情的心从来没有想着从中国和日本运来的绫罗绸缎，也不会想着东亚的各种香料。让她披着一条黑色的普通披巾，穿上一条普通裙子，光着一双脚，她也决不会想念着那些爱虚荣的女人所喜爱的更精美的妆饰。

布莱敦太太 啊，阿亚孟，你就这样去做你的高贵的蠢才梦吧。我只是告诉你，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心里都会梦想着精美的妆饰；我只是告诉你，芬格拉斯巡官屁股上叮当响着的长剑，他那威威赫赫的头盔上的红羽毛，和他那制服上的闪闪银光，比她可能在你身上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会更显得百倍的光辉灿烂。

阿亚孟 告诉我点儿别的什么，增加点儿我的希望吧。

布莱敦太太 看你的书吧，你不用听你妈妈瞎叨叨了。

阿亚孟（走过去轻轻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我在听着，可是我的心离开你越来越远了，妈妈，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坐在一只金质的独木舟里，漂浮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布莱敦太太（哽咽地）阿亚孟，我的儿子，在开玩笑的死神催赶着你爸爸进了天堂之后，我可是为你尽了我的一切力量。

阿亚孟 这一点我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天黑的时候，你永远手里拿着个太阳在给我照亮；当你让我在学校里即使挨着饿，也终能免于死亡的时候，你是象富有人家给孩子花皮球一样，给了我一个能陪着我玩的生命。（他把手放在她的下巴边，轻轻地抬起她的头来）这个脸，这个曾经非常细嫩可爱的脸，现在已经满是皱纹了；这双仍是深棕色的眼睛，过去曾经是那么明亮，现在由于吃力地展望者未

来，已经失去了光彩；这过去一直是挺直的坚强的背脊，现在却已经弯了下来。你好比一片久经风霜的树叶，带着古铜色的美，等待从遥远的冬天吹来的寒风把它从树上摇落下去。

布莱敦太太（轻轻移开他放在她下巴边的手）我的手仍然还很有气力。我的背也还能承担起许多沉重的负担；我的眼睛，虽然和过去比起来已经有些昏暗，但也还能够看得很远。啊，我最好脱下这件漂亮的外衣吧，省得它引起我许多非非之想。

〔她脱掉外衣，仔细叠起来放在藤筐上，然后走过去弄火。阿亚孟沉思着向窗外望了一会儿，然后脱下他的上衣，取下宝剑，摘下帽子，把它们一一放在藤筐上。

阿亚孟（沉思地）今天晚上，在这大雨天他大概不会来了。如果他来了，我一定让他代念皇帝的词儿，让我把自己的台词再熟悉一遍。

布莱敦太太 谁今天晚上要来？

阿亚孟 马尔加尼，他正在整个都柏林到处寻找一本他要送给我的书；如果找到了，他今天晚上一定会送来的一《宇宙之谜》。

布莱敦太太 这个人又是我实在不怎么愿意见到的，由于他毫无顾忌地蔑视上帝，嘲笑一切大家认为庄严神圣的东西，这一带的人全都举起了胳膊随时准备跟他干。

阿亚孟 哦，蒂姆没有问题。人们应该有点头脑，好好理解他所讲的那些话；在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上，一团黑色的火焰总特别显眼。

布莱敦太太 你要那么说，那你真是不理解他们；如果他不肯闭

上嘴少说几句，早晚他会遭到麻烦的。

阿亚孟 不相干。

〔她已经一声不响地把一条披巾披在肩上，仿佛不愿意让阿亚孟注意到她的动作，轻脚轻手向门边走去。这时门忽然打开，门口出现了依艾达、蒂姆普娜、芬鲁拉和几个男人。这三个妇女朝门里走了几步；男人们却仍然呆在门口。所有他们的脸都死板得象戴着面具似的，显露出一种呆痴的绝望的表情，同时也显露着贫困和艰苦生活的印记。依艾达的脸完全象一个老婆婆；蒂姆普娜是中年妇人的样子；而芬鲁拉的脸却象一个女孩子。每张脸上都有数量不同的皱纹表现出她们年龄上的差别，可又全都带着同样毫无表情的神态，凝望着人生。

〔蒂姆普娜怀里抱着一个两呎多高的圣母像。这个神像原来是由光辉夺目的纯白、晶蓝和富丽的金色组成；现在可已经完全褪色了，镀金部分，除了凤冠上还保留着几颗暗淡的金点之外，已经全都脱掉。她戴的并不是那种圆顶的凤冠；冠顶的四周排着象城墙一样的雉堞，那样子很象都柏林的城墙；圣母的苍白的脸也被屋里的油烟染污，那样子显得非常悲惨。男人们都穿着深棕色的衣服，女人的衣服是暗灰色，每一件衣服上都不定在什么地方有一块灰暗的蓝色、红色、绿色或紫色的补钉。

依艾达 （向布莱敦太太）你能不能送我们一点儿肥皂粉，亲爱的布莱敦太太，让我们给圣母好好洗一洗？（对其他所有的人）可我也常说过，就因为常洗，这袍子上的漂亮的蓝色，衣边上的亮晶晶的金色和凤冠上的庄严的气派都给洗掉了。
下边的小尔苏娜正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着，想等哪天

把圣母拿到什么地方去给她换上一件新的蓝袍，给她全身装装金，让她恢复原来的气派；可是每当她攒到一个先令的时候，家里又非得用它去买粮食和柴火；可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我们艾布拉纳的女神什么时候会不愿意为了她的信徒们的需要卖掉自己的金冠和蓝袍。（布莱敦太太递给她半袋肥皂粉。极为感激地）谢谢你，太太，虽然你和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这位照看艾布拉纳穷人的圣母，一定会由于你对她的这点供奉，使她的金身增色，多多地保佑你和你的好儿子的。

其余的人（咕噜着）她一定会，那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让开一条道儿好让依艾达出去，蒂姆普娜抱着圣母像跟在后边，好象排着队似的。布莱敦太太也跟在他们后边慢慢向外走。

阿亚孟（注意到她的动作）你可不能再出去，一定不能——你看看今儿晚上这天气。还出去？

布莱敦太太不出去；只是到路那边加西莫尔太太家去看看。她身体不很好；我答应她，在她没有睡着之前，去给她准备点儿热茶什么的。

阿亚孟（不高兴地）你对别人的家比对自己的家还关心得多！一个星期以来，每天晚上你总是象一个慈善会的大姐一样，不是为了这样，就是为了那样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朝外跑。

布莱敦太太我知道有一个可怜的老太太需要我帮帮忙，你让我坐着也坐不住的。我会通夜听到她的声音在那里抱怨，说我为什么不去给她准备点儿热茶，给她把床铺好，让她能够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安稳地度过一段孤独的时刻。

阿亚孟 等到你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你瞧他们怎么帮助你吧。

布莱敦太太 啊，咱们不知道。一个人不应该那么想，如果抱着那么个想法，那就会让咱们对于凡是对咱们不利的事都感到厌恶。花费一点闲着的时间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没什么害处呀。

阿亚孟 哪怕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

布莱敦太太 （叹一口气）不这样，我也会精疲力尽的，至少到时候，我这把已经疲惫不堪的老骨头可以去安然长眠而不会有愧于心。

〔当她打开门要出去的时候，谢拉出现在门口。这女孩子大约二十三岁，高高的苗条的身材，神态坚强而又始终不失其优美。她长着一双很大的充满同情的棕色的眼睛，眼神只是由于某种恐惧的感觉偶尔显得有些阴暗。嘴比较大，可是样子很美；她的棕色的头发很长，可是现在已经挽起来在后颈上梳成了一个很大的圆髻。她穿着一身定做的深棕色苏格兰呢的服装，外面一件金棕色的短罩衫，头上是一顶宝蓝色的帽子。这些衣服现在都被一件栗色的雨衣盖着，雨衣因为浇满雨水颜色显得很暗，她手里拿着一把草草收叠起来的雨伞，正不停地向地板上滴答着水。她显然是由于布莱敦太太在场，进来的时候不免有些迟疑；可是她马上用一种轻松愉快的神态掩盖住了自己的畏缩。布莱敦太太尽管想极力避免，可是在和她打招呼的时候，声调仍显得有几分僵硬。〕

谢拉 哦！晚安，布莱敦太太。这天气真糟糕！我差点儿都给吹散架了；还有这雨——哦，这可怕的风和天气！

布莱敦太太 你真会给淋死了。快脱下雨衣，到火那边去坐着。

让阿亚孟给你做一杯茶，慢慢好让你缓过气儿来。

谢拉 不，没有必要；我正浑身发热哩——跟大风和疾雨的战斗已经让我非常暖和而且充满了生气。

阿亚孟 嗨哟，大风疾雨，要说雨，现在是天天在下。坐下来，脱下鞋子伸伸腿吧。

谢拉 不必了，我不能呆很久。（向布莱敦太太）这样的天气，夜晚还出去，布莱敦太太？

阿亚孟（匆忙地）她一定得去：一个可怜的生病的街坊请她马上去。

谢拉（迟疑地）什么事情？我可以……我能代替你去一趟吗？

阿亚孟（坚定地）不，不，你去不行。那位太太认识我妈妈。她不过是去给她安顿安顿，让她能舒适地度过这个夜晚；妈妈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布莱敦太太 再见，谢拉小姐；也许我回来的时候你还会在这儿的。

谢拉 我想不会。我差不多马上就得走。

布莱敦太太 哦，那么再见吧。

〔她走出去，阿亚孟走到谢拉跟前，吻吻她，然后帮着她脱下雨衣。

谢拉 在这样一个夜晚你不应该让你妈妈出去——她已经不是一个年轻妇女了。

阿亚孟 我不愿意干涉她去给街坊们帮帮忙。她喜欢这样，这能使她感到心里痛快一些。

谢拉 可是雨大得都连成一片了，她又就只披了一条薄薄的披肩。

阿亚孟 (不耐烦地)哦，她并不要走很远。让咱们来想一点儿更重要的事，别管那倾盆大雨，和一个老太太如何冒着雨去给病人安置床铺吧。你瞧！——(摸着她的裙子)——这褶子里都拧得下水来了。快拿到火边烤烤干吧。你转过身去，我来给你解扣儿。

谢拉 (推开他的手)这没有什么——你这会儿又想到自己取乐了。刚才我来敲门，你可并没那么急急地要见我。

阿亚孟 你！可敲门的是莫尔家的老布兰伦呀。

谢拉 在他之前，我来过。他后来也在门上敲了半天。

阿亚孟 (很生自己的气)可我以为那次敲门的是一个讨厌的街坊。我应该想到是你的，那敲门声是那么轻悄。

谢拉 我极力避开别人的注意溜了进来，可结果弄得满院儿的人都知道我在那儿敲门，等我走下去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大声叫着说，那个花哩胡梢的丫头又想钻到布莱敦家去！要是我家的人听到这话，那我才有好日子过哩。

阿亚孟 我那会儿正拿着莎士比亚念我的一段台词，不愿意有人来打搅，所以我就象水塘里的一头鱼一样，气儿也不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竟把我的亲爱的人儿关在门外了！(走过去搂抱着她)行了，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你已经是在我的怀抱里，千稳万妥，无限恩爱。

谢拉 (要从他怀里挣扎出来)不，事情并没有过去；你别搂得我太紧了；今天晚上你可别招惹我，因为我感到有点儿累了。

阿亚孟 (不高兴地)又是累了？是呀，我也是，还不只是有一点儿累；可我不管怎么累，也决不会不拿出几分热情来欢迎我心爱的人。

谢拉 哦，阿亚孟，我求你让咱们严肃地呆这么一个晚上。

阿亚孟 好，好，谢拉。（他离开她走到火炉的那一边去站着）那么让咱们来计划计划，怎么能让明天的每一秒钟都充满了欢乐。

谢拉 我匆匆赶来就为了这件事——我明天不能跟你在一起。

〔长时间的沉默。〕

阿亚孟 你明天为什么不能跟我在一起？

谢拉 圣弗瑞基德的众神女明天开始退位，为了对这个圣徒表示热烈的崇敬，妈妈坚持要我跟她去。

阿亚孟 可我坚持要你跟我去。难道圣弗瑞基德比罪人阿亚孟对你更重要吗？难道你真愿意去参加那个仪式，而不愿意来看我吗？（略停）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谢拉？

谢拉 （迟疑地低声）上帝宽恕我，我实在更愿意来看你。

阿亚孟 那么就来吧；上帝肯定会宽恕你的。

谢拉 我可不敢。我要不去，我妈妈会跟我吵得没完。我跟你说过她非常讨厌我跟你在一块儿。她日日夜夜红着脸警告我，青着脸吓唬我，等到她说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爸爸便会作为一支生力军参加进来，更热闹地来一套吓唬和警告，脸红得更亮，黑得更可怕。

阿亚孟 谢拉，谢拉，这一个月里头我就这一天能够闲着，你一定得陪伴我。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决定不去参加工人们的集会了。

谢拉 还有一件事，阿亚孟——那个叫人担心的罢工运动。哦，你为什么要跟那些事情搅和在一起？

阿亚孟 哦，现在别管那个。你别象一个胆怯的小姑娘，蹲在刺裸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只要你不动就扎不着你，可是除非你肯冒险挨几下扎，你就永远不可能走到青草地或者

外边开阔的大路上去。

谢拉 哦，阿亚孟，如果你爱我的话，求你看在我的面上，尽量严肃一点儿吧。

阿亚孟（不免有点儿暴躁）哦，谢拉，咱们现在还没到需要象咱们的上辈一样严肃的时候。不要很久，等到时间用它的灰色的手指向红玫瑰般的青春提出警告的时候，过多的智慧就会使咱们变得呆痴了。请不要用该死的冷冰冰的祷告窒息住由于害怕爱的欢乐而发出的轻快的叹息。

谢拉（暴躁地）我不要听，阿亚孟，我不要听你这一套！咱们必须好好地向前看看。你的生活道路实在太多了，你就不肯顺着一条道儿走下去，让咱们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

阿亚孟 咱们现在就是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丛林野火的光亮之中。我告诉你生活并不是那么单一，它是多方面的，是一片宽广的枝枝杈杈的火焰，在你的视觉和感觉之下都会显得那么崇高伟大，只有不爱它的人才会被晃得睁不开眼。我这个人决不会象牧师抱着圣体一样整天怀抱着恐惧。让那些胆小的人轻手轻脚地走过暗淡的花丛吧；我的双脚一定要踏过最红的玫瑰花开放的地区，尽管那些花长满了尖利扎人的刺！

谢拉（从椅子上站起——极为生气地）我不要再听你这些话了；我得走了。你不过是想让我变成你的幻想中的一个火星罢了。我得走了！

阿亚孟 倒不如说是变成上帝神坛上的一个火星，我的姑娘；这个火星会给欢乐的生活照出一条新的道路，或者用它的光和热，在一个诗人的心里焕发起一支歌。

谢拉 我到这儿来是想抓住最后一个机会把很多事情跟你好好

谈一谈，可是你不让我开口；那我就只好走吧；（当他勉强搂着她的时候）放开我！（祈求地）求你放开我，阿亚孟！

阿亚孟 我告诉你，上帝看到他的苦难的孩子们的脸上偶尔放出欢乐的光彩，他是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谢拉 （恐惧地）哦，你不要在这里提到上帝的名字，这会给咱们俩带来不幸的。你对我的爱情，只有我在这儿的时候才存在。我一走，你就只会想到你的可怜的画，你的可怜的老爱尔兰，你的歌和你的工会，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谢拉。

阿亚孟 你就是它们全部的一部分，你和它们在一起，也包容在它们之中；你是欢乐、优美和可爱的形象；是一朵鲜艳、绯红的美丽的玫瑰花。（他把她拉过来紧紧地搂着，然后把她抱在自己的膝盖上，吻着她）谢拉，亲爱的，你不能抛开那使天上的月亮也不过显得象远处树枝上一颗金色杨梅的欢乐。你不能捂住耳朵不去听那银铃发出的悦耳的响声，这银铃响过一次就总也不会再响的了！

〔门开了，莫尔家的布兰伦伸进头来向屋里望着。这是一个光秃的头，头顶闪闪发亮；他的脸上有不少皱纹，可是他的眼光明亮而锐利。一把长长的白胡子使他略略有点儿象圣哲罗姆^①。他穿着一身破旧的高级衣料衣服，外面罩着一件被雨浇透的雨衣。他头上戴着一顶褪色的高顶帽。〕

布兰伦 哦，我的天啦，我的天啦！

〔他走进屋里来，这时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虽然还很健壮，可

① 圣哲罗姆(St.Jerome 347—420?)，早期神学家和著名学者。不少名画家曾为之作像。

是背已经弯得很厉害，他用一根长带子背着一架手风琴。谢拉和阿亚孟马上分开了；他站起来向那老人走过去，她却有些难为情地呆呆地看着火。

阿亚孟 你他妈的有什么事情？

布兰伦 （完全没理会阿亚孟的话——脱下帽子来向着整个屋子一鞠躬）啊，我的一对可爱的白胸脯的都柏林的鸽子！我的不幸是无意中打搅了一对真正相爱的年轻人，而且是在他们正感到无比欢乐和香甜的时刻。如果我的话并不会妨碍别人的坚强的友情的话，我倒想问问，这个可爱的人儿叫什么名字呢？当然啰，说真心话，我倒更愿意，从一个半开的窗口向着这位令人崇拜的小姐的膝上，扔进一个美丽的光采的花环。

谢拉 （不好意思地）我的名字叫谢拉。

布兰伦 谢拉是吗？啊，你就是谢拉。啊，这名字再合适不过了，这两个柔和的声音表现出一种温柔的气质，再加上它那银铃般的回音，正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我这对昏花的老眼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美丽苗条的姑娘。

阿亚孟 （走过去抓着他的一只胳膊，要领他出去）我这会儿没工夫陪你，老朋友，因为我们俩正在研究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问题在我们俩再长大一天以前一定得要解决了。

布兰伦 我当然知道。对那些妨碍年轻人迈开舞步的许多泡沫一样的问题，他们总有许多疑问要提出，也有许多答案要说明，那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阿亚孟 （不耐烦地）你回头再来吧，老朋友，回头等咱们有时间休息的时候。

布兰伦 你听我说，我这个人决不会那么不识趣，无故打扰你

们，害你们不能毫无阻挠地彼此对望着，让你们的两颗心能够默默相通。(他匆匆走向谢拉，推开阿亚孟)我很容易看出来，可爱的小姐，你具有你的这个年轻人所具的一切知识，而且什么事都知道，所以我现在以一个男人对一位小姐说话应有的礼貌，而且带着几分机密，请你告诉我，你觉得爱尔兰银行怎么样？

阿亚孟 哦，求你看在上天的份上，老先生。谢拉对爱尔兰银行毫无兴趣。对银钱，或任何银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她全没兴趣。

布兰伦 (他仿佛大吃一惊似地呆望着阿亚孟)啊？天啦，别胡说了，年轻人！谁敢说对于银钱能买到的东西完全不关心？(他踮着脚轻轻走到门口去，打开门，向外望望，然后又轻轻地把门关上。接着他又踮着脚向谢拉这边走过来，对她弯下腰去，两手扶在膝盖上，嘶着嗓子低声说)我就有那么一点点儿股票和证券存放在爱尔兰银行里，年息四分——这也不过只让我这老头子生病的时候生活可以有个保障，嗯？存在那儿绝对安全，对不对，嗯？(向阿亚孟)你让这位漂亮小姐自己说吧。(又把头扭过来向着谢拉)那放股票的地方就象是由圣彼得^①自己管着钥匙一样的安全，嗯？

谢拉 我相信一定是那样，先生。

布兰伦 (忍不住笑，非常强调)对对！你可不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小姐；我知道你会那么说的，既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为了对我讨好。(转向阿亚孟)你怎么说？你是一个男

^①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圣彼得掌管着天堂大门的钥匙。

人，现在你说说你的看法。

阿亚孟 哦，即使整个国家都垮了，你也决不会丢失一分钱的。

布兰伦 （极高兴地）一切都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嗯？

阿亚孟 决没问题！

布兰伦 太棒了！（对谢拉）现在你听到了？这是一个自己爬上学士地位的人在讲话。对对！石头墙，铁门板，又是钥匙又是锁，又是插销又是闩，所有的股票放在那里都干干燥燥、暖暖和和、无比安全。

谢拉 无比安全。

布兰伦 （极高兴地）啊，是这样。决没有一文钱会跑到教堂捐款的堆儿里去。（忍不住笑）如果教皇知道他受到了这笔损失，他准得气疯了！绝对安全。（对阿亚孟）你也这样想，嗯？

阿亚孟 是的，是的。

布兰伦 （冷静地）啊，当然你也这样想。（向谢拉——指着阿亚孟）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我的可爱的漂亮的姑娘，他的教养使他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很正确。

阿亚孟 （不耐烦地捉住他的一只胳膊）可是现在，老朋友，我们一定得请你走了。

布兰伦 嗯？

阿亚孟 请你走；谢拉和我还有些事情要谈谈。

布兰伦 （忽然地）可是关于那支歌儿的事，怎么样呢？

阿亚孟 歌儿？

布兰伦 演唱会上的歌儿。我这不是专为那件事来找你的吗？我和山米费了好大劲儿，最后总算用全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把调子确定下来，现在谁拿着也能照着唱了。山

米这会儿在下边已经穿好了表演服装，等着咱们去叫他上来，用他那独特的嗓音把那支歌儿唱给你们听听。

阿亚孟 去叫他上来，去叫他上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布兰伦 （大发脾气地）我不是一直要说，可你一直让我插不进嘴去吗？（向谢拉做个手势）当着她的面唱，他准会羞得开不了口的。（他向谢拉嘶着嗓子低声说）他简直象个刚穿上头条裤子的孩子一样腼腆，可爱的姑娘。

阿亚孟 （等不及地催他出门去）哦，快去，快去，伙计，去叫他上来。

〔布兰伦走出门去。

谢拉 （认真地）你们等我走了再唱吧，阿亚孟；我不会呆很久的，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阿亚孟 （颇有点兴奋地）哦，你一定得听听这支歌儿，谢拉；他们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给它谱了个曲子，不要一分钟就唱完了。

谢拉 （愤怒地）我已经等得够久了！难道你对我说的话完全不感兴趣，却愿意去听一个爱出风头的傻瓜唱一支歌儿吗？

阿亚孟 （微微一惊）哦，谢拉，你今儿晚上是怎么啦？来唱歌的是一个年轻的木工，他不但不爱出风头，而且腼腆得象一只田鼠一样，你回头会看见，等他开始唱的时候，他一定会转过脸去连看都不敢看咱们一眼。你愿意听听的，谢拉，你不愿意吗？

谢拉 （祈求地）可以等等再听，阿亚孟；我可以过些时再来听他唱。我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要跟你谈谈，关于我们以后相会的问题。

阿亚孟 （匆忙地）那么好吧；等歌儿一唱完，我马上把他们都轰

走。他们来了，快坐下吧，坐下，再耐心地等待一分钟。

[但她仍向门边走去；她到门口时正赶上老布兰伦推着一个二十三岁，非常羞怯，不愿进来的年轻人走进门来。他身体很高，可是他的呆板的苍白的脸带着一种对世界和周围的一切已完全不抱希望的神情。甚至在他表现羞怯的时候，他那呆痴的面容也毫无改变。他穿着一件样子很象晚礼服的白色的圆摆上衣，黑色的坎肩里是一件相当脏的发皱的衬衫假领，下身是一条绿色裤子。他手里拿着一张乐谱手稿。布兰伦取下背上的手风琴，使劲把那年轻的歌手朝前一推；谢拉正向门口走，因此正好碰在她的身上，布兰伦一歪身把她推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同时他在阿亚孟的肩上推了一把，把他推到房间的另一头去。]

布兰伦（在他推谢拉的时候）让开路，听见没有！干嘛那么着急，一分钟也等不了吗？一切全都准备好了。只是先得让这个年轻人有机会松口气。（在他推阿亚孟的时候）再往后些，听见没有？再往后些！也让咱们的歌手能够摆出一副唱歌的架势来。他这样子是不是够帅的，啊？中间的几个人都得这么打扮，靠边的人把衣服的颜色倒过来——绿上衣，黑裤子，白坎肩，明白吗？整个歌唱队看起来准呱呱叫。因为对我们举行的演唱会表示同情，班哲明公司答应租给我们全部十二套服装，一共只要五个先令的租金。（向谢拉——嘶着嗓子耳语）你望着火，好象他根本不在这儿似的。他可真是害臊得出奇，谁要看他一眼，他就马上会晕头转向了——懂吗？

[她慢慢地，而且略有些生气地坐下来望着火。门开了，鲁瑞·俄巴拉可恩胳膊下边夹着一小卷爱尔兰杂志走了进

来。他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中年人，穿着粗糙的土布上衣和短裤，外面罩着一件大氅，头上戴着粗布帽子。

鲁瑞 你在家，阿亚孟，我的儿子，我给你拿来了我让朋友们设法给你找到的这些爱尔兰杂志。（他看看歌手）嗨，你们这是要表演什么马戏呀？

阿亚孟 这位布兰伦·莫尔先生正组织歌手，预备在我们必须罢工的时候举行一次演唱会，募集一点儿基金，鲁瑞。

鲁瑞 我也是个工人，可我不赞成搞这种洋玩意儿的演唱会，在我们的国土上举起光明之剑吧。我们不能容许在我们的国家里有黑奴工业。

布兰伦 （非常生气地）你不来到这儿那你爱赞成什么全都没关系，现在你可得给我坐下。尽量让你自己象一个有教养的社会成员，伙计，暂时安静一会儿吧。（对歌手）来吧，山米，我的好儿子，暂时把你的羞怯搁在一边，就象受到皇家的命令一样好好演唱吧！

鲁瑞 （吼叫着）咱们这儿可不需要什么皇家命令。

布兰伦 （做出一个非常厌恶的姿态）求你看在上天的份上，别让咱们的歌手感到受不了，不行吗？我那么说不过是个比喻，小伙子。

鲁瑞 管你比喻小伙子，还是比喻小丫头，凡是光明之剑放光的地方，就决没有什么皇家指示。

阿亚孟 啊，看在上帝的份上，鲁瑞，让咱们听歌儿吧！

布兰伦 （向歌手，他这时正羞怯地咳嗽着，转过脸去背向听众）来，山米，记住你现在不是穿着工人服，你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抬起头挺起胸来。（他用手风琴奏了几个简单的音）来吧！

歌手（唱：）

一面深黑色的披巾完全裹住她的身躯，
一任烈日闪耀、挟带着水花的海风狂吹；
但那黑色的身子下边伸出一只娇美的纤手，
递给我一束鲜艳无比的红玫瑰。

〔他把身子更朝背着听众的方向转了一转，又羞涩地咳嗽了几声。〕

布兰伦（充满热情地）山米，你可是比过去唱得更好了！接着唱下去，我的好儿子！

歌手（唱：）

她的朴素的长裙下是赤着的双足，
她全身的装束是那么淡雅而又秀美；
但她那夜星般的双眸却仿佛在叫喊，
我给你带来了一束鲜艳无比的红玫瑰！

布兰伦（用手风琴拉完一个柔美的过门儿之后）你是未来的麦克柯马克公爵！每当他唱《我亲爱的妈妈》的时候，由于天使们都挤过来要听他唱歌，连天堂都摇晃了！

〔在布兰伦说话的时候，门打开，马尔加尼站在门口向屋子里望着。他很年轻，热情而急躁。他穿着一身漂亮的苏格兰呢衣服，但这衣服并不太合身；帽子俏皮地顶在头上。他也穿着一件雨衣。〕

马尔加尼 你们这是在开一个家庭送别会还是什么？

布兰伦（生气地弹着舌头）得唏得唏得唏！

马尔加尼 我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有谁在说什么天堂来着？

(对布兰伦——轻轻拍他的肩膀)你没听说吗,老头儿,上帝已经死了?

布兰伦 得了,请你把你的伟大发现暂时先保留一会儿吧。(向歌手)来,山米,我为别人的无礼向你道歉,请你快唱最后的一段。

歌手 (唱:)

她头上没有镶嵌炫耀财富的珠宝,
两颊边也没有招蜂惹蝶的耳坠;
但她胸中比珠宝更可贵的真情,
给我带来一束鲜艳无比的红玫瑰!

布兰伦 (用手风琴又拉完一个过门儿之后)怎么样,漂亮的小姐和诸位先生们,你们觉得这支歌和这位歌手怎么样?

阿亚孟 歌很不错,歌手更是了不得。

马尔加尼 我听来倒是真不错。

歌手 (羞怯地)能让大家听着满意,我真感到高兴。

鲁瑞 (不敢肯定地)你们不觉得这支歌有些不太正派吗?

马尔加尼 (讥讽地)不正派! 您阁下对于不正派是怎么个理解呢? (生气地)你是不是也和那些天主教青年一样,带着比白鹤嘴还长的鼻子,永远在最漂亮的玫瑰花瓣里寻找蛆虫,连从海上吹来的最清新的风都闻着有几分臭味?

布兰伦 (警告地) 有小姐在场,有小姐在场,小伙子们!

鲁瑞 一个真正的姑娘, 就不会听到这种在年轻无知的头脑里挑起不正当的相思情绪的歌曲或故事,觉得完全无所谓。

布兰伦 (更大声地)有小姐在场,小伙子们!

谢拉 (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门边走去) 那小姐这就走了, 谢谢你们诸位让我听到了这很好的节目。(向阿亚孟) 我不能再在这儿呆下去, 妨碍你的朋友们的重要辩论了。

阿亚孟 (向她走过去) 别傻了, 谢拉, 亲爱的; 可你如果一定要走, 那你就走吧。咱们明天晚上再见。

谢拉 (坚定地) 不, 明天不成, 也许后天晚上也不成。

阿亚孟 (在布兰伦轻轻拉着手风琴以掩盖这尴尬局面的时候) 那么什么时候见呢?

谢拉 我现在也没法儿说。我回头给你写信。也许永远不再见了。(痛苦地) 我一再警告你, 今天晚上可能是最后一次谈话的机会, 这以后可能还得等很长的时间, 可你完全无意利用这个机会!

阿亚孟 (抓住她的胳膊) 我已经在你许可的范围之内尽了一切努力。明天晚上, 还在靠近桥边那个老地方, 那个幻景之桥, 在那里, 我们曾经第一次看到安加斯带着他的五颜六色的热情之鸟, 从我们的眼前飞过。

谢拉 (极为生气地) 我不能去; 我不要去, 就这样吧——哦, 放开我!

[她夺开手跑了出去, 屋里是片刻的沉默。]

鲁瑞 (打破沉默) 女人真是个奇怪玩艺儿! 高雅的生物, 可就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布兰伦 (安慰地) 她会回来的, 她会回来的。

阿亚孟 (尽量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啊, 让她去她的吧!

歌手 (含含糊糊地)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布兰伦 等一等, 我马上跟你一块儿走。

马尔加尼 (向阿亚孟) 我特意跑来是要跟你说, 阿亚孟, 在经过

长时间的搜寻之后，我明天一定可以弄到海克尔的那本《宇宙之谜》了，等我一拿到手，一定马上给你送来。

〔门忽然打开，依艾达，后面跟着蒂姆普娜、芬鲁拉和别的一些女人和男人，神情张惶地冲进屋里来。她走在最前边，她的两个女伴跟在她的身后，其他的人都还挤在门口。〕

依艾达 （神色不安地）它丢了，她走了，丢下我们多么可怜；她象夏天早晨缥缈的雾气一样就那么无影无踪了；她一定是叫哪个不信神的基督教徒给偷走了，他们因为看到我们这样热爱艾布拉纳穷人的可爱的女神，感到气不忿！

众人 我们的艾布拉纳的女神走了！

阿亚孟 胡说八道；决没有哪个基督教徒会去碰她一下。她原来在哪儿来着？

蒂姆普娜 在给她洗过之后，她一直就坐在大厅里的神龛里，看着她的为生活挣扎的孩子们来来去去，可后来我们就找不到她了，神龛里空了！

众人 （同声）现在天知道我们将遭到什么样的灾难。

布兰伦 这也倒是一件好事。（激动地）那些偶像有眼睛不能看，有耳朵不能听，有一双手可啥事也不能干，你们偏要拼命去爱它，这正象某些人无故修建起月亮偶像和太阳偶像，结果只是反而斩断了基督教徒和上帝之间的真正的纯朴的联系！让开，让我和我的歌手离开这个邪魔外道的地方吧！

〔他推开众人走了出去，歌手也跟在他后面走了。〕

依艾达 （点点头，向阿亚孟）叫得欢实，可并不下口！我对他可是早就知道的：一个正派的老碎嘴子。真是这样，你们没看见他常给下边的小尔苏娜买紫罗兰和雪球花，还告诉

她千万别放在泥塑木雕的偶像前面，可他完全知道那正是她一回家第一件要做的事。这会儿，因为他的亲爱的女神离开了她，她的幼小的心差不多全碎了。（怀疑地）如果是老布兰伦把她给拿走了，他可会不得好死哩。

马尔加尼 （嘲讽地）你们就不能干点儿更有用的事，干嘛偏浪费许多时间，按照你们自己的那愚蠢无知的样子，去塑造神像？

阿亚孟 （做个手势让他不要再讲下去）够了，波德瑞格。（向依艾达）告诉小尔苏娜不要发急。她的女神会回来的。如果今天晚上你们的艾布拉纳女神还不回来，我在上完夜班之后，一定牺牲睡觉替你们去找，准保把她请回来，让她安稳地坐在大厅里她的神龛里。这屋子里没有人动过她。

依艾达 那你就会看到，由于你的仁慈，她一定会保佑你的，阿亚孟——（看着马尔加尼）——可要说是她自己因为听到这屋子里近来常有人讲些可怕的话，又没有人出来加以制止，所以一生气就丢下我们独自走了，那我倒觉得也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马尔加尼 （嘲讽地）那么说，她是怕我。好吧，阿亚孟，我还得去准备一下功课，所以我得走了。明天我给你把书拿来。（向众人——嘲讽地）我希望可怜的艾布拉纳穷人的女神自己会找到路再摸回来。

〔他在众人的愤怒脸色下走了出去。

阿亚孟 （向依艾达）马尔加尼你甭理他。再见吧；关于你们的可爱的神像，你不要着急。如果她不回来，咱们可以去另找一个和她一样好、一样漂亮的神像来。

依艾达 （唠叨着）那家伙不会得到好死的，他把我们认为神圣

的东西随便拿来寻开心。

〔他们全都走了出去，台上只剩下阿亚孟和鲁瑞了。阿亚孟脱下他的紧身上衣，叠起来放在藤筐上。他走进另一间屋去，然后拿着油布雨衣和长皮护膝又走了出来。他把护膝系在他的裤子外边。

阿亚孟 （一边系着护膝）今天晚上调度场上的日子准够叫人好受的。你听见没有？

〔他听着外面的雨声，雨现在下得更大了。

鲁瑞 越下越大了。马尔加尼早晚要惹出乱子来的。

阿亚孟 不会。他实际是个很好的人。宁愿放弃工作，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的。

鲁瑞 他现在怎么生活呢？

阿亚孟 给一些无路可走，想做政府职员、银行会计的人，和那些希望有机会在爱尔兰皇家警察局或市警察局当上一名巡官的警察们灌输一点儿知识。

鲁瑞 天啦，这工作对他可真是再合适没有了！

〔门又推开，依艾达从门口伸进头来。

依艾达 你妈妈让我带个话儿，说她照顾的那个女人情况很不好，今天夜里她一定得呆在那儿。我这会儿就预备去给你妈妈烧点儿茶去。

阿亚孟 （不高兴地）得得——她非把自己累倒了不结！呆会儿我锁门的时候，把钥匙交给你留给她，依艾达。

〔他点上一盏调度员的提灯，把桌上的灯吹灭了。

依艾达 那成。

〔她走了。

鲁瑞 那墙上的天使是哪个孩子画的？

阿亚孟 哦，是我画的。我真愿意牺牲一切变成一个画家。

鲁瑞 什么，象莫尔家的老布兰伦一样？

阿亚孟 不，不；要象安几利柯或康斯塔伯①一样。

鲁瑞 （不感兴趣地）没听说过这些人。

阿亚孟 （沉思地）在一张画布上使整个世界显出鲜艳的色彩，虽然画上只不过是一张男人的脸，一个躺卧在软榻上的女人的形象，或者是修建在一座小山上的只能看到三面的雄伟的房子；要让忙于建造一个新的世界的上帝也止不住为了欣赏它们的美作片刻的停留。

鲁瑞 啊，阿亚孟，阿亚孟，小伙子，举一举你的手，看是不是在做梦！（他胡乱翻翻桌上的书）你现在又在读着什么老古董？

阿亚孟 （现在已穿上油布护膝和油布雨衣，头上戴着一顶宽边油布帽，走过来用提灯照着鲁瑞手里拿着的书）哦，那是罗斯金的《野橄榄的花冠》——一部了不得的作品——我回头借给你看看。

鲁瑞 借给我干嘛？我拿去有什么用？我可没工夫浪费在书上。

罗斯金。这名字很怪；他不是爱尔兰人吧？

阿亚孟 不是，他是苏格兰人，写了许多了不得的作品，谈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你听听这个，这是一群商人要在他们镇上修建交易所的时候，他对他们讲的话。

鲁瑞 啊，阿亚孟，交易所！咱们跟交易所有什么关系？

阿亚孟 （不耐烦地）你听着呀，伙计！罗斯金对商人们讲话，他说：“你们理想的生活是一个欢乐的波涛起伏的世界，地

① 安几利柯，十五世纪意大利壁画家；康斯塔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风景画家。

下到处是铁和煤。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风光明媚的河岸上都有一所漂亮的邸宅；有马房和车房；有花园和暖房；有车道和树丛夹立的小道；在这里居住的是发迹女神的信徒——英格兰的士绅——”

鲁瑞（打断他的话） 行了，行了，你瞧，阿亚孟——是英格兰的士绅！

阿亚孟 你别急呀——不管是爱尔兰的还是英格兰的——士绅总是一样的。

鲁瑞 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是不一样的。你的这个罗斯金不过又是一个专会吹牛的老油条，不是吗？对那些专爱贪小便宜，甚至要到煤灰里去淘金的英格兰人来说，他也许很不错。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光明。

阿亚孟 你是说天主教的信仰吗？

鲁瑞（不耐烦地）不，不；当然那也是；我说的是自由的光辉；那长长的以金色的火焰作为矛头的白色的火炬。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失掉了它的光明；可是现在它又燃烧起来，变成了一支光明之剑。正象那天夜晚咱们一起唱的那支歌里说的。
(他轻轻地唱着：)

许多人认为已经衰老的我们的英勇气概，
现在正象一颗燃烧的星星，红光烛天；
危难由于被大家视同手足而感到骄傲，
因为自由之神已从容佩上了她的利剑。

阿亚孟（低声附和着：）

走吧，让我们走向最激烈的战斗，

那里高贵的人正全力扑灭群丑的凶焰，
共和国的旗帜将使敌人自惭形秽，
芬尼分子①能使最黑的黑夜变作白天！

〔两人沉默下来站立片刻，彼此拉拉手。阿亚孟打开门预备出去。

鲁瑞（语调紧张地低声）芬尼运动现在又复兴起来了，阿亚孟；光明之剑已射出了万丈光芒！

〔他们一同走了出去，在阿亚孟带上门的时候幕落。

① 见前第 25 贯注①。

第二幕

〔同第一幕。

〔这时大约夜里十点。雨已经停了，天上出现一轮光辉的月亮。月光从旁边的窗子里照了进来。

〔阿亚孟披着一件衬衣坐在桌边。他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铁皮扑满，在他身边的桌子上有一小堆铜子儿和几个六便士银币。他正拿着一把小刀从扑满缝里挑出最后的一个钱币。他妈妈站在橱柜边把刚才吃饭用过的一些陶土器皿摞起来。那盏破旧的单灯芯的灯点着了立在阿亚孟身边的桌子上。桌上还放着几本摊开的书。

阿亚孟 最后的一个也弄出来了。拿刀子一个一个地挑可真是费事。

布莱敦太太 你干嘛不老老实实把钱放在一个带盖儿的盒子里？

阿亚孟 越是不容易拿出来，我就越不会拿它去买我不太需要的东西。（他数着桌上的钱）一先令——两先令——三先令——六便士——九便士——三先令九便士；还缺一先令三便士——还差得很远哩。

布莱敦太太 也许书店老板收下你这一点钱就可以把书先给你，剩下的等你将来再付给他。

阿亚孟 (痛苦地)啊,老太太,你要是说不出一句明白话来,就干脆别说吧! 翻印的康司塔伯的作品旧的还要五先令;我找他买书的那个王八旦,上次因为我拿了他一本莎士比亚,他差点没把我送进监牢里去。如果有五先令他肯卖给我,那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了。

布莱敦太太 (颇有哲学意味的)得了,你既然这么久没它也过来了,那你当然也能再等一阵子。

阿亚孟 (坚定而自信地)等我下星期弄到他要的另外那一先令,我一定马上去买。

布莱敦太太 在你的鸡蛋都还没有上窝孵以前,我可没法儿先算算你有多少只小鸡。

阿亚孟 (痛苦地开着玩笑)也许我们仁慈的艾布拉纳穷人的女神能为我创造一个奇迹。

布莱敦太太 (有些不安地)别介,可别那么说! 不管是开玩笑还是说真话,阿亚孟,我也决不那么说话。咱们不相信他们的那些女神,可既然也是很神圣的事情,咱们最好不要提它。(她拿一条披巾披在肩上)说来也真是怪事,屋子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忽然不在她的神龛里了。他们现在还到处在找哩。

〔门开了,布兰伦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慢慢走了进来。他的胳臂下边夹着一个大纸包。

布兰伦 他们还到处在找她,是不是? 好,让他们去找吧;她在这儿! 在我的胳肢窝里当了俘虏了!

布莱敦太太 (生气地)哦,布兰伦·莫尔先生,你这样拿那些可怜的人寻开心,拿走他们的宝贝让他们日夜不安,真是太不应该了;还有小尔苏娜,她因为这件事简直哭坏了。

阿亚孟 你可真他妈的岂有此理，布兰伦！你这样固执地坚持你自己的意见——弄得那些无知的担心受怕的人日夜不安，你想会有什么好处呀？

布兰伦 （安详地）你们先瞧瞧再说，你们先瞧瞧再说，要不然你们回头会后悔的。（他打开纸包，拿出了那个丢失的圣像，可是它现在已经重新上过色，简直完全象刚从店里买来的一样：白色的衣服洁白无瑕，蓝色的袍子闪闪发亮，袍子的金边和凤冠上的金花闪闪发光。他举起它来让他们看。极其得意地）瞧瞧，你们觉得她现在怎么样？真是象早上的第一道霞光一样美丽，象北斗星一样的明亮。

布莱敦太太 我的天啦，真够漂亮的！可是你快把她请走吧，布兰伦，一个基督教徒是不应该对她赞美。

阿亚孟 （仍有些暴躁地）把它放回去，布兰伦，放回去，再也别去碰它了。

布兰伦 我现在不正是要那么办吗？哦，小伙子，当他们看到她闪着光回到了原来的老地方，他们可不要把魂都吓掉了。（他忽然变得很严肃地）不过，告诉你，我这样去装点犹大之类的人所崇拜的偶像，心里的确觉得很不应该；可是你们两人可以作个见证，我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下边的那个小姑娘，丝毫也不是为了对这个雕像表示尊敬。

布莱敦太太 （不愿再多说下去了）这事到这儿就算完了，愿上帝宽恕咱俩，因为我不应该说她漂亮。我一时惊喜，赞美了一件不应该赞美的东西！

阿亚孟 把它放回去，把它放回去，伙计，你从哪儿拿来还一声不响把它放到哪儿去。

〔布兰伦走了出去，走之前先小心地朝门外望望并仔细听

听。

布莱敦太太 他的心是好的，可怜的人，可是他的确干了一件很危险的事。在你去上班之前，我就会回来了。（长叹一声）咱们不会再费很多时间去照顾她的了。白布单已经拿来，长蜡烛已经准备好就等着点上，棺材也定下了，在她的头边放上一束紫罗兰一定会使那个房间显出一点圣洁的气派来。（她慢慢向外走去——一边走着）天知道那三个孩子可怎么办。

〔阿亚孟静静地坐着，读着一本书，把两肘放在桌子上。〕

阿亚孟 （深深叹一口气——喃喃地）谢拉，谢拉，我的心在声声呼唤你！（片刻之后，他念着：）

可是我胆小如鼠，我没有勇气
正视这受压抑的痛苦；要不然，
我早就应该用这个奴隶的心肝
养肥这一带的鹰鵠：这嗜血的淫棍①！

哦，意志，你原是一个男孩子，一个勇敢的男孩子，一个漂亮的男孩子！

〔门打开，老布兰伦走进来，脸上还带着抑制不住的暗自高兴的微笑。他走过房间中间到火炉边去站住。〕

布兰伦 （忍不住笑地）她现在穿着她再次加冕典礼的新袍子，又回到了她的老地方；最可笑的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上那儿去找她。

阿亚孟 我这会儿很忙。

布兰伦 （在火炉边坐下）啊，你是很忙；我看得出来；忙着看

①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书。看你的吧，我不会打扰你的；我这儿抱着这支老烟斗抽上几口。（略停）啊，我可不也希望我这会儿还很年轻，可以读读世界上那些伟大的著作，也享受享受。啊！可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得劳苦地工作。

阿亚孟 我也是在劳苦地工作。

布兰伦 当然你也是！我刚才不就那么说吗？这就使人觉得更可钦佩，不用说有时候来上一个没头脑的人打搅了你的美好的沉思，一定会叫你非常讨厌。

阿亚孟 那常常让人觉得可厌透了！

布兰伦 当然是这样。我刚才不就那么说吗？（有人推门）可这儿又进来了一个讨厌鬼。（鲁瑞走了进来，他使劲地关上门）耶，慢着点儿——你看不见阿亚孟正忙着念书吗？

鲁瑞 （走过来在阿亚孟的背后低下头）你还在那儿让老罗斯金拿你寻开心吗？

阿亚孟 （愤怒地）不是，不是；这回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从椅子上跳起来)操他妈的，你不能让人安静一会儿吗？你他妈的跑来干什么？

布兰伦 （警告地）我告诉你他很忙。

鲁瑞 （抱歉地）啊，我只是给你送票来了，你要的特兰斯·贝柳·麦克马纳斯全国纪念会的门票。

阿亚孟 好吧，好吧；把票给我。

鲁瑞 你要多少？你能推销多少？

阿亚孟 给我十二张六便士的票；如果不举行罢工，这点票我很容易就能卖掉。

鲁瑞 （把门票数出来，阿亚孟收起来放在口袋里）我刚才在路上碰到马尔加尼给你送书来；可他在那儿跟两三个铁路工

人讲说亚当、夏娃的故事如何完全是瞎扯。

布兰伦 (愤怒地)这儿有好些人都对他恨透了，他整天到处嚷嚷，说什么人的手跟猴儿的爪子、马的蹄子、海豹的翅子或者蝙蝠的翅膀全都是一码事儿！

阿亚孟 是呀，所有那些东西全都和人的手一样的神奇。

鲁瑞 不对，阿亚孟，这不是基督教的观点。你知道这一带的人叫他什么吗？新笤帚，因为他老说他要从人们的头脑里把上帝的观念完全扫除干净。

布兰伦 (激动地)将来还会有他吃苦的时候哩！前几天他跟一个船坞工人说，人在开始成形的时候明显地长着一个尾巴，那工人马上就要揍他。

阿亚孟 啊，在人已经完全成形以后，他虽然没有尾巴，可是他有一切曾经有过尾巴的迹象。

鲁瑞 你这话给人的神圣性这个观念可真是增色不少！

布兰伦 (耳语似的)有好些人已经在说，阿亚孟，你实在不应该再鼓励他了。

阿亚孟 真的吗？好吧，让他们去说吧。对于任何一个诚实地寻求真理的人，我总是支持的，尽管他和我走的并不是一条道儿。(向布兰伦)你自己也常常嘲笑你的天主教邻人所尊崇的东西。

布兰伦 我反对的只是悼亡会提出的那些危险观念，那些东西是在任何圣书上都找不到的。

鲁瑞 对，阿亚孟，这是完全不同的；他只是无知地抱着一些新教的教条到处去胡说。

布兰伦 (勃然大怒)我无知吗？谁能上哪儿去找到一份儿比你那份更出色的无知，嗯？如果你那只会给已经没法救活的

死人念经的悼亡会、你对圣徒和天使的敬畏、你的那些涂上颜色的木、石偶像，使你变成你现在这样子，还让你长上了一条尾巴；清白纯正的福音却让我变成了一个人，敬畏上帝，同时庄严地维护着永恒不变的真理！

〔当他们正吵着的时候，马尔加尼已经在门口望着他们，他现在走进屋里来，带着开心和轻蔑的神情对两个争吵的人看了一眼。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他。

鲁瑞 当然，伙计，由于你对天主教的习惯和天主教的思想怀着仇恨，附近的街坊已经都叫你吓唬住了，他们顺口就能恶毒地骂教皇几句。

布兰伦 （由于过分激动，不禁露出了东北部的口音）俺们在德瑞就是对你们这么干的，你们的最勇敢的部队被俺们送进了波恩河水，象红海上的法老的部队一样全都吓得直打颤！那就是让你们的教皇栽了一个大跟头！

马尔加尼 你们这一对该死的傻瓜，难道你们不知道教皇正希望威廉王得胜，詹姆士王在波恩河上被打败以后，整个梵蒂冈都燃起了欢乐的灯火吗^①？

鲁瑞 你撒谎，他不希望！

布兰伦 你撒谎，没那回事！

〔他们丢开马尔加尼仍去继续他们的争吵。

布兰伦 听俺说，要是俺相信圣徒和天使们的力量，俺得说，在波恩河上奥瑞姆的德瑞领头进攻的，准是那个善良的新教徒圣布德瑞克。

① 此处指一六九〇年七月威廉三世和詹姆士二世，因为教会之争，在波恩河上进行的一次战斗。

鲁瑞 (怎么也不会想到圣巴特瑞克会是新教徒) 圣巴特瑞克是新教徒？是我听错了还是怎么着？你刚才说谁？

布兰伦 俺说的就是圣布德瑞克——俺们真正福音派教堂的创始人。

鲁瑞 我是在作梦还是怎么着？是我出了毛病，还是你出了什么毛病？哦，伙计，你要是想到圣巴特瑞克什么时候在脖子上套过一根桔色带子，或者在基督教的鼓上敲出过一个调门儿，那你不是发了疯就是在开玩笑！

布兰伦 (轻蔑地) 俺拒绝跟一个胸境窄狭的人争辩。咒骂并不等于逻辑——所以俺说，愿上帝保佑英王，让教皇去他的蛋！

鲁瑞 (愤怒地) 你这个该死的老顽固——让英王去他的蛋，愿上帝保佑教皇！

马尔加尼 (对阿亚孟) 你瞧他们俩，你对我我对你，该是多么仇恨。从那所谓宗教的神话中，从那五颜六色的烂泥塘中产生出来的，只会是嫉妒、争吵和仇恨。(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 这儿有千千万万个例证，清楚表明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是如何经过无数万年慢慢形成的，它可以让你永远不会再相信《圣经》那部童话里所讲的什么七天创造世界那些荒唐的鬼话了。

阿亚孟 (从马尔加尼手中接过书来) 谢谢你，彼得，好小子；我一定得好好花几天工夫来读这本书。

马尔加尼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亚当以前人的真正科学的历史。

布兰伦 (带着畏惧的声调) 只有邪恶的头脑才会想到要把俺们人降低到伟大善良的上帝创造俺们以前的那个地步去。

哪一个有头脑的人会希望知道，在上帝创造第一个人以前，
俺们是个什么样子？

阿亚孟（喃喃着）明白真理，寻求真理，尽管结果会召来永恒死亡的危险，也仍然是好的。

鲁瑞（大为恐怖——连忙划十字）求上帝让我们免除一切灾祸！

布兰伦（低声祷告着）上帝，我信仰你，求你坚定我的信仰吧。

马尔加尼（指着书上的一张图片）瞧见没有？这就是还没有出生的人的形象。这尾巴——瞧；这尾脊骨简直伸出来够有丈把长；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

布兰伦（恐惧地摇着头）这里是虔信上帝的爱尔兰！

鲁瑞（抬头看着天花板——恐怖地）可怜的圣巴特瑞克！

马尔加尼（讥讽地）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孤老头子了，是吗？
(向阿亚孟)替我好好保存着这本书，阿亚孟。你读完以后，就马上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他走到门口去)好了，祝你们所有的人健康，回头见。

〔他走出门去。〕

鲁瑞 你可别看那本书，阿亚孟，因为刚走的那家伙，他真恨不得把天堂的地板撬开来瞧瞧，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真应该给关到监牢里去！

布兰伦 那本书是禁书！

阿亚孟 鲁瑞，鲁瑞，这就是你要给爱尔兰，给布满绿色的枝条、充满欢呼声的爱尔兰带来的自由吗？如果我们不容许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许多事情，对一切问题，是的，甚至对生活本身提出疑问，那我们所谓的自由不过是纸扎

的花，金箔剪的星星；不过是身上穿着漂亮胸衣、头发上插着金梳子的一个已经咽气的姑娘。我们要用来迎接自由的，不是喧天的锣鼓，而是吹着银笛，唱一支大家都能唱的歌，我们要在手里拿着棕榈树枝，而不要在腰上拴着皮鞭，肩上扛着监工的大斧。

〔有人轻轻敲门，接着传来谢拉说话的声音。

谢拉（在门外）阿亚孟，你在吗？你在家吗？

布兰伦（耳语似地）是那个小丫头；我知道她会回来的。

阿亚孟 我不愿意让她在这儿见到你们。上里边屋里去——快。

（他推着他们向里走）呆在里面不要作声。

鲁瑞（向布兰伦）你可不能再拿我们的教皇开玩笑，听见没有？

布兰伦（向鲁瑞）你也不能专挑威廉王寻开心。

阿亚孟 快给我进去，快！

布兰伦 我早预言她会回来的，不是吗，阿亚孟？我知道她会回来的，不是吗？

阿亚孟 是，是；你进去吧。

〔他把他们推进里屋去，关上了门。然后他走过去打开门让谢拉进来。她进来后，他和谢拉沉默地站着，她很想抬头看看他，可觉得很难抬起头来。

谢拉（半晌后）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阿亚孟（语调缓慢，冷冷地）今天我在桥边等了你很久；可你没有来。

谢拉 我来不了；原因我也跟你说过。

阿亚孟 我感到非常孤独。

谢拉（柔和地）我也是，阿亚孟，甚至面对着上帝的神圣的脸

我也感到很孤独。

阿亚孟 谢拉，咱俩坐在一个金色的独木舟中，不管天气晴和还是险恶，已经漂过了许多的河流，有时候我们的脸上溅满了冷得刺骨的水花。可是你仿佛永远在倾听着令人恐怖的天使拍打翅膀的声音。所以你要跑出去寻找安全，到人群拥挤的大路上去行走。

谢拉 你这样来欢迎我，实在未免太冷淡了，阿亚孟。

阿亚孟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一个瘦骨嶙峋、满脸胡须的圣徒的冷淡的抚摸，换得如雨点般落在向上仰着的饥渴的嘴唇上的火热的亲吻。（大声地）你应该同那呼号的群众一起前进，鼓起他们的勇气，跟着他们一起呼号！

谢拉 你到底愿不愿意听我对你讲几句话？

阿亚孟 （在火边坐下来，眼望着火，让她仍站在那里）说吧；我总愿意听你讲话的。

谢拉 天知道我决不是有意要刺伤你的心，可你一定得明白，靠你现在赚到的这点收入，咱们没有办法开始自己的生活——咱们能吗？（他仍然沉默着）哦，阿亚孟，你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去干那些不相干的傻事？

阿亚孟 什么不相干的傻事？

〔街头传来鼎沸的人声；有人大声在叫着“在他背上给他一家伙”或者“在他肚子上来一脚”；接着是人群跑过的声音，随后又沉寂下来。〕

谢拉 （在她听到喊叫声的时候——紧张地）这是干什么？

阿亚孟 （仍一直望着火）总不过是些酒疯子又在打架了。

〔他们静默地听了一会儿。〕

阿亚孟 你说说什么不相干的傻事？

谢拉（胆怯，迟疑地）你自己知道，阿亚孟：学画画，对莎士比亚简直象发了疯似的，平时交结的全是些只会给你惹麻烦的人。

阿亚孟（讥讽地做出祷告的样子——抬头望着天花板）哦上帝，让我丢开那些不相干的傻事活下去；让我按照谢拉的理想来处理我的生活！

谢拉（走到他的身边去）听我说，阿亚孟，我的亲爱的；你知道我说的话不过只是为了咱们俩好，让咱们可以尽快地在一块儿生活。（尽量用开玩笑的声调）呐，说真的，要是我真的穿着一条朴素的裙子，披上一条深黑色的披巾，让我的可怜的两只脚完全光着，那不真是太可笑了吗？（自嘲）要那样儿，我可不真是够瞧的了！

阿亚孟（静静地）手里拿着一束红玫瑰，你照样会显得很美。

谢拉（忍无可忍地）哦，看在上帝的面上，阿亚孟，你清醒一点儿吧！对这一套我真有些儿腻了。老这样别别扭扭的，我也实在再受不了啦。（略停）你必须要么好好听我的话，要么——

〔她停住了。〕

阿亚孟（静静地）要么怎么样！

谢拉（声音多少有些梗塞）要么跟我吹；你当然绝对不愿意那样。

阿亚孟 我当然不愿意那样；可是我能够忍受这种别扭的情况。

谢拉 今天晚上我冒着跟家里发生争吵的危险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听人说罢工肯定不可避免；而且一定会出乱子；因此如果你和那些愚蠢的工人划清界线，只管自己好好工

作，那你很快就可以好赖当个工头。

阿亚孟（从椅子上站起来，第一次正视着她的脸）这些是谁对你说的？是那巡官吗？

谢拉 你甭管谁；就算是他，那他不也很对得起咱们吗？

阿亚孟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要我干的是什么事，小娘儿们？你是在要我去当狗腿子，要我用下流的叛变行动去粉碎我的同志们的满怀信心的希望。不管你把他们看成什么，他们是我的同志。不管他们怎么说或怎么做，他们仍然是我的兄弟姐妹。去你的吧，小娘儿们，我和你一样有一个希望得救的灵魂。（声音梗塞着）哦，谢拉，你实在不应该要我去干那种事！

谢拉（想挨近他，但被他推开了）哦，阿亚孟，这是一个机会；不要轻易放过了，求你看在我的份上！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被使劲一下推开，马尔加尼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神情惊惶，衣服全被揉坏，额头上还带着一小块血迹。他的高顶帽被压瘪在头上，外衣已经撕破，坎肩扣子敞开，露出已经被扯歪的领结。他一歪身坐在一把椅子上。〕

阿亚孟 出了什么事情？是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马尔加尼 请给我一杯酒，不管谁给我一杯酒好吗？

〔阿亚孟从橱柜顶上瓦壶里给他倒了一杯酒。〕

马尔加尼 我正跟一个人说话，一群混蛋就跑过来打我。我差点儿连命都送掉了。要不是碰上一位勇敢的老太太，他们会把我打死才算的。亏得她救了我，没有让我再挨打。

阿亚孟 你他妈的是怎么惹起这场乱子的呢？

马尔加尼 (悲惨地) 我不过是在跟一个家伙说，让他不要相信什么人死后会怎么怎么的那一套鬼话，忽然有个人在我头上打了一拳，接着就有无数只脚向我踢了过来！

〔从里屋传来打碎玻璃窗的声音，布兰伦和鲁瑞立即匆忙地跑了出来。

鲁瑞 一块石头把窗子砸碎了！(他看到了马尔加尼)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我早跟你说过多少次，你老是那么拿上帝和他的神圣的助手们开玩笑，早晚有一天上帝他会给你点颜色看的！

布兰伦 躲开那边的窗子，说不定还会有石头砸进来。

〔他刚一说完，一块石头从窗口砸了进来。布兰伦立刻躺倒在地板上；马尔加尼也溜下椅子来在地上趴着；鲁瑞两手两膝着地，把头尽量向下低着，那样子真象一个伊斯兰教徒在神前礼拜；谢拉僵直地站立在门边的屋角；阿亚孟拿起立在柜边的一根大木棍，就朝着门口向外跑。

布兰伦 我早猜到会有这一着的。

阿亚孟 (愤怒地)我得教训教训他们！

谢拉 (向阿亚孟)不要出去，你这个傻子！

〔但阿亚孟完全不顾她的劝告，从门口冲了出去。

鲁瑞 (悲痛而庄严地——向马尔加尼)就因为你固执地要把人和下等动物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你给无辜的好人带来的灾祸。

马尔加尼 (暴躁地)只有人为的无知才会使你相信人体在结构上高于猿猴，而实际情况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的。

布兰伦 (愤怒地)从生命开始的时候算起，不用说什么证明，你

根本找不出一丝迹象，表明人的尊严、智慧和文雅曾经和猿猴的举止有过什么关系。

马尔加尼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都喜欢爬树，嗯？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鲁瑞 （凶恶地）你们老家的孩子爱爬树，咱们这儿的孩子可不。

谢拉 （仍站在屋角）我觉得你实在可怜得很，年轻人，听那些无知的书胡说八道，你就相信天下一切东西可怜的凡人爱把它说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象瞎子一样完全看不见在它们后面永恒的荣光。

马尔加尼 （怜悯地）听书胡说八道——永恒的荣光——啊！你们这些人只要见到一点点真理就会马上给吓呆了。你们知不知道黏膜炎、脑充血、肺结核以及白内障这些病在猴子里面也同样流行？记住这点儿你们从没听说过的知识吧；有好些猴子还爱喝啤酒哩。

鲁瑞 嗯，这话总算还有点道理。

布兰伦 （凶狠地）是它们跟着咱们学着爱喝啤酒的，还是咱们跟着它们学着爱喝啤酒的？现在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回答我！

鲁瑞 你回答他那个问题。咱们不是什么无知的蠢物，而是有头脑、有理智、有文化的人。

马尔加尼 （开心地）时间使爬虫一步步地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你们没有办法去掉自己的尾脊骨！

布兰伦 有小姐在场，有小姐在场。

鲁瑞 （迅速地爬过去，直到自己的脸紧挨着马尔加尼的脸——凶恶地）我们有办法让你滚开，你这个玷污人的语言的混账东西！我们人站在地上，站得稳稳的，挺着胸，扬着头，

正视着一切人的脸，什么也不怕；我们人具有善良心地，是受到怜悯之心祝福的花朵，在我们自己用以做成的泥土上闪着光辉，是永恒的神权的钻石核心！

谢拉（激动地）他应该被吊起来，吊得象金色塔一样高！凭着一肚子邪恶的幻想，他随时都在那里对我们神圣信仰中的一切神奇的和普遍事实进行嘲弄！

布兰伦（向谢拉）别说了，漂亮的小姐，别说了。（向其他的人）小伙子们，小伙子们，请你们拿这儿的这个可怜的老基督教徒作个榜样吧，在任何平和或粗暴的讨论中，他从来就不会看到别人生气自己也跟着上火。现在让咱们结束这场争论吧；完结了——完了，听见没有？

鲁瑞（生气地——向布兰伦）让你自己完结吧，你这个眨巴眼儿的、皱巴巴的老胡子，成天在街上唱歌到处要钱，可让爱尔兰银行的小伙子们每天加班加点给你数钱！让你自己完结了吧！

布兰伦（也极为愤怒地）我那点儿钱要丢在街上，一个政府职员，只要稍微忙一点儿就会懒得弯下腰去捡。要说到老，我的身子骨也不弱似你，我这双手还能在这架老手风琴上奏出一支颤悠悠的曲子，这两条腿还能带着我走上十哩二十哩地，这双眼睛也还能毫不费劲儿地看见远处树丛中的一棵红色的杨梅！

〔门打开，阿亚孟和他的妈妈走了进来。她连忙跑到窗前的花枝边去，仔细检查着种在那里的那些花——麝香葵、天竺葵和樱花。

布莱敦太太（欣喜地）没有砸坏，全都没有砸坏。石头从旁边飞了过去，一点儿也没碰着——感谢上帝的仁慈！

阿亚孟 你们他妈的都趴在地上干什么？起来吧，快起来。（他们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闹事的人已经散了。（向马尔加尼）救下你来，没让你平白无故送掉性命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我妈妈。还有他们的那个女神像现在也回来了，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你们听听！

〔在阿亚孟正说着话的时候，外面已传来一阵低微的唱歌声，现在依艾达、蒂姆普娜、芬鲁拉和那些男人出现在完全敞开的门口，轻轻唱着一支赞美歌，他们的脸上仍然是那种对一切都失去希望的呆滞的表情；他们全望着布兰伦替他们装新过的那个颜色鲜艳的神像（神像立在正对着门的墙头的神龛里）。依艾达、蒂姆普娜、芬鲁拉和那些男人一起轻轻地唱着——

哦！艾布拉纳的穷孩子们的皇后，
求你赶快免除我们的烦恼；
让我们在我们的黑暗的一生中，
也有机会能享受片刻的欢笑！
请扶起我们的永远低垂的头，
在天上燃起一颗明亮的孤星，
让它划破我们身边的黑暗，
让我们死去时不至那样的凄冷。

依艾达 （向前走几步）她又回到她的穷人身边来了，换上了一身富丽的衣服。她回来了；她自个儿回来了。她回来和她的穷人们住在一起。

蒂姆普娜 小尔苏娜从她的窗口，看着她进来的；在月光下面，她沿街昂着头走了过来。她头上的五彩的神光照得人眼睛

都睁不开，那孩子大吃一惊倒在地上完全晕过去了。

男甲 我也亲眼看见她在我眼前一晃，就回到她原来呆的地方去了。她是那样的庄严和威武，又是那样的神妙，我的眼睛马上就看不清了；我的两个膝盖直打颤，在我看到她走过的时候，我止不住在心里暗暗祷告，那会儿我觉得她的圣洁的脸还微微一笑来着。

依艾达 在这个幸福的晚上，许多活着的人亲眼看到了这个神妙的景象，这件事一定会给虔诚的人带来幸福；也许还会给那些走错了道儿，没有和许多人一起走在真理的路上的人带来幸福。（她向布莱敦太太走近几步。其他的人大都还在门外背向着屋里站着，只有很少几个人站在门里边；他们围成一个半圆形，面向着神像，仿佛在祈祷似地低着头。）那个用石头砸您的窗子的是一个黑心肝的陌生人；可是不等到明天的太阳升起来，那些玻璃一定会又回来给您挡着外边的风雨。愿圣母祝福你们所有的人——（略停）——只除了硬着脖子站在这屋里的那个坏家伙！

马尔加尼 （好笑地）我！

谢拉 （凶恶地）啊，是你，在任何一个正派人家里面，你都决不应该看到一张笑脸或者一只没有攥紧拳头的手！

马尔加尼 我走；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人没法儿对付——让你们去赞赏你们发现的奇迹吧。

阿亚孟 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留下，对于任何一个努力要在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之上再增添几分颜色的人，我这个多少还能保障几分安全的房屋的门，总是对他开着的。只要我还活着，我这几间破房子还没有倒下，任何一个从拳头下逃出来的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掩护所和一个可以

靠近它坐下的火炉！

谢拉（安静而酸刻地）好吧，那你保护着他吧；论实情，应该让他独自呆在外边的黑夜里，呆在冷清孤苦的漆黑的黑夜里，连一颗从老远照来一点微光给他作伴的星星都没有；是的，应该让他无依无靠地躲在满是纠结的藤蔓和长刺的金雀花丛中去睡觉，对着充满仇恨的冷雨凄风，让他疲劳得自己也不愿意再活下去了。让他躺在那里，让他躺在那里，没有人去理他，让所有住在舒适的房间里、坐在暖和的火边的人全都忘掉他！

马尔加尼（装出很吃惊的样子）我的天啦，现在我算完了！我得马上走，别等着惹出更大的乱子来了。晚安，阿亚孟。

阿亚孟 晚安，我的朋友。

〔马尔加尼走出门去。

布兰伦 我们都吵得这儿的主人没法儿睡觉了——再见吧，诸位。

鲁瑞 我可以陪你走一段路，那咱们还可以结束咱们刚才的争辩。再见了，诸位。

〔他和布兰伦一道走了出去，把门带上。谢拉脸色阴沉，仍然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布莱敦太太 真可耻，谢拉，没想到这么漂亮的一盏金灯却会冒出这样可怕的黑烟！（谢拉仍然一声不响。）我真累了，今天看到的那个死人的场面也把我吓坏了。不管咱们怎么躲避，最后咱们都得走到那条道儿上去。

阿亚孟（温和地领着她向里屋走去）快去躺下吧，老太太，你实在是累坏了。时间是一匹不负责任的老马，只要它一呻吟，一个人就会马上死掉。谁要是能利用每一寸的生命编

织出英勇和高尚的花式，他就永远也不会尝到死的滋味；他只会是长眠在繁星之间，伸出他的枯槁的两臂去迎接他自己的呼号的回声。留在他身后的人不免会花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为他发出几声叹息，然后就仍然去唱他们自己的奇怪的歌，跳他们自己的奇怪的舞，为一个孤独的神做一会儿伴，然后他们自己也就走出了人世。一个真正的人如果死去，埋葬他的将是无数新世界的诞生。

〔布莱敦太太走进里屋去，阿亚孟跟在她的身后轻轻把门关上。他走回来沉思地站在火炉边。

阿亚孟（半晌后）你不觉得你也该走了吗？

谢拉（有些难过地）在咱们匆匆分开手之前，阿亚孟，让我再对你讲几句话。

阿亚孟（安详地）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

谢拉 可说的话多得很，可就是匆忙的时间不肯把一小时略微拉长一些，让那些话能有机会出口。再见。

阿亚孟（头也不回）再见。

〔谢拉慢慢向门边走去，这时门忽然推开一点，依艾达伸进半个头来向屋里望着，外面从远处传来低低的祷告声。

依艾达（近于耳语地）那位基督教牧师要见布莱敦先生。

（她把那半个头又缩了回去，但这时她在外面大声说）这边走，先生；这路你当然是很熟的。

〔门开得更大一些，牧师走进来。他是一位四十上下的漂亮人物。他的比较苍白的脸带着一种严肃的学者气派，但他的灰色的眼睛中露着仁慈的神态，嘴边也露着幽默的线纹，不过这些线纹大都已经被逐渐变灰的棕色的短胡子遮住了。他在黑色的衣服外面罩着一件深黑色的大氅，由于他

在脖子上绕着一条鲜绿色的围巾，衣服的黑色显得更亮了；围巾两头的长穗从他的肩头搭了下来。他左手拿着一顶教士戴的宽边黑毡帽和一支手杖。他匆匆走向阿亚孟，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向他伸出手去。

牧师 我亲爱的阿亚孟。

〔他们握手。

阿亚孟 (指着谢拉)我的一位朋友，先生——谢拉·穆尔宁。

(搬过一把椅子来)请坐，先生。

〔牧师对谢拉一鞠躬；她静静地还礼，牧师坐下。

牧师 我从家里坐了一辆马车，阿亚孟，特地赶来，希望在天亮之前见到你。(他的脸上显出很严肃的样子)我带给你一个消息——和一个警告。

〔门又被推开一点点，依艾达又伸进半个头来，在关着门时听不见的喃喃声中：

依艾达 两个铁路工人要见你，阿亚孟；今天晚上你这儿可真是满屋子的客人，啊？

〔那半个头又缩回去，门开得更大一些，两个铁路工人走进屋里来。他们和其他的那几个男人一样穿得很破烂，可是他们那路工制服的尖顶帽(这会儿拿在手里)上却有一圈鲜红色的带子。他们的脸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老是呆呆地向前望着。他们一看到牧师不禁愣住了。

铁路工人甲 (过了一会儿之后)真对不起。我们不知道基督教的牧师先生在这儿。我们先到外边去等一会儿吧，阿亚孟。

阿亚孟 牧师是我的极要好的朋友，比尔；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不用害怕——他是我们的朋友。

铁路工人甲 (仍不免有些怀疑地)这话使我很高兴。你知道不知道明天要开始罢工了?

阿亚孟 我现在知道了。

铁路工人乙 不肯加咱们一先令。只答应增加三便士——那些王八旦! (匆忙地转向牧师)对不起,先生。

铁路工人甲 (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文件)我们已经决定举行集会。

牧师 (向阿亚孟)这正是我跑来要告诉你的一个消息。

铁路工人甲 (把文件递给阿亚孟)这是他们今儿晚上交给我们的委员会的,是他们对我们的警告。

牧师 (严肃地——向阿亚孟)有人让我来警告你,阿亚孟,说是政府当局准备使用全部武力来制止这次集会。

阿亚孟 谁让你来的,先生——是那巡官吗?

牧师 我的教堂守卫,阿亚孟。别这样,他也有他好的一面。

阿亚孟 我相信是这样,先生;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恶感。

牧师 (相信地)这我知道,阿亚孟。

阿亚孟 (指着文件——向铁路工人甲)委员会对这个打算怎么办?

铁路工人甲 你打算怎么办,阿亚孟?

阿亚孟 (把文件扔在火里,看着它完全烧成了灰)就这么办!

铁路工人乙 (满心高兴)我们刚才就说你一定会这么办的!

谢拉 (粗暴地)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想到他会这样。

铁路工人甲 (对她完全不睬)还有,阿亚孟,我的孩子,在开会的时候,我们要你一定也去讲几句话。

谢拉 (面对着铁路工人大声发作)他决不能去干这种事——听见没有? 决不能。那帮没骨头的苦人,谁会管你遭受多大的

苦难，甚至送掉自己的性命？阿亚孟要读书、画画，他还要照顾他自己的母亲，他不能跑到枪口下边去为你们诉苦叫冤，随时准备匆匆唱出自己的挽歌！

铁路工人甲（不免有点儿畏缩地）我们到这儿是来见阿亚孟的，不是来找你的，小姐。

铁路工人乙（毫不客气地）让他自己说。

阿亚孟（抓住谢拉的一只胳膊，把她拉到一边去）他们要听到的是我的回答。（向铁路工人）你去告诉委员会，比尔，到时候我一定来；他们把我安置在我的弟兄们的最前列，这对我是一种荣誉。关于那演奏会的事 别再提了吧。

谢拉（激动地——向牧师）你跟他说说；你是他的朋友。他一向听你的话。一定让他别搅在这里面！

牧师 我的确应该警告你，阿亚孟，还有你们二位，政府当局的确下定决心要阻止这次集会；你们如果违抗，那你们很可能遭到极大的危险的。

铁路工人乙（忿恨地）我们顾不了那许多。我们汪汪叫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先生；现在也该咬一口试试了。

谢拉（向牧师）警告没有用；光是警告是不行的——你不能让他去。告诉他这是违反上帝的意旨的！

牧师（站起来）我怎么能说这违反上帝的意旨呢？要知道上帝怎么想，你至少还得早生一千年。如果他们是他的弟兄，那他这样不抛开他们是完全对的。

谢拉（忿怒地）我去让他妈妈来阻拦他。她决不会只说些不相干的空话的。

[她跑到里屋的门口，推开门走了进去。片刻后，她又慢慢走出来，走到刚才牧师坐过的那张椅子边坐下，她把两臂

依在桌子上，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

阿亚孟 怎么样？

谢拉（心乱如麻地）她躺在那儿，看样子非常疲倦，睡得很熟，我实在不忍心惊醒她。

牧师（向阿亚孟伸出一只手去）去之前你一定先来看看我，阿亚孟。请你完全相信，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于一件什么事情，你总会得到我的衷心的祝福的。再见。（向铁路工人）再见，我的朋友们。

铁路工人甲、乙 再见，先生。

〔牧师对谢拉看了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向门口走去；阿亚孟给他打开门，他穿过外面的人群走了出去；外面的那一群男人和女人，这时仍围着艾布拉纳穷人的女神的神像，站成一个半圆在轻轻地唱着。谢拉低沉的哭泣声和门外传来的歌声响成了一片：

哦！艾布拉纳的穷孩子们的皇后，
求你赶快免除我们的烦恼；
让我们在我们的黑暗的一生中，
也有机会能享受片刻的欢笑！

幕 落

第三幕

〔都柏林城的一部分：一条街道和横跨在利菲河上的一座大桥。桥左右的栏杆全都可以看见，因此这个大桥几乎占据了观众眼前的整个场景。大桥的远端连接着一条向远处通去的街道；这条街的左右两边都是高大的阴森惨淡的房子，到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各种社会活动，此外更有各种各色的男女含着无比辛酸想在那里寻找一个安身之处。同样的房屋也并立在和河道平行的一条街上。远方，在和桥梁相接的那条街的尽头，靠近右边，是一座教堂的高耸的银色的尖塔；在左边，深红色的纳尔逊纪念碑直插云霄，碑顶上立着深黑色的纳尔逊的塑像，他仿佛正俯视着他周围的一切。在这一切之上，是一面阴沉灰暗的天空，所以，组成这幅画面的色彩便是那黑色的房子、棕色的桥栏、灰色的天空、银色的尖塔、红色的纪念碑和黑色的纳尔逊像。

〔在大桥栏杆的一边，一些在前面曾经出场的男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低垂着头，让人看不见他们的毫无表情的脸。他们有些坐在栏杆上，有些依着直街街角那些阴暗的房子坐在地上，另有一人，样子非常疲倦，靠着桥栏站着，低着头，嘴里叼着一只他显然已经忘掉的没有点着的烟斗。太阳在纪念碑和教堂的尖塔上闪耀，但在那些人呆的地方却连一点阳光的影子都没有。

〔在那些坐着的人的对面，在接近桥的这一端的石头地上，坐着依艾达、蒂姆普娜和芬鲁拉，她们都穿着深黑色的衣服，因此她们简直象被包裹在漆黑的黑夜中。在依艾达的面前是一个棕色的竹筐，筐里装着一些愁眉苦脸、没人买的饼干和苹果。蒂姆普娜的身边是一个比较浅一些的竹筐，里边装着一些已经快凋谢的花朵，她一只手里还懒洋洋地捏着一束紫罗兰。

依艾达（昏昏欲睡地）这倒霉的挤得下水来的天空就是都柏林；还有这都柏林的坟墓一般的房屋——这是都柏林的半死不活的肉体；咱们可就是都柏林的银色的灵魂。（她使劲向街上吐了一口痰）在依艾达看来，这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肉体！

蒂姆普娜 你说得太对了，依艾达，可我却不愿意象你那么刻薄。（半唱歌似地叫卖着）紫罗兰，两便士一把；鲜艳的紫罗兰，两便士一把嘞！

依艾达（半唱似地叫着）苹果和饼干嘞！饼干两便士一包；大苹果一便士一个嘞！

蒂姆普娜 远处老是有太阳，可咱们这儿总是这么冷清清灰不溜秋的。

芬鲁拉 在咱们头上总是这么个哭丧着脸的天空，任何一点点能让咱们开开心的欢乐气氛，在它这么一幅脸色下，也必然全都消失了。

依艾达 都柏林就是这样儿，芬鲁拉，这天空也正就是都柏林的天空。咱们的脚下堆满了悲愁，差不多都要淹没咱们的膝盖了，可头上还永远不停地滴嗒着悲哀的苦水。

蒂姆普娜 这是一片死人全呆在地面上的坟地。

依艾达 他们没有片刻的休息，也没有任何希望。而都柏林却高扬着头，象被一群顾问环绕着的皇后，站立在其他一些城市的中间，充满了知识，充满了伟大人物的歌声，简直可以威慑和我们昼不同日、夜不同月的远在海外的一切活着的人。
〔她们全低下头去打盹儿。

男甲 （无精打采地依在大桥的栏杆上）老金鹅一定会得胜，我的话就是先知的预言。（把嗓子略为提高一些）在那赏金五百吉尼的西部阿威克越野赛马锦标赛中，老金鹅一定会象离弦的箭一样，首先冲断终点线。

男乙 （半睡半醒地争辩着）它才他妈的不行哩！要是比赛谁能跑得最慢，它也许有得胜的希望。小铜鹅要一跑起来，能让老金鹅显得简直象没动窝儿，我的话就是先知的预言。

依艾达 （略有些清醒过来的样子）先知？我刚才是不是听到有谁在说先知？或者还是我的耳朵听错了？

蒂姆普娜 你是听到有人在那么叨咕，依艾达，那个词儿我可不爱听了，它只是让咱们不能不想到咱们目前的这种悲惨境地。咱们从前的那些先知这会儿都躲到上帝的背后去了；这原也不足为怪，因为咱们对他们从来也不尊重，上帝一怒之下就要让咱们明白满嘴只是唱《强尼已经开到家乡来》，将会得到什么结果，整天唱歌、骂街，生活完全没有保障。

芬鲁拉 （悲惨地摇摇头）从前的都柏林真是一只装着金线的雪白的蜡烛；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黄色，向一边歪着，蜡泪横流，在生活的风暴中已经是要灭不灭的了。

依艾达 是呀，幸亏咱们现在还有吉尼斯酿酒厂，每个星期六

的晚上还能让咱们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满意地窥探一下比较美好的人生；不过我还要合掌赞赏，在咱们抱着黑色的酒瓶喝下每一瓶酒的时候，有布莱恩·包若的金琵琶来给咱们伴奏，这样就可以让所有的局外人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咱们由于怀念充满热情和勇武精神的过去，不知感到多么骄傲。

〔牧师和巡官从大桥远处的一端走过来，慢慢走近那些男人和女人呆着的地方。牧师穿着一身纯黑的衣服，戴着一顶闪光的高顶帽，手里还拿着一根手杖。他已经脱下了外套，在脖子上绕着一条绿色的围巾。巡官穿着一身蓝制服，肩上佩戴着银色的肩章，领口和袖口也都镶着银灰色的花边。他戴着一顶宽大的蓝色的钢盔，钢盔顶的前后都镶嵌着银质的花纹，顶心还立着一根很长的银柱，头上缀着一把漂亮的红缨。在钢盔的正前面镶着一顶银色的大王冠，王冠的四周衬着一圈红色的天鹅绒。他身边悬着一把带银鞘的长刀。他穿着一双擦得极亮的长统靴。他们两人在桥头停立下来，牧师满腹心事地依在栏杆边俯视着桥下的流水。

巡官 那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会，先生。美丽的新娘子，文雅的新郎；到场的都是些出色的人物，大主教的精美的演说也的确给那个伟大的场面更增添了许多光采，先生。最后，是一架风琴演奏《伊甸园上空的话语声》，这使那个婚礼会也结束得非常有趣。

牧师 （显然并不很感兴趣）哦是的，是的；那当然。

巡官 这一带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当年在格莱敦时代，志愿军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当然我自己并不赞成格莱敦。

我的一位老爷爷的爷爷那时就在他手下当军官。

牧师 哦，是的；他当军官吗？

巡官 是当军官。他穿着非常奇怪的制服：制服是深黑的颜色，领章和袖章是天蓝色，前胸一片黄色，中间又栏着一条条红色的缎子，而更奇怪的是，一顶巨大的银色的钢盔却在右手那边插着一根伸出去老远的黄色的羽毛。

牧师 （微笑着）你自己的钢盔也不赖，教堂守卫先生。

巡官 够帅的；可我想就是颜色太暗一些，先生。

依艾达 （向着他们笑着）红红的苹果，只要一便士一个，毛孩子见了个个爱——我的天哪！我在说些什么？住在铺着地毯、灯烛辉煌的大屋子里的小少爷和大小姐们都非常喜爱的大苹果；还有饼干——两便士一包——又香又甜，美味可口。

蒂姆普娜 （向着他们叫着）两便士一把的紫罗兰，正好可以配上这位态度和善的漂亮太太的雪白的羊毛衫。

依艾达 （不以为然地） 你在说些什么，傻女人？那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是一位高贵的先生，蒂姆普娜！

蒂姆普娜 我一时糊涂了；可他也应该怜悯怜悯咱们，改变一下咱们的生活，让咱们什么时候需要一伸手就能得到一杯热茶喝喝。

依艾达 卖苹果嘞，一便士一个，鲜红的大苹果，刚刚从大树上摘来的；饼干两便士一包，是太阳还没过都柏林的穿着蓝袍的山头的时候，用香草烘烤出来的嘞。

蒂姆普娜 卖紫罗兰嘞！两便士一把，花上还满是清晨的露珠哩；紫罗兰既能配上贵夫人的白色的胸脯，也能配上高贵的先生们的节日礼服的领角嘞。

〔牧师从衣兜里掏出几个铜钱来，扔给那几个女人，她们把钱拾起来，同时也安静下来。

巡官 后来越来越疯狂的斯威夫特当年也一定常在这一带走动。

牧师 （指着那些男人和女人）这些人是谁？

巡官 （毫不在意地）这些人？哦，一堆无用的废物。他们中有些人在黑夜里也许带有危险性；不过白天却是不会伤人的。

牧师 据我在书上看到，当时有无数万这样的人跟在斯威夫特的身后，一直把他送上坟地。

巡官 真的吗，先生？他是个怪人，那位神经失常的副主教；他可真是个怪人。

〔一个躺在地上睡觉的人忽然在喉咙里咕噜一声，使劲一咳嗽，把一大口痰吐在巡官的一只长靴上，马上又睡着了。

巡官 （非常愤怒地朝后倒退了一步）你这是怎么啦，你这个混帐王八旦！你看看你弄的，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他抓住那个睡觉的人，使劲摇着。

男乙 （在睡梦中非常生气地）耶！是他妈的怎么啦？

巡官 （狂怒地）你把痰吐在我的靴子上了，你这个狗杂种——我的靴子，靴子，靴子！

男乙 （有些害怕，又有些莫名其妙地）靴子，先生？是我吗，先生？不是我，先生。准是别的什么人，先生。

巡官 （愤怒地摇着他）就是你，你，你！

男乙 哦，先生？我一辈子从没在大街上吐过痰，先生。您准弄错了，先生。准是别人吐的。

牧师 芬格拉斯巡官！别忘了你穿着皇家的制服！冷静一点儿吧，伙计，冷静一点儿！

巡官 (让步地)对不起。我真是气坏了。虽然常常有人拿石头砸我，可我还从没碰上有谁在我靴子上吐泡臭痰的。

牧师 (微微有点发抖)咱们离开这儿吧。这儿的情况使我有些害怕，因为对于咱们这种舒服安闲的样子他们好象很有些看不惯。

巡官 你害怕？胡说——跟我在一起你还怕什么！

牧师 这儿的许多事情我连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说上前看看，亲自去处理了。在这里，差不多任何一样东西我只要看过一眼，就不敢再去看它。

巡官 那可不，正象我常常说的，布莱敦虽然外表象样一些，其实也是他们一路的混帐东西。

牧师 你这样说可不对了：天国就藏在阿亚孟·布莱敦的心中。
(略停)而且说真的，也许同样是藏在我们现在要离开的这些悲惨的人的心中。

〔他们一同下。〕

依艾达 (想到刚才得到的铜钱)两个六便士的铜子儿——一个人才能分四个便士。哦，没说的，要饭的没法挑肥拣瘦。可咱们整天蹲在这都柏林街头冷冰冰的石板上，把屁股都给磨破了，这日子也真叫难过！

蒂姆普娜 啊，所有这一切，对咱们说来，不过是一部永远念不完的悲惨的经：头上是灰色的天空，脚下是充满尘土的脏污的街道，另外还加上从这里流过的那条阴惨惨的利菲河。

依艾达 (悲痛地)咱们是已经慢慢落在一片空虚的荒野上了。在我年轻一些的时候，每一个淡淡装束起来的黄昏都在它的胸前悬挂着一颗光彩的明珠。那会儿只有过度的欢乐使我感到苦恼，我不知道我是应该挽着第十六团的一个枪骑

兵的胳膊走过拥挤的街头，还是应该和那个穿着红制服的威尔士王的卫队勾搭在一起；枪骑兵的黑胸脯的红色的大衣看起来是那么可爱，他那无比神气的钢盔上耷拉着一只黑色的羽毛，而那威尔士王的卫队哩，他的帽子上的红羽毛却又象是在他头上燃烧着的一团烈火。

蒂姆普娜 我喜欢的是第十五皇家骑兵团的一个小伙子，依艾达，他的深蓝色的外衣上镶着象神话一样美丽的黄色的花边，他的裤子上也有两条黄色的条纹，帽子上飘动着一只红色的羽毛。

依艾达 我爱的是枪骑兵，蒂姆普娜。

蒂姆普娜 我爱的是皇家骑兵，依艾达。

依艾达 你爱的是什么人，芬鲁拉？

芬鲁拉 一个生在深山荒村里的小姑娘，唱的只不过是她爸爸那伙人唱的一些歌，她除了找上一个面黄肌瘦、穿着满是补丁的外衣和一双破鞋的爱尔兰暴民之外，还能找到什么人呢？不过，他们穿得虽然破烂，他们的衣服却是和金头发菲恩·麦克·库尔、雷电手戈尔·麦克·莫尔纳、飞毛腿柯尔特和神枪手奥斯卡那些人的服装同一个颜色的。

依艾达 （用手臂推推蒂姆普娜）要叫我说，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啰。

〔布兰伦从远处慢慢走过桥来。他的手风琴现在背在背上。他向四边望望要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拉琴。他靠在稍远处大桥的栏杆上，从背上把手风琴解下来。

依艾达 那个整天到处讨钱的老守财奴又来了，他现有的钱都快把银行给撑破了。

男乙 （忽然醒来，使劲吐一口痰，恶毒地说）这一带的钱全叫

你收尽了——狗杂种！

〔他马上又昏昏睡去。

布兰伦 （为使自己安心）晚安，太太们和先生们。生活在这温和的阳光下真是一件莫大的幸事。（他们全都没有理他。布兰伦叹了一口气；然后他用手风琴随便弹几个音来调整声调。他开始唱起来，那声音原是一种柔和的男中音，现在因为年岁大了已经有点嘶哑，在歌中调子较高的地方，更不免有时有些颤抖了。他唱着：）

我同一位漂亮姑娘散步到郊野，
四周的花朵正忙着把露水迎接；
在铺着天鹅绒的长凳上我挨她坐下，
轻轻撩起袖子要给她系上鞋。
既然她已经向我示意，别人
谁管得了我该不该更向前些？
她那时紧闭着双目低声喃喃，
求求你，亲爱的，请你给我系上鞋。

依艾达 （愤怒地叨咕着）这可真是太不象话了；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又不疯又不傻却跑这儿来胡唱！

蒂姆普娜 而且还当着这么些规矩正派的女人！

男甲 （忽然醒过来）我正梦着老金鹅马上要冲到终点线，却叫你们给吵醒了！

布兰伦 （唱着：）

山楂花用它的香息将我们笼罩，
四周的罂粟花也向我们行礼不迭，

它们鼓励我不要在欢乐前踟蹰，
看着我拂起袖子要给她系上鞋。
别人谁又管得着我那会儿
会不会糊里糊涂凑得太近些？
她已经羞答答地撩起了裙子，
我却拂起袖子要给她系上鞋。

一片青绿的山丘在我们的四周舞蹈，
虚假的一切立即都变得那么真切，
因为她正搂着我的脖子吻着我说，
你真是心灵手巧，马上给我系好了鞋。
别人谁又管得着我到底应不应该
不妨开开心把一切看个真切，
她既然一声不响慢慢撩起裙子，
我已经轻轻拂起袖子要给她系上鞋？

〔从那些房子的窗口扔出几个钱来。布兰伦拾起钱，然后脱下他那破旧的宽边帽向着那些房子鞠一个躬。在他唱着上面那支歌最后一节的时候，阿亚孟和鲁瑞已经走了上来。他们靠在大桥的栏杆上听他唱完了那段歌。在老人唱歌的时候，台上的光线变得更暗了，因为太阳已经慢慢落了下去。〕

男乙（忽然醒过来）快走开吧，你这个老家伙，你是在想改变
我们现在的思想，要让我们放弃在我们前面的这点已经接
近无望的希望。

男甲（醒过来——非常愤怒地）快离开这儿，滚到地狱里去
吧，没有人要听你这种有闲阶级的靡靡之音！

依艾达 在他这个年岁，真应该好好为自己的灵魂修修德，实在不应该好象一个黑夜行人，身边又没有一把刀，唯恐遇到什么不幸似的唱着那些无聊的歌。

男丙 带着你那些邪教的歌曲滚到那些以无知和无耻著名的地 方去吧！

芬鲁拉 到那些挤满下流女人，并且有人愿意打开他们的紫色的钱包扔给你闪光的铜子儿的地方去吧！

〔布兰伦把手风琴又背在背上，戴上他的帽子向桥那边走 去。〕

鲁瑞 （在他走过的时候）我实在奇怪，你为什么不唱一支干干 净净的爱尔兰歌曲，却偏要唱这些充满淫词的洋曲调？

〔布兰伦对他完全没有理会，只是跨过桥一直走了下去。那 些男人和女人又开始打起盹来。〕

阿亚孟 让他去吧，伙计；他唱那些轻快的歌曲，唱得很不错，我 们对他应该更公平一些。

鲁瑞 （完全没有注意阿亚孟的话——向那些男人和女人）你们 为什么不在他开始唱的时候就拦住他？唱一唱《白色胸膛 上的珍珠》或者《恶魔的战歌》，那还可以在你们心中燃起康 恩的无数次战斗的战火。他是太拉的守卫者，他曾经把胳膊 伸到深深的河水里和高高的山顶上，从那里抓出一队队 躲着发抖的顽强的敌人。他也是马·菲孟队伍的领导 人，是孟莫伊的守卫者和咱们的利菲河上的一个老兵，这条河 流过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原来喝酒用的杯子都是金子做的， 可是后来一些聪明人用乳香和没药把它引到星光灿烂的贝 特里汉去了。

依艾达 （充满睡意——低声喃喃着）你也走开吧，带着你那些

对于疯狂好战的人们的光采的回忆；那些人现在连一点儿骨灰都没处找了。大苹果一便士一个嘞。

蒂姆普娜（昏昏欲睡地——低声唠叨着）去吧，让咱们安静地睡一会儿，在那灰暗的安静的睡乡中去摸到一点儿面包皮吧。鲜艳的紫罗兰两便士一把嘞！

芬鲁拉（昏昏欲睡地）快走开吧，孩子，到那些明亮的眼睛看不见任何恐惧、闲着没事的白嫩的手只愿意在一个年轻人的腰上配上一只长剑的地方去吧。

男甲（带着睡意唠叨着）你滚到那些欢乐的生活能有活动余地的鬼地方去吧，那里有的是可以浪费的时间，那里有人会用听来非常纯洁的赞歌去赞美黑暗。在这里时间可是非常宝贵的。

男乙和男丙（同声叨叨着）在这儿时间可是非常宝贵的。

阿亚孟 快醒一醒吧；咱们已经把一个城市抓在自己的手里了！

依艾达（非常低沉但又非常悲痛的）这可是个悲惨的城市。

蒂姆普娜（用同样的声调喃喃地）这是一座阴暗、悲惨的城市。

芬鲁拉（用同样的声调说）这是一座荒凉、阴暗、悲惨的城市。

男甲 它象一个受尽苦难的衰老的娼妓，过长的寿命已经让她受不了了。

男乙 它有三个城门，那就是贫穷之门、悔恨之门和痛苦之门。

阿亚孟 它现在这样子是由咱们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咱们祷告太多，可是工作得太少了。下流、怨毒和平庸染污了它的光荣；但是它的光荣仍然是每一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的。

依艾达（用很低的声调忽然地）那你就赶快尽量欣赏欣赏它的光荣吧；因为你现在既然领头反抗统治着这个国家和掌握着权力的那些人，看样子这光荣也不可能存在很久了。

蒂姆普娜（责备地）他的用意是好的，依艾达，他知道许多咱们不知道的事情；再说咱们也知道，他可怜的老妈妈，尽管自己生活很苦，可为了让咱们得到一点安慰，她不停地在咱们的破烂大门口的大路上跑来跑去，把自己的一双可怜的脚都全给磨破了。

依艾达（态度略微开朗了一些）那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永远热心帮助别人的穷苦的老大姐，由于随时关心着别人的需要，对自己的事她差不多是完全忘了。愿上帝一见不到她就会感到不安吧！

芬鲁拉 尽管她常常是满脸倦容，而且是一脸的皱纹，可她仍然可以说是一支纯白的蜡烛，随时都受到态度温和的圣柯姆吉尔的祝福，受到熟悉天国的艾顿的祝福，或者受到声如银铃、服装如雪的劳西瑞娜的祝福——愿布瑞基德的蓝袍永远象一面旗帜在她的头上招展！

另外那两个女人（同声）阿门。

鲁瑞（不耐烦地）咱们呆在这儿全是瞎浪费时间——走吧！

阿亚孟 安静一点儿，伙计；得在黑天以后上帝的圣灵才会开始在水面上活动。

鲁瑞 这儿除了苦难再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只有枪炮声和口号声能够使它们惊醒起来。咱们在这儿是没有用的。你要是不走，我可得走了。

阿亚孟 稍等一会，鲁瑞。谁也不知道一句话能够发生多大的作用。树上的花叶虽然凋谢了，可是这棵树并没有死去。

鲁瑞 (生气地)你以为跟这些半人半鬼的废物谈一通,就能让开斯宁·妮·胡里汉^①恢复她天仙般的优雅和美貌吗?

阿亚孟 鲁瑞,鲁瑞,你的开斯宁·妮·胡里汉虽然象一个老太太一样驼着背,可她的步伐仍然象一位女王。我们喜爱理想的开斯宁·妮·胡里汉,不是因为她是假的,而是因为她美丽;我们讨厌那个真正的开斯宁·妮·胡里汉,不是因为她是真的,而是因为她太丑。

鲁瑞 (厌恶地)啊,求你住嘴吧,伙计!

[他愤怒地冲出,下。

依艾达 (鄙夷地对他叫着)愿你一路平安,下贱种子!

阿亚孟 (把手轻轻放在依艾达的头上)忘掉他,记住咱们自己的事吧,想想看咱们怎么能够从古老的过去拔下那面旗帜,把它重新树立起来,以适合咱们今天的需要和愿望。

[台上的光线越来越暗,除了远处那银色的尖塔和红色的纪念碑之外,其它一切东西已经都模糊不清了;一道阳光照亮阿亚孟的头,那样子很象丹波的已经被割下的头在黑暗中讲着话。

芬鲁拉 奥西恩的歌和奥斯卡的剑也没有办法消除这个城市的耻辱。

阿亚孟 朋友,我们希望你们能够过一种更伟大的生活;我们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能过一种伟大的生活。我们的罢工也是你们的事。我们今天能够前进一步;那你们明天也就能够前进一步。咱们这些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过着贫苦的生活,咱们也必须尝一尝富裕生活的滋味了。一切还具有生命力

① 叶芝所写独幕剧《开斯宁·妮·胡里汉》中的主人公。

的男人和女人谁都渴望着在生活中前进一步。(向依艾达)
这苹果长出来是让你吃的。(向蒂姆普娜)这紫罗兰长出来
是让你戴的。(向芬鲁拉)年轻的姑娘，新的世界将在你的
身体里孕育出来。

依艾达 (神情仍然有些阴暗)士兵们会拿着枪来追赶我们；警
察会在我们头上挥舞着他的棍子；我们的儿子和丈夫会被
赶进监牢，那他们就只能在一个比他们现在所呆的更阴暗
的地方，在叹息中度过他们的岁月。

阿亚孟 咱们决不能在战争的头一个回合就开始退缩。(他转
过脸去沉思地俯视着河水)应该从你们的城市隐藏着的宏
伟气魄取得你们的勇气。(他伸长胳膊指着远方)哦，看
哪！看那边！天空已经在她的赤裸裸的肩上披上了一条镶
着红色花边的晶绿色的披巾，在她的漂亮的头上戴上了一
顶淡红色的帽子——你们瞧！

[台上的光线又亮了一些，落日的返照使一切都呈现出一种
鲜明可爱的色调。河对岸的房屋现在也已经清楚可见，那
色彩很象擦得很亮的红铜；靠着房子躺着的那些人现在也
都站起来，象一尊尊精美的铜像一般，泛着红光，显露出高
大的身材。

阿亚孟 瞧啊！在码头上来回奔驰的各种车辆，这会儿在太阳
光下全变成了紫铜色，那样子真象匆匆赶赴前线的战车。

[依艾达在光亮中立起身来，鲜明地露出了她的骄美的男性的
脸，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衣服，肩上披着一条银灰色的披
肩。

依艾达 (目不转睛地向前凝视着)多么优美可爱，同时也充满
了战争气息！

〔蒂姆普娜现在也站起来朝阿亚孟指着的方向望去。她的衣服大致和依艾达一样，脸上是一片红光。那几个男人也慢慢离开大桥的栏杆，转过身望着阿亚孟所指的方向。他们的脸也和那两个女人的脸一样闪着红光，样子完全象紫铜塑像，到处闪着一道道嫩绿色的光芒。芬鲁拉最后也站起身来，立在其他那些人的身后，观望着那个显露出五光十色的城市。芬鲁拉穿一条绿色裙子，颜色比那两个女人的衣服更淡一些，她上身是一件带黑条的白色的紧身衣，腰上系着一条银灰色的围巾。

芬鲁拉 她这光彩真象奥西恩自己亲口歌唱，并用他自己的琵琶的金色旋律伴奏着的一支歌！

男甲 （感到奇怪地）这可真是怪事，说良心话，过去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城市象现在这样金光灿烂。

男乙 你们看对面躺着的那些人现在都变成了高大坚强的铜人，连那些房子也显出了一派青紫和银灰的颜色！

男丙 咱们被压得抬不起来的头从来也没有朝上望过。

阿亚孟 你们看那四大院的大圆屋顶简直象是栽在一只大铜碗里的一朵金色的玫瑰！在它下面流动的河水完全是一片紫色，上面却浮动着红色的涟漪；你们再看那在河水上空飞翔的海鸥——简直象是浮动在高贵的胸膛上的白色的珍珠。

上帝已经降临到这个城市里来了！

男甲 （感情激动地）噢，他妈的，真是太伟大了！

依艾达 愿咱们的城市永远受到上帝的祝福。

阿亚孟 （高高地举起他的右手）奥斯特人的家，诺曼人的家，盖尔人的家，我们向你欢呼！在这一刻中你是这样的可爱，愿你把这可爱的气质永远贮藏在你的起伏不定的胸膛中！（他

唱着：）

美丽的城市啊，我告诉你，我们的灵魂
决不会在这空有抱负的温床上沉睡；
我们将用我们的双手全力劳动，
一直到在你身上只能见到神奇和美。

所有其它的人（一起跟着唱：）

我们发誓要让你消除妒火和怒火，
从你的四门把恶狼和狡狐驱逐出去，
一直到明智的男女老少同声欢唱：
哦庄严美丽的城市，你的命运美妙无比！

阿亚孟（唱着：）

美丽的城市啊，我告诉你，孩子们的笑声
和严肃的青年们开心时的红色的欢欣，
将使你的街道永远不停地放出欢乐的乐曲，
象一架由许多敏捷的年青人弹奏的竖琴！

所有其它的人（唱着：）

我们发誓要为你解脱饥饿和苦难，
要为你把丑恶、平庸和下流的一切清除尽净；
你的人民将同心合力把你建筑成，
一个从没见过的勇敢、美丽和富足的新城！

〔芬鲁拉一直都合着歌的节奏摇动着身子，现在在这最后一节歌快完的时候，她更摇摇摆摆跳着舞，一直跳到桥中间

来。不知什么地方，有人用长笛吹着加伏特曲，或者是一种庄严而欢乐的舞曲，在开始的时候调子吹得相当慢。接着，节奏越来越快，阿亚孟于是也跳出去和她对舞。他们面对面地跳着，周围的人合着他们的步伐拍着手。这两个人就这样很随意地团团跳着，她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中，他在一种紫罗兰色的暗影中，有时他们又互换位置，让她呆在紫罗兰色的暗影中，而他又现身在金色的光辉中。

依艾达（大声地）上帝所能制造的一切最美丽的色彩现在全在咱们身边出现了。

芬鲁拉（一边跳着）光明之剑已经在放光了！

男甲（狂喜地）咱们全都是帝王的儿子和女儿，而咱们又和所有的爱尔兰人是一家！

〔舞到最后，阿亚孟和芬鲁拉互相搂抱在一起了。

依艾达 让咱们赞美上帝在年轻人心中注满了欢乐情绪。

男甲 也让咱们赞美他让跳舞人的手脚变得那么轻巧。

男乙 还让咱们赞美他让咱们相信，上帝仍然把世界的一切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台上的光线又暗了一些。阿亚孟放开芬鲁拉，歪着头仔细倾听着什么声音。远处可以听到许多人合着脚步行进的声音。

芬鲁拉（略有些不安地）你在听什么？

阿亚孟 我得走了；再见，美丽的姑娘，再见。

芬鲁拉 在咱们周围放着光的这一切是这样的美丽，你现在却要走了吗？是不是你觉得我不配和你在一起？

阿亚孟（诚恳地）你呆着不动的时候本来就非常可爱，一跳起舞来更可说浑身是美；可是我一定得走了。愿你婚姻美

满，愿你生下和耶麦尔一样美丽、和奥斯卡的儿子一样灵巧的一群孩子；更希望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手里都会端着涌着泡沫的西班牙麦酒，每一个人都能喝到高贵的主教所喝的饮料！再见吧。

〔他吻了她一下，然后跨过桥去消失在远处的河岸边。留下的那些人的身影忽然缩小了一些；他们已经失去了刚才的那种光彩，样子都显得有些惶惑不安。原来睡觉的那些人又退到屋子的墙跟前去，他们现在虽然没有再躺下，可他们仿佛想找一个隐身的地方全都贴墙站着。相当长一段时间谁也没有说话。他们彼此离得很远，好象谁也不愿意和谁在一起。〕

依艾达（低声喃喃的）大苹果，一便士一个嘞。刚才是谁在这儿说话来着？天哪！我准是在做梦。

蒂姆普娜（用一种惊疑不定的声调）我也准是，我觉得自己刚才仿佛是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而且穿着一身非常漂亮的光彩夺目的衣服。

芬鲁拉（如在梦中一般糊里糊涂地）我刚才大概也在做梦，在一座几乎被群星淹没的城市里，我听到有人讲了许多奇怪的话，上帝还引导着咱们沿着一条紫色河流的河岸向前走着，咱们都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简直要让奥西恩都止不住要唱一支歌，来庆贺这上帝的荣光照耀下的无尽的欢乐。

依艾达（略有些不高兴地喃喃着）求你们看在上天的面上别再谈什么奥西恩的歌唱了，真仿佛对一个躲在狂风呼哨的街角哑着嗓子唱几支小调的可怜人，你们也要在他的四周燃烧起光辉的篝火了。（充满睡意地）带着露水的紫罗兰，两

便士一把嘞——真见鬼，我说的是苹果！

〔现在，许多人一起行进的整齐的脚步声已经听得更清楚了。

蒂姆普娜 （更清醒了一些）两便士一把嘞，鲜艳的紫罗——那是在干嘛？

男甲 （阴沉地，但声音里带着反抗的意味）一群军队开出来要防止咱们开会，制止咱们罢工。

男乙 （意志坚决地脱口而出）那两件事咱们都得办，看他们怎样！

〔现在台上的光线已经非常阴暗。在男乙说完话之后，台上是一片沉静，只有军队行进的脚步声清晰可闻；接着，在这带有威胁性的脚步声中出现了沉静的歌声，这歌声也许是由大桥上和大桥附近的人唱出的，也许从更远的地方传来。

歌声（沉静地）

我们发誓要为你解脱饥饿和苦难，
要为你把丑恶、平庸和下流的一切清除尽净；
你的人民将同心合力把你建筑成，
一个从没见过的勇敢、美丽和富足的新城！

幕 落

第四幕

〔景：环绕着基督教圣柏纳帕斯教堂的一片园地的一角。这地方并不很美，因为它的四周是一个贫穷的烟雾弥漫的地区，不过这地方看来也很整洁，特别是衬着它周围的环境，倒也显得很不错。沿着后台伸展过去的一道铁栏杆几乎被一排金绿色的树篱完全遮住了，只除了靠近中间的一段，那里是作为这个园地出入口的一面相当宽阔的木头门。木头门外，在一条小道上，高挂着一盏路灯。园地上到处有绿色的树丛，在左角靠近树篱的地方是一蓬盛开的百合花和金链花。靠右是教堂的门廊，在它露出的部分，南墙上有一面狭长的窗子；透过窗上带色的玻璃可以看到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神像。在离开走廊稍远的地方是一株再生草，再生草上盛开的白色的花朵，在和淡黄的金链花和浓紫的百合花映照之下显得非常富丽。园地上的其它部分，除了从门口通向教堂的一条小路之外，到处都长满了青草。这是一个温暖的晴朗的晚上，正是复活节的前夕。这时牧师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他面前是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纸张。他显然正在考虑着明天将在教堂举行的祷告会。

〔牧师穿着一件红布里的深黑色的袈裟，这时他正一面轻轻哼着一首赞美诗，一面随手在他面前的一张纸上书写着。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便帽。

牧师（低声吟哦着：）

你既然曾从阴暗的坟墓中站起，
那么，让我们也敢于立起身来抗拒
那掌握在傻子和流氓手中的权利；
我们向你祈求！

〔教堂看守从门廊里出来向着牧师走去。他的头顶光得象个鸡蛋，焦黄的脸显出一副非常悲哀的样子。他已经是六十岁，样子也显得很老。他在一身普通衣服外边罩着一件薄料子的黑色的长斗篷，肩上另外附加着一块红色的天鹅绒，象一条披肩似的围在他的脖子。〕

牧师（注意到教堂看守已站在他的旁边） 赞美诗第六百二十五节：咱们一定得用这一节诗来开头，塞米尔。

塞米尔 一定得这样，先生。

牧师 正象你说的——咱们一定得这样。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塞米尔？

塞米尔 我是有话要说，可我得先请您原谅。

牧师（鼓励地）没问题，没问题，塞米尔，你说吧。

塞米尔（神秘地）出了一件让我非常不高兴的事，先生。

牧师（在椅子上略微转过一点身子来）哦！那是什么事情呢，塞姆？

塞米尔 法斯特先生今天早晨来了，看了看咱们为复活节准备的水仙花，他感到很不高兴。

牧师 是吗？

塞米尔 我当然不应该不论看到点什么都随便插嘴，也不应该因为看到牧师们，教堂的主人或者地位较高的先生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或者想到什么就背后乱说；可是有时候，先生，一个诚实的人有时候也应该、也必须得把他心里话说出来。

牧师（叹了一口气）现在正是你应该把心里话说出来的时候——到底什么事，塞姆？

塞米尔（有些象耳语似地）今天早晨，先生，可爱的春天的太阳照亮着彼得的黄袍和保罗的紫袍，我那会儿正在经堂里收拾书籍，是谁偷着跑进来了？你抬头一看，原来是法斯特和道沙德跑到经堂里来闲转游。既然他们都是正式当选的教堂执事，我当然不能问他们，在这平常日子，又不是礼拜天的早晨，为什么跑到安静的教堂里来胡逛。

牧师（耐心地）那当然；不过在老半天之前，你是要跟我谈水仙花来着。

塞米尔 我一会儿就会要谈到了，先生。

牧师 好；那么让咱们来听听关于水仙花的事。

塞米尔 啊哈，我在心里说，当我看到那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交头接耳的时候，啊哈，我在心里说，他们准是要搞什么鬼。

牧师 你要跟我说的到底是关于道沙德和法斯特的事，还是关于水仙花的事？

塞米尔 您等着听我说；有时候关键问题是法斯特和道沙德，有时候关键问题是水仙花。这两个老家伙要想干什么呢？我在心里琢磨着，他们干嘛鬼鬼祟祟地溜到这儿来，嘴里还哼着赞美诗。

牧师 哼着赞美诗？这话我听了倒真很高兴；因为要是听到他们俩有谁会哼起赞美诗来，我会感到非常惊奇的。

塞米尔 哼赞美诗的，先生，是我；因为在教堂里，我愿意让我的思想能够配合我手里的工作，您当然明白我的意思。

牧师 （不耐烦地）看样子到天黑你还说不到水仙花哩，伙计。

塞米尔 您等着听我说，先生。我那会儿就慢慢向他们走过去，可是忽然之间，法斯特可不就转过身来朝我叫喊着说，“难道你们要用主教的纹章的花样装在基督教的教堂上吗？”

牧师 主教的纹章？

塞米尔 就是那水仙花，先生。

牧师 水仙花？那东西不过只是用来表示春天带来的一点生意罢了；我们毫无其它用意，只不过是拿它作为一种象征，来表明我们的上帝的复活。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象征：水仙花在燕子还不敢露面的时候，就首先来到，用自己的美来欢迎三月的风。这是莎士比亚的话，塞姆。

塞米尔 （抬眼望天并用手向上指着）这一切对于卑贱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高了，先生。（他弯下腰去把嘴伸在牧师的耳边。）他一看到那用水仙花拼成的十字架是由布莱敦设计的，他差点没疯了。（略停，仿佛要等待牧师说话，但他仍然沉默着。）如果这图案已经放到圣餐桌上去了，那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哩，先生。（又略停片刻。）真要摆到圣餐桌上吗，先生？摆在讲坛上是不是可以显得不太刺眼一些，先生？

牧师 （用一种要结束谈话的声调）我将亲自把它放到圣餐桌上，如果法斯特先生或者道沙德先生再问起这件事，你就说是我放上去的。还有一点一定记着，如果说法斯特先生和道沙德先生，你一定也得说布莱敦先生。（他把一些传单交

给塞米尔。)请你把这些传单拿到教堂里去分发一下,塞姆。
那些花已经安排好了吧?

塞米尔 好了,先生;就十字架还没弄好。

牧师 我自己去弄吧。谢谢你,塞姆。

[塞米尔离开这里走进教堂里去,牧师靠在椅背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轻轻唱着。

牧师 (唱:)

愿奇迹结束吧,我们既然已如此柔顺,
我们既然一致对你的伟大如此崇敬;
愿对人的爱永远使我们享有令名,
我们向你祈求!

[当他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候,布莱敦太太沿着树篱外边走了过来。她走进大门,向牧师这边走来。谢拉是同她一起来的,不过在进门的时候,她却放慢脚步远远地落在她的身后。牧师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迎接布莱敦太太。

牧师 (热情地)我亲爱的布莱敦太太!今天的天气可真是太好了吧?看样子今年的复活节天气一定很好。

布莱敦太太 如果别的事情也象天气这样令人鼓舞,那就好了,先生。

牧师 咱们必须耐心一些,永远也不要失掉希望,我的朋友。新的生命正是从生命的冲击中产生出来的。

布莱敦太太 可是常常这新的生命在那冲击中也随着死去了。啊,他来的时候,先生,你一定对他讲几句话,让我的孩子能够安全地呆在家里,或者呆在这儿。

牧师 (用一只手轻轻扶住她的胳膊)我希望我能办到,亲爱的

朋友，我希望我能办到。

布莱敦太太 他的思想，正象他那可怜的爸爸一样，看到任何虚假的东西都非常愤恨；可是那些虚假的东西实在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他们的宽阔的脊背后边有可以杀人的枪炮，有可以关住他们的仇敌的大监牢，也有可以绞死年轻人的绞架，如果那些年轻人只会空喊反抗，又不会拿起石头来自卫。

牧师 让那些安稳地躲在主教的袈裟、贵族的白袍和法官的红色的貂皮袄之下的人们去对他说，这件事你不能做；我可不能这样，因为有时候从婴儿和吃奶孩子的嘴里倒会吐出至理名言。

谢拉 如果反对他的力量是那样强大，他当然是毫无办法的；所以，让那力量在暗无天日中去横行霸道吧，我们只求阿亚孟能够安全地坐在他自己家的炉火边。

〔在树篱外边的小路上，巡官全副武装从左边走了上来，他显然是来看牧师的；这时，阿亚孟却从右边出现了，他身后跟着前面出现过的那些男人和女人。他和巡官在大门边相遇。巡官和他都停住了。巡官作个手势表示愿意让阿亚孟先走，阿亚孟横过园地向牧师走来。巡官跟在后面，但是进门以后，他却离他稍远，在靠近树篱的地方站住。那些男人和女人在外面的小道上散开了，他们越过树篱望着园地上的那些人。他们现在全都挺着胸膛；他们的脸仍然显得很苍白，可是同时也显露出巨大的决心。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胸前戴着一个闪着金光的太阳。布兰伦也走了进来，他穿过草地，慢慢溜到门廊的台阶边坐了下来。

牧师（握着阿亚孟的手） 啊，我真高兴你终于来了；我希望你

能在这儿呆下。

阿亚孟（匆忙地）我来看看马上就得走了。你拿到那水仙花的十字架了吗？

牧师 你妈妈已经拿给我们了；我们要把它悬在教堂的主楼前面。来，用你自己的高贵的双手把它放上去吧，阿亚孟。

巡官 这高贵的双手可只会专门用来粗暴地撕毁法律、破坏社会治安和秩序；可又是为了什么呢？闹了半天，最后得到的也不过够买点儿鞋油擦双皮鞋，或者买块玻璃修补一面破窗子的！

布兰伦（仍然坐在廊子边的台阶上）他说得对，阿亚孟，我的孩子，他说得对：金钱是万恶的根源。

阿亚孟（向巡官）一个先令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对很多别的人更是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们来说，它却非常重要，它能让我们看到神的光辉已经接近我们，向我们指出我们必须走的道路；它是照在我们脸上的阳光；是我们必须进行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巡官（恫吓地）我只在这儿给你们一个警告，掌握着大权的人今天要给许多人一个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当然，有些傻子也许活不到能接受这个教训的时候。

布莱敦太太 你就呆在这儿吧，我的儿子，在这里一切象一棵正在生长的绿树一样的安全。

男人和女人们（在外边同声说）他要同我们一道去的！

谢拉 你就呆在这儿吧，在这里，前进的时间穿的是软绵绵的绒鞋，日子的消逝只会象从花朵上落下的花瓣，在这里，永远不会有人注意到黑色的头发在什么时候已经变成灰白了。

男人和女人们（在外边）他要同我们一道儿去的！

阿亚孟 (转身对着他们)我一定跟你们一道儿去!

巡官 (忿忿地)在你们还没有开始执行你们发热的头脑打算要做的事情以前,我这里给你们最后一次警告,今天一定会有许多快马在满街奔驰,一定会有许多长刀脱出它的刀鞘!

牧师 (向巡官——带着责备的口气)至少我希望你不会觉得你也应该放出你的那些快马来。

巡官 (冷冰冰地)我得履行我的职责,先生;如果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某一个人,能够按照上帝已经为他作下的安排,谨守自己的职责,那当然就太好了。

牧师 (忍无可忍了)哦,去你的吧,伙计,你既然要引用宗教方面的格言,你就应该正确地引用!不是上帝已经为他作下的安排,而是上帝将愿为他作下的安排。

巡官 (也生气了)去你的吧,伙计,难道你相信那家伙现在干的那些事,是上帝愿意见到的吗?

牧师 (愤怒地)凭我这点权利和我这点知识,我都没有资格否认这句话,虽然在这两方面我都比你强多了,先生!

[巡官愤怒地又打算还嘴,但谢拉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

谢拉 哦,打消你打算要说的那些伤人的话吧,求你尽量帮我们逃出另一次灾祸!

巡官 (粗暴地推开谢拉的手,跑到大门口去,又转过身来说)
你们大家都记着! 在刀出鞘,马匹开始冲击的时候,那一向对人姑息的仁慈的法律就会象失去知觉晕倒的人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它是决不会考虑任何后果的。

布莱敦太太 (愤怒地——直对着巡官) 请你看看这无边的世界,伙计,看看上帝在这里创造的具有生命火花的神奇的一

切，在它们之间，不管你是站在这儿还是骑在冲锋陷阵的马匹上，你又算得个什么，不过是一个裹着一些布条儿的小黑点儿罢了！

〔巡官匆匆向外走，他在树篱外边停了一停，然后向右转身，外面的男人和女人恐惧地后退几步，给他让开一条路。

布莱敦太太 （向阿亚孟）按照你自己的打算干下去吧，我的儿子，一定要取得胜利。能再给这个世界带来半分福利，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牧师 （和他握手）去吧，愿上帝指导着你的行动！（他微笑着）
那巡官只不过是空咬得凶，牙齿是并不厉害的。

阿亚孟 回头见吧！

〔阿亚孟匆忙地走出大门去，在树篱外边的左方停留片刻，转过身对巡官看了一眼。

巡官 在你看到马队冲过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你尽快避开一点儿吧！

〔他向右边走了出去，阿亚孟由左边下，后面跟着那一群男人和女人。片刻的沉默。

牧师 （为了排除心中阴暗的感觉——轻快地）现在，布莱敦太太，请你快到礼拜堂去给咱们好好地做一点茶吧——我都快渴死了。（向谢拉）你也跟我们一道儿去喝杯茶吧，穆尔宁小姐？

谢拉 （立即很不安地）哦不，谢谢你。我……实在不应该呆在这儿。你知道的，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牧师 我知道，我说什么也决不会要求你做一件你不应该做的事；但你可以放心，却也并没有一条教规禁止你喝一杯基督教徒做出来的茶。去吧，去帮着布莱敦太太做茶吧。我一

会儿就来。

〔谢拉和布莱敦太太沿着教堂的南墙下。〕

布兰伦 (在牧师正收拾起桌上的书和纸张的时候) 嗨,先生; 嗨
我说,先生! 眼下这件事总不会整个儿破坏咱们的社会秩
序吧? 会吗?

牧师 我希望不会。

布兰伦 (勉强笑笑) 不会的,不会的,当然不会。爱尔兰银行
一定还会照样开下去的,是吧? 对。他们中可有些人真想
打进银行去,是吧? 对,对。那儿有铁门,铁门是很难打开
的,是不是?

牧师 (起身走出去喝茶去了) 我想是这样。

布兰伦 对,是这样。他想是这样;他只是猜想——瞧瞧这个人
可真够负责的了!

〔教堂看守出现在走廊上,他向布兰伦弯下腰去。〕

塞米尔 (低声耳语着) 快进来瞧瞧咱们的伟大的十字架。

布兰伦 十字架? 什么十字架?

塞米尔 为复活节准备的水仙花十字架,打算要放在圣餐桌前
边的。

布兰伦 我的上帝,那是天主教的玩艺儿呀!

〔远处传来低沉的嘈杂声,接着是许多人扔石头的声音。〕

布兰伦 这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情了?

塞米尔 (走向台后,向街上望着) 一大群人在扔着石头;他们
拿石头砸着两个拼命逃跑的人。

布兰伦 (紧张地) 咱们快躲到教堂里去吧。街上已经出乱子
了。

〔他们两人走进教堂去,塞米尔关上门。外边是嘈杂的人

声。接着，一大群男女，其中有依艾达、芬鲁拉、蒂姆普娜、那两个铁路工人和在大桥上睡觉的那些人，从树篱外边走了过去。领头的打着一面红旗，他们全都态度坚决地向前走着。他们一起唱着下面的一支歌儿：

领头的人们（唱：）

我们虽然没有枪，我们却有的是石头，
一定要打得那些工贼一个个紧抱着头；

群众（合唱：）

我说的话决不含糊，
我再说一遍给你听——
虽然少数工贼也是上帝造，但他创造的主要还是人！

领头的人们（唱：）

他唯一能得到的荣誉是一只肮脏的黑羽毛，
插在他的马头上拖着他走进坟墓；

群众（合唱：）

我说的话决不含糊，
我再说一遍给你听：
是工人，对任何工贼都绝对不留情！

〔他们走过去，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道沙德和法斯特匆匆上；他们跑进大门，一直向教堂的门廊边跑去。

〔道沙德是一个高大、强壮的红脸膛的人，一团团的肥肉从他外衣的领子边挤了出来。他的头又大又光，耳朵后面露

出几撮黑毛，头顶上几根稀疏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梳着。法斯特瘦小干枯，虚弱的脸上隐藏着一股暴戾之气，遇有适当机会，随时都准备发作。他的脸和嘴唇都刮得很干净，可是从他的下巴底下却毛扎扎的露出一撮撮黄毛。他的声音很尖，在生气喊叫的时候，更尖得象猫叫一般。他们俩人都穿着铁路工人工头的服装，蓝制服，白纽扣，道沙德的尖顶帽和大衣袖口上镶着银色的花边，法斯特的花边是金色的。他们两人都把大衣紧紧地扣着。他们脱下尖顶帽，擦擦额头上的汗。道沙德推门。

道沙德 到了这个园地上咱们就安全了；这是教堂的神圣的园地。这里没有人看守；那些该死的流氓们——他们全都是他妈的天主教徒！

法斯特 （愤然地）他们有一个领头的人还是基督教的教区委员哩。那个该死的牧师还老向着他。完全是中了天主教的毒：水仙花的十字架；背教义的时候把脸转向东；发圣餐的时候唱着赞美诗——他妈的，简直让咱们把人都丢尽了！

道沙德 有几块石头擦着我的耳皮过去了。咱们不应该穿制服的。叫他们一眼就认出咱们来了。我知道他们一骂咱们工贼，咱们就准要吃亏的。

法斯特 他们自己才是工贼！那些可恨的下流的王八蛋！我告诉你，到了梵蒂冈我也得穿着制服。（他解开他的大衣，露出他戴在身上的一条镶着蓝边的桔黄色的绶带。）这就是我要让大家看到的绶带。你应该紧紧地跟随着我，小伙子；你应该象忠实的马队一样追随着我！

道沙德 （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叫着）耶，里边的人，快出来吧。打开这该死的门，救救一个半死的人吧！

〔教堂的门打开了，牧师，后面跟着教堂看守和布兰伦，从门里走到园地上来。

牧师 你们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情？

道沙德 那帮主教手下的流氓拿着大石头把我们俩可揍苦了。

正直、善良、忠诚、忠于法律和宪法的人今天叫那些主教的石头可揍苦了——哦，可怜我的头！

法斯特 我告诉你们吧，圣巴多罗谬的节日又来临了，缺胳膊短腿儿的基督教徒会倒在街上，把路都堵塞起来的！

牧师 听你们说话的这神气，你们大概也不会伤得很重。

法斯特 拿咱们的伤不当一回事，你显然是和那些流氓站在一起的，好吧，嗯，行。（看到布兰伦向大门边溜去，准备要走。）嗨，你，你不应该呆在这儿，表明你对基督教教义的忠诚吗？

布兰伦 （略带讥讽地）啊，我很愿意，要不是我有事一定得走的话，我会很愿意这样做，可是每天到这个时候，一般总一定得去念几章圣书，好免得我老是一心惦记着尘世的事情。

〔他从大门口下。

法斯特 （凶恶地）一个不成玩艺儿的基督教徒！（向牧师）你瞧见了，我告诉你，斯米斯菲尔德的烈火又将在基督教徒的身边燃烧起来，梵蒂冈的窗口马上又会露出灿烂辉煌的灯光了！

道沙德 而我们将首先被扔进烈火里去。

牧师 （鄙弃地大笑着）胡说八道，真是胡说八道。

法斯特 （几乎是在喊叫）这不是胡说八道，伙计！每一个穿黑袍的耶稣会的教徒都止不住在心中暗笑，他们随时想伸出手来抓住象我这样的人，和象埃迪·道沙德那样的人，要把

咱们连手带脚再加上脑袋一起都铐起来，弄到刑车上去，弄到绞架上去，最后把咱们弄到一条欢乐的罗马街头把咱们给烧死！一切忠心的小伙子们都准备和威廉王的部队再进行一次战斗！

牧师（好笑地）那好，让那些忠心的小伙子和威廉王去彼此对打吧。我太忙，哪一边也不能参加。再见吧。

法斯特（在他要走的时候抓住他的胳膊——凶恶地）你不能就这样带着你的犯罪的良心从这儿溜掉，伙计。在你的教堂里，有许多没做的事情该做，还有许多不该做的事情应该改正；嗯，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牧师（安静地）真的吗？

法斯特（向道沙德，生气地）耶，你也说话呀，你也说一句话呀，伙计，别尽让我一个人说。

道沙德 第一，先生，我们要你把布莱敦从教堂和这个教区委员会里赶出去。

牧师 哦，真的吗？

法斯特（几乎是大声喊叫地）没有什么哦不哦的；回答我们的问题——明白地讲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牧师（冷冷地）先生们，在本区的教民另选出一个委员以前，布莱敦先生将一直呆在教区委员会里；至于说到教堂，上帝既然认为他适合作一个基督教徒，那我也不能说，恐怕你们，先生们，也不能说，上帝做错了。

道沙德（尖酸地）你说的这件奇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牧师 在他受洗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的。

法斯特（痛苦地喊叫着）又是天主教的那一套，又是天主教的那一套，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整个这带地方全都充满了这

种气味！

〔教堂看守，手里拿着水仙花的十字架出现在门廊上的门口。十字架是居尔特式的，直柱和横柱都用鲜花组成，外边围着一个用青草做成的圆环。教堂看守躲在牧师背后把十字架举起来给道沙德看，道沙德溜过去把它接了过来，教堂看守马上又进教堂里去了。

牧师 现在求求你，法斯特先生，放开我的手吧。

〔远处传来冲锋号的声音。法斯特放开了牧师的胳膊；他们都倾耳听着。

法斯特 （无比高兴地）啊哈，冲锋号响了，皇家的马队和皇家的步兵马上就会把那些造反的人全都踩在脚下！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秩序同教堂的法律和秩序是不容破坏的。为了王室和平民以及宗教的自由——我们在这儿，也和他们在那儿一样在进行战斗！

〔外面传来奔驰的马蹄声，接着是一阵枪声。他们一起静静地倾听了一阵。

法斯特 （非常高兴地）听见了没有？你的那个布莱敦一定马上就会跑到这儿来，要在这教堂里找个逃避的地方。

牧师 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让他免除一切灾祸！

道沙德 （举着那个十字架在牧师面前跳着舞——万分高兴地）十字架——天主教的象征！这就是你的十字架，看见没有？把天主教的象征公然这样摆在基督教徒的面前！（狂喊着）叛徒！

法斯特 （愤怒之极地）这件事我真不能忍受，不能忍受；我真不能忍受。你们听着，在神一般的马丁·路德心中燃烧着的愤怒的火焰，现在也在我的心中燃烧起来！来，把那玩艺儿给

我。(他从道沙德手里把那水仙花的十字架抓过来扔在地上，用脚踩着它跳着。)一切为了《圣经》和王冠！这红红绿绿的玩艺儿值不上两个半便士；天主教的神物现在已经踩在我们基督教徒的脚下！

道沙德 (疯狂地)拿鼓来，拿鼓来，拿基督教的鼓来！

[在法斯特和道沙德一边跳着，叫喊出最后两句话的时候，那些男人和女人又从篱笆后面，沿着小道惊惶地跑过来。从右边跑来的人，到这里转一圈儿又转身向左边跑回去；从左边跑来的人，到了这里也转身仍从左边朝回跑，两边来的人彼此撞来撞去。法斯特和道沙德一看到在树篱外边奔跑的那些男人和女人，立即向走廊边冲去，几乎把牧师给撞倒了。

法斯特 (一边飞跑着——向牧师)快让开路，伙计，快让开路！

[过了一会儿，依艾达穿过大门跑进花园，向牧师这边跑来。

依艾达 (哀求地)哦，先生，请让我到教堂里躲一躲，等这场乱子平静下来了再出去吧——满街的士兵胡乱开枪，警察象疯了似的拿着棍子到处打人，全城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牧师 (尽量安她的心)安静一点儿，不要害怕，他们不会打一个妇女的。不管他们现在是多么疯狂，他们总还是人啦。

依艾达 啊呀，愿上帝原谅你的天真！你没看到他们，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全都一律乱打。我的一个朋友蒂姆普娜这会儿躺在医院里，脸上缝满了一排一排的线，就象你脚上的鞋带儿似的！就因为她一个劲儿追随着那个发了疯的

傻瓜布莱敦！

牧师 那么，你就躲进去吧。（向刚出来的教堂看守）设法给她找个安全的地方。

〔依艾达和教堂看守走进教堂里去。这时，芬鲁拉沿着大门外边的小道慢慢走了过来。她扶着铁栏杆，一步一步向前移动着。一来到大门口，她马上就倒在地上，抬起痛苦不堪的苍白的脸望着园地里的人。

芬鲁拉 （痛苦地）求你们看在上帝的面上，告诉我一个叫什么克林顿的牧师是不是在这儿？我是不是还要再爬很长一段路才能找到他？

牧师 （连忙向她那边跑去）他在这儿；我就是他，我的善良的太太。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芬鲁拉 阿亚孟·布莱敦要我给你捎个信儿。

牧师 （急切地）哦，哦；他这会儿在哪儿？

芬鲁拉 他已经去了。

牧师 去了？哪儿去了？

芬鲁拉 我希望他是到了上帝的身边。

〔相当长时间的沉默。

牧师 （低声地）愿他从此得到安息吧！你带的信呢？

芬鲁拉 是的。他的胸前已经被子弹穿了一个窟窿，在他的生命已经慢慢消逝的时候，他在我的耳边低声说——那些士兵，那些士兵。他说今天干的这些不过是今天的工作，明天还得要接着干下去。他求你帮忙照看照看他的老太太。他希望今天晚上能够让他躺在教堂里，先生。我的嘴唇干得发痛；一匹冲锋的马在我倒在地上的时候踩了我一脚。他匆匆地托我来向你告别。哦，求求你们给我一杯水吧！（教

堂看守连忙跑着去倒水）我们现在仍然还坚守着我们的阵地。（教堂看守倒了一杯水来，她喝水）现在我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她伸直身子躺在地上。〕

牧师 你在哪儿见着他的？他这会儿躺在什么地方？（她躺在地上，没有回答。他拾起破碎的鲜花做成的十字架来，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低下头去——悲痛地）哦，阿亚孟，阿亚孟，我的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哦上帝，在这一切可怕的罪恶和灾难中，求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到你吧，即使只是象在一面镜子中一样模糊地看一眼也行！

〔幕落片刻表明中间已经经过了几个小时。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候了。门廊上的门灯已经亮起来，教堂里的灯也亮了。透过教堂南墙上的窗子可以看到照在圣彼得的黄袍和圣保罗紫袍上的灯光。教堂里的风琴正低沉地演奏着一支挽歌。树篱外边小道上的路灯现在还没有点着。沿着树篱外边站着的男人和女人们的黑色的身影只隐约可见。布莱敦太太站在靠近大门边的园地上。法斯特和道沙德站在走廊前边的台阶上。在他们前边，背向着他们，站着牧师；他这会儿已经在袈裟上罩着一件白色的法衣，脖子上围着围巾，肩上披着镶着红里子的神学博士的披肩。谢拉手里拿着一把红色的玫瑰花，站在再生草花丛的旁边。在花丛的后面，巡官孤独地站在那里。一个点路灯的人沿着小道走过来，手里举着带铜顶的长竿，竿顶上的火种象一朵小小的红花。他点着了道旁的路灯，然后跑到树篱边来向里边观望。〕

点路灯的人 什么事情？这是在干什么？这儿出了什么事情了？
他们这都是在干什么？

男甲 把布莱敦的遗体搬到教堂里来。

点路灯的人 啊，是吗？我就想到准是出了什么事情。

男甲 他为咱们牺牲了。

点路灯的人 你瞧瞧！他们现在全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在等着欢迎他回家来，对不对？啊，可不管怎样，人世的生活总还得照样过下去，所以我一定得走了；再见！

道沙德（向着牧师的背后说着）我最后一次再告诉你，先生，教区委员会里有一半的委员都反对把他弄到这儿来；他们不能容许咱们的教堂跟这种居心不良的捣乱活动搅和在一起。

牧师（一动也不动，仍然望着大门外边）人世的一切，好的坏的，按规矩的和不按规矩的，都和在尘世间进行斗争的教堂的生活有关。我们尊重我们的弟兄，不是因为他的行动可能是一种错误，而是因为他永远追随着真理。我们不能因为他提出的号召不完全符合人为的一般习俗，就可以拒绝他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永恒的安宁。

法斯特（狂怒地）啊，听我说，我这个人可不会干坐在这儿，听你讲这些不三不四的废话——你到底是接受我们的意见，还是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远处传来吹奏《森林里的花朵》的喇叭声。布莱敦太太立刻僵直身子站着，谢拉把头低垂到胸前去。〕

牧师 你使我厌烦倒没有关系，不过你使我的上帝也非常厌烦了。快站开吧，带着你的愚蠢无知于你自己的事情去，让我去欢迎他——现在他的纷乱生活已经进入了完全的宁静，只是象西罗河水一样在静静地流着，悲痛地唱着安息之歌。

〔在他说话的时候，报丧的喇叭声已经停止，片刻之后，一副担架抬着掩盖着的阿亚孟的尸体，出现在大门边。担架被抬着向教堂门口走，牧师连忙迎了过去。

牧师 （念颂着）主啊，许多世代以来，你一直都是我们的依靠。
在你的眼中，一千年的时间也不过只象是昨天。（唱：）

我们的弟兄不顾尘世的一切风波，
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更美好的生活；
只是为了这个——哦，你也应该对他爱怜。
啊耶稣，圣玛丽亚的儿子，请听！

请用你高贵可爱的心胸
把尘世可笑的一切包容，
尽管那里也充满了辛酸的泪痕。
啊耶稣，圣玛丽亚的儿子，请听！

当冥河摆渡的神灵摇着长橹，
把他送上他从没见到过的国土，
请让他从此得到永恒的安宁。
啊耶稣，圣玛丽亚的儿子，请听！

〔担架被抬进教堂里去，在经过谢拉面前的时候，她把那一束红玫瑰花放在尸体的胸膛上。

谢拉 阿亚孟，阿亚孟，我的可怜的阿亚孟！

〔牧师走在担架的前面，布莱敦太太跟在担架旁边，一同走进教堂里去。其它的人都仍然呆在原来的地方。片刻的沉默。

道沙德 咱们最好走吧。那家伙是满脑子的坏主意，又是满脑子的空想。对外边的那些暴民你可还得当心一些。

法斯特 (鄙夷地) 这会儿他们已经不敢再动手了。巡官竟不肯支持咱们的要求，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的。

(在抬担架的人从教堂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出大门，消失在树篱外边的小道上了。

男乙 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躺在阴暗的教堂里，失去了一切知觉。

男丙 但是他死得非常高贵，也非常光荣。

巡官 (仍站在花丛边) 为了一个先令送掉自己的性命，这并不是什么很高贵的事。

谢拉 也许通过这个先令他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男乙和男丙走出大门去和外边的那些人呆在一起。巡官走到谢拉的身边去。

巡官 你不应该赶快离开这个悲惨的地方吗，谢拉？请相信我，我的确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想着一冲锋他们就一定会跑，没想到他们连动也不动；他们既然一动也不动，士兵们自然只好开枪，他可就被打中了。请相信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一直都尽量催着我的马想把他跟他们隔开。

谢拉 (冷淡地) 我相信你，芬格拉斯巡官。

巡官 (轻轻拉着她的一只胳膊) 你应该叫我汤姆，亲爱的。来吧，谢拉，来，让咱们慢慢走回家去，把这一切全给忘掉吧。

谢拉 (声音微微发抖) 哦，现在不成；哦，今天晚上可不行！你走你的吧，让我自己走，今天晚上我得自己单独走。

巡官 (拉着她的一只手) 谢拉, 谢拉, 请不要再想到关于死亡的那些事了, 且让你自己眼前的生活微笑吧。那个人既然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 因而过早地丢失了它, 你也不必再去为他的死多想了。荒唐的生活必然会带来荒唐的死亡!

谢拉 (轻轻推开他的手) 哦, 汤姆, 我希望你是对的, 你是对的, 你一定不会错。

[他们走到大门边去, 两个人站在一起, 树篱外边的男人和女人, 虽然假装着对他们毫不注意, 仍冷眼看着他们。

巡官 亲爱的, 当空间里的匆忙的时间带来另一个万物向荣的夏季, 当新生的春天的充满希望的声音让难堪的死亡的悲泣沉默的时候, 对这些问题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了。

谢拉 (沉思地) 他说过红色的玫瑰永远也不会为我开放; 在我最后一次和他分手的时候, 他是那么说的。今天晚上这可爱的孤独一定会帮助我想明白这话的意思, 因为这是对我讲的话。(忽然——非常愤怒地) 哦, 你是个专门杀害好人的黑心肠的刽子手!

[她愤怒地丢开他跑了出去, 留下他单独跟那些男人和女人呆在一起, 那些人仿佛什么也没见到似的仍然闲呆在那里。

巡官 (半晌后) 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 回家去! 都给我滚回家去, 你们这些野耗子, 滚到你们的洞里和窝里去! 你们以为, 只有你们这些人才有遭受不幸的阴森的荣誉吗? (那些男人和女人带着阴沉的脸色慢慢散开了; 最后只剩下老布兰伦一个人, 背上背着他的手风琴, 仍靠着大门站着。向布兰伦) 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你是聋了还是怎么着?

布兰伦 (安静地) 我是一个基督教徒, 是属于这个教堂的信

徒。

巡官 你也是教堂里的人物！布莱敦也是哩。好吧，别跟那些造反的暴徒们掺和在一起——我手下的人举起武器来要打的时候，可不会先问问你信什么教的。

〔他沿着小道慢慢走开了。过了一会儿，牧师和布莱敦太太从教堂里出来。他拿一面披巾披在她的肩上。

牧师 披上吧；这样更好一些！我妻子一再说，让你今天夜晚住在我们那儿，所以你一定不能走的。

布莱敦太太 她实在是太好了。（她停下来望着再生草花丛。）这是他最爱的一种草，不管是在它光着，还是开满花朵的时候。它也和他一样，在他的天性里充满了美好的东西，那些东西最后一定会结出果实来的，结出红红的果实，正象今天从他白色的身子流出的鲜血一样。（忽然——把脸转向教堂那边。）他现在是要把所有的灯都灭掉吗？

牧师 是的，在他回家过夜以前，他要把灯都灭了。

布莱敦太太 在这冷清、黑暗的长夜里，让他孤独地躺在那里，那不是太悲惨了吗？

牧师 （向走廊边走去，大声叫着）塞姆，今天晚上让灯点着吧。

〔刚刚暗下去的教堂现在又亮了起来。

牧师 他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孤独，亲爱的朋友，他已经受到上帝的热烈欢迎，正在大声欢笑哩。走吧。

〔他们慢慢走出门外，向远处走去了。教堂看守从教堂里出来，带上门准备上锁。布兰伦立即走到园地上来。

塞米尔 （抱怨着）通夜点着灯——他这些做法实在是荒唐。

布兰伦 别忙，耶，别忙，请稍微等一会儿！

塞米尔 你他妈的要干什么？

布兰伦 唱一支他爱听的歌，表示一点对他的热爱和尊敬；也算是最后跟他告别。

塞米尔 （锁上门）你把我当谁？谁要你唱什么歌，告什么别！

布兰伦 （塞给他一点钱）只不过要几秒钟，把门打开一点儿，让他更容易听到我的歌声。（教堂看守打开了门。）这就行了。你真是个好人。（布兰伦面向门廊站着，教堂看守靠在门廊旁边。布兰伦从背上拿下手风琴，先拉了一个过门，然后就轻轻地唱着：）

一面深黑色的披巾完全裹住她的身躯，
一任烈日闪耀、挟带着水花的海风狂吹；
但那黑色的身子下边伸出一只娇美的纤手，
递给我一束鲜艳无比的红玫瑰！

〔戏剧结束，以下的歌声听不见了。〕

幕 落

主 教 的 篝 火

(一个带着波尔卡舞曲情调的悲剧)

黄 雨 石 译

剧 中 人

迪克·卡伦劳(大家都叫他“金不换”),泥瓦工
里查·兰金,另一泥瓦工
参议员赖里根
教区牧师蒂莫西·柏润
马纳斯·莫恩罗
丹尼尔·克隆库西
基林,参议员赖里根的女儿
“倔老头儿”斯里豪恩
神父波西罗,教区副牧师
弗若恩,参议员赖里根的大女儿
迈克尔·赖里根中尉,参议员赖里根的儿子
一火车站脚夫

场 景

第一幕——参议员赖里根的家——在他的会客室的窗子外边。

时间——一个秋天的晚上,六点钟左右。

第二幕——参议员赖里根家的会客室。时间——当天晚上更晚一些的时候。

第三幕——同第二幕。时间——再晚一些。

第一幕

〔参议员赖里根家的花园。这个花园并不很漂亮，不过现在正在进行修整。靠近台后，一堵红色的墙已经快修建起来。现在在横过花园的这段地方，才只修建了大约三分之二，墙的一部分伸到对面台右的房子后面去。已经修起来的这一部分，在正中间安着一个铁门。左边剩下的那段墙现在还正在砌着，离开完工时修墙檐的地方大约还有一半。沿着这段墙是一排脚手架，泥瓦工人们站在上面，沿着一根绷直的线一层层往上砌着。几块破破烂烂的木板沿着正在修建的墙立在那里。靠近花园中间是一口巨大的金属的金鱼缸，缸上铸着各种藤蔓的花纹，放在新砌的黄砖的座子上。它蹲在那座子上样子看来很神气，但由于它除了空摆在那里之外，并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也仿佛显得很尴尬。金鱼缸后边，放着一大堆等着泥瓦工用来砌墙的红砖。砖堆的左边有一条粗笨的木凳，上面放着一袋水泥。离开金鱼缸不远的地方是一辆手车，手车上扔着一把长柄铁锹，锹身在车子上，锹把儿却横着伸在车外。从台右露出来的那幢房子，一面侧墙横切过花园，墙面几乎完全被一个面向花园的巨大的弓形窗所占据。在房子和伸到它后边去的红墙之间，布满了一棵大椿树的枝叶，枝叶下边还可以看到，或者只能部分地看到，一张幔着漂亮的花帆布的长椅。

通过铁门，在红墙的后边，可以望到一大片属于赖里根所有的庄稼地和草场，田地那边是城市建筑的上空，突出在这些建筑之上的教堂的尖塔，高耸入云，简直象一只以白云为窝巢用石头雕成的长腿鹭鸶。这是一个温和、晴朗的初秋的傍晚，这时候，大自然在严冬将给花草和田野带来死亡之前，正拿出最后的力量演奏着由各种色彩组成的大合唱。

〔迪克·卡伦劳——大家都叫他“金不换”——和里查·兰金站在脚手架上，他们每人右手里拿着一把抹子，不停地在墙头上敲敲刮刮。兰金大约四十岁，又高又瘦，两腿有点儿向外弯，但这只在他行走的时候才能明显地看出来。他的脸是棕红色，头顶光光的（不过他这会儿戴着一顶原是黑色，可现在已变成青绿色的高顶帽，帽边也因为戴的年头太多已经毛了），只是在耳朵上边露着两撮耗子毛似的头发，同样颜色的稀疏的头发也在他的后颈上围成一圈。他穿着一条黑色的苏格兰呢的裤子，上面满是水泥，上身是棕色的坎肩，和一条原是深蓝色但现在已变成浅蓝的衬衫。他的眉毛颜色非常淡，必须很近才能看得见，因此当他脱下帽子的时候，他的整个儿头脸简直象一具干骨头的骷髅，在这个骷髅上只有一双棕色的眼睛还炯炯地发着光；因为他是一般所谓的“信士”，满脑子里全是凡人的罪行，所以他总不时嗤着鼻子以驱散地狱里的烟雾。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对女人的唯一兴趣，是离她们越远越好。在工作的时候，他宁愿祷告，也不喜欢吹口哨。他的嗓音很高，完全是一个失意人常有的那种假嗓子。〕

〔金不换也是又高又瘦，但兰金的脸带着痛苦而悲伤的神情，金不换却显得痛苦而暴戾。他在经过一次狂饮之后，有

时甚至正在狂饮的时候，总不免会想到凡人的罪行。他永远在那里决心戒酒，但——尽管他曾经无数次地赌咒发誓——始终也没有成功。他的上唇上长着一排铁灰色的浓胡子。他在他的裤子外边围着一条粗蓝布的围裙，上身是一件带花纹的棉布衬衫，一条很脏的红背带吊着他穿在里边的长裤。在他的铁灰色的乱蓬蓬的头发上，盖着一顶已经褪色的棕色的高顶帽。因为天气很热，他有时脱下帽子来，擦擦额头和帽衬上的汗珠。两个泥瓦工都穿着普通的长靴，靴上满是泥灰。

兰金（忧伤地）丹尼尔去了这么半天，要装十车干草也装完了。
他可是真能磨蹭。

金不换（完全不在乎地）他爱怎么磨蹭就怎么磨蹭吧，他总也别来了我也不在乎。（兰金没有作声）你希望赶快把活儿干完了，免得再见到我，是不是？（兰金仍不作声）总想着自己单独去干。你就不愿意跟一个正派的敬畏上帝的人在一起。我唯一的缺点不过是偶尔爱喝一盅。（兰金仍然沉默着）他总也不吭声！我也是拚着命想戒掉它，可有时候那股难受劲儿让我实在受不了。（大声地）你总不愿意看到我忽然整个儿崩开吧，你愿意吗？（拿帽边擦着额头）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咱们要能闲呆一天多好。（略停）已经有三天我是滴酒不沾唇了。我可真是拚着命在戒啊。（大声地）你总不愿意看到我忽然炸开吧，你愿意吗？难道你半点儿怜悯的心都没有吗？

兰金 我就是我这个样儿。

〔参议员赖里根出现在窗户边，他打开窗门让巴里·牛纳的教

区牧师蒂莫西·柏润跨过窗口，走到花园里来，参议员跟在他的后面。两个泥瓦工立即拿抹子使劲在墙头上刮着。牧师是中等以下身材，又矮又胖，样子相当难看。他的腿很短，所以走起路来总象在跑似的。他的头顶非常圆，可是宽大的下巴简直完全是方的。脸很红，深深的两条皱纹，从鼻子的两边一直弯到下嘴唇边去；他的上嘴唇很长，向外伸着。身上的衣服仿佛都不很合身：外衣太大一些，裤子不过刚刚盖过长靴的靴口。他身上两件显得很新的东西是他的衣领和露在他下巴下边的表示牧师身份的一条紫带。他戴着一顶黑毡帽，手里拿着一把样子很难看的雨伞。

[参议员赖里根个子也很矮，中等以下身材，粗壮、结实，便便大腹正在慢慢形成。他的脸很红，满脸风霜，带着很深的皱纹，他实际五十五岁，但看起来还要更老些。他长着一双很小但又很亮的猪眼睛，一大把正在变灰的红胡子盖住了他的下巴和颈子。红色的头发现现在已经谢顶，因此他的头的前部完全是光的。他穿着一身晨衣，僧侣的上衣，带条纹的裤子，但除开腰身之外，其余部分都显得过于宽大了。他是本区最有钱的人，是教区的忠诚的支持者，同时对当地的政治也有极大的影响和势力——本市的任何人，没有参议员赖里根的支持，就不用想爬上议员的席位。他手里拿着一顶缎子做的高顶帽，走进花园以后，他马上把它戴在头上了。]

牧师（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马纳斯·莫恩罗这个人在咱们这儿是不需要的，参议员先生。这话我早说过了。你不能忘了，在他还没有作研究生，你的弗若恩也还没有进修道院以前，他就早就对她有心了。你也知道，自从他放弃他的职业，跑

到英格兰空军里去混了一阵子之后，他已经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流氓了。

赖里根（抱歉地）我知道，我知道：他是一个不幸的可怜人。

不过，这个人，牧师先生，也许并不会给咱们惹什么麻烦。他是我非常需要的一个人。有他在这儿核算出进的款项，仔细地给我计算帐目，他至少已给我省下五六百镑了。

牧师 你对银钱的事想得太多了，参议员先生。我必须提醒你，有很多事情比五六百镑还要重要得多。

赖里根（温和地）我知道，牧师先生；当然，这我知道；不过波西罗神父也觉得马纳斯很不错。

牧师（勉强压住怒气）我是巴里午纳的教区牧师，赖里根！

赖里根（温和地）我知道，牧师先生。我当然知道。（为了躲开他，转向泥瓦工）你们俩在干什么，象白鹤晾翅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你们知道，墙砌好以后，咱们还得砌教堂的钟楼哩。

兰金（用他那极高的尖嗓子）咱们等着丹尼尔给咱们送砖。

金不换（用他那低沉的男中音）等着丹尼尔给咱们送泥灰。

赖里根（依次学着他们的声腔）等着丹尼尔给咱们送砖；等着丹尼尔给咱们送泥灰。（狂怒地）从架子上跳下来自己去取！

兰金 按规矩得有人给泥瓦工送料。

金不换 送料是小工的活儿。

牧师（向兰金）咱们都是小工，兰金。在你替参议员干活儿的时候，兰金，不管那活儿是多么低贱，你也是在为上帝服务。我们还等着你们这些泥瓦工去修建教堂的钟楼；赶快干

吧。

兰金 (跳下来向砖堆跑去) 对, 牧师先生。

赖里根 (看看他的金表) 如果咱们打算去迎接木里根大人, 牧师先生, 咱们最好赶快走吧。(在他们向门边走去的时候) 这墙砌好之后一定非常漂亮。等砌好了, 我要让它爬满长蔓的玫瑰。

牧师 (暴躁地) 玫瑰? 得了吧! 你怎么尽打这些没用的主意? 巴里午纳的人没工夫在玫瑰花里泡着玩。玫瑰太费钱, 参议员先生。教堂需要钱比你需要玫瑰更紧急得多!

赖里根 我知道, 我知道, 牧师先生; 我不过是想着, 在这里随便种上几株玫瑰也不会有什么大害处。

牧师 也许不会, 也许会。这也许会引起别人的羡慕。在这个花园里种上迎风招展的玫瑰, 不要很久, 别的人也会希望在他的花园里种上迎风招展的玫瑰。我不能让无数的玫瑰花瓣掩盖住了教堂的需要。

赖里根 我知道, 牧师先生, 我知道。我很喜欢玫瑰,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一种愚蠢的喜爱, 牧师先生, 一点儿不错; 可不知怎么, 我常常希望在我节日的外衣上也佩戴上一朵玫瑰。

[他们从大门口出去, 走过墙后的时候只露出头和肩膀。

牧师 (在墙后走着) 外衣上最好别戴上什么玫瑰。甚至这堵墙也并不真有这个需要。你必须尽量防止自己, 迈克尔, 产生骄傲和虚荣的心理。你这墙没有玫瑰花也够漂亮的了。还玫瑰花哩!

[他们沿着墙后走了, 牧师走在前面, 评论着玫瑰花; 参议员温和地跟在后边。

兰金 (忿然地) 还玫瑰花哩！我们都应该知道从前在那些满是玫瑰花的漂亮的花园里发生过一些什么鸟七八糟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能种长春藤？长春藤长得又快，又不花钱，看起来也同样漂亮，可是它就不会刺激犯罪的爱情。还玫瑰花哩！咱们圣母的玫瑰花对巴里午纳就已经够了。

金不换 (鄙夷地) 玫瑰花！也许他就差几朵玫瑰花啦！他不用在外衣上佩上玫瑰就够神气的啦。他说，我常常非常喜欢玫瑰花。他那样子可不就象一把已经蔫了的漂亮的玫瑰花！牧师很快就打破了他这个梦想。

〔他拿起一块兰金搬到架子上来的砖，要往墙上砌。

兰金 (从金不换手里一把夺过砖来，放在他自己这边的墙上) 哎，怎么啦，这是我的。你要用砖自己下去搬去。

金不换 (在兰金正把那块砖往墙上砌的时候——愤怒地) 你可真是他妈的一个混蛋的好教徒，对朋友连几块砖都舍不得！ (责备地) 别忘了刚才你牧师已经说了，在你给老赖里根干活儿的时候，你就是在为上帝服务；我现在是在给赖里根干活儿，你要是为我服务，那就等于是为上帝服务。(他愤怒地又收回那块砖来，拿它砌到他自己那一段墙上) 你们这一帮你们自己所谓的好天主教徒，别想拿出气派来压人，不论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教徒，你们都没有这种权利！你不用想欺负我。

兰金 (愤怒地) 是你在想欺负人，可我决不能让你欺负，把我搬来自己用的砖抢去！你也不用想欺负我！

〔金不换已经用抹子把儿敲敲，把那块砖砌上了，现在他伸手又要到兰金的身边去拿砖，兰金使劲推开他，弄得他不得不从脚手架上跳了下来。兰金拿起金不换已经砌上的那块

砖，又把它往自己砌的那段墙上放。

金不换（愤怒地跳上脚手架，狠狠一掌把兰金推下架子来）你竟敢推我！你这可真是一个天主教徒的善良行为。

兰金（又爬上脚手架来）我就是这个样儿，你不用想欺压我。这是我的砖——是我搬来的。

金不换 这不是你的砖，也不是我的砖；这不是任何人的砖；要说它是谁的砖，它是上帝的砖。

兰金（抓住金不换的一只胳膊，要抢夺金不换藏在身后的一块砖）这根本就是我的。在目前这砖就属我所有。快还给我。

金不换（极力想推开兰金的手）我不还给你，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块砖并没有指定归你。放开手！

兰金 你放开手！这砖也没有指定归你。放开手！

金不换 我不放！

兰金 你不放就不行！

〔兰金把金不换向左推，金不换把兰金向右边推，他们相互挣扎着慢慢退到脚手架的边缘上，直到又一个回合逼着他们俩从脚手架上跳了下来。

〔马纳斯从墙后走进来。他穿过大门走进花园，然后走到手车边去，坐在车把上看着他们俩争吵。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马纳斯·莫恩罗大约三十岁，身体高大强壮。他现在样子很邋遢，脸上的胡子好几天没刮，而且到处是照他那年岁不应该有的皱纹，再加上一脸悲哀、颓唐之气。他穿着一条屁股上已经磨破的空军长裤，粗皮的长靴前尖已经开始裂口了；一件很脏的衬衣，一只袖子已经扯破到胳膊肘边去。他这时既没穿坎肩也没穿 上衣，头上却戴着一顶破旧的灰毡帽，软嗒嗒的帽檐几乎把他的眼睛都遮住

了。

[金不换和兰金扭在一起跳着，仿佛他们要进行一次摔跤比赛，你恶狠狠地看着我，我恶狠狠地看着你。

金不换（抓住兰金的肩膀使劲摇着） 你要想摔跤，我可以摔个样子给你看看！我得让你恢复天主教的良心，你这个虔诚的无赖，你竟敢这样拿我开心，简直象是在一片既没上帝也没学者能看到的草原上！

兰金（在金不换已经累了，不住地喘着气的时候，他又开始摇着金不换的肩膀） 你骂我什么都可以，可你决不能糟蹋我的宗教！（尖声叫着） 听见没有，不能糟蹋我的宗教！

[虽然他们两人样子象在摔跤，可是他们你推来我推去，倒仿佛是配合着争吵，按照一定的节奏在跳舞；因此马纳斯就坐在手车上假装乐队指挥似的挥着手。

金不换（气冲冲地） 真正的宗教不是靠嘴吹的，你这个混蛋；而是靠对人仁慈、不怕吃亏，而且决不象你这样把自己看得了不起；真正的宗教决不会连一块砖头都舍不得让给人，你这个天下少有的吝啬鬼！

马纳斯（非常生气又非常厌烦地——把笔记本朝他们扔过去） 别象赖里根争夺金砖一样，为了几块土砖在那儿闹个没完，你们这些信奉上帝的蠢才！（他站起来，把他们两人推开） 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和幻想的破坏者；你们是巴里午纳的灾祸，在这里就没有任何东西不带着地狱的气息。

金不换（愤怒地——又退回到脚手架上去） 你是什么东西？你也配在这儿讲话？你自己干了些什么？你不过是从一本书上扯下来的脏稀稀的一页废纸。现在你不过是个小工。好吧，你这会儿既然在这儿，你就给我们送泥灰和砖头

吧。

马纳斯 (拾起他的笔记本又回到手车边去——有气无力地)
哦，去你们的蛋吧！

金不换 你最好去搬搬吧。我们把这儿的活儿干完以后，还有人等着我们去盖教堂钟楼，牧师都等不及了。他自己这么说的。

兰金 (用尖而高的嗓音) 牧师自己这么说来着。

马纳斯 啊，牧师一说话，连上帝都得仔细听着。啊，滚到地狱里去吧，顺便带着你们的牧师；(凶狠地) 你们俩替换着背着他，带着你们的牧师一起滚到地狱里去吧！

[丹尼尔·克隆库西由墙后走过来。他打开铁门，走进了花园。他年纪很轻，大约二十五岁左右，样子虽不很整洁，看来却很漂亮。他有时虽也不免冷眼看人，但他脸上却露着一派天真之气；他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前途都感到有些茫然。他穿着法兰绒的长裤、苏格兰呢的坎肩，胳膊上搭着一件很旧的灰上衣。走进花园后，他把上衣搭在墙头上，走到手车边去在马纳斯的对面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点起来抽着。

金不换 (向丹尼尔) 快来吧，丹尼尔，还要砖；快一点儿吧！懒鬼！你去装干草怎么也不会要这么半天。咱们有一扇墙得砌起来哩，孩子；这是咱们的责任。

兰金 也还要泥灰，丹尼尔；来，快点儿吧！咱们干活儿不能昧着良心。

丹尼尔 (不理他们的喊叫，向马纳斯——紧张而高兴地) 僵老头儿找到了一坛酒，马纳斯——可棒了！整个儿树林子里都充满了酒香。他已经拿了半加仑开水轻轻兑在里面，现

在放在太阳底下晒着。我已经尝过一点儿，那味道简直象溶在露水里的爱情的烈火。

马纳斯 我知道。那坛酒是我找到的。他马上就要把它搬到这儿来了。

金不换 (不耐烦地)来吧，丹；这儿还要砖。咱们得赶快点儿。咱们还得去盖教堂的钟楼哩。

兰金 牧师说的。

金不换 快搬点儿砖来，丹。咱们把这点儿活儿干完以后，还得去盖钟楼哩。

兰金 还要泥灰，丹尼尔。今天在这儿干，明天去盖钟楼。牧师这么说过。

马纳斯 (向丹尼尔) 去吧，丹。(他从手车上站起来) 咱们得把咱们的神庙尽量越砌越高，一直到天神的狂傲可以抹煞和掩盖住人间的一切痛苦的呻吟。教堂的钟楼，丹；教堂的钟楼！(他把丹尼尔向砖堆边推去) 快去吧！上帝在等着哩。你不能让上帝也排长队等着呀。(丹尼尔推起手车走到桦树下的屋子背后去。马纳斯望望那堆砖，又看看那袋水泥。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 再有一千块砖就差不离了，只在背面使水泥，这儿的这一袋也就够了。

[丹尼尔推着一车泥灰，直推到脚手架靠后的一端去。他用锹铲了一些泥灰放在搁在两个泥瓦工之间的泥灰桶里，然后又把车推到原来的地方去。

金不换 (朝丹尼尔叫喊着)现在搬砖来，丹。

兰金 (和金不换一样叫喊着)还要砖，丹。

[丹尼尔又走回来，走到砖堆边去，他正要给泥瓦工搬砖的时候，基林却出现在窗口，向他招手。基林是一个大约二十

五岁的漂亮姑娘。她的头发是一种很深的赤褐色，红里透棕，一大绺一大绺毛茸茸的围着她的头向外伸着，看起来真象一蓬丛林野火。她的身子很苗条，虽然乳房很大。她穿着长齐膝盖的深绿色的裙子、白色的短上衣、琥珀色的尼龙长袜、黑色的鞋，另外穿着一条带红道儿的浅绿色的围裙，护着她的裙子和她的短上衣的前胸，以免在做家务活儿的时候给弄脏了。

基林（向丹尼尔招着手——热情而温和地）进来吧，丹。他们要你帮着搬一下卧房里的一口衣柜。

〔丹尼尔匆忙地跑过去，从窗口走进屋子里去了。基林向马纳斯飞去一个甜蜜的吻。

兰金（拿起脚手架上最后的一块砖往墙上砌）最后的一块砖也砌上了，丹。再搬砖来，再搬砖来。

基林（用一种又高又尖、气派十足的声调）里查·兰金！

兰金（听到她的严肃的声腔不禁对她转过身来）什么事，基林小姐？

基林（淘气地把自己的裙子撩到膝盖上边去）你看我这双尼龙袜子好不好，亲爱的？

兰金（羞惭万分地哼哼了几声）哦哦不；（他猛地转过身背向着她）我没瞧，我没看！

基林 看了，你看了。

兰金 没有，我没看。

马纳斯（向基林）那尼龙袜远不如那双腿漂亮，基林。

兰金（不禁又转过身来望着她）我刚才是没有防备，没防备。（他又激动地把背转向她）我是没防备，没防备。（他又转过身去望着她——几乎是大声喊叫）我不要看，不要看，

不要看！（他又转过身背开她）把她轰走，伙计们。（要发晕似地）哦，快吧，求求你们！（他有些支持不住了，半靠半躺在墙头上）我头晕，我的眼睛发花了！

金不换 我的天哪，安静点儿，伙计！（摇着他的肩膀）你死不了的。

马纳斯 （兴高采烈地——向基林）只看那么一眼就能让年轻的心想着未来狂欢，年老的心想着过去颤抖！

〔基林向马纳斯一鞠躬，又向他飞了一个吻，然后指着兰金又进到屋里去，让窗门就那么半掩着。

金不换 （回头向花园里望一眼，看到丹尼尔不在）他妈的——丹尼尔那杂种又跑到哪儿去了！

马纳斯 （刻薄地）他跑进屋里，钻进地狱里去了，在那里，他唯一的一个如饥似渴的愿望是把基林搂在怀里，而基林的唯一愿望也就是让他搂着；可是，也许除了偶尔彼此摸摸手之外，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想头儿。

金不换 （玩笑地）他们俩永远也别想当着参议员的面，或甚至躲在他的背后亲个嘴儿。（低头向着马纳斯）基林已被算作是一位阔小姐了，他们俩要是把头放在一块儿，温和的月光决不会照在他们身上的。

马纳斯 （凶狠地）住嘴，你们这两个干瘪的老废物！你们对于丹尼尔和对我都是一种恶兆！（他心烦意乱地在手车把上坐下，沉思地）基林、弗若恩、丹尼尔，还有我，你们很快就会变成生活永远不能回答的一堆积满尘土的问题。在我们的脸上永远也不会再出现孩子的笑容了。

金不换 （低头望着他——鄙视地）清醒一点儿吧，伙计！他那么想着基林，你那么想着弗若恩；这事儿不是早已在咱们全

城和咱们这个教区变成一个大笑话了吗？

马纳斯（凶狠地）住嘴，听见没有，你们这代表无知和毁灭的霓虹灯！哦，弗若恩，弗若恩，时间将会让你娇美的脸上充满皱纹，让你的乳房干瘪，让你弯腰驼背、腿脚失灵，可永远也不会有一阵生活的和风吹开你的长裙。

金不换（低头向着马纳斯）就是吹开了，跟你也没关系，马纳斯，你别在咱们这儿说些拐弯抹角的话。

马纳斯 哦，听听他们，瞧瞧他们。这两个上帝造出来的人，两个牧场上的绵羊！滚你们的吧，你们满身是地狱里的恶臭！

金不换（近于叫喊地）我们相信上帝，你不信神！

〔兰金从脚手架上下来，走到窗子跟前去。

兰金（在窗口，悲惨地向屋里叫着）丹尼尔，丹尼尔！

马纳斯 我不知道你们俩谁是最大的混蛋——他嘛，想着自己一条心认准了天堂，你嘛，知道自己是一条心认准了酒。

金不换（跳下脚手架，朝着窗子边兰金那边走去，一边走一边气愤地大声叫着）我相信上帝，你可不信。（扯着兰金的胳膊）是不是，里查，咱们相信上帝，可他不信，是不是？

兰金（可怜地）我不要参加你们的谈话。他是他那样的一个人；你是你那样一个人；我是我这样一个人。我不愿意参加你们那种纠缠不清的谈话。

金不换（愤怒地）你是不敢承认你自己的宗教信仰还是怎么着？咱们相信上帝，可他不信，对不对？

兰金（痛苦地喊叫着）对！（可怜稀稀地向屋里叫着）丹尼尔，丹尼尔！

金不换 (不耐烦地)去你的蛋,你这家伙,你这叫声连一个耗子也不会听见。加点劲儿喊,喊得让全屋子都震动起来。(高声大叫)丹尼尔!

兰金 (仍象刚才一样可怜稀稀地)丹尼尔!

金不换 (高声叫着)丹尼尔! 操你妈,你出来不出来? (向兰金)
咱们一块儿喊——大声点儿! 来!

金不换 (大声地)
兰金 (可怜稀稀地) } (一同喊叫)丹尼尔!

[马纳斯早已从手车边站起来,走到左边向西方望着,现在正好迎着倔老头儿满面春风地在左肩上扛着一个酒坛上。

[他在出场前就已经在唱着,出场后仍接着唱。

倔老头儿 (唱:)

啊,想想从前那年月;镰刀似银,
燕麦一片金黄,草儿青青;
当我们步行着去收割的时候,
清晨的露水让世界珠翠环身。

[倔老头儿已经八十四岁;但他虽已这样大的年纪,却仍然态度轻快,一点儿也不服老。他身材又高又瘦,但也很强健,久经风霜和衰老的脸已经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加上颜色暗得象古铜,看上去简直象包着一层厚皮一般。他头上是一头又厚又硬的白头发,上唇被一排白胡子掩住,下巴上的白须样子象一把铁铲;黑色的眼睛炯炯发光。他穿着一条很旧的黑裤子,高高地用一根镂刻着花纹的皮带系着,皮带上缀满了英国军队里的铜质证章,上身是一件带花格儿的棉布衬衫,没有坎肩;一顶破旧的灰色的毡帽半掩住他的一

头白发。他的一件棕色的旧上衣这会儿搭在他的右臂上，他右手抓着一把干草叉的叉柄，让叉子拖在他的身后。

〔当他从台中走过的时候，丹尼尔匆匆从屋里跳到窗子外边来，他推开兰金和金不换，两眼盯着倔老头肩上的酒坛望着。

丹尼尔（把兰金和金不换向一边推着）干你们自己的事去；别在这儿挡着道儿。

金不换（看到了酒坛）啊，倔老头儿，我的好人！

丹尼尔（跑在倔老头儿的前边）来吧，我的好人——让咱们把它藏到桂花树后边去。

〔他从桦树那边走了下去。兰金和金不换又回到脚手架边，爬了上去。兰金用抹子在墙上刮着，金不换却只一心想着那坛酒。马纳斯跟在倔老头儿旁边走着，倔老头儿在桦树边停了下来，抬眼望着树上。

倔老头儿（对桦树凝望着）这桦树已经开始落叶了。真奇怪，旧的叶子为什么落得那么早，新的叶子为什么长得那么慢。

马纳斯（引用旧句）不慌不忙，象娇嫩的桦树一样，在别的树木绿透以后，才迟迟换上新装。

倔老头儿（热情地）可我仍然很爱它；我爱它更胜于山毛榉。

马纳斯 是啊，倔老头儿，在古希腊的时候人们拿桦树棍来做长矛的木柄，在悲惨的九八年，咱们自己为了爱尔兰的解放也曾用它来装咱们的标枪。

丹尼尔（又从桦树后绕出来——不耐烦地）你们还在这儿泡些什么？快来吧，倔老头儿，把酒坛扛过来。

〔倔老头儿走到桦树后边去，身后跟着马纳斯。金不换垂涎

欲滴地望着他们。他跳下脚手架来想跟着他们去，但接着又忽然爬上去，不停地朝他们走去的方向望着。兰金一边忙着敲敲打打地砌他的墙，一边偷偷注意着金不换。

兰金（劝告地）当心点儿，伙计。别老望着那边，金不换。不要那么没出息，你就假装那儿没有那个酒坛子好了。

金不换（声调坚定地）可那儿的确有个酒坛子，不是吗？那酒坛子也不是我弄出来的，是我吗？我没有能力凭空变出个酒坛子来，不是吗？我并不能创造奇迹，我能吗？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不能改变世界上各种事情的发展。现在这儿有一个酒坛子，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你能逃避得了吗？不管你喜欢它不喜欢它，咱们反正没法儿否认它的存在。

兰金 你也该想一想教堂钟楼的事。

金不换 那不过是预料中的一件偶然之事；还是一种未发之机。
可另外那个问题却是此时此地的现实。

兰金 刚不一会儿你还说，你永远也不再喝酒了。

金不换（抗议地）你偷听我对自己讲的私房话，那是你不对。
我自个儿叨咕的那些话声音是很低的。我向我自己的耳朵叨咕些什么，我可并不能完全负责。

兰金 你不是低声说的。你不但是公开那么讲，而且简直象在发誓了。

金不换（愤怒地）我根本没发誓！我的话连半点儿发誓的意思都没有。那不过是我私自表明我对我自己的理解或者误解。

兰金（向着金不换声调低沉地）你的守护神正尽力在想把你拉回来，金不换；可你要是一挨近那个酒坛子，你就算逃不

掉了！这是一种罪恶行为，也许会给你的可怜的灵魂招来无穷的灾祸！

金不换（走近兰金，抬起脸紧逼着兰金望着——愤怒地）听我说，我的守护神，我不要你老在我的灵魂上空飞着，象一只海鸥等着在深水里游着的鱼一样！我不能让一个不相干的人，象在圣诞节卡片上记事一样，写下有关我的灵魂的种种情况。（做好要跳下脚手架的姿势）我的灵魂是我自己特有的纲领。我的灵魂是我自己的精神财产，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包括里面所有的一切全都属我自己所有。

〔他跳下脚手架，向树边走去。

兰金（向他身后叫着）你只要肯仔细听听，就可以听到，你的守护神正在叫你不要跑到酒坛边去！

金不换（停住脚转过身来——因为受到阻止非常生气地）我要是跟在一个酒坛后边走几步，关守护神什么事，我要是跟在一个酒坛后边慢跑几步，关守护神什么事？（他匆匆回到脚手架边，生气地望着兰金）我要是跟在一个酒坛后边飞跑，又关守护神什么事？

兰金（背向着金不换）啊哈，你已经动摇了。你有点儿害怕了。我听到你的声音都有些发抖。

金不换（气得忘乎所以地）你别说你妈的梦话，我的声音一点儿也没发抖！它只是因为我精神过分集中，显得重一些，但它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两样。

兰金 听听你的守护神的警告吧！

金不换（大声地）你他妈的怎么知道我的守护神在想些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守护神不是在对我笑着？你怎么知道我的守护神不知道，不管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是我命中注

定的？

〔他又向树边走去。

兰金 （转过身向着金不换的身后叫着——坚定地）我的守护神要我劝告你听听你的守护神的警告！

金不换 （在树边站住，转过身大声回答）我不能允许你的守护神干涉我的守护神的事！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一个酒坛子，这并不是什么守护神非管不可的事情。

兰金 （恳切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的守护神现在正抓住你的胳膊，要让你免除那酒坛子给你带来的灾祸！

金不换 （疯狂地叫喊着）你听着，你们大家也都听着！我不要，我不能让一个守护神老跟在我后边，我一动就在我肩头上拍一下！啪啪啪！

〔他绕过桦树，追着酒坛子走去。兰金在脚手架上沉默地站立片刻；接着，他脱下帽子，虔诚地祷告；祷告之后，他跳到地上，走到砖堆边抱了几块砖送到脚手架上，然后又跑回去，站在那里脱下帽子来开始祷告。基林来到窗口，向外边花园里望着。

基林 （向兰金）丹上哪儿去了？（他没有理会，仍然作他的祷告。她朝着兰金望了一会儿，然后轻轻走到他的身边去。）可爱的人儿，难道你天天祷告总也不感到腻味吗？（他微微一惊，赶快把帽子戴在头上，但仍然背向着她。）你知道，兰金先生，好事情太多了对一个人可能有坏处，稍微做一点儿坏事对一个人倒可能有好处。

兰金 （生气地）上帝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有好处。

基林 （讨好地）别太肯定了：你有时想着上帝会怎么想而那也许不过是你为了使自己高兴，在你自己脑子里产生的一些

想法。前几天，弗若恩对波西罗神父讲了你刚才讲的这句话，可是他大笑了，他拼命地笑她。那位牧师笑了。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

兰金（快步向桦树边跑去，站在那里用两手兜着嘴叫喊着）丹尼尔！

基林（跟过去站在他的身后）波西罗神父说，一个人必须通过经验才能了解什么东西对他有好处；而且，一个女人常常跟上帝一样，知道什么东西对一个男人有好处。你听听！

兰金（又快步跑回到砖堆前，拿起几块砖朝脚手架走）我没有功夫闲谈；我得赶快干活儿。

基林（跟着他）不管怎么说，你怎么知道上帝能让你知道，他认为什么东西对你有好处？

兰金（不知如何回答，有些尴尬地）你自己应该知道——靠苦修、靠祷告和牧师讲的话。

基林（讥讽地）那么，波西罗神父怎么样呢？有一次他跟我说，牧师跟一个不信教的人讲的话不一定都可信。他还说好些象你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人常对我们说，上帝对他们说了些什么，那不过是一些荒唐无知的头脑自己在那儿胡思乱想罢了。你想想他这话！

兰金（忽然僵直地站着，犹豫了一会儿——气呼呼地）我才不要想哩！（狡猾地）你好象经常跟波西罗神父谈些什么。

基林（有所戒备地）我也跟你一样常爱谈谈讲讲。那又怎么啦？

兰金（带着几分恶意地）一个牧师老跟一个漂亮姑娘讲话，说起来可不怎么好听。今天早晨，我看到一只年轻的燕子。它很快飞着，好象要在天上痛饮一番。

基林 (感到有趣地) 那你现在就在地面痛饮一番吧，漂亮小伙子。别管那飞着的燕子了——这会儿站在你身边的，就是一只比它更漂亮几百倍的小鸟儿。我很高兴知道波西罗神父认为我很漂亮，你要是看看我，亲爱的，也认为我很漂亮，那我就更高兴了。

兰金 (把头低得更下一些) 我没有看你，我不要看你。那只燕子一定还很年轻；它孤孤单单地飞得那么高，好象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蓝光中跳着舞。

基林 (寻开心地) 看看我，来，别管那只燕子了。你必定看过我，所以才知道我长得漂亮。

兰金 我从没看过；完全不象我看那只燕子那样。我所以知道，是我从别人的谈话里听到的。我从来也没看过你；我只看过远远地离开人群，在高空中它自己的宽广世界飞行的燕子。

基林 你不过是尽量装作很害臊的样子，亲爱的。这会儿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对我饱看一顿。(她溜到他的面前去。) 来，象你看那只跳舞的燕子一样看着我。

兰金 (赶快把背转向她——不知如何是好地) 你爹要沿着这扇墙种玫瑰。拿玫瑰花种在这扇墙边，这扇墙边。他为什么不能种长春藤？一样好看；又可以不花钱。

基林 是的，是的，长春藤也漂亮极了，到那会儿我也会象长春藤一样，使劲缠着你！

兰金 (激动而混乱地) 是的，是的；不，不，不！我说墙。哦，你走吧，小姐。(尽量拉开嗓子大声叫着) 丹尼尔！

基林 (责备地) 哦，别这么一点儿礼貌也没有，老拿背向着一位漂亮小姐。来吧，干点儿什么好让你免除懒惰罪。

(她转到他的前面去，把裙子撩到膝盖边，露出一只穿着尼龙长袜的漂亮的腿。) 弯下腰替我把鞋带系紧一些；你可注意不能瞎胡闹！看看吧，让你也过一分钟人的生活！

[兰金看到那条穿着尼龙袜的腿不禁吓了一跳，打了个寒战。他连忙把头一仰，呆呆地看着基林的眼睛，接着恶毒地在她含笑的脸上啐了一口。她大吃一惊，迅速后退一步，拼命在口袋里掏手绢。兰金匆匆跑向脚手架，跳了上去，拿起抹子，使劲把它插在泥灰桶里还剩下的一点儿泥灰里，做出很忙的样子。

基林 (拿手绢一个劲儿在脸上使劲擦着) 你这个邪恶的下流坯子！你这个满嘴上帝的可厌的废物！你等着吧！(她匆匆朝窗子那边跑去，到了窗前又转过身来愤怒地朝他骂着。) 瞧瞧这个一心向上帝的家伙！天哪，等你到了，你到了，你早晚要到的地狱的时候，地狱都得给你闹翻了！你是象那条爬出伊甸园的毒蛇一样在爬向天堂！该死的东西，你是上帝带给人的灾祸！

兰金 (几乎要哭似地) 丹尼尔！(向基林) 我要把所有你讲的话全告诉牧师的，我的小姑娘。

基林 (狂怒地) 你去告诉主教吧，你这个伪善的家伙；你去告诉教皇好了，你这个臭屎巴巴概儿！

[她从窗口走进屋里去，恨恨地关上了窗子。

[兰金不声不响地砌着墙，半晌后，波西罗神父沿着墙后的小道儿慢慢走过来。等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大约三十二三岁，中等身材。他那身教士的旧服装已经有些褪色了，上衣、坎肩和裤子上满是皱纹；没有皱纹的就只他那条白色的领子。他的脸皮很粗，额头上是一对时刻在

沉思中皱着的眉头，但他的眼睛很亮，有时显得目光逼人，可常常也露出微带悲哀的沉思的神情；这对眼睛在看到或者听到某些愚蠢的人，说出或者做出某些愚蠢的事情的时候，也不免会恶意地眨动几下。他穿着一双很结实的靴子，由于走路太多，已经满是尘土和泥浆。他没有戴帽子，但他的一头黑色的硬头发也就是很好的遮雨和遮太阳的工具。他既精通世事，也很熟悉宗教生活。他很随便地向兰金干活儿的地方走去。

波西罗神父 你好，泥瓦工师傅。

兰金 （赶快脱下帽子来）您好，神父。

波西罗神父 把帽子戴上吧。今天的天气倒很暖和。你那些伙伴呢？

兰金 （严正地）我真是不好说得，神父，他们全都在桂树林里围着一个大酒坛子，在那儿喝酒。

波西罗神父 （轻快地）啊，想要通过一个不相干的窗口窥视一下天堂。我们也常常会这样，通过虚假的虔诚，或者通过愚蠢的罪行。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听到基林在大声喊叫——她是要喊他们回来干活儿吗？

兰金 我没注意听；我倒是象听见有人说话来着。我正忙着琢磨我自己手里的工作。

波西罗神父 工作；啊是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工作，可是却只有极少的收获。（沉思着）生活贫乏得可怜。没有色彩，没有思想；瘦牛只能产生淡奶；肥源已尽的草场只能长出象柴渣儿一般的干草；没有一个建筑能引起人停留观望的兴趣；甚至那俗气无比的教堂也是如此。

兰金 （吃惊地）您说教堂，神父？哦，神父，对于教堂这种神

圣地方，我可是决不敢有半句不尊敬的话的。

波西罗神父（不耐烦地）一切地方都是神圣的，老兄；咱们祷告的教堂，咱们躲避风雨的家，咱们进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一直到咱们跳舞的大厅，是的，甚至连咱们踩着的这块土地，也是神圣的。工作也是神圣的，但只限于合理的工作。工作这件事，兰金，可以带来上帝的祝福，但也可以给人带来灾祸；小基林，她本来应该和一个活泼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建立起她自己的家，现在却已经叫工作给毁了。

兰金 您是说基林吗？这儿的任何人都会告诉您，神父，整个巴里午纳就没有一个人配和她们家结亲。

波西罗神父 他们那么说吗？可我就不知道上帝会怎么说？

兰金（恐惧地）我不知道。（他走到脚手架靠近桦树的那一头——叫着）丹尼尔！（向波西罗神父）巴里午纳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神父，咱们一定要把咱们认为上帝不喜欢的一切都想法儿清除干净。

波西罗神父（忽然仿佛很害怕似的抓住兰金）嘘！你有没有听到一阵撕什么东西的声音？

兰金（非常恐惧地）什么声音？哦，什么撕东西的声音，神父？

波西罗神父 一些虔诚的蠢猪，用他们的可怕的双手把上帝的德行都撕成碎片了！

兰金（喘息着）我的老天，你吓死我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过是在想着关于基林和，和，和关于丹和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波西罗神父 啊，关于基林，关于丹，和关于你自己。基林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可就是她的报酬太少工作太重。过重的

工作无论对于天堂里和对于地上的人都是不合适的，兰金。基林是一个了不得的女孩子，她应该过着更广阔的更有生趣的生活。过多的严肃的祷告，兰金，有时候会让一个人变得狂傲无知；而欢乐的生活也可能正是一种对上帝的尊敬！

兰金（恶毒地）她的日子过得已经够欢实的了。常听人说，神父，她有时候会干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波西罗神父 有人这么说吗？哦，是呀，也有人说咱们的上帝，他有时候干的许多事情非常奇怪。也许他是干过；也许基林也干过。我要是知道她什么时候心情欢畅，一定会马上去找她。（忽然地——望着兰金）你是不是也可能爱上了基林？

兰金（凶狠地）什么，我？那个姑娘！不，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那个女人只是等着谁向她招招手就准备跟人去过着胡闹的生活！（咬牙切齿地）我非常痛恨把人引向罪恶的无耻的夏娃！

〔在兰金的激烈的抗议使波西罗神父正感到非常惊愕的时候，倔老头儿又从桦树那边回到花园里来。他象一个卫兵似的正步走着。更多地是由于激动而不是由于醉酒，他的眼睛里露着一种粗野的神光，但尽管如此，他的确也是喝下了不少掺过水的酒。他象扛枪似的在肩上扛着干草权，向砖堆边走去。

倔老头儿（欢快而庄严地）早安，善良的神父；再一次的早安。难得的好天气。这真是一个应该敲大鼓的日子！咚咚咚！在巴里午纳我是斯里豪恩家剩下的最后一个子孙了。老婆死了（愿她安息吧），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都走了，他们去了美

洲，留下我一个人，留下巴里午纳仅剩的一个斯里豪恩家的后代，孤孤单单地呆在这里。走吧彼得，走吧保罗；走吧苏珊，全都走吧——咱们这个国家，神父，真是个人人想逃走的国家；咱们这个国家。一个人必须转过脸去面对事实，对不，神父？上帝决不只是个手风琴演奏者。是啊，人除了在吃晚饭的时候唱唱祷告诗之外，总还得干许多别的事情。我的责任应该是帮着去弄干草。是干草吗？上帝呀！土地没有心，上面长的青草也没有心。从青草变来的干草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生活。我想我是不应该，神父，对你讲这些话的。

波西罗神父 为什么不应该，迈克尔，既然你说的话是真的？如果咱们不尽量利用上帝赐给咱们的一切，那他是会不高兴的。

倔老头儿 （强调地）当然不高兴！人并不只是朝生暮死的蜉蝣，甚至一个蜉蝣，在它跳舞的时候，也有它自己片刻的光辉灿烂的生活。（他在砖堆上坐下来）咱们现在所有的也就只这个——片刻的光辉灿烂的生活：（略停——沉吟着唱歌似地）旋转着的车轮越转越慢，越转越慢，越转越慢；伴舞的乐声越响越低，越响越低，越响越低。

〔这时丹尼尔也象刚才倔老头儿一样踏着正步走了上来。他走到砖堆前，拿起两块砖走到脚手架边扔在上面。然后又回去搬砖，始终高扬着头走着。〕

倔老头儿 （拿出一只老烟斗，点起来抽着）别那么紧张，丹尼尔，别那么紧张啦。

〔现在金不换也象刚才那两个人一样，踏着正步走上来。他爬上脚手架去，但他虽然能用两腿勉强站着，一条腿可有

些站不稳，所以他刚一爬上去就马上要倒，只得一把抓住了兰金；兰金抱住了墙，这样才算让金不换勉强爬了上去，没有掉下来，最后他终于象站在地上一样直立在脚手架上了。

金不换（在要倒下的时候）呜啊！脚踩虚了。总算上来了！我心里可高兴了，先生们。愉快地劳动，神父。天下没有什么比这看起来更叫人痛快的了，没有，绝对没有。（把兰金推开一些）过去点儿，让别人也好干活儿。（他做出跳舞的样子。）你走在路中间，把路分成两半儿，跳进开着的窗子去，搂着你的小妞儿！

丹尼尔（向波西罗神父）你知道，神父，大主教要到巴里午纳来了；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来；他就是从前的彼尔·木拉基；老人们都还记得，他从前原是在巴里午纳街上到处乱跑的一个野孩子。

波西罗神父（不十分在意地）是吗？哦，对了；我记得牧师跟我说过这件事。这儿马上就会热闹热闹了。

倔老头儿 说真格儿的，要让彼尔·木拉基拿着一把干草权，可比让他拿着主教的权杖要顺手得多。

金不换（向倔老头儿）不要亵渎神明，你。（向波西罗神父）是马纳斯告诉我们的，神父。我心里可高兴了。他一定会来的；穿着他的紫色的袈裟，带着金色的法冠，穿着锦缎的长靴，再没那么光辉灿烂的了——一片金紫，满身闪着锦缎的光彩。

兰金 一个伟大的场面马上就要来到了。

倔老头儿 上帝赐给一个人的东西，和上帝赐给所有的人的东西相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主教法冠上的金色能比得上

金雀花的金色吗？他的锦缎的长靴上的光彩能比得上野玫瑰花瓣的光彩吗？主教身上的紫色能比得上丝绒一般的薊花的紫色吗？

金不换 不管怎么说，主教的来临一定会让巴里午纳过那么几天欢乐的日子。

倔老头儿 啊，（指着兰金）对那边的那个上帝的喽啰，会有那么几天悔罪和祷告的欢乐的日子；跟我可不相干。我的欢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略带阴暗情绪轻快地唱着：）

啊，胳膊儿挽着杨柳腰，那日子才真叫妙，
那时候，一切都光彩夺目，充满了欢笑；
那时候，小伙子象翻干草似的，抱着小姑娘往上抛，
啊，只有那时候的生活才真正叫好！

金不换 （警告地）得了，得了，倔老头儿！（向波西罗神父）是呀，赖里根还找下一大帮人，全忙得浑身是汗，要准备下一个极大的篝火，等着点起来欢迎主教的来临，还听说大堆的坏书和淫画都要抛到篝火里去给烧掉。

兰金 （愤怒地唠叨着）都该扔进去，全给扔进去吧——坏的图画，坏的书——把它们都给我扔到燃烧着的篝火里去！

倔老头儿 赖里根还应该把他的干草也扔进去，因为这些干草都不是上帝让它长出来的。（他从他坐着的砖块上站起来）他妈的，我一定得去告诉他！

基林 （出现在窗口）我爹来电话，神父，他问你在不在这儿。我从楼上的窗子里看见你了。他说他有话要跟你讲。请你进来，好吗，神父？

倔老头儿 （向波西罗神父）快进去吧，神父，告诉他做件好

事，把巴里午纳、主教、书籍和一切一切全扔在篝火堆里——
把烧掉吧！

〔波西罗神父走过去，跨进窗口和基林一同进屋里去了。

金不换（高兴地）那么，来，让咱们快干吧！快来吧，丹，大批的
砖和泥灰，咱们马上把这面墙砌起来，干完为算。

丹尼尔（指着长凳上的那袋水泥——向倔老头儿）来，搭把手
儿，帮忙把它搬到手车上去。

倔老头儿（鄙视地）还要我搭把手儿！你们都听见没有？（生
气地）怎么着，小伙子，我象你那年岁，只用两个指头就能把
它提起来！使脊背扛上它，小伙子，别叫人看着你象个没用
的臭娘们儿似的。

丹尼尔（怨恨地）你要是那么起劲儿，你来扛吧。

倔老头儿 嗯，我能一口气把它扛到那地方，喘口气都不算本
事。

丹尼尔（用鼻子嗤了一声）你这个半疯的老混蛋，你拿着你的
念珠都止不住要喘气哩！

倔老头儿（把丹尼尔从水泥袋边推开）你闪开！我叫你瞧瞧！
(他转过身背靠着水泥袋，抓住袋角。)我叫你们家伙瞧
瞧！

金不换（低头向着倔老头儿）你放下它，还去弄你的不会惹事
儿的干草吧！

倔老头儿（使劲一把把袋子扛在背上——一直起身子准备向前
走）我叫你们家伙瞧瞧！

丹尼尔（不禁吓呆了——警告地）当心！(倔老头儿开始朝着窗
子那边小步跑着；水泥实在太重，他止不住由小跑变成快
跑；他必须使劲跑着才不至于向前倒下去。其他的人望着

他都吓呆了，丹尼尔痴痴僵直地站着，金不换张着大嘴斜着身子站在脚手架上；兰金看到事情不妙，转过身去，在身上划十字，然后又脱下帽子低着头祷告。丹尼尔在惊愕中仍极力想叫住倔老头儿，大声叫着：耶！

〔在倔老头儿走近窗前的时候，赖里根已出现在墙后的小道上，看到倔老头儿的那种样子，他不禁隔着墙惊愕地望着。倔老头儿在窗子边一转身，水泥袋砰的一下碰在窗子上，窗门被猛然震开，倔老头和那袋水泥一古脑儿全翻进屋里去了。〕

赖里根（痛苦万状地）哦，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这流氓是怎么啦？（向其余的人）你们这些死哑吧，是谁让他扛着一袋水泥走到我的漂亮的会客室去的？让他走过我的地毯，走过我特别为主教铺下的新地毯！（金不换忙着砌墙，背向着赖里根和所有的人；兰金，现在虽然在干活儿，还一边在那儿祷告；丹尼尔站在脚手架边正忙着踮起脚摆弄脚手架上的砖头，他也背向着赖里根。他们全都一言不发。愤怒地）回答我的话！你们不管谁！是谁让倔老头儿拿我的会客室当过道，把东西朝屋子东边扛？（大家仍然沉默着。他把金不换一把从脚手架上拉下来）哦，你先下来，回答我的话，伙计！

金不换（忿恨地）他不知要把它扛到哪儿去！我还没摸清他要朝哪儿走，他就已经进去了！

丹尼尔（严肃地）他准是拐错了弯儿。

赖里根（仍然痛苦万分地）哦哦！我要基林帮着拣出五十只鸭子来，明天好送到市场上去！现在她得花一整夜的时间来收拾我的新地毯了！这地毯是为了让主教的脚能感到整个

世界都非常松软才铺下的！（他跳到脚手架上去，使劲推着兰金，弄得他简直是趴在墙上了）你，你这个只会祷告的废物，你说说！

兰金 我不知道；我压根儿没注意。

赖里根 （把他推到一边去——厌恶地）你这个只会祷告的混蛋，你要少做点儿祷告，眼睛也多少会管用一些！（他从脚手架上跳下来，一眼看见了那堆砖头。他把丹尼尔向砖头堆那边推去）我有没有告诉你这砖头应该放在屋子后边？你看不见这破坏了我的可爱的金鱼缸的美观吗？（他向缸里望着）哦，是哪个王八蛋把我的金鱼缸当了垃圾箱，把烟头和一些烂纸都扔在里边？（他朝着金鱼缸里按着丹尼尔的头）你瞅瞅。这是谁扔的？你没听见我问你的话吗？你没长舌头是怎么着？

丹尼尔 （极不高兴地）哎，别这样，得啦。

赖里根 （狂怒地）把缸里给我收拾干净，收拾干净，把那些砖全都搬开去！

〔基林出现在窗口，她的衣服上和脸上满都是水泥。她手里拿着一把大刷子，样子几乎要哭了。

基林 你们这是让倔老头儿干的什么呀？地毯一大半都给弄糟了，满是黄不拉叽的水泥；袋子破开的时候弄得到处都是土。拿刷子刷也没用——不但刷不出来，反倒越刷越进去了。

〔她拍拍刷子，马上一大团水泥的烟尘飞到花园里来。

赖里根 快把它弄干净，孩子，快把它弄干净！先把地毯收拾干净了，然后再帮着揃出那五十只鸭子，明天早上好送到市场上上去。

基林 (生气地)我才不管哩。我早跟你说弄一架掸毛的机器来，掸一只鸭子我们得花个把钟头，可使机器只要几秒钟就行了。

赖里根 (狂怒地)你们全都想着要那个——要什么机器！那你们全都可以稳着屁股坐着，望着机器干活儿了。(满脸怒气，极不耐烦地)先去收拾地毯，孩子，把地毯弄干净了！

基林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得干净。我恐怕花一夜的工夫都不行。你没瞧见够多糟糕的。连我们自己也够受，满鼻子满眼睛都是水泥。

赖里根 (几乎要发疯了)够多糟糕的！(向其它的人)你们听见没有，你们这一帮又穷又懒的猫头鹰！差不多有半吨干水泥撒出来，全撒在我的新地毯上了，可你们谁都理也不理！你们刚才都听见了么？(大声喊叫)她得花一夜的工夫去刷！我铺上这条新地毯，是为了让主教在屋子里走动的时候，既温暖又显得有气派。这块地毯颜色鲜艳，花样也非常高雅。

基林 (悲痛地)那地毯怎么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赖里根 (痛苦地)怎么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你们都听见没有？你们他妈的谁也不吭声！我本来看到倔老头不言不语在那儿翻干草来着。(他跳到脚手架上去，抓住兰金的肩膀使劲摇着)那倔老头儿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那倔老头儿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兰金 我不知道；他没说。

赖里根 他没说，你也就没问他。(他又抓着金不换的肩膀使劲摇着)那倔老头儿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说？

金不换 (愤怒地)我他妈怎么知道？

基林 (不耐烦地)啊,爹,请你行行好,派个人去把那个倔老头子搀走,把那破开的水泥袋也拿出来,省得呆会儿都吃到地毯里去了。

赖里根 (狂怒地)水泥要吃进地毯,可你们全都站在这儿谁也不动动手。(喊叫着)快去,快进去,看看还能把我的新地毯救出多少来!(他把金不换向窗口那边推去)去,你。(他把丹尼尔向手车边推去)带着手车,伙计,去把水泥袋推出来。(丹尼尔推着手车朝窗子那边走。金不换走进屋里去。兰金仍然呆在脚手架上,背向着那混乱的局面。基林仍在窗口边泡着。赖里根愤怒地跳上脚手架,一把抓住兰金,就把他推到地上来。推着兰金朝窗口走着)哦,你这个给人类带来不安的家伙,你也转过脸来看看已经发生的事故,别成天哭丧着脸为了你那半文不值的灵魂咕叨着,弄得天上的神灵都叫你把耳朵给吵聋了。你且暂时丢开你的没完没了的祷告,给基督教的人世生活帮一点儿忙吧!

[赖里根推着他,让他跟在金不换的后面走进屋里去。丹尼尔把手车推到窗口。金不换和兰金从屋里搬出那袋已经破开的水泥,把它放在手车上,丹尼尔推着它从桦树那边绕到屋子后面去,接着又推着空车回到花园里来。

[在这些工作正进行的时候,弗若恩走过桦树下边,也来到花园里。在她向花园走来的时候,马纳斯原跟在她身后,但现在他却在桦树边停下,依着那棵树望着她。金不换和兰金又到屋里去搀倔老头儿去了。弗若恩身材很高,也长得很漂亮,大约二十七岁。她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棕色的头发里闪着一道道红光;头发又厚又长,从她那雪白的狭窄的前额向后梳过去,在她的雪白的后颈上盘成一朵大花。

她极力要使自己漂亮的脸上显出坚决而严峻的神情。她穿着一身黑色的定做的衣服，这衣服的式样虽然意在使她显出庄严和冷静的神态，但也明显地透露出衣服里边那苗条、美好的身形。她脖子上系着一条很细的金链，接头处吊着一个红宝石的十字架，正悬在她的胸前。一顶蓝色的斗篷帽半掩住她的光亮的棕色的头发，她腰上系着一条同样颜色的腰带。当她走过的时候，男人们都脱下帽子向她致敬，因为她一向有虔诚的名声，而且曾经对天发誓甘愿终身保持童贞。她尽力使自己的眼睛羞怯地望在地上，可是她也并不可能永远如此，因为她年岁不大，年轻的心始终还不能完全忘情。她虽然望在别的地方，但总不免不时对马纳斯偷看一眼，然后又连忙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

弗若恩（向赖里根）爹，我这会儿要去作几个简短的祷告，来为主教的来临祝福。（她注意到他很激动的样子。）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儿了？

赖里根（向弗若恩——极不高兴地）好了，好了，你去吧，就别在这儿碍事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了，你要问，就是这样；所以你去吧，现在跑到这儿来祷告是完全没有用的。

马纳斯（从他站着的大树边，带着半玩笑的声调，大声地）你还得为主教的篝火作几个祷告！

[她带着羞怯和爱怜的神情向马纳斯看了一眼，但立刻又把眼睛转向地上。

弗若恩（向赖里根）我不一会儿就回来，爹。

[她从大门口走了出去。

基林（在弗若恩走向大门，并从墙后走过去的时候——恶意地）别瞧那裙子看来那么素净，颜色那么黑，别以为我不

知道，那里面可盖着丝绸短裤和尼龙长袜。你那成天不闲着的嘴干嘛不吩咐她也帮着干点儿家里的活儿？

赖里根（愤怒地）你知道什么。她已经归了上帝，不再干人间的这些活儿了——她专门管祷告，你专门管干活儿。（越说越生气地）快进去，我告诉你，快把地毯收拾干净，然后就去捋鸭子毛！（他把她推进屋里去。）

[现在，金不换和兰金拽着倔老头儿从屋里走到花园里来了。从他的脸上和衣服上也可以看出，刚才那袋水泥破开的时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的情景。他们让他在窗子边的地上坐下来，半依在窗台上。他安静地坐在那里，闭上了眼睛。

金不换（建议的口气）让他先安静地呆一会儿，等他慢慢缓缓气儿。

赖里根（低头向着倔老头儿——愤怒地）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为什么不呆在那边翻你的干草？你知道大青蝇祸害得多厉害——一大半的草都给咬得满是窟窿，完全没用了。要没那些干草，咱们冬天拿什么去喂牛，（喊叫着）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捣乱？你为什么不呆在干草堆跟前儿？

倔老头儿（并没有睁开眼睛）我的天哪，他管那干草也叫干草！

赖里根 是的，还是最鲜嫩的干草！那干草依靠阳光长出了肥美的草汁，可以给我的牛群丰富的营养，再通过牛群产出的牛奶，还可以给人丰富的营养！

倔老头儿（厌烦地）干草？那是可怜的牛没法嚼的干柴火。哪一块草场上都连一点儿野豌豆和苜蓿的影子都没有。那些

草场足有五十年没尝到过犁耙是什么滋味了。

赖里根 可那是我的土地，不是吗？

〔牧师从墙后走过来，站在大门边听着。〕

倔老头儿 （闭着眼睛）那些草场满处都是马鞭草和羊蹄草，再就是一些从小河边上爬上来乱七八糟的野蔓子。那些草才刚刚发芽不久就对生活感到厌倦了。他还管他那些牛叫牛！原来最好的几头也因为拼命要一年挤出几百加仑奶来，全都斜了眼儿了；挤出来的，谁看着都知道，不过是有一点儿象牛奶的汁水罢了；过路的人谁都转过脸去，不忍心看到那些牛痛苦的神色，它们也在暗地抱怨上帝，不应该让黎明又带来新的一天。

赖里根 就算是这样，就算你这些胡说八道全都是真的，那损失也不过是我的损失，因为它们全归我所有。

倔老头儿 它们全归你所有。土地是你的，酒馆是你的，衬衫厂是你的，跳舞厅是你的，商店是你的，哦，求上帝救救我们吧，连这儿的人也都是你的。你是这个世界的一大威胁，赖里根。

〔牧师已经从门边走过来，现在站在闭着眼睛的倔老头儿的跟前，低头望着他。〕

牧师 （用雨伞在倔老头儿的肋骨上捅了一下）我听到你刚才在说些什么，倔老头儿斯里豪恩，你刚才在说什么来着？你为什么不去照看你的干草？照看你主人的干草？

倔老头儿 （用一种假装着崇敬的声调）哦！是牧师的声音。教会和政权连结在一起了。我刚才背着一袋水泥，牧师，不知是哪个王八旦一推，让我走错了方向。

金不换 （他同兰金又回到脚手架上砌墙去了）他有点儿说胡

话。等他休息一会儿，牧师，他就会慢慢缓过来的。

牧师（又捅了倔老头儿一下）记着你往后再跟参议员说话，那你就是在跟一位公爵大人说话，因为教皇陛下已经赐给咱们所有的人莫大的荣誉，让参议员做了教庭里的公爵。

倔老头儿（仍然闭着眼睛）公爵？（脱下帽子来——假装出虔诚的样子）那么，巴里午纳是离天堂更近了一步了！

牧师（不客气地）所以，斯里豪恩，你再不要议论公爵的土地或者公爵的牛群；也不要再议论他的极好的干草了。

倔老头儿（声调里带着讥讽的意味）上好的土地，牧师，我半辈子都没见到过的最好的干草；哪儿也找不到那么好的草，白天太阳一催仰起头来，夜晚受到露水的甜蜜的亲吻马上就躺了下去。（他用鼻子吸吸气）我在这儿都能闻到那干草的气味；如果老远处有一片田野，那里满树上流着樟脑和少有的香精，使得整个树林子简直象是用千里香围起来的玫瑰花丛，可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气味，也决没有咱们的干草的气味那么香、那么浓。

〔波西罗神父端着一杯饮料来到窗口。他把杯子向倔老头儿递过去。

波西罗神父（向倔老头儿举着杯子）这是基林让我给你送来的。

倔老头儿（往后一缩）这是什么——水？

波西罗神父 不是，不是：是最好的白兰地。

赖里根（惊愕地）白兰地？这是主教的白兰地——我的天哪！该死的丫头！把那样好的白兰地拿来给他这样的人糟蹋！
〔他匆匆跑进屋里去。

倔老头儿（连忙接过杯子来）真是个好姑娘，愿上帝祝福她！是

的，樟脑和千里香的香味只会出现在她的善良的心中，在清晨或者傍晚时候，她的神态就象一丛鲜艳无比的玫瑰；是的，她行动时表现出无比的优美，使得每一个男人都止不住转过身去看她，从此日思夜梦，一心想得到她。

牧师（向波西罗神父——安静地）他并不需要白兰地。如果有办法，神父，（指着倔老头儿）我倒希望你能想法儿让他闭上他那张恶毒的老嘴。

波西罗神父 那也许是一张令人不安的老嘴，牧师；可我不能说那是一张恶毒的嘴。

牧师（很不耐烦，但仍然很安静地）你的教区牧师说它是一张恶毒的嘴，它就是这样——恶毒而且不听管教。

波西罗神父 我们有可靠的根据，牧师先生，相信年老的人有时候可以见到圣灵；这个倔老头儿所见到的，有许多别的人也见到过。

牧师（准备向屋里走）圣灵？这倔老头儿看到的圣灵不过全出于狂妄无知的一派胡言。去他的吧，还圣灵哩！（略停）听我说，波西罗神父，一个牧师最好不要想依靠和神灵相通的野心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多考虑考虑，不要对随便一种纯粹出于感情的幻想任意加上荣誉的称号。请进来吧，波西罗神父。看样子，好象在我的教区里还不止一个恶毒的不听管教的人哩。

〔他们一同走进屋里去。

倔老头儿（鄙夷地）公爵！教皇陛下赐给巴里午纳荣誉，让赖里根做了公爵。还公爵哩，我的天哪！（他伸出举着那杯酒的胳膊，喊叫着）丹！（在兰金忽然跳下脚手架，手里拿着帽子，低头祷告着走出铁门外去的时候，丹尼尔向他转过身

来。非常热情地)愿上帝赐福给基林·赖里根小姐和(他停了一会儿)另一个人!(他喝酒)道地的好东西。主教的白兰地,一点儿不假。(他哼哼了一声)他妈的,我的背可疼啦!(略停)迈克尔公爵——谁想到会有这种事!

金不换 (做着倾听的样子)听!祷告钟!风朝这边吹的时候,你就可以模糊地听到。

[的确,隐约的钟声不时响一阵,一直到最后连敲十二下之后才停住。

丹尼尔 (生气地)兰金那个混蛋是因为听到钟声才走了,可他存心连声儿都不吭。

马纳斯 (站在树边,正拿着一个大杯子喝着)吃饭的铃响了,小伙子们。那坛子里还有不少酒,谁愿意来一杯冷酒就请吧;那里头还加上了一瓶主教的白兰地,所以这玩艺儿倒也还有点儿劲头:他们决不能给帮着打庄稼的牛带上兜嘴啊。

[他走到砖堆边坐了下来。

[其他的人都急急地向刚才搬过酒坛去的那条道上走去,他们并不象刚才那样走着正步,但也仍然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倔老头儿走在最后。他在树边停下来,转身望着马纳斯。

倔老头儿 (向马纳斯)你不跟咱们一道儿去吗?

马纳斯 (安静地)我一会儿就来找你们,老朋友。

倔老头儿 (柔和而充满热情地)等着有机会见见她。你们要能结婚,那对你们俩都会是莫大的福份。愿上帝帮助你,马纳斯,也帮助那姑娘。等待是痛苦的,远远观望也是痛苦的,可要连望都望不着那就更加痛苦了。(略停)还公爵哩,我

的天哪！

〔他向前走去。

〔弗若恩从墙后的小道上走过来，她走进大门，看到了马纳斯，连忙向旁边走，打算躲开他，但他却向她迎了上去，因此两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了；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在盯着他看了一眼之后，立即把眼睛转向地上，把斗篷更向前拉一拉。

马纳斯 弗若恩！

弗若恩 （声音中略带恐惧）哦，马纳斯，不要拦住我；让我安安静静地走我的路吧，这样对咱们俩都好。我压根儿没想到会碰上你。

马纳斯 （声调坚定地）你知道我在这儿。你刚才出去的时候看见我的。你希望碰上我。你愿意碰上我。你有意要碰上我！

弗若恩 不，不，我没那个意思。昨天你拦住我的时候，我就求你别再招惹我了。

马纳斯 昨天你愿意见到我；今天你也愿意见到我。你愿意直到你的眼睛老得发花，什么也看不清的时候，都一直看着我。

弗若恩 （沉痛地）愿上帝宽恕我吧！不要再让我痛苦了，马纳斯。让我安安静静地回到我藏身的地方去。我现在已经是生活在天堂的洁白无疵的月光之下。永远也不可能和你接近了，马纳斯。你看我全身是漆黑和深蓝的衣服。我已经不可能对你的多情的眼睛再有诱惑的力量了。

马纳斯 哦，即使你穿上一件黑色的斗篷，或者用一条大头巾完全遮住你的漂亮的脸，你也不可能掩盖住你的优美的身材

对我的诱惑。哦，弗若恩，我对你的爱和相思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得住的。

弗若恩 你快走开吧！当初，我曾经祷告着希望你能够很快作一个牧师；可当我正祷告的时候，在那个清冷的安静的早晨，你却放弃了你自己的打算，让人从神学院的神圣的注册簿上一笔勾销了你的名字；而你，而你却跑到外面去，作了一名英格兰的空军。

马纳斯 在那里，为了逃避已经发生过一切，我是一有机会就尽力一直飞向死亡；但上帝却对我笑了，他反倒让我得到了一个勋章；后来又有一个机会，我更进一步地向死亡逼近，可是上帝又笑了，他更让我得到一根银针来装饰我的绶带。

弗若恩 瞧瞧你现在；哦，瞧瞧你现在！

马纳斯 对，瞧瞧我现在。（他轻轻抓住她的一只胳膊，把她拉到自己跟前来）我现在也仍然具有和过去同样的灵魂，同样的头脑，同样对于悲惨生活的痛恨（他拥抱着她），而且对弗若恩具有同样地永不改变的疯狂的热爱，我的（他吻她）亲爱的，永远属于我的弗若恩。

弗若恩 （推开他的胳膊）不，不！我一定得走了。我现在已经属于上帝，我只能一心为上帝服役。

马纳斯 （怨恨地）你这话不过表示了一种骄傲和恐惧的情绪。

你大概认为上帝没有你就没法儿了；找不到你他就不知道该怎样办了。去吧，去为咱们在国外的那些传教士一镑又一镑地攒下钱来，好让他们带着看不见的灾祸的风暴去袭击在太阳中心之下的黑非洲，袭击在北极冰天雪地中以冰窟为家的爱斯基摩人。

弗若恩 (在窗口前停下来——惊疑地)你说什么钱?

马纳斯 为了满足教会的贪婪堆积在神灯下边写字台抽屉里的那些钞票。抽屉的钥匙挂在你胸前的胸衣里边，在你胸前胸衣的外边，挂着你那个十字架。(恨恨地) 在那应该用我的手来唤起你的热情的地方，却挂着要使你永远冷酷无情的十字架和钥匙!

弗若恩 (冷冷地)你的话实在粗野，你的话充满了怨毒。你的话完全象那些应该在主教的篝火里烧成灰烬的书里的话一样。马纳斯，你是个坏人。

马纳斯 (充满怨毒地)而在那篝火的余灰中，将会有咱们俩的爱情的灰烬；我对你的爱，和你对我的爱；丹尼尔对基林的爱，和她对他的爱。

弗若恩 (由窗口走进去)你是个非常坏的人！

[马纳斯生着气打算跟在她后面走进去，但他却忽然看到波西罗神父站在他面前。他们俩面对面望了一会儿，然后马纳斯转过身去，慢慢走回到砖堆边坐了下来，用双手捧住了自己的头。]

波西罗神父 (在窗子附近——温和地)坚强点儿，马纳斯。她现在满脑子是童身修行的虚荣，所以决不肯和你在一起的。

马纳斯 (不耐烦地)哦，你！你这个用念珠做茧要把所有的人都关在里边闷死的家伙！

波西罗神父 我不是希望用念珠把他们闷死，而是要让他们接近生活……听我说吧，你应该热爱生活，从此重新做人。

马纳斯 (尖刻地)对一切都忍耐。

波西罗神父 和许多东西进行斗争。

马纳斯 你是一个仁慈的好人，神父。（他停了一会儿）我能求你做点儿好事吗？

波西罗神父 （热情地）当然可以。你只要告诉我是什么事就行，
马纳斯。

马纳斯 （冷冷地）求你给我走开。

〔波西罗神父慢慢向铁门边走去，打开门，走上墙后的小道。
他停在那里，站在墙头边出神。

〔其它那些人，金不换、丹尼尔和倔老头儿，又从桦树边回到
花园里来，倔老头儿走在最前边，手里拿着干草权的权柄，
让权身拖在他的身后。他的发亮的眼睛里带着迷惘的神情，
但他走路时头却比刚才扬得更高了，虽然他的脚步有时显
得有些不稳。他走到砖堆边去，在马纳斯背后的那一面坐
了下来，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头或他的帽子；那把干草
权，权尖向上，象一把三叉戟似的立在他的身旁。丹尼尔一
直向铁门边走去，脚步显得比刚才更僵硬一些，他站在门边
沉思地望着外面的田野。金不换走到脚手架边，在上面坐
下来，扬着头，眼睛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对整个世界厌恶
的情绪。

金不换 （向整个世界，也是向波西罗神父）金不换卡伦劳希望
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波西罗神父；在那个世界里，每一个
人都能大声说出他的心里话；在那里，黑夜不过是白天的延
长，在那里，汹涌的海浪只会冲击荒无人烟的海岸。金不换
卡伦劳和赖里根的玫瑰花和赖里根的墙壁相比，不知要高
出多少倍！

丹尼尔 （望着外边的田野——近于自言自语地）我实在没兴趣

再干活儿了。让那点儿活先呆着吧。我要到一片草地上去伸开腿躺下来，安静地听着，听着云雀歌唱。云雀，嗯？是的，云雀在清新的空气中，在白天的清新的空气中歌唱，对不对？

倔老头儿（沉吟着）你说得对，丹。云雀是一种很美的鸟儿；咱们这圣母的小鸡儿差不多整年到头都唱着。可不管她怎么唱，云雀却也和咱们大家一样有她的烦恼，有她的各种各样的悲哀；各种各样，完全跟咱们大家一样。甚至在恋爱的时候，她也会等呀，等呀，等待她的伙伴，可他却永远也不会回到窝里来了。在这方面咱们全都跟那些鸟儿一样：看不到可爱的人或者找不到可爱的人，就感到无限悲哀。这一点，波西罗神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在沉默片刻之后，他轻快而柔和地唱着：）

我亲爱的人儿已横过了海洋，我亲爱的人儿已跨
过了大海；

我亲爱的人儿已横过了海洋，哦，让我亲爱的人
儿快回来。

[丹尼尔和金不换都和着倔老头儿唱起来——丹尼尔由第二行起，金不换由第三行起，所以从第三行以后他们就都合在一起了；波西罗神父呆在铁门边听着；马纳斯孤单地坐在砖堆上，他低着头，两手托着下巴。

快回来啊，快回来，（丹尼尔开始跟着唱）
哦，让我亲爱的人儿快回来，快回来；（金不换开始跟着唱）

快回来啊，快回来，
哦，让我亲爱的人儿快回来。

第一幕终

第二幕

〔参议员赖里根家的会客室是非常宽大的，这里一切东西都很新，只不过其中有些东西还显得更新一些，而现在为了让主教在这里小住，又正在增添一些最新的陈设。靠后是一个很大的弓形窗，黑丝绒的窗帘撩在两边，上边横头是一道白色的花边；窗口对着外边的花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棵桦树的一根长大的优美的横枝，枝叶在渐暗的光线中看来已变成黑色；那堆砖在这里也可以看见，同时还可以看到在砖头前边的那口金鱼缸。在这些东西后面是那扇墙和墙上的铁门、墙后的小路和一直伸向市镇边的田野。那个通向花园不时有人出入的窗子现在正完全开着，因为这时秋天虽然眼看就将结束了，可今天晚上的天气却柔和而温暖。外面传来轻微的小鸟的啁啾，远处，还可以听到归巢的乌鸦发出的鸹鸹的叫声，声音不高，但是很清楚。虽然屋里纷纷扰扰，闹成一片，外边却是非常的沉寂和宁静。

〔在这个窗子的右边是一张高大的钢琴，琴上盖着一条旧被单，另一条被单掩盖着窗子左边的一个很大的餐具架。钢琴旁边的一个小台子，或者说小架子上，摆着一具电话。在屋子靠近中央的地方是一张摆着六七张椅子的桌子；桌子是红木的，桌面擦得象镜子一样发着亮光。屋里还散放着六七把椅子，深绿色的椅垫，红木靠背和红木腿。

〔右边是一个又宽又大的壁炉，青铜的炉挡擦得又光又亮，炉挡边放着擦得很亮的粗实的火钳、火棍和煤铲。炉子里已经放好了乱纸、柴火和煤，随时都可以燃起熊熊的烈火来烘暖这间专门用来招待贵客的房间。壁炉正面镶着两块铜板，铜板上各有一个立马的花纹，在这两个铜马中间，是一座正走着的金面的钟。在上边的墙头，是很大的一幅一位教皇的画像，这像据赖里根说非常象皮俄·尼罗。在钢琴和窗户之间是一张很窄的条桌，也是红木的，抽屉很小，看来象个小书桌。这实际也是一张祈祷台，因为桌子下面还伸出一个作为跪垫的架子，架子上铺着很软的黑布垫子。在这张桌子上面的墙头也有一个小台子，台上点着一盏神灯；再上去一些还有一个更小的架子，上面放着小巧的圣卡沙彼安卡的神像，他的脸是黑的，身上穿着一件红袍，一只手拿着一顶金王冠。地上铺着很厚的灰褐色的地毯，上面铺着好些旧被单，这些被单是特别用来保护两个门附近的地毯的；一个门在壁炉的右边，通向这所房子的别的房间，另一个门在壁炉的左边，通向底层的厨房、大厅和前门。

〔在那张桌子的一端放着写字的纸、钢笔和墨水。

〔幕启时，我们看到兰金正低头望着壁炉下边的炉坑，那里原来铺着普通的石板，现在他却给换上了非常华丽的带着红绿花纹的白色花砖。他一只手拿着一把抹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张擦东西的软皮。倔老头儿捧着一个泥灰桶正准备从窗口走出去。兰金弯下腰去，再一次用那软皮使劲擦着那些花砖。

兰金（向倔老头儿）你可以跟他们说，他们愿意什么时候生火

都可以。炉坑已经完全铺好了。

倔老头儿 这屋里倒真需要有个火。别看这儿的东西都那么新，可满屋子都是霉味儿，尽管这儿供着神像，挂着主教的图像，这儿的气味却和县衙门里差不多。

〔倔老头儿搬着泥灰桶由窗口走出去；兰金走到窗前看着他走远了，然后就溜到条桌边，拿掉桌子前边的跪垫，跪在光架子上祷告。

兰金 （一边拿走垫子；鄙夷地）还用垫子！（抑住紧张的情绪，柔和地）阿拉胡纳的神圣的圣灵卡沙彼安卡，求你为我们祷告吧，但愿巴里午纳能够尽快地由于主教的来临而得到祝福——

〔左边的门忽然打开，迈克尔·赖里根中尉匆匆跑了进来，他这时全身武装，英格兰式的钢盔，深蓝色的制服上系着斜皮带，带子上一边佩着一把长刀，一边挂着一把带皮套的左轮枪。

中尉 （喘不过气来地）我爹在哪儿；你有没有看到我老头儿？

兰金 （连忙站起身来——不好意思地）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中尉又从左边的门飞也似地跑了出去。兰金踮着脚走到门边，追着那个军官朝门外望了一会儿，接着轻轻地关上门，回到祈祷台前，又跪下来开始祷告。祷念着）阿拉胡纳的神圣的圣灵卡沙彼安卡，求你为我们祷告，让主教的篝火马上就在巴里午纳熊熊地燃烧起来——

〔左边的门又忽然一下被推开，基林匆匆跑到屋里来。兰金又立刻站起来，不好意思地呆在祈祷台旁边。

基林 （喘不过气来地）你见到我爹吗？赖里根公爵在哪儿？

兰金 我不知道，基林小姐；不知道，我不知道。

基林 (暴躁地)看样子这主教的来临不是咱们的什么福分,倒是一个灾祸!

[她从右边的门匆匆跑出去,让门开在那里就走了。兰金踮着脚走过去,朝外望望,然后又回到祈祷台边跪下来祷告。

兰金 (祷告着)阿拉胡纳的神圣的圣灵卡沙彼安卡,求你为我们祷告,让主教的篝火立即照亮巴里午纳的每一个人的心,从此让所有的男人决不再想女人,女人也不再想男人——[赖里根公爵,仍穿着他那身晨衣,带着他那顶高顶帽,出现在窗口,他向兰金望了一会儿,马上非常愤怒。

赖里根 (生气地)你他妈的在这祈祷台前边干什么?(兰金又是害怕又是难堪地连忙站了起来)那祈祷台是弗若恩小姐专用的,不是为你这种人预备的。(他向兰金更走近几步)那也是弗若恩小姐专有的圣灵;(指着神像)这屋子里,除她之外,谁也不对他祷告。听见没有?你明不明白?(兰金却仍然低着头一言不发)哦,看在上天的面上,伙计,你也吭一声,好让我知道你听见了我说的话!

兰金 (声音极低地)是的。

赖里根 什么是的?

兰金 (把尖嗓子提得很高)我明白!

赖里根 (粗暴地)那你就该照着办!甚至弗若恩小姐现在也决定,在这两三个夜晚,主教拿这里做他的总指挥部的时候,她也暂时不用它了。你懂吗?(他把手向屋子里一挥)整个儿这间房子在主教住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他的私产,我们把这间屋子和这里的一切都划归了主教,让他在给咱们大家敬爱的城市巴里午纳带来光荣,在这里停留的时候,能

有一个起坐间和一间安全、舒服的私人接待室。你明白不明白？（看到兰金仍然沉默着——不耐烦地）哦，看在上天的面上，你也吭一声，表示你已经听见了！

兰金（声音极低地）是的。

赖里根（大叫着）什么是的，伙计！是什么东西！

兰金（尖着嗓子大叫着）是那个！我明白！

赖里根（大叫着）那你就照着办。（望着炉坑）啊，现在看起来可真漂亮！你这儿干完了，那你就赶快到大厅去帮着粉刷。你这儿干完了，就得去干别的。（推着他）哦，去，去；别这么闲泡着！

[在他们正要从左边的门出去的时候，丹尼尔出现在对面的门口。他手里捧着一个发亮的黑木头的方座子，座子面上镶着一圈高起来的方梗，显然是为了让神像可以在上面站得更稳一些。

丹尼尔 呐，公爵，这是预备让一个叫什么的圣灵站着的架子。

赖里根 把它放在桌子上。（看到丹尼尔随便一下把它扔在桌子边上——生气地）轻一点儿，你这个莽撞家伙，别把我的桌子划上道儿了。放在中间，你这个笨蛋；放在桌子中间！

兰金（尖着嗓子学着他的声调）放在桌子中间，笨蛋！

赖里根（不耐烦地把兰金朝门外推，自己跟在后面）哦，你！你这个爱管闲事的东西！桌子中间还是桌子边上关你什么事？哦，快到大厅里去帮着粉刷去！我早已对你说过；我再对你说一遍，现在咱们不能让任何一个人闲泡着！

[丹尼尔正四边量着要把那座子放在桌子的正中心的时候，赖里根中尉从右边的门口走了进来，他对丹尼尔看了一会儿。

中尉 (热情地)你好,丹,我的孩子。

丹尼尔 (转过身——更为热情地)哦,你好,迈克。

[中尉走过房间,把他的带套儿的左轮枪挂在神灯左面墙头的一个钩子上。

中尉 这玩艺儿把我的屁股都磨疼了。挂在这儿很安全,丹。

应该摆在一个圣灵的旁边。

丹尼尔 我可不知道,迈克,这年头儿把枪放在一个圣灵的手边是不是一定很安全。

中尉 (大笑着)得了,丹,别开玩笑啦!在哪儿看到我老头儿吗?

丹尼尔 (很小心地)刚从那边的门出去了。

中尉 他这会儿是什么神情儿?高兴还是怎么样?

丹尼尔 很不舒服。他感到他的钱象水一样流掉了。他为主教花费的那些钱,现在已变成了全城谈话的中心。他为使这所房子改观所做的一切,也象在黑暗的天空升起的一串五光十色的火炮一样,变成了全城的耳目的中心。

中尉 (尽可能显得很亲切地)等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得有点小花费,因为我极需一张十镑票儿。

丹尼尔 十镑票儿?为什么就一张十镑票儿?为什么不从他身上多捞点儿?一张十镑票儿能顶什么事。

中尉 啊,丹,我现在既然是带领警卫队去欢迎主教的军官,我们家现在又是这样的荣耀,我在军官食堂里当然不能失了身份。

丹尼尔 (极力附和)当然不可以!你应该让一团警卫队守卫着你的身份。

中尉 (真当回事地)是得那么办!为主教能象瀑布一样花钱,

他怎么能拒绝给他儿子一张小小的十镑票儿哩；是他的亲儿子，你别忘了，丹。

丹尼尔 他的亲儿子！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大家看不见的神秘的事情，迈克。

〔倔老头儿从左边的门进来，一手提着一桶绿色的油漆，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很大的油漆刷子。几乎和他同时，金不换也在窗口出现，他捧着一只大盘，上面放着一只已经捋好毛、马上可以拿去烧烤的大鸭子。倔老头儿走到桌子的一边停下，金不换在桌子的另一边站了下来。

金不换 这是给主教预备的五十只鸭子里最漂亮的一只。

中尉（多少有些不服气地）看样子他们要把天下所有的山珍海味都搬来供奉那个家伙了。老头子准得为他花上好大一笔钱。可他的亲儿子口袋里就装着几个铜子儿。

倔老头儿 穿着主教袍子的彼尔·木拉基，可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穿着一条破裤子，在屁股上钉着块大补丁的彼尔·木拉基了。原来抓干草权的手现在抓上了一根主教的权杖，这里面可就有了天渊之别！可不过尽管他带着金色的法冠，穿着紫色的长裙，他也仍然还是彼尔·木拉基。

中尉（向正用布擦着座子的丹尼尔）你擦的那个什么玩艺儿？

丹尼尔 一个座子，给一位爱尔兰人从没听说过的什么圣灵的神像预备的，那大神像染着五颜六色，还到处嵌着金。

倔老头儿 这是在爱尔兰唯一不断增加的一样东西——石头和木头做的神像。

中尉 这圣灵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认识那家伙。

丹尼尔 有人告诉过我，可我这会儿记不起来了。一个很怪的名字——好象跟一种喇叭什么的有些关系。

中尉 喇叭？怎么可能和喇叭有关系呢？

丹尼尔（思索着）反正是一种什么乐器吧。

倔老头儿（帮着想）提琴？小鼓？单簧管？

中尉 萨克管？黑管？

金不换（看到倔老头儿已经把油漆桶和刷子放在桌上，于是把他的鸭子也放到桌上）也许是钢弦琴？

丹尼尔（苦思着）等一等——让我想一想；对了，那家伙是一个士兵，在古罗马军队里吹奏着一种叫布基，叫布基尼罗的喇叭来着。

倔老头儿 布基尼罗这玩艺儿能在一个有罪的凡人的心上引起什么宗教热忱。那玩艺儿在我看来只会刺激人作恶的念头。咱们弄来一个带着布基尼罗的主教可真不是件什么好事儿。

丹尼尔（显出非常机密的神情）嘘！听着！咱们这儿说的话可不能往外传。那个吹布基尼罗的家伙是这位主教的私人守护神，在他思想的时候，他总把他这神像放在面前。如果他想得对，那布基尼罗就吹出一个平稳的调子；如果他想得不对，那布基尼罗就发出颤音。这话是牧师告诉公爵，公爵告诉弗若恩，弗若恩告诉基林，基林又告诉我的。

金不换（鄙弃地嗤一下鼻子）得了吧！

丹尼尔 你嗤什么鼻子，金不换！你瞧瞧这家子，因为弗若恩小姐老朝着圣卡沙彼安卡祷告，现在已经变得多么阔气了。

〔他向着条桌上边小架子上的神像作了个手势。〕

金不换（拿起桌子上那盘鸭子，准备出去）得了吧！

倔老头儿 不管布基尼罗不布基尼罗，不管它的声音平稳还是颤动着，我看不出彼尔·木拉基会有什么思想。

丹尼尔 （恨恨地）事情不是光说声“得了吧”就能了的！瞧瞧咱们这个国家现在的这种情况，咱们必须尽可能得到所有的圣灵的帮助。

中尉 这话是对的——至少有一部分道理，丹；可咱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士兵而不是圣灵。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俄国伞兵忽然从爱尔兰的天空降落到塔拉山或者木尔恩山，那咱们可怎么办？你还来不及细想一想，就已经落进非常悲惨的境地了。

倔老头儿 咱们想法儿防着点儿从爱尔兰的天空落下来的大堆大堆啃庄稼的绿虫子和黑虫子，那对咱们的好处恐怕还更大点儿。

丹尼尔 （向倔老头儿。愤怒地）啊，别尽说傻话了。你讲你的吧，迈克。

中尉 你瞧，丹，咱们国家太小，不可能单独跟俄国人作战——咱们一定得有外援。

丹尼尔 咱们的国家真是太小了——咱们一定得有外援：你这话说得很对。

中尉 再说，要是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同盟国，比方象意大利或者法国，那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得几年的时间才能来得了。

金不换 （由于感兴趣，他把他那盘鳴子又已经放在桌上了）那是得，那是得。

中尉 你们瞧，伙计们，在地理上爱尔兰是如此重要，一打起仗来，俄国人一定会在一个钟头之内就占领它，在一个钟头

之内。你们明白了吗？

丹尼尔（非常信服地）当然，完全明白了。可到底该怎样呢？

中尉 听我说，伙计，咱们必须立刻得到外援。

金不换 那么英格兰怎么样？

中尉 英格兰！什么话！英格兰到那时候得为它自己的生存战斗，连一个站岗的警察都不会给咱们留下！我是军官；这类事儿我可知道。

丹尼尔（机灵地——向金不换）你听见了吗，金不换？他是军官——他知道。（向中尉）那么，该怎么办呢，迈克？

中尉 美国是咱们唯一的同盟者，丹，因为咱们需要的是大堆大堆的吉普车。

倔老头儿（难以相信地）吉普车？

中尉 是的，吉普车；每辆车上得有一个驾驶员、一个预备驾驶员、一位指挥官和一个无线电通讯员。全爱尔兰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将呆在散在各地的吉普车上，上面有机枪，有锤子和钳子，有耳机和吉普车上用的无线电话，这是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丹。

倔老头儿（厌恶地）要是大道上满是跑来跑去的吉普车，那普通车子和路上的行人可怎么办呢？那样一来，全国恐怕不会再有一个活着的男人、女人、孩子，甚至一只小鸡儿了！

丹尼尔（敲着桌子）别吵，别吵，倔老头儿；安静一点儿！

中尉（向倔老头儿——大发脾气地）就算他们真地全都完蛋了，那死在咱们自己的大道上，不也比让布尔什维克给弄走，不知给弄到什么地方去要好得多吗？

倔老头儿 你说的什么弄走不弄走的？

丹尼尔 别一开口就象个傻瓜，倔老头儿。

中尉 (暴躁地) 听我说，象俄国那样一个对自己的人民什么都干的国家，对于消灭个万儿八千的爱尔兰男人和爱尔兰女人，哪里会当回事，它更会毫不犹豫就把咱们剩下的人全给运走。

倔老头儿 (忿忿地) 可那些布尔什维克哪儿去找到那么多轮船火车来装载我们这四百万人啦？要让我说，西伯利亚离咱们这儿可够远的啦！

中尉 (向倔老头儿) 听我说，伙计，那些布尔什维克决不会想到什么西伯利亚，别忘了曼岛^① 离开咱们的绿色的海岸不过就那么几步远哩。

丹尼尔 (向倔老头儿) 啊哈，你还有什么说的！这会儿，倔老头儿，你该明白了吧？

倔老头儿 (激烈地) 不，我这会儿不明白！要是俄国真象那些教士们说的那样子，任何一个从爱尔兰天空落到咱们绿色的土地上来的俄国人，将不过是些到这儿来寻找收容所的可怜虫罢了。

金不换 收容所？你的意思只能是说疯人院吧？

倔老头儿 (大怒地) 不是，不是，伙计；我说普通的收容所，普通的收容所！

金不换 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普通的收容所。不管谁要是说我们把谁谁送进收容所去了，咱们谁都明白那就是送进了疯人院，你说不是吗？

倔老头儿 是的，是的；可是——

金不换 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疯人院就是疯人院——这儿没

① 爱尔兰海中的一个岛，属爱尔兰。

什么可是不可是的。

倔老头儿 (提高嗓门) 听我告诉你，收容所是各种各样的；比方说，咱们有聋哑收容所！

金不换 (把嗓门提得比倔老头儿更高) 从咱们的天空降落下来的伞兵，绝对不会是聋子和哑吧，不是吗？

丹尼尔 (声音比他们两人更高) 安静点儿，安静点儿——让迈克讲话！

中尉 (不愿再说的样子) 啊，让那些傻瓜们去说吧，丹。

金不换 (向中尉——生气地) 你自己才是傻瓜！要让全国都满是飞跑的吉普车！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让谁来给那千千万万满地乱跑的吉普车加油？谁来把死在路上的人拖出去埋掉？那会儿除了有运气坐在吉普车里的小伙子之外，咱们这儿的每一个约翰大哥和玛丽大姐全都会象青花鱼儿似的死在路上，把路给铺满了。

倔老头儿 (向中尉——狂怒地) 要是咱们在每辆车子上都放上一个驾驶员、一个预备驾驶员、一位指挥官和一个照看无线电话的无线电通讯员，再加上死在路上的一大堆人，那我请问你让谁再来管理为了维持这个国家的存在必须得做的一般性工作？

金不换 (向中尉) 啊哈，你现在没话说了。你还有什么说的！

中尉 (愤怒地匆匆朝外跑，最后使劲一下把门带上) 啊，滚你妈的蛋吧，你们这帮大傻瓜！

倔老头儿 你瞧，他没辙了就只好乱骂。在不容争辩的道理面前他只得退却了。

金不换 去他的什么吉普车吧！再说——在美国人抛下吉普车

的时候，谁能去阻挡那些布尔什同时抛下他的伞兵来，等车子一落地就马上爬进去，开着它到处跑？

倔老头儿（强调地）没法儿阻挡。他们也许先占领跑马场、旅行社、医院区、天主教青年会、基督教讲坛和总统住宅；最后他们也许会拿一面红旗插在圣帕特瑞克的手上，那神像孤零零地站在米斯平原中间一个冷风呼号的小山上，他真是一点儿辙没有！

丹尼尔 别动不动就象个傻瓜，倔老头儿！

倔老头儿（生气地）谁动不动就象个傻瓜？

丹尼尔（同样生气地）你，听你说的那些话！

倔老头儿（走过他身边去）你自己才是傻瓜哩！

丹尼尔（一只手放在倔老头儿的胸前，使劲把他往后一推）

啊，滚开！

倔老头儿（连忙跑回来，把一只手放在丹尼尔的胸前；使劲把他往后一推）你滚开！

丹尼尔（几步冲回来，又凶猛地把倔老头儿朝后推了一把）
你滚开！

金不换（责备地）安静点，先生们！你们这不正是证明你们彼此对骂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吗？

〔右边的门忽然打开，赖里根，后面跟着弗若恩，走进屋来。他一看到那三个人，马上表现出一脸又是惊奇又是愤怒的神色。

赖里根（愤怒地）这是干嘛，啊，这是在干嘛？那些砖到这会儿还放在我花园里动也没动！我的天哪，你们就这样儿帮着进行欢迎主教的工作吗？瞧瞧那红木桌上的油漆，把主教的鸭子也放在漆桶旁边让它吸进油漆味道！大厅才不过

粉刷了一半就扔在那儿，我们还需要所有的人手都去帮着把主教的篝火好好安置起来。你们知道，咱们现在连一分钟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听见没有？一分钟也没有。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再说话；要是有任何人说话，别的人谁也别听。任何人都不许说话——谁也不许——你们听着！（那三个人都哑吧似地站着）操他妈的，你们听见我的话没有？

倔老头儿 你才他妈的哩，你刚才不是说，不管谁说话谁都别听吗？

赖里根 （狂怒地）那不是说我！我的话谁都得听！那不是说我。你们全都得听我的。你们谁也不许听别人讲话，可是每个人都得听我的！

倔老头儿 （假装出严肃的样子）听他的，小伙子们；你们全都得听他的。

赖里根 （吼叫着——向金不换）把鸭子给厨子送去！（吼叫着——向丹尼尔）把油漆拿到大厅里去交给兰金！

[一个火车站脚夫出现在窗口；这个中年人下巴上长着胡子，嘴很大，昏花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大眼镜。他穿着一条黄色或者黑色的灯芯绒裤子，同样材料的上衣却装着棉布做的袖子；他头上戴着尖顶帽，帽子上围着一圈红带子。他显得很疲劳的样子，脸上露着恐惧的神情。他依在窗子边上，半个身子在屋里，半个身子在屋子外边。他接连几次很快睁开眼又合上眼，半天喘不过气来。端着鸭子的金不换和拿着油漆的丹尼尔本来正准备出去，这会儿却又站下来听着，一个把油漆又放到桌子上，另一个把鸭子也放回去了。

赖里根 （不耐烦地）什么事？你有什么事？你要干什么？

脚夫 (喘着气)先让我喘会儿气,伙计!

赖里根 (大伙全望着他,停了一会儿)耶,伙计,你有什么事情?是给送个什么信来了还是什么?

脚夫 (近于自言自语地)在许多人排成队祷告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可让你自己个儿把他扛在肩上,那可叫真沉。可怜的罪人,我真是可怜的罪人啊!他让我受不了,我也让他受不了。他知道我象抛在半空中的一个钱一样,落下来还不知道是字儿是画儿;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所以他就不停地吹着;哦,可怜我这双耳朵——那声音能把耳朵给震聋了!(脚夫忽然听到一阵非常刺耳的号角声或喇叭声)就象这个!

赖里根 (迷惑不解地)就象什么?

脚夫 (不理他)一直跑到警察局的派出所去才算把他止住。他那些爪子从头到尾都紧紧地抓住我。(用两手死死地掩着耳朵)哦,我的耳朵!这会儿还嗡嗡地响呢。每回我只要一想到酒,想到一句有趣的歌儿,他就把喇叭口对着我的耳朵拼命地吹着。

赖里根 拼命地吹着?谁吹?

弗若恩 谁拼命地吹着?

脚夫 (昏头昏脑地)他吹。

赖里根 谁吹?

脚夫 他吹。声音又高又长,要不就又急又尖,真难听。

倔老头儿 (不耐烦地)谁吹得又长又高?清醒一点儿,老朋友,清醒一点儿,伙计!

赖里根 谁吹得又尖又急又难听?

脚夫 他吹:那个身子非常非常大,却长着一个小不点儿脑袋瓜的家伙;他吵醒了我的甜蜜的梦;那个拿着布基尼罗的

小伙子。

赖里根 拿着布基尼罗的小伙子？

弗若恩 布基尼罗？

金不换 布基尼罗？

脚夫 那些他们管他叫圣灵的家伙要是摆在座子上，放在阴暗的教堂里倒也没什么；可要是一弄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他们就会非常耀眼，而且谁要是走进了他们的神光就会遭到危险。他们全都非常危险。（颇为自信地）不，不；我宁愿在家里的一块破镜子里去寻找天堂。这会儿我总算可以安静地喘口气了。咱们俩现在都可以没事儿了：我在这儿，他在派出所里等着谁去把它搬到这儿来。（恐惧地耳语着）嘘，你们大家全当心点儿；我问问你们：这个吹布基尼罗的家伙是不是从此就在巴里午纳呆下了？我得心里先有个数儿。

赖里根 （仍然迷惑不解地）听我说，伙计，你到底是在叨叨些什么，你是怎么回事儿？

脚夫 （向赖里根）你是怎么回事儿？你和我都是怎么回事，这可是个谁也不能回答的问题。咱们全都是靠着一对方向不明、不负责任的翅膀在飞翔着。甚至一个人在唱歌的时候，他也不过是一个呻吟着的罪人。这会儿要有点儿威士忌也许还可以让我打起精神来，让我暂时感觉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我是很安全的。

弗若恩 （严厉地）在这屋子里可没有你喝的威士忌，要是在这屋子以外你也找不到威士忌，那就更好了。

脚夫 （充满怨恨地）我喝威士忌可都是在你爹的酒馆里喝的，小姐。这屋里没有威士忌，什么也没有；窗口没有光，门口没

有对客人的欢迎。(向弗若恩)我不要听你说话；也不希望离你太近，因为你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在灾祸刚从摇篮里哭出第一声的时候，你就先听到了。他们这些人可真奇怪，这些修行的男人和女人。要是你按照他们说的去思想，那你就甭想有一分钟安静的时候。你要是让他们能有机会摆布你，那任何一件甭麻烦上帝你自己也能他妈的干得挺好的事情，他们也一定要你向上帝叨咕着求他帮忙。

弗若恩 (把身子向前凑过去)你这话是冒犯神灵的！

金不换 (附和着)是的——是冒犯神灵的。

倔老头儿 要叫我说，这可怜的人这会儿总算在说人话了！

丹尼尔 (坚定地)别这么说，倔老头儿！咱们一定得小心点儿。一个信神的家庭很可能有不信神的仇敌。

赖里根 (寻找借口)这是发酒疯。他已经糊涂了。酒使他头脑不清，让他的头脑变得象一块破碎的窗玻璃，通过它看什么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这是酒在作怪。

脚夫 可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哩；我们这些人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这些人什么也听不见；整年只是劳苦地工作：除了酒之外还能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偶尔作一两个甜蜜的梦呢？

弗若恩 你可以祷告，坏东西。

脚夫 (忽然显出非常清醒的样子，毫不畏缩地面对那一群人站着，激动地挥着两只手，向前走一步，向后退一步，接着又向前走一步)听着，你们这些只会胡说八道的家伙！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祷告到底是鼓励你向上还是把你向下推？在咱们这样一个世界上，专养着这么一帮专门祷告的人，这样作对吗？你们是愿意听他们向你传道，还是愿意手

里端着酒杯，闭上眼坐着，倾听从一个凉亭里传出来的迷人的歌曲？你们是愿意叫他们把手放在你的肩上让你浑身发冷，还是愿意为着你们县足球队的胜利高声欢呼？你在欢呼的时候是不是感到很自在？我一想到这些简直就会象疯了一样了。我现在还要问你们，祷告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说的不是咱们家伙有时候向上帝点个头儿什么的，而是说真真实实的祷告——那玩艺儿到底是把人向上引，还是把人向下推？（其它那些人，仍然和刚才一样，排成一个半圆围着他站着，痴痴呆呆地张着嘴，只是在他挥着手走得大近的时候，偶尔向后退一两步）没有人回答我；（哭泣着）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们在这儿遇上他们感到不舒服，我们在那儿遇上他们也不会舒服。咱们这些人都不过是在这儿想法儿混过这一辈子，偶尔祷祷告，逼着自己向着咱们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走！咱们怎么知道咱们正是在往上游走来，还是在向着下游走去？（他忽然看到桌上盘里的那只大鸭子。）我的天！这么大的一只鸭子是谁的？

赖里根（仿佛刚从梦里醒过来似的——向金不换，愤怒地）我不是老早就告诉你把这只主教的鸭子送到厨房里去，别让一世界的人看着它发呆吗？快给我拿下去！（向丹尼尔）你把那桶油漆送到正在粉刷的大厅里去，然后就去穿上你的制服和软鞋，先多穿一会儿省得到正式上场的时候感到不习惯。（向脚夫）还有你，赶快上派出所去，把你放在那里的不管是什么东西给我送来。

〔金不换端着鸭子出去；丹尼尔拿着油漆出去；倔老头儿也打算跟他们走，但弗若恩抓住他的衣服让他留下。

脚夫 那玩艺儿显然不愿跟我来，我让粉刷大厅的那个名叫兰

金的工人去搬去了，我看在这儿，除了这位小姐之外，谁也赶不上那个兰金那么虔诚又那么冷酷的了。（他忽然现出很紧张的样子）我感觉到它已经来了！（他用一只手在自己的头上、胸前和腿上到处乱摸着）这儿在跳，这儿也在跳：我觉得他已经来了！（他倾听着）越来越近了。那个带着布基尼罗的圣灵！（不远处，传来一阵平稳的号角或喇叭声）听见了吗？

〔赖里根连忙脱下帽子，倔老头儿，犹豫了一下，也脱下帽子来。

赖里根 （紧张而不舒服地）听见什么？

弗若恩 } 脚夫 } （同时）布基尼罗的声音！

赖里根 （不安地）我得走了。我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得安排。你，
弗若恩，可以帮着把那神像摆好。我得走了。

〔他朝门口走去。

倔老头儿 （打算跟着他走）我也走了。

弗若恩 （把他拉住）你陪我呆在这儿，倔老头儿。

脚夫 （不安地）我也得走了。我这就走了。他很不喜欢我。我
弄得他够呛，他也弄得我够呛。（向弗若恩）还有些别的东
西我得从车站给你们搬来。我现在得从后门出去，行吗，小
姐？

弗若恩 （指着左边的门）这儿走。

脚夫 （一边朝外走着）所有这些圣灵，几乎没有一个不想变成
征服世界的英雄。咱们被逼着不信服这个男神就得信服那个女神。
连十字架都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样子。咱们永远是在许多神秘的事情中胡撞！

倔老头儿 (不安地)我这会儿已经快九十岁了，小姐，如果我的思想也会招得那布基尼罗吹奏起来，那可未免太可怕了。

弗若恩 (安慰地)不要害怕，有我在这儿哩。你不是一个坏人，倔老头儿，真的还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啊！(弗若恩的惊叫是因为看到兰金抱着那神像出现在窗口了；他把圣像抱在怀里，上面盖着一块白布。他把它抱进屋里来)来，放在这座子上，兰金先生；轻一点儿；把布揭开——揭起来！我们欢迎你，圣特瑞莫罗，来到了我们的家！请让我们永远不愧和你在一起；请为我们祷告，帮助可爱的倔老头儿变成一个好人。

[他们把神像放到座子上以后，小心地揭开那块白布。那神像很大，大约有三呎高，样子象现代人的雕刻，但那神态显得有些古怪。身子象一个木桶，脚又短又粗，头很小，全身穿着罗马军队的制服。唯一的一点能表示他是圣徒的标志，是他的经过剃度的红头发。那个号角或者喇叭是用银子或者发亮的铜做成的，喇叭管缠在他的身上，喇叭口搭在他的右肩上。他们对它看了一会儿，兰金和弗若恩站得很近，倔老头儿站得较远。

弗若恩 压得那个火车站的脚夫喘不过气来的是他自己的罪孽，并不是这座神像，因为这神像的确很轻，里边完全是空心的。

倔老头儿 (声音里露着惊奇和怀疑的调子)空心的？一座空心的神像；一位空心的圣灵。夏娃也是空心的——我恐怕。

弗若恩 (向兰金)镇上现在怎么样，兰金先生？

兰金 (充满热情地)从来也没这么漂亮过！全镇上到处挂满了

飘扬的旗子和各种色彩的纸带，十字路口是一个高大的用纸花扎起来的大排楼，排楼的中心是一顶金色的法冠和两把交叉着的银钥匙；每一个窗口都立着一支又高又大的白色的蜡烛。

弗若恩 听见没有，倔老头儿？咱们什么都全有了——献给咱们主教的主教法冠和钥匙，献给咱们圣母的玫瑰花，和献给上帝的蜡烛！鼓掌，快鼓掌，一直鼓到咱们的主教到来的时候！（她使劲在兰金的背上拍了一下）鼓掌，你！（他胆怯地拍着手）鼓掌，倔老头儿！（她使劲在他背上拍一下）咱们大家都鼓掌！（倔老头儿使劲拍着手）那些蜡烛燃起无数的小火，主教的篝火燃起一个巨大的火焰！鼓掌！

倔老头儿 （忘其所以地）对，对，小姐！（他发疯似地向窗外抛去一个飞吻）咱们得向那些蜡烛飞吻（他转着圈儿跳着舞），然后围着篝火舞蹈！

弗若恩 （让他别再闹下去）倔老头儿，倔老头儿，别这样！要是我爹进来看到你在主教的房间里胡蹦乱跳，他会怎么说！别给蜡烛飞吻，也别围着篝火舞蹈；别介，你也别用你那乱七八糟的歌儿染污了这里的空气，和主教的耳朵。（向兰金）去吧，你现在去帮着安置篝火。（在兰金朝外走的时候向倔老头儿）帮着我把地毯上和家俱上的被单收拾起来，好让基林呆会儿来把到处擦干净。

倔老头儿 这地毯真漂亮，小姐；脚踩在上面真是再舒服不过了。要是天使长光着脚在这上面跑一趟，她也不会感到扎脚的。

弗若恩 可是对咱们的好主教来说，一点儿也不能算过份，虽然你扛着水泥从窗子外面摔进来，差点儿没把它给毁

了。

倔老头儿 (恨恨地)不知是哪个王八蛋一推, 让我走错了方向, 小姐。

弗若恩 (帮着他叠被单, 并教他如何把被单叠得很整齐) 披直了。现在, 双过来。别再说些难听的话, 倔老头儿。你走过来咱们把它再折一道——对对! 听我说, 巴里午纳马上会开始一种新的精神生活了; 你也应该尽一份力量, 倔老头儿。别再喝酒了。

倔老头儿 (冷淡地) 我一定得戒酒。

弗若恩 (坚决地) 还有烟。

倔老头儿 还有烟。

弗若恩 还有那些没意思的歌儿, 倔老头儿。折成两折儿。现在到我这边来——对对。

倔老头儿 (迟疑地) 我可不知道怎么能把唱歌戒掉; 我已经唱了一辈子了。再说, 小姐, 鸟儿唱歌儿, 天使也唱歌儿, 我就不明白可怜的倔老头儿为什么就不能唱。

弗若恩 (坚决地) 可你不是鸟儿, 也不是天使, 倔老头儿, 你不过是一个正在走向坟墓的可怜的老头子。当然我们希望上帝不要从我们身边把你夺走, 可不管怎么说, 咱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步步在走向坟墓。

倔老头儿 是这样, 是这样; 踏着正步朝那儿走, 一点儿不错, 小姐。

弗若恩 (高兴地) 踏着正步朝那儿走, 倔老头儿; 是的, 而且全都很有精神——走得很快!

[她用手挽着他的一只胳膊, 他们开始绕着圈儿走着正步。

倔老头儿（兴高采烈地）一步，一步！和好脚步；左右，左右，向前走，向前走！

弗若恩（高兴地）走向坟墓！

倔老头儿（轻快地哼着《马赛曲》的调子）啦底啦啦啦嗒底，啦嗒啦啦嗒底；前进，前进！

〔从那只布基里罗里忽然发出一阵悲惨的声音。弗若恩一听到，立即停住脚步，放开倔老头儿的胳膊，恐惧地朝一边望着。倔老头儿也停住步，惊愕地让一只腿停留在空中，呆了很久才慢慢落下来。

弗若恩（又是生气又是害怕地）快别那么胡闹了；快停下来，你这个傻瓜，你没听见吗？

倔老头儿（莫名其妙地）没听见？听见什么，小姐？

弗若恩（发脾气地）不，你没听见；你根本没听。哦，倔老头儿，你不应该，你不应该引诱可怜的灵魂走向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让他们说出一些他们不应当做的事；做出一些他们不应当说的事。咱们必须严肃一些，那么咱们每走一步就是一个新的着落和一个新的开端。

倔老头儿 这话很有道理，哦，很有道理，小姐：咱们现在来到这里，然后又回到那里去。

弗若恩（严肃地）可你听着，倔老头儿：咱们要是想离开咱们认为咱们现在呆着的地方，那咱们就一定得朝着咱们不可能到的地方走；咱们一定得赶早出发，不等露水下来，不等太阳升起，不等欢乐的生活开始；要永远记住，不管是日光下还是黑暗中的任何欢乐，全都是一种裹在死神外衣里的欢乐。

倔老头儿（尽量作出热情的样子）对，你说得太对了！你这话

真对，一点不错！不能再对了。

弗若恩（帮着揭下钢琴上的被单，把它折起来）现在，这是最后一条了。把它们都送到什物间里去。最后一条。最后这个词儿可是个很惨的词儿，倔老头儿。也许这次访问就是什么人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唱出的歌是没人听见的歌，是没有唱的歌。没唱的歌是有人听见的歌，是唱出的歌。

倔老头儿（非常热情地）你这话太对了，小姐！（近于狂喜似地）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多么真实，又多么可怕啊，小姐：你的话足够让这里的这支喇叭一直吹到全身发烫——一直吹它几年；是的，连着一气儿吹它几年！（望着那神像。他摸它一下，从那布基里罗里立刻发出两声又短又急的喇叭声。他吃惊地连忙往后退了一步）我的老天哪！他也不喜欢我：你听到那两声可怕的喇叭声了！他不愿意我呆在这儿。我最好走吧。

弗若恩（也有些感到吃惊，不高兴地）你干嘛要去碰它呢？你最好走吧，赶快走。（她把大堆的被单塞到他的怀里）拿着——快走吧！（她走过去给倔老头儿开门，他抱着大堆的被单，几乎连路都看不到了。他走了出去。弗若恩走到另一个门边，打开门，伸出头去叫基林。叫着）都预备好了，基林，你快来擦洗吧！

〔在基林从那个门里进来的時候，她马上走到另一个门口，追着倔老头儿走了出去；丹尼尔跟在基林的后邊，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块软皮的抹布。

〔当丹尼尔擦着桌子的一边，基林擦着桌子的另一边的時候，那火车站的脚夫又出现在窗口，他扛着一张雕花的红红绿绿的小长桌。他对他们叫喊着。

脚夫 (大声叫着) 嗨，你们！(他站在窗口把背转向他们) 给我把背上的东西接下来。大厅里满是大桶小桶和梯子，我只好从这边过来了。(在他们从他背上接下桌子的时候) 这桌子名叫牛头桌：这玩艺儿在许多阔人家里都是不常见的，在巴里午纳更是从来没人见到过；现在才是头一回。这是给主教的卧室预备的。(指着特瑞莫罗的神像——耳语似地) 你们现在把那个吹布基尼罗的家伙已经给安置好了。

基林 是的。这牛头桌多漂亮！

脚夫 这上面有许多用母珠镶成的花纹，这里那里都嵌着蓝一块绿一块的珐琅，真是再漂亮不过了——天哪，在他的笔底下有这么一张桌子，他想必是可以写出非常动人的教谕的！

基林 (向丹尼尔) 帮着我把它抬走吧，丹，抬到大厅里去。

[他们抬着桌子横过房间走到左边的门口，从那里走到大厅，把桌子放下，然后又回到屋里来。

脚夫 (在他们抬出桌子的时候) 你们等着我把车上的一把椅子也给你们搬来。我马上就去。你们别说话了！

[他走出去搬椅子。

基林 (在她同丹尼尔又回到屋里来的时候) 椅子也是给主教预备的。不用说，他在咱们这儿遇到的将是一个荣誉接着一个荣誉。我只希望他的篝火和他的祝福能对咱们有些好处。

丹尼尔 (非常高兴地) 不管怎样，咱们俩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这就是他给咱们带来的好处。我现在能够常常到屋子里来；能够单独见到你，象现在这样；而且让我能够象这样搂着你的腰。

〔他用一个胳膊搂着她。

基林（虽然她并非不喜欢他搂着她，但仍假装正经地）你别忘了，丹尼尔，我是一位小姐，我爹是一位公爵，他让我受到很高的修道院的教育，而且在你们克隆库西家还只有一间石片屋顶的小棚子存身的时候，我们家就已经住着高楼大厦了，我爹还说，那时候市政当局也不过才用收来的税金修起了一间会议厅哩。

丹尼尔（知道基林很爱他，并未为她的话所吓倒）一个人究竟是生在草棚里还是生在大楼里，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有有一颗坚强的心的人才能够乘风破浪；他会在生活顺当的时候跟它握手言欢，在生活不顺当的时候，就跟它一见高低。

基林（推开他搂着她的腰的胳膊）他又来了。

〔脚夫搬着椅子来到窗口。这把华丽的椅子，扶手很小，椅背和椅座都蒙着漂亮的花布，腿和架子全涂着金漆。红色的椅背上的花纹是一蓬莺尾花上承着一顶银色的王冠。

脚夫 椅子搬来了，一半儿象王座，一半儿象椅子，这垫子上两块洼下去的地方正好儿可以合上主教的屁股。彼尔·木拉基，回到家乡可真是一件让你高兴的事。看样子这地方正是他头一个一心想着的一个家！

基林 请你把它搬进来吧。

〔脚夫搬着椅子跨过窗口，但他刚一跨进屋里，那喇叭或号角马上发出三声又尖又急的声音。他扔下椅子，连忙又跳到窗外去。

脚夫（激动地）你们听见没有？这家伙真跟我干上了。

基林（惊奇地）听见什么？你这是什么毛病？

脚夫（擦着额头上的汗）你们聋了吗？你们没听见那家伙吹布

基尼罗的声音？我刚一进屋里它就响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单子来递给基林）来，你把桌子和椅子给我签收了，让我赶快离开这儿，别等着再惹出麻烦来了。（基林接过单子来，走到放钢笔和墨水的桌子边去签字，然后又把单子还给脚夫。安心地叹一口气）谢谢。（他拉着丹尼尔的一只胳膊，把他拉到身边）听我说，我可怜的孩子。（他抓着基林的一只胳膊，把她拉到身边）听我说，我可怜的姑娘。你们俩都听着，当心点儿：在这间闹鬼的屋子里有那么个家伙时刻不停地在那儿守望着。你们如果要谈这谈那，千万要让你们的声音低得象在风中摇动的杨柳叶儿一样。你们俩都听着：你们在谈论任何人的时候，永远也别让你们的说话比耳语声更高。嘘！再见，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孩子，再见！

[他踮着脚轻轻走开，基林沉思着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丹尼尔向她走过去，用一只胳膊搂着她。

基林 哦，丹，我不知道，我真不明白；我们的爱情已经遇上了很多的敌人。

丹尼尔 （莫名其妙地）很多敌人？你这话怎么讲？不过就你爹罢了。

基林 （指着神像）这就是一个；牧师也是；还有羡慕你的所有那些和你同阶级的人；还有我自己的愚蠢的骄傲，它总警告我不要嫁给一个比我低贱的人。

丹尼尔 （灰心地）哦，你既然那么想，那咱们就从此再见吧。

基林 （尖声地）你别傻了，丹！你知道这是我从刚会走路的时候被灌输的教育：你不要跟那些孩子在一起玩，亲爱的；他

们不配和你在一起。接着那些女修士又一天到晚告诉我我是阔小姐，决不能做任何不合小姐身份的事。我现在不可能一下子把这种感情完全丢掉。

丹尼尔（热情地）那么就让你对我的爱慢慢来改变你这种感情，基林，同时让我去对付公爵，你的爹，让我去对付那个牧师跟全城所有的人！

基林（犹豫地）哦，不要表现得过于勇敢，过于急躁了，丹。
这事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

丹尼尔（自信地）你就等着瞧吧。咱们决不能就这样在巴里午纳这种阴暗的空气中把自己给闷死。

基林 哦，丹，在世界其它地方也和这小小的巴里午纳一样存在着阴暗的空气。

丹尼尔 当然，我知道。我在英格兰跑过很多地方，也到过苏格兰，的确看到可怕的阴影也笼罩着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生活。可是在那里，总有些地方会有几支燃烧着的火把照出一条走出黑暗的道路，而在这里，咱们却不得不赞美和崇拜那窒息着咱们的阴暗的空气。在外边，咱们总还可以找到几小时咱们作孩子时候曾经见到过的时光，那时候咱们爬上一棵树就可以让欢乐的树枝摇落掉孩子心中的苦恼，那时候咱们把树叶的沙沙声看作是生活的欢乐的低唱，那时候咱们把头上的星星看作不过是咱们自己的思想在闪闪发光。

基林 既然外边那么好，那你又为什么回到巴里午纳来呢？

丹尼尔（热情地使劲搂着她）我回到这儿来是因为这儿有你。

基林 不，丹尼，不！

丹尼尔 是这样，基林，是这样。不论是在深谷里，还是在高山

上，基林的影子和她的脸总永远出现在我的眼前。

〔波西罗神父出现在窗口，他的柔和的眼睛露着倦容，显得很灵巧的嘴边露着半似忧郁半似高兴的微笑。他站在外面望着他们。

基林（似乎要挣扎着脱开身子，但最后偎依在丹尼尔的怀里）
不，丹尼，不！

丹尼尔（低头望着她的仰着的脸）是这样，基林，是这样！

基林 你不能这样，丹尼；你真地不应该这样。

丹尼尔 不应该怎样？

基林 不应该说这种话；也不应该吻我。

丹尼尔（连着吻她几下）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哦，基林，咱们怎么才能永远象这样呆在一起！

基林 生活决不能让咱们永远象这样呆在一起，丹，亲爱的。这对咱们是没有好处的；可要是咱们能够永不变心，而且勇敢些，咱们也许可以能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象这样呆在一起。

波西罗神父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装出很认真的样子）啊哈，你们俩可叫我抓住了。

〔这对年轻人很快就彼此分开，很难为情地站在那里，接着他们仍回去擦那张桌子，基林站在桌子的一边，丹尼尔在另一边。

丹尼尔（悔恨不安地）请原谅我，神父，我真是一时糊涂。我不应该这样作的。我是完全没有动脑子。

基林 你并没有糊涂，丹。是我让你那样干的。你仔细想过，你的亲吻带给我的只是无限的欢乐！

波西罗神父 基林是对的。你没有必要悔恨，丹尼；一个躺在女

人怀抱里的男人也许真是已经紧依在上帝的身旁了。

丹尼尔 (吃惊地)哦,神父,你竟会讲这种话!有时候我忘了,基林小姐从她的出身讲,远远比我高,而且她的父亲现在是一位公爵,同时还是柏润牧师最亲信和最得力的人。我算什么,竟敢爱上他的女儿?

基林 (悲惨地)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十分不利,神父。哦,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老是这样;我们决不能老这样下去呀。

波西罗神父 (用一种大声命令的口气——忽然地)你们听!

[丹尼尔和基林立刻紧张地站着,听了一会儿。

基林 (恐惧地低声)听什么,神父;听什么?

波西罗神父 我听到了上帝的笑声,基林。

基林 (吃惊地)上帝的笑声?哦,神父,上帝怎么会笑呢?

波西罗神父 他这会儿还在笑着,基林。除了毁灭掉所有我们这些人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别的呢?

丹尼尔 (严肃地)他为什么笑,神父?

波西罗神父 他笑巴里午纳的这种荒唐可笑的傀儡戏,他笑你,基林,想着你爹完全控制着你的灵魂和肉体;他笑你,丹尼,把赖里根公爵看得比上帝给他安置的位子更高。他同时也在笑我。哦,你们凭什么敢于在今天梦想着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我又凭什么敢作这种梦!

基林 梦想总是甜蜜的,它使我们感到幸福;可是当我们从梦里醒来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再回想我们在梦境里所见到的一切。

波西罗神父 啊,我的孩子们,如果你们对于自己所梦想的一切连想都不敢想,那你们就最好老记住主教的篝火和为了主

教的舒适作下的一切准备吧；注意好好完成你们自己应做的工作。（向丹尼尔）和基林丢开手。（向基林）你也和丹丢开手。再见吧，二位。

〔他朝窗口走去。

基林（情不自禁地紧抓着丹尼尔的胳膊）不，不；我不能和丹尼尔分开手！我并不害怕，神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丹尼尔（用一条胳膊搂着她）我也不害怕！我决不让任何东西吓住我！如果未来给我们预备下一件漂亮的袍子，我们会穿着它，感到很高兴；如果未来给我们织下了一件丧服，我们也会穿上它，勇敢地走上生活给我们安排下的任何道路！

基林（仰头望着丹尼尔——温柔地）不管生活给咱们安排下什么样的道路，咱们也要永远在一起。

丹尼尔（低头望着她）永远在一起！

波西罗神父（跳舞似地向钢琴边走去——高兴地）这才象话，孩子们！你们俩现在的这种强烈感受，正是许多诗人曾用无数的诗歌赞美过的情感。在无限的时间和永恒中，你们永远也不会再有和这完全相同的欢乐的情绪的。（他轻轻在钢琴上弹着一段柔和的华尔兹舞曲）鼓起勇气来，坚持下去。你们现在已经逃出了门口有狮子和独角兽看守着的那幢大房子；千万别让那山墙上挂着十字架和酢浆草的一所小小的店铺又把你们拘留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永远也不要害怕，要甘愿接受你们的欢乐情绪可能带来的任何后果，不管它是一件丧服还是一件金袍！

基林} 丹尼尔} （一同）不管是丧服还是一件金袍！

波西罗神父 (在钢琴上弹出一个更轻快的调子) 好! 骑马长行
走天涯! 两顶蓝帽, 两顶蓝帽就能越过边界的关卡!

基林} 丹尼尔} (一同) 两顶蓝帽就能越过边界的关卡!

[基林和丹尼尔早已合着音乐的节奏轻轻跳着, 现在两人更走在一起彼此搂抱着, 在桌子前边如在梦境中一般静静地移动着身子。在他们完全为那音乐声迷住的时候, 右边的门忽然推开, 公爵走了进来, 他的样子非常激动, 满脸怒容; 在他的后面跟着牧师——他现在已经升作教长——他脸上也露着愤怒之极的表情。

[丹尼尔连忙疯狂地要推开基林, 虽然她仍想使劲抱着他, 他终于把她推开了。

[丹尼尔在公爵的愤怒的目光下后退了几步。波西罗神父仍然弹着钢琴, 不过声音忽然变得非常低了。

赖里根 (狂怒地) 这是什么话? (他向丹尼尔冲过去, 两手抓着他的肩膀使劲摇着。) 谁让你跟我的高贵的女儿这样肚子贴着肚子一起跳舞? 我的天哪! 象你这样的东西, 你这种满身屎味儿的臭工人, 也敢用胳膊搂着一位小姐!

丹尼尔 (恐惧地) 我没那个意思, 我真没那个意思。我准是疯了, 先生。

赖里根 (仍然和刚才一样狂怒地) 你马上给我滚, 马上搁下这儿的工作, 离开我的眼前!

波西罗神父 (声音相当大地) 两顶蓝帽就能越过边界的关卡!

基林 (跑过去抓着丹尼尔的胳膊) 我们俩彼此相爱! 我不能让你, 不能让任何人, 把我和丹尼分开!

丹尼尔 (粗暴地拉开她的手) 求求你, 姑娘, 清醒一点儿吧, 别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赖里根 (粗暴地抓住基林, 把她拉过来使劲一推, 几乎把她推到房间的另一头去, 她顺势在那张半似王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辱没了你的父亲, 辱没了你的姐姐, 你这个贱女人, 你真不害臊! 我回头再来对付你。

波西罗神父 (向基林走过去, 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 她这时已经开始低声哭泣着) 在关于你女儿的这件事上, 赖里根, 你说的全是谎话。她既没有辱没真理, 也没有辱没人的品德。

赖里根 (愤怒之极地) 是你鼓励他们这样干的, 对不对, 波西罗神父?

波西罗神父 (冷静而坚定地) 我曾经为他们祝福, 并且许下诺还将为他们俩共同的前途祝福。

赖里根 我不便说, 你这样随便抛撒你的祝福未免有点儿太荒唐了, 波西罗神父。这些话我留着让教长阁下柏润先生去说吧。

牧师 (半晌后——向丹尼尔) 去吧, 克隆库西, 帮着去安置主教的篝火; 明天, 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到长老会来找我——我有话要跟你谈谈。

丹尼尔 (恭顺地) 是, 牧师。

赖里根 (爆炸一般) 是教长, 你这个混蛋! 咱们的教区牧师现在已经教长了。

丹尼尔 (道歉地) 实在对不起, 牧师, 我原来不知道。

牧师 (毫不客气地把他推出门去——厌恶地) 哦, 去吧, 伙计! (向赖里根) 克隆库西决不会再招你生气了。来吧, 公

爵，咱们一定得在一块儿谈谈。（在赖里根让到一边请牧师先走的时候）不；你先请，老哥。

〔公爵走出门去，牧师却在门口停住。

赖里根（一边朝外走——向波西罗神父）我可不可以对你说说，波西罗神父，这钢琴是我特别搬来，擦亮了，为主教预备的，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在上面乱敲。

牧师（向波西罗神父——冷冷地）你很聪明，神父——我希望你也很诚恳——可是你的聪明仿佛只能使许多人变得更为痛苦。你一直是在把我的可怜的教民们引向幻想世界，你这种作法我恐怕是不能加以赞许的。你难道不明白，他们的微弱的目光只是在微弱的光明之中才能发生一点作用？真是见鬼，伙计，你难道看不出来克隆库西是永远也混不出个什么名堂来的？你在我的教民中很有声望，可是你别忘了，他们对你可能有的那点爱的感情，跟他们对赖里根的恐惧（他略停一会儿），或者跟他们对他们的教区牧师必须有的尊敬，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波西罗神父（和牧师一样冷静地）咱们不但应该想到克隆库西，也还应该想到基林，柏润牧师。愿上帝救救我们吧，教长阁下，由于恐惧，我们差不多已经完全不再理会什么叫对邻人的爱了；甚至咱们对上帝的礼拜慢慢也仿佛变成了头上戴着高顶帽、手里摇着铃铛的小丑儿的勾当了。

牧师（语带讥讽地）在你讲的话里，我仿佛就听到了你说的那种铃铛的叮当声。（别有用心地）我想，波西罗神父，现在你和我该去跟咱们的主教亲切地谈一会儿去了。

〔他走出去，顺手把门带上。

波西罗神父（向基林——充满感情地）可怜的孩子，我的可怜

的孩子。

基林（哽咽着） 我可怎么办，神父；哦，我可怎么办！丹没有勇气跟他们斗争。丹已经丢开了我，丢开了我！我永远也不会结婚了。我会就这样死去；我爱他，可现在我已经不可能得到他了！

波西罗神父 我的可怜的孩子！

〔房间里忽然黑了下来，接着一阵冷风吹过；等到再亮起来的时候，那光线也不过象一个悲惨的、令人深思的黄昏一样的昏暗。〕

基林（忽然打了一个寒战——惊愕地）这是怎么回事，神父？
（她抓住他的胳膊）一股猛烈的寒气透过我的身体，吹进了我的灵魂。

波西罗神父（也打个寒战）猛烈的寒气也同样透过了我的身体，吹进了我的灵魂。

基林（恐惧地）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神父？

波西罗神父 我的孩子，这是上帝发出的一声悲哀的叹息。

第二幕终

第三幕

(仍然是赖里根家的会客室；为了款待主教，到处都已经收拾得无比整洁。一盏浅绿色灯罩的电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悬在那张红木桌的上空。立在火炉边的一张座灯的灯罩是白色的，但放在餐具架上的一盏小台灯却装饰着黄色的灯罩。红木桌上摆着几个小桌垫，准备好放上滚烫的碗盘。餐具架上摆着一把装着白兰地的酒壶，旁边是一瓶苏打水和另一瓶白兰地。现在已经是夜里，但那窗子仍然半开着，因为这会儿天气很暖，在外边的桦树上甚至还有几只小鸟在啾啾地叫着。

(金不换神气活现地坐在桌子顶头儿的一把椅子上。他全身是侍者的打扮，侍者的制服外面罩着围裙。他拿一块软皮麻布折叠起来戴在头上，样子(他想着)很象一顶法冠。

(丹尼尔也穿着一身侍者服装。金不换的衣服显得太紧，他的那身衣服却未免太大了，裤子又不够长。

(丹尼尔在餐具架边忙着，显然是假装着在伺候主教的样子。他忽然两脚立正，僵直地站着。

丹尼尔 (凶恶地大声叫着)大家安静！咱们的主教大人彼尔木拉基要讲话了！

金不换 (装模做样地)丹，我的儿子，听听你主教的劝告，让你

那张年轻的天真的嘴远远离开那把装威士忌的酒壶，离开坏书，同时远远离开所有的姑娘们，因为一个小婊子的直截了当的祝福正是魔鬼能带给人的第一流灾祸！

丹尼尔 您的话听来完全符合基督教的教义，主教大人。您要不要再来一点汤，大人，神圣的老伙计，善良的主教？

金不换 给我再来一杯白兰地吧，小伙子。

丹尼尔 我马上拿来。（他给金不换倒一杯酒）我自己也来一杯。（他另倒出一杯，拿过去递给金不换）酒来了。（他又回到餐具架边，举起酒杯，转身向着金不换）为主教的健康，和主教的篝火干杯——愿它们全都去它妈的蛋！

〔基林拿着一张乐谱和一把掸子走进屋里来。她走过丹尼尔的身边，既没说话也没看他一眼，就一直走到钢琴边去，打开它，把乐谱放在琴架上。乐谱上的标题是《吻我吧，凯蒂》。片刻的沉默。

金不换 （责备地）你简直有点儿越来越发疯了，丹。咱们不应该冒这种不必要的险。咱们照现在这样干下去，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拿下他头上的那顶滑稽的法冠）假扮这一套主教的拜访让我感到很不舒服，那个圣特瑞莫罗的神像也睁着一双大眼睛直瞪着咱们。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的。

〔倔老头儿手里提着一盏提灯出现在窗口。他停留在那里，望着屋里的人，听他们讲话。

丹尼尔 管它发生什么事情；爱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什么吧！我要是真火儿了，可也不是好惹的。我什么都不在乎。（胡乱吹牛希望在基林面前恢复他已经失去的声誉）让他把脖子伸到我面前来我也不会害怕。整个儿这个大院儿里到处

都是神像。我才不理那一套哩。我不会在这儿呆很久了。等这场热闹一过去，我马上就走。（基林已开始感兴趣，注意地听着）我决不会呆在巴里午纳永远做一个跑堂儿的。丹·克隆库西生来就不是干这个的。我已经攒下一点儿钱可以维持我半个月的生活，所以，在这主教的篝火一化成黑烟和青灰的时候，我马上就将爬上英格兰的海岸。

基林（在他说话的时候已经一步一步溜到他的身边去——热情地请求）我也积攒了一些钱，缝在我床上的褥子里；有三十多镑！哦，丹尼，带我跟你一块儿走！我的钱完全归你；我也完全属于你——哦，丹尼，带我走吧！

丹尼尔（完全不理她——向金不换）咱们走吧，金不——咱们还有好多事情得干。

[金不换已经朝门口走去，现在就跨出门走了；丹尼尔因为被基林拉着胳膊只得停了一下。

基林（在他挣脱她的手跟着金不换走出去的时候——悲哀地请求着）哦，丹尼，带我走吧！

[但他仍然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就那么走了，他轻轻带上门，留下她痛苦不堪地站在那里，抽抽噎噎无声地哭泣着。过了一会儿，倔老头儿走进屋里来，漫不经心地把提灯放在漂亮的新地毯上，朝她站着的地方走过去。

倔老头儿（温和地）我的可怜的小姑娘，我的可怜的孩子！我要是跟你说，丢开他对你只会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用。（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非常急骤地）天哪！我只要再年轻一半儿，我一定会把你抱在我的怀里，逃出这间屋子，逃出这个市镇，逃出这个国家，把你带到最近的一个海港去，给你安置下一个家，那里虽然只有很少的几件家具，

但炉子里将会燃着煤火，窗台上也摆着天竺葵！

基林（伤心万分地）哦，倔老头儿，你只应该可怜我，丹尼差不多让我的心都碎了！我已经决定对他们所有的人进行反抗。

倔老头儿（恨恨地）他们还告诉我在都柏林的什么地方有一个爱尔兰英雄库胡林^①的神像。（悲痛地）哦，基林，基林我的亲爱的，我是爱尔兰人，可这真让我感到羞耻。

基林（忽然双手搂着倔老头儿，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哦，倔老头儿，可爱的人，我向上天许愿，真希望你是我的爹！

〔从花园里传来推开和关上铁门的声音。〕

倔老头儿（抚摸着基林的头发）我可怜的孩子；等事情平静一些咱们再谈吧；好好地谈一谈。这会儿有人来了。

〔他们彼此分开；基林走到钢琴边去，开始擦钢琴；倔老头儿朝着地毯上的提灯走去，而这时牧师——现在是教长——已出现在窗口，并很快就走进屋里来。〕

牧师（看到了提灯）啊，把一只脏提灯放到这么漂亮的地毯上！在什么地方放着不行！你这个没头脑的蠢东西！为什么不把它点在花园里，照照铁门外的小道？

倔老头儿（粗声粗气地）没油了；拿去弄点儿油，牧师。

牧师（不高兴地）你应该说教长，伙计；现在是教长了。

倔老头儿（直截了当地）我知道；可我永远只认得你是牧师。

牧师（向基林）他甚至认为我连一个牧师都够不上哩。这个满腹牢骚毫无礼貌的家伙，这个倔老头儿。你可不要随便

① 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这里当指他曾经残杀自己的儿子一事。

相信这个老流氓胡说八道的那些话，基林。怎么样，还在忙着，我的孩子。

基林 是啊，教长——你瞧我这忙劲儿。

牧师 (温和地)我刚才和主教的哥哥木拉基老板谈了一阵：他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又年轻又活泼的小伙子。

基林 可不能算小伙子了；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神父。

牧师 (不高兴地)在现在，这年岁可不能算老。他曾经问到你，基林。(略停)一个身强力壮的庄稼人，他现在急于想成家：娶一房媳妇。他很喜欢你；我的女儿，一个女孩子要想找到象他那样一个丈夫，可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基林 (直瞪着牧师)他对我半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欠我爹的钱，他跟我爹想把他们的地产合并起来。

牧师 (不容争辩地)那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啊，孩子。你也应该关心这件事。两百亩上好的土地，三十头最好的牛，还有许多猪和鸡鸭；地里的大麦、小麦都是头等的庄稼，一所宽大的几乎还是全新的仓库，还有能够容得下更多牲畜的长满青草的牧场。如果通过神圣的婚约你们俩结合在一起，我的女儿，那么公爵的女婿又是主教的哥哥，在权力上只会仅次于公爵本人；将来等到公爵去世之后，咱们谁也免不了有那么一天的，那你和他就可以完全控制住整个巴里午纳的生活了。

[赖里根出现在基林对面的门口，望着教长；教长这时站在红木桌靠近窗子的那一边，一只手放在圣特瑞莫罗的头上。赖里根全身是教廷公爵的装束——短上衣，长裤子，领口和袖口上都镶着花边，腰佩长剑，头戴一顶卷边帽。基林对他完全不理会，她仍然盯着教长望着。

基林 (激动地) 我不要他那些上好的土地，我不要他那些最好的牛群、他那头等的庄稼大麦小麦、他的许多猪和鸡鸭、他的宽敞高大的仓库，也不要他的那些长满青草的牧场！(她转身走到门口，打开门预备出去，又回头直盯着教长) 不管通过不通过什么神圣的婚约，我反正决不要那个头发灰白的老头子保尔·木拉基。(充满热情地叫喊着) 我要我的丹尼！

(她盛怒地冲出门去，使劲把门带上。)

赖里根 (狂怒地) 还是个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姑娘——这个不听教训的小娘子！她要她的丹尼，是吗？他妈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也甭想嫁给她的丹尼！

牧师 (安慰地) 没问题，没问题，公爵，她决不可能跟丹尼结婚的。可现在，迈克尔，你先安静一些。她太年轻，现在总相信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时间会慢慢改变她的想法的。她现在所想着的爱情，不要很久，就会在正常感情的光辉的照耀下，变成一种见不得人的思想，化为乌有。许多年轻人都很容易认为他们自己的想法比上帝的想法更明智、更聪明，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赖里根 他们这会儿哪里还会理会什么上帝的想法。木拉基那家伙也真不象话。一个五十八岁的男人，公然一点儿也不害臊地跟我说，他宁愿整天抱着他的烟斗，也不愿抱着一个女人。要不是他跟我有些账目上的纠缠，他甭想隔着篱笆看基林一眼。

牧师 他马上就会很愿意上你们家来的，迈克尔，你不用着急。基林你暂时不要理她。她的丹尼决不会再麻烦你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赖里根 一位真正的小姐竟要去跟一个穷光蛋一起生活！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都没法儿想象他们俩怎么可能在一起。

牧师 得了，你也就甭管它什么意思了。甚至上帝正在写着的圣书，在他没写完以前，咱们也看不出多少意思来。

倔老头儿 （现在还只能听到他在花园里喊叫的声音）你自己想想，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伙计！

〔金不换来到窗口，后面跟着倔老头儿，他这时还站在离窗口不远的花园里。金不换走进屋里来。他很激动，痛苦的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坚决的神情。他有点儿喘不过气儿来的样子。

赖里根 （向金不换——不高兴地）怎么，你要干什么，你有什么事情？

金不换 （顺手把他推到一边去）我不是找你，不是找你——教长。（向牧师）听说你在这儿，我连忙赶来见你。真怕会找不到你了。我一定得丢开它。要不我就算完了；我一定得把它从我的眼前抛开，抛出我的思想。要不我真是完了。

倔老头儿 （在窗子外边——向金不换，大声地）你要真那么做，你照样儿也是玩儿完了。既然同样都玩儿完，伙计，那你留着它玩儿完可比没有它玩儿完要好得多了！

牧师 （向金不换——不耐烦地）可你们说的是什么呀，你要留下什么？要丢掉什么？

金不换 （向牧师）你先等一等！（向倔老头儿）你走开，我不要听你的那些话。你对我简直是一个威胁。

倔老头儿 （向金不换——大声地）你要真那么办了，不到一个钟头，你就会跑来跟我找麻烦，问我为什么不拦住你。

牧师 (向倔老头儿——生气地) 你走开，让卡伦劳自己说。(向金不换) 说吧，我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倔老头儿 (不理会牧师——向金不换) 不等你动手那么做，你就会感到悲伤的，要真做了，你更会非常地悲伤。没完没了的悲哀会让你觉得简直活不下去的！

金不换 (向着窗外的倔老头儿) 我这会儿一点儿都不悲伤。因为我自己下定决心决不在一个酒瓶面前屈服，我只感到非常骄傲和高兴。在眼前这件事情上，倔老头儿，你不过就是一个要引诱我犯罪的魔鬼。

倔老头儿 是你自己在引诱自己，金不换；你是要把自己领向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地。

牧师 (向金不换——生气地)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现在希望逃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伙计？

金不换 (不理牧师——向倔老头儿) 你这人真不够朋友。你每每阻挡我，不让我遵守我的誓言。

赖里根 (向金不换——愤怒地) 柏润教长在问你的话，伙计。

金不换 (愤怒而大声地) 让他先等一会儿！(向倔老头儿) 每次当我下定一个决心，总不是看到你拦在我的前面，就是听到你追在我的后面叫喊。你对我真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威胁。你很可以不必那么紧张，因为你从来也不会象我一样地悲伤。你可以把你的悲伤埋葬在一支歌里，而我的悲伤却象在悲惨的夜晚躺在烟雾弥漫的海港中的一个凄惨的沙洲。

倔老头儿 (向金不换——暴躁地) 你为什么不能把它交给我，让我来替你处理？你不要用这种可悲的行为，来损伤一个

同志对你的感情。它要是没了，那你就永远也别想再见到它了。

牧师（摇晃着金不换的左胳膊）处理什么，我的孩子？

赖里根（摇晃着他的右胳膊）什么东西要是没了？

倔老头儿（向赖里根和牧师）哦，你们先别吵吵行不行？（向金不换）听我说，你将来会为你这种荒唐想法后悔一辈子的。你把它交给我好了。

金不换（果断地）不能。我自己既然在极力逃避，就决不能让你有机会弄去犯那种罪。

牧师（摇着金不换的胳膊，极不耐烦地）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伙计？我和公爵还有好些事情要讨论，不能在这儿整夜陪着你们——到底是什么事情？

金不换（从屁股后面的裤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举起来让屋里的看）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我已经发誓决不再喝酒；为了让我的誓言得到保证，同时让我别再受到诱惑，我要你，仁慈的教长，把这带着危险性的一瓶酒奉献给那位站在桌子中间的神圣的圣特瑞莫罗，他是永远愿意帮助人保持清醒头脑的。

倔老头儿（向金不换——请求地）快把它扔给我，金不换。在这最后的一分钟，放清醒点儿——把它扔给我！

牧师（柔和地）圣特瑞莫罗随时都在注意给人警告，只要我们听从他的警告，他随时都准备给我们帮助。再说在主教到这儿来拜访期间，我们决不能让你们这样胡闹。把那瓶酒给我。

金不换（热忱地——但犹豫着不想把那瓶酒递出去）我们都是主教的篝火的一部分，一心向善的感情已经在我们的心里

燃烧起来了。我决不愿意让主教看到我老是打盹儿。

倔老头儿 (尖刻地)让主教阁下看到一点儿他前来祝福的这个城市的真实生活，那对他也许会有很大的好处！

牧师 (向倔老头儿——愤怒地)滚开，你这个阻止人向善的惹事生非的家伙！你这个坏东西！我警告你，冰冷的死亡的泥土要塞满你那张罪恶的嘴的时候，已经快来到了。(向赖里根)哦，公爵，你也该骂他们几句，别那么老不吭声。

赖里根 (向倔老头儿吼叫着)快给我滚开！再说，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倔老头儿 我刚刚是在收拾你那个破金鱼缸，这会儿我是来问问，我该把这点着的提灯放在花园里什么地方。

赖里根 (生气地)放在砖堆上，讨厌的家伙；放在砖堆的顶上！快拿去，给我滚开！

牧师 (向金不换——温和地)把那瓶酒给我，我的孩子。(金不换把酒瓶递给他，牧师拿起那神像来，把酒瓶放在它的两腿中间长袍子里边。在放进瓶子的时候)你进去吧！你这不受人欢迎的东西，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看到你和想到你了。

金不换 (坚定地)再也没人看到和想到，啊？是的。

牧师 (在金不换的后背上轻轻拍了几下)现在，你的诱惑已经在—个神圣的地方被禁锢起来；你可以完全自由了。

金不换 (不十分相信地)自由，牧师，啊？是的，自由！

倔老头儿 (在窗子外边叫喊着)没那回事！

牧师 (又拍拍金不换的肩膀)而且也安全了，我的孩子。

金不换 (有些怀疑地)也安全了。

倔老头儿 (在外边叫着)没那回事！

金不换 (朝着窗外的倔老头儿叫喊着)是这样!

倔老头儿 (一直还站在窗口没动——悲伤地)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弄进了他们早就为你安排下的圈套，金不换。等到乐队开始演奏、所有的人开始欢呼、篝火燃起熊熊的火光、主教迈着跳舞的步子走进城里来的时候，你可怎么办？那会儿你嘴里空衔着一条着了火似的干枯的舌头，那你除了只想马上死去之外，对什么东西也不会感兴趣的。

[他手里提着提灯，离开窗口，走过去把灯放在砖堆上。

赖里根 (忽然支着耳朵听着)嘘！嘘！是它们来了吗？不，还不是。(向教长)我在等着牛群，神父。(看看他的手表)牛倌杰瑞在一个钟头之前就应该把牛赶回家来了。我心里很不安。也许是丢下它们跑到街上看那满街的旗子去了。一会儿挤到这儿看旗子，一会儿又挤到那儿听乐队练习演奏，一会儿又挤过去看篝火，根本不去管那些牛！(向倔老头儿喊叫着)哎，你，沿着大路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杰瑞和他赶出去放青的牛群！(他又听听。这时外面传来牛叫的声音，开始很低，接着在它们接近屋子的时候声音慢慢大起来，然后等那些牛走进牛房，声音又慢慢消失了。他跑到窗口向倔老头儿喊叫着)行了，倔老头儿——它们回来了！(他从窗口向花园里望着)哦，他已经走了！他现在一定正顺着大路向下蹠着；他要去看看主教的篝火去了；他得停下来听听乐队练习演奏；他会什么都看看，可就是丢下正事不管！(向金不换)追他去，你，把他叫回来，别让他跑进酒馆或者跑上街去了。

金不换 (吃惊地)你叫我吗？你把我看成个什么了？穿着这么一身衣服，我要到大路上跑一趟那才热闹哩！不用跑到大

街上去让所有的人当热闹看，就躲在这间没人的屋子里，我觉得就已经够呛了。另外派一个平时喜欢听从你的吩咐的人去吧。

赖里根（大叫着）另外派谁，另外还有谁可以派出去！

金不换（和他一样大声叫喊着）我他妈的怎么知道？

牧师 伙计们，伙计们！（亲热地把一只手放在金不换的胳膊上）

咱们大家都不能再这么大声喊叫，因为，要是让主教看到咱们谁对谁说话都这么乱嚷嚷，他会感到非常难过的。再说，你穿上这身侍候主教吃饭的时候穿的衣服，看起来十分漂亮。（安慰地拍拍赖里根的胳膊）别这么认真，公爵；别这么认真。这是叫人很生气，可咱们一定得安静一些：求你千万不要喊叫。

赖里根（狂怒地）我一定得去把他们找来！（他向右边的门走去，刚走到那里，忽然听到有人在左边的门上使劲踢了一脚。他连忙愤怒地转过身来）哦，是谁把我新油漆的门上的漂亮的油漆都给踢下来了？（他冲过去把门拉开，兰金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手里捧着一棵高大的棕榈树，栽棕榈树的木桶上油漆着一圈黄色的花纹。向兰金——狂怒地）你这个没头脑的混蛋，你是什么意思，把我新油漆的门都要给踢碎了？（他看到兰金穿着一双大靴子）哦，瞧他穿的这双大靴子！（他跑过门边去仔细在门上看着。）瞧瞧，油漆全给踢掉了，连木头都劈开了。你来瞧瞧，你来瞧瞧！

兰金（把棕榈树放在红木桌最近的那一边，退回一两步对门上看了一眼）没什么大关系。我总得把门推开呀。稍微弄点儿油漆刷刷就会跟原来一样漂亮了。

赖里根（凶恶地）你为什么要穿上这双大靴子？我给你的那双

软鞋哪儿去了？你的软鞋哪儿去了？你的软鞋哪儿去了？

兰金（阴沉地）你要问它，它在我那身燕尾服屁股后头的裤兜里。那双鞋差点儿没把我的脚给勒掉了。

赖里根 让它去勒。你不穿上软鞋，再也不许走进这间屋子里来。（他现在看到那棕榈树立在桌子上。）哦哦！瞧他把棕榈树放到哪儿去了！（他抓住兰金，把他向那盆棕榈树边推去。）把我的闪亮的木桌子全给压坏了！把它抱走，把它抱走，把它抱走！

兰金（一边把木桶朝怀里拉——抗议地）我总得找个地方放着它呀！

赖里根 别拖，你别拖，伙计！桌子！（在兰金已经把木桶抱起来的时候）哦，你瞧，瞧这桌子！都拉出一道道深沟来了！

兰金（愁眉苦脸地）把这门打开，把这门打开。

牧师（大叫着）你给我滚出去！

兰金（带气地）那你快打开门哪，要不这棵棕榈树要砸在地毯上了！

赖里根（连忙跑到门边去，打开门，把兰金推出去）走，滚出去，你这个混蛋！快去穿上你的软鞋。（向金不换）你去，金不换，拿一块软皮抹布来，看能不能把这桌上的道道儿擦掉。让兰金弄点儿油漆把那踢劈的门再刷刷，一定看着他让他把那棕榈树放在前门外边的门廊上。

〔金不换走了出去。〕

牧师 这些没心肝的蠢才。他们简直要把我气昏了，公爵。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瞅见一块玻璃窗裂了——朝里一捅！瞧见一个栏杆脱了——朝外一扒拉！

赖里根 要照他们这样破坏下去，等到主教来临的时候，什么东

西都会弄得乱七八糟了。（他弯下腰去，看着桌上的一张单子。）现在，差不多什么都齐了。马纳斯一样东西也没忘掉。让我看看。四个暖水瓶还没有来，另外还缺主教床面前的那块地毯。是的，还有酒。酒还没有划掉。（左边门外又传来一声大靴子踢在门上的声音，这一下比刚才兰金踢得更重）我的天哪！又是一脚！门都得给踢垮了！（他连忙跑过去，丹尼尔已经摇摇晃晃地走进屋里来，他也捧着一棵栽在木桶里的棕榈树，样子完全和兰金搬来过的那棵一样。发疯似地）再瞧瞧这门！还是踢在另外一个地方！整个门框都要给踢烂糊了。

丹尼尔 （摇摇晃晃地走着，转身对门上看了一眼，马上又回头向前走）哦，那个？刷上点儿油漆就行了。

[他转一个圈儿回过头来回答赖里根的话，他虽然尽力想把那棵棕榈树抱正了，但因为实在太重，那树却一时向左边歪过去，一时又向右边歪过来。

牧师 （叫喊着）当心点儿，你这个蠢东西！

赖里根 （气得直哼哼）又是刷上点儿油漆！他们总也不会感到满意的。他们是在满屋子里到处进行破坏！（丹尼尔在走近右边的门的时候，把手里的棕榈树放在红木桌上靠近那个门的一边，跟着走过去要打开门来自己看看，这时赖里根一转身，看到他把棕榈树放到桌上。狂叫着）啊，桌子！你又要把桌子给弄坏了！

丹尼尔 （一边摇摇晃晃地朝外走着）这没什么关系。你拿个桌垫儿什么的盖上就得。

赖里根 （一屁股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拿个桌垫儿什么的盖上！啊，主教来了又有什么用？要想让这个市镇多少有点儿文

化，全是白费！这只会反而增加人的苦恼！

倔老头儿（在外边花园里唱着：）

今天插在瓶里的鲜艳的玫瑰，
到明天就会完全凋谢，被人抛弃；
一支歌儿，不管你唱得多么优美，
歌声里却已隐藏着未来的悲戚。

（他出现在窗口，望着屋里对赖里根讲话）这会儿要把提灯点上吗？

赖里根（暴躁地）点上，点上，操你妈的！

倔老头儿（走回到花园里去）好嘞。（他又唱：）

去吧，去吧，悲哀，请你快走！
没有谁会匆匆跑着来欢迎你；
不管你来时是深夜还是鸡鸣时候，
也没有谁会伸开双臂来欢迎你！

〔倔老头儿点起了提灯。灯罩嵌着红玻璃的那一面正好对着窗口，所以看来好象是一只红色的眼睛在注视着屋里的人。但因为提灯灯罩的其它几面全是白玻璃，所以提灯的暗淡的光线这时已照在铁门上、墙上，或者还有金鱼缸上，也或者还照在那优美的桦树枝上，这些东西通过窗口望去早已不甚看得清了。〕

牧师（恶毒地）你听听他！你还总以为他是个成天不开口的老实人。我一直就弄不明白，赖里根，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成天胡说八道的老家伙雇在家里。

赖里根 可是，教长，他是这一带垛干草、盖干草堆的第一把

能手。他使起镰刀来也是一把好手，同时对附近几十里以内每一块地的土质都非常熟悉，他知道哪一块地里能种什么，哪一块地不能种。在牧牛人不在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替手，而且他剪起羊毛来，简直没有谁能比得过他。你要让他使锤子、锯子和凿子，他那手艺也是第一流的。再说，他现在已经八十多了，神父。不能；除了上帝，谁也不能让这心灵手巧的倔老头儿离开巴里午纳。

牧师 这都是些世俗的事情，公爵。别忘了咱们还有在上帝面前修行的事情要办。他也是波西罗神父最喜欢的人。我得说，他挑选得可真不错。另一个他喜爱的人是马纳斯·莫恩罗，那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赖里根 那个家伙的确也很有才能，神父，他在管理田地事务方面的机智不亚于倔老头儿在干活儿方面的聪明。只可惜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是的，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倔老头儿也是。但他们都是很坏的天主教徒，很坏的天主教徒，可是很有才干。

牧师 (恨恨地)魔鬼对那些肯为他服役的人，是从不吝惜赐给他们才干的，迈克尔。(换出高兴的口气)可咱们现在除了主教的拜访之外，不应该再想着其它的事了，那才是咱们现在最应该关心的事，迈克尔。等那件事过去了，咱们可以再来谈倔老头儿和莫恩罗的问题。

赖里根 (从椅子上站起来——同样高兴地)主教的拜访——你说得对，教长；咱们不能让什么事情都去撞运气。金不换这会儿跑到他妈的哪儿去了？一个钟头以前我让他去拿块抹布，可到这会儿还没来。我想他也许正听着丹尼尔在跟他说，他怎么差点儿没把老赖里根的门给踢下来，金不换把这

些话听在心里，回头就好满街上去宣扬了。（他靠在桌子边，两手抱着头）这些黑心肠的狗杂种！我对他们还要怎么样！简直和父亲对儿子差不多。要是没有赖里根，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牧师（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安慰地）咱们的教友兄弟会的会长永远也不应该失去勇气。等咱们这件又令人担心又令人激动的事情过去以后，迈克尔（装神弄鬼地笑笑），咱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让他们对上帝多少知道点儿畏惧！他们能理解的只有咒骂和皮鞭。那些没有头脑的人，对于有地位的善良的人，永远是非常痛恨的。

赖里根（从桌子边站了起来）听我说，教长，如果在主教正走近咱们家门口的时候，这所房子忽然自己塌了下来，那他们有些人会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哦，那一帮生性恶毒的家伙，他们大部分都是。（这时金不换拿着软皮抹布走进来）啊，你总算来了。快动手，伙计，快动手。

金不换（满不在乎地）一切都按时齐备了。四个热水瓶已经送到，那地毯也送来了。弗若恩要找个人到厨房去帮忙持火鸡毛和削土豆。（看看桌子）光靠这抹布可没法把桌上的这一道道深沟给擦掉。

赖里根（烦恼地）哦，你先试试，伙计，别还没试就先叫唤。

金不换（愤怒地）叫唤？谁叫唤了？拿块桌垫什么的就可以把这蹭坏的地方盖起来，再没比这更容易的事了。

牧师（他已经走到窗口，向外边花园里望了望，这会儿又走过来）倔老头儿这会儿不在花园里。我想很可能让他到厨房去帮帮忙。

弗若恩 (出现在门口)爹，派个人到厨房里来削土豆、收拾火鸡吧。丹不肯去；他说他又不是厨子的下手。

赖里根 (向牧师)你瞧，神父，他们现在放肆到什么程度了？他们不管谁，只要到过一趟英格兰，这会儿差不多都要等着你去叫他一声先生了。(向弗若恩)那你去找倔老头儿吧。

弗若恩 哦，我已经跟他说过：他也不肯去。

赖里根 (讥讽地)那位老先生又说了些什么呢？

弗若恩 (不舒服地)我可不愿意重复他讲的那些话。

赖里根 (不耐烦地)没关系——说出来，说出来！

牧师 (鼓励地)说吧，我的女儿；不要害怕。那个混蛋说了些什么，我们大致也可以猜得出来。

弗若恩 他说一定得神圣的教长肯去拔火鸡毛，他才肯去削土豆。

赖里根 他这样是冒犯神灵，难道我的立誓要童身修行的女儿，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吗？

弗若恩 我当然说话了：我告诉他，谁也不应该想到，让一双只能用来接触神圣事物的神圣的手去帮助拔火鸡毛。

赖里根 你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他又怎么说呢，嗯——那个不信神的杂种？

弗若恩 (不舒服地)算了，别说了。他讲的话真可怕；简直把我吓坏了。

牧师 对这样一个老流氓讲的话，你不应该害怕。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个不敬神的坏蛋，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怎么说来着，弗若恩？

弗若恩 他说，神父，既然耶稣的神圣的手都可以给他的圣徒洗脚，那么一个牧师的半神圣的手就不应该连削点儿土豆

都害怕。

牧师 (坚定地) 你听见了, 公爵?

赖里根 让这样一个人, 在神圣、安静的巴里午纳, 散布这种拿神圣的事物寻开心的思想, 真是未免太可怕了!

[除了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金不换之外, 他们全都非常惊愕, 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又从花园里传来倔老头儿唱歌的声音。

倔老头儿 (在花园里唱着:)

啊, 哪里去了, 孩子们玩耍时的欢笑和歌唱?

有情人和他的姑娘也离开了

五月或六月的山楂花的清香。

啊, 哪里去了, 那令人想念的欢乐的时光?

牧师 听听! (讥讽地) 有情人和他的姑娘。这个可恶的老混蛋的思想该多么下流!

[在波西罗神父从铁门口走进花园的时候, 倔老头儿出现在窗口。倔老头儿捧着一盆枝叶繁茂的天竺葵, 上面开满了一簇簇可爱的红花。他举起花来让屋里的人看, 波西罗神父走上来站在他的身边。

倔老头儿 (举起那盆天竺葵来) 这是准备种在你的金鱼缸里的天竺葵。这盆花可真漂亮。比满身荣光的公爵更可爱, 也比教长要可爱得多, 哪怕他穿上一身红衣主教的红袍也没法儿跟它相比。这是上帝的创造, 先生们和小姐。

波西罗神父 也有人的一份儿力量, 我的朋友; 这是一棵经过人工培植的花。是上帝和人共同的创造。

倔老头儿 也有人的一份儿力量, 一点儿不错。上帝开始的工

作，一定得由人去完成。这花真漂亮：红得象发怒的上帝的脸；红得象耶稣为了对人类的爱而洒出的鲜血，这事，我知道巴里午纳有好些我认识的人压根儿都不知道。

牧师（冷静但很凶恶地）干你的事情去吧，你即使在讲正经话的时候，也是在那里冒犯神灵。你的一切行为都违反了上帝对人类的爱，你是上帝的国土上的一个罪恶的污点！

赖里根（走到窗户跟前去，直瞪着倔老头儿）把它放在金鱼缸里，老老实实地给我放在那里，然后就给我走。

倔老头儿（不免一惊）走？朝哪儿走？

赖里根走出花园，走出属于我的土地。我已经不需要你了。你的那些邪恶的思想或者你那可厌的声音决不容许在属于赖里根所有的任何地方再让人听见。你马上给我滚吧！

弗若恩（激动地）哦，别介，别介！倔老头儿是一个老好人：我们大家都喜欢倔老头儿。

波西罗神父（伸直胳膊把一只手放在倔老头儿的肩上，那样子很象是用胳膊搂着他）教长，教长，咱们这是又一次在剥掉约瑟的彩衣^①。哦，我恐怕，我恐怕咱们这样糟蹋一个勇敢的人的才干，或者仇视他的诚实态度，是很不对的。

倔老头儿（向波西罗神父）没有关系，神父。（向赖里根）这是你的损失，公爵，同时也是我的损失。我的那点养老金足可以够我维持一杯清茶再加上面包就大葱的生活，一个老年人还需要什么呢？想当年，我吃清斋的日子比马上要来的那个主教，或者现在在这儿的这位教长还要多得多哩。我要

^① 意谓残害自己的善良的弟兄，事见《圣经》《创世纪》，第三十七章。

把这花放到金鱼缸里去，因为在我和天竺葵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放好花，我就走了。

牧师 那你就走吧，不用再说了。

金不换 不能，不能；决不能让倔老头儿到巴里午纳的街头去流浪。这是一件令人不能忍受的可耻的事！

弗若恩 这真是太可耻了！

〔倔老头儿走到花园里去，我们也许还可以看见他把那蓬花放在金鱼缸里了。

赖里根 （暴躁地）用不着你们来管倔老头儿的事。好好去干你们自己的活儿吧！

弗若恩 （不耐烦地）那么谁去扠火鸡、削土豆呢？

赖里根 （同样不耐烦地）基林不行吗？找基林去，找基林去！

弗若恩 哦，她这会儿正满肚子的气；什么也不肯干；甚至连求上帝祝福也不感兴趣了。

〔基林出现在左边的门口，同时丹尼尔却出现在右边的门口。

基林 （气愤地）主教自己可以去削他的土豆！

丹尼尔 （气愤地）主教自己可以去扠他的火鸡！

赖里根 （狂怒地）滚开，你们俩都滚开！我们不需要你们。我们这儿有个人会去，他恨不得马上去把两件事都给干了。

（向金不换）你去吧，我的好孩子，到厨房去把土豆跟火鸡都给收拾出来。

金不换 （又是吃惊又是难过地）我？

赖里根 （不耐烦地）你，是的，你；你，你。快给我到厨房里去吧！

牧师 (劝告地) 公爵，公爵，说话温和一些，应该象一个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善良的人说话的样子。

赖里根 (完全不理教长) 赶快去，别在这儿争辩了——我命令你！

金不换 (睁着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 你命令我，是吗？

牧师 (安抚地) 不是命令，不，不是命令；不过是相信你有一颗慷慨的心，金不换。

波西罗神父 (好笑地) 让主教光吃点儿面包，不用就火鸡了吧。

牧师 (向波西罗神父) 求求你，波西罗神父，你要是不能说一句帮忙的话，就别开口吧。

丹尼尔 (从右边的门口) 让主教自己去削他的土豆！

基林 (从左边的门口——大声叫着) 让主教自己去揭他的火鸡！

牧师 (愤怒地) 孩子们，孩子们，别都象一群野人似的！圣特瑞莫罗为你们害臊；圣卡沙彼安卡为你们害臊；我也为你们害臊。(向金不换) 卡伦劳先生，别太固执了。

金不换 (向牧师——愤怒地) 你愿不愿意暂时降低身份，去揭火鸡、削土豆！

牧师 (请求地) 这是给主教预备的，我的孩子，是给主教预备的。替主教削土豆，或者替主教揭火鸡，只会提高咱们的身份，我的亲爱的朋友。

金不换 (粗暴地) 你甭想骗我！(他解开围裙的带子) 我不干这事！(他把围裙向弗若恩抛去) 让这位小姐带上这个，也让她换个样子。祈祷了半辈子，干点儿规规矩矩的活儿，对她的灵魂是会有好处的！

牧师 (几乎要用一只胳膊搂着金不换) 我的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很少有的场合；就这一次；你愿意帮帮忙的，对吗？

金不换 (让步了) 那么，就这么一次。

牧师 (满脸堆笑地) 我亲爱的朋友，谢谢。(向丹尼尔) 还有你，丹，你也进来跟咱们呆在一起吧。

丹尼尔 (犹豫地走了进来) 嗯，也许就这一次。

牧师 太好了。为了马上要来到的这件大事，咱们一定要完全变成一家人。(向基林) 还有你，我的女儿，你也来跟我们呆在一起吧。

基林 (在使劲带上门走开之前) 我希望你们马上都全身涂上香油装裹好了送到地狱里去，愿你们全都饿得半死，可在你们的身边老飞着一阵阵你们要逮又逮不着的拔过毛的火鸡！

牧师 (不在意地) 不用管她，孩子们。咱们决不能发脾气。咱们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咱们还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最出色的表现决不是发脾气，而只是在他们微笑的时候；笑声不绝的时候。

〔牧师已经拾起金不换的围裙来，开始把它又系在金不换的腰上，他一边系一边用一种略带沙哑的鼻音，轻快地唱着一支意在向大家讨好的小调。〕

当爱尔兰人的双目微笑的时候，
那完全象明媚的春天的清晨；
在爱尔兰人的欢乐的笑声中，
你可以听到天使的歌声。

〔赖里根、丹尼尔和金不换略有些别扭地跟着唱；波西罗神父和弗若恩却又是好笑、又觉得可厌地站在一旁听着他们唱。〕

如果爱尔兰人的心里充满了幸福，
整个世界都仿佛变得那么愉快、欢欣，
当爱尔兰人的双目微笑的时候，
你不可能不陡起爱慕的心情！

〔在他们唱着的时候，倔老头儿已经出现在窗口，他张着嘴听他们唱着，脸上露着鄙夷的神情。他一只手拿着锯子和斧头，肩上扛着镰刀和干草权。镰刀上套着很厚的刀鞘，使镰刀不至于不小心碰伤了人。〕

倔老头儿（讥讽地）真是一个幸福的神圣的家庭！（把斧子扔到屋里去）这是你们的斧子。（把锯也扔进去）这是你们的锯。（把干草权扔进去）这是你们的干草权。趁你们的双目正微笑的时候，快把它们都拿起来，好好地拿它们去干点儿正经的吧。这镰刀是我自己的。替我向你们的主教问好。（他转身慢慢向外走去，一直走出了花园的铁门，嘴里一边唱着：）

啊，幸福的是过去的年月：我扶犁春耕，
一群鸟儿随犁啄食，跳跳停停，
如今我虽然弯腰驼背，如此老迈，
但我仍精力强健，我的心也依旧年轻。

牧师（在铁门咣啷一声关上的时候）谢谢上帝，咱们再也不会见到这个老流氓了。让他跟他的歌儿全去他的吧！

波西罗神父 我真希望，我的祷告词里能有他的歌唱里所有的

那种情致。我恐怕，教长，上帝对他的歌比对咱们的最好的祷告词还要更感兴趣得多。

赖里根 让倔老头儿走了，我心里也很难过，不过，不管怎样，他眼看也活不多久了。（向金不换和丹尼尔——指着锯和斧头和干草权）把这些玩艺儿全给搬走吧，请你们。

〔金不换和丹尼尔拾起那些东西来，搬着走了出去。

牧师 （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哦，让咱们还来干咱们必须干的事情吧。（看着桌子上的清单）金边的化装镜，有了；小地毯和热水瓶，有了。哦，这酒还没有划掉——酒已经来了吗？

弗若恩 （站在门口——朝大厅里叫着）酒已经来了没有？

金不换 （从大厅的远处传来他的声音）酒已经来了没有？

人声 （从更远处传来）没嘞，酒还没有来。

金不换 （照样传话）没嘞，酒还没有来。

弗若恩 （站在门口，向牧师）没嘞，酒还没有来。

〔马纳斯，一脸愤恨和不高兴的样子，从弗若恩站着的那个门口走了进来。她给他让开一点路，同时伸手要想跟他握手，但伸了一半儿又慢慢缩了回去。他仿佛完全没理会似地从她身边走了过去，一直走到放着纸张的桌子的那一头去。他夹着一本很薄的账簿，现在把它拿下来放在那些纸张的旁边。他的衣服还跟原来一样，只是现在在他那件旧衬衫外边，又罩上了一件破旧的、连扣子都没有的空军制服上衣。他仍戴着那顶旧帽子，不过现在拉得更低了。牧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但赖里根却勉强装出很亲热的样子跟他打招呼。

赖里根 （热情地）你来了，马纳斯，我的孩子，一切事情都没

问题吧？

马纳斯 全都很好。所有的东西全都齐备了，包括酒。你们现在全可以好好地大乐一番了。

〔他走到餐具架边，倒了大半杯白兰地，加上一点苏打水。

牧师 （压住怒气）那是主教的白兰地，莫恩罗。是我亲自去替他挑选的。

马纳斯 （冷冷地）是吗？（他举起酒杯来）为了马纳斯·莫恩罗的健康！（他喝酒）啊，真不错！你对白兰地可真是个行家，教长。（他走回到桌子边，打开那本账簿，随便翻了几页）一切账目，公爵，都按照最好的会计规程登记在这里了。这次对主教的招待的确很要花费你一点钱。不过没关系——一切为了上帝的主教的光荣和巴里午纳的荣誉。请你看一看，公爵，看看有没有什么账目不清的地方。

赖里根 这会儿没时间，马纳斯，我的好孩子；等事情过去了，咱们再来看看吧。也许明天。

马纳斯 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又走到餐具架边，倒出一大杯白兰地，喝了下去）祝我自己一路平安！我今天夜里就离开巴里午纳了——这会儿就走。

弗若恩 （几乎哽咽住说不出话来了）哦，马纳斯！

赖里根 （尽量表示根本不相信这话）别乱说了！你不能离开我——你是我的右胳膊。想一想你现在的处境吧，你手边又没有钱。（他热情地把一只手放在马纳斯的肩上）你要是走了，连巴里午纳的星星都会感到寂寞的。

马纳斯 （向赖里根）我可以弄到足够的钱；甭替我发愁。除开倔老头儿之外，你是唯一的一个人曾经跟我说过，巴里午纳的天上有星星。我自己可从没见到过它们。在巴里午纳从

来没有过一颗我的星星。我现在走了。(他指着那账本) 这本账一直记到今天花出去的最后的一个钱。(他走到餐具架边, 又自己倒了一杯酒) 这是一杯出门酒! 主教不会连这点儿酒都舍不得请我的。不管什么事我要么不干, 要干就得干个彻底。

牧师 (尖刻地) 不幸你那会儿追求牧师职位的光荣和荣誉的时候, 可并不彻底, 那时候你在神学院里念书, 学费还是当时的那位主教替你付的。可结果你偷偷地溜掉, 离开了神学院, 离开了巴里午纳。

[马纳斯忽然僵直地站着, 酒杯举在口边, 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眼睛里露出愤怒的光, 使劲耸耸肩膀, 压住了怒气。

波西罗神父 (向马纳斯和其他所有的人) 这些话是既违反博爱原则也违反真理的, 马纳斯。这些话完全不合乎博爱的精神, 所以你决不要让它变成一条冷酷的锁链, 捆住你让你抬不起头来。

马纳斯 (大声冷笑几声——把酒喝下去) 为了马纳斯·莫恩罗, 那位已死去的牧师的健康! (向牧师——冷冷地) 在远离巴里午纳的许多地方, 我曾经有过不少欢乐的日子。(他把酒杯扔到火炉里去) 想想快要来到的那个主教, 想想现在在这儿的这位教长, 我真高兴自己逃脱了牧师的荣誉和光荣!
[他朝窗口走去。

弗若恩 (痛苦地) 哦, 马纳斯, 马纳斯, 不要这样冷酷无情!

马纳斯 (看也没看她一眼) 再见!

赖里根 (在他走出去的时候) 我真抱歉, 非常抱歉, 马纳斯。

[他走出窗外, 横过花园, 打开铁门, 向外边走去。他带上铁门的时候, 我们听到一阵咣啷声。

牧师 (毫不犹豫地) 愿他走得越远越好!

[长桌边架子上的电话响了，赖里根过去接电话。

赖里根 (向话筒里) 什么事？哦，是的，我是参议员。漂亮得很，是吗？一定的。圆顶的高楼，假山石和狼狗全都象真的—样，嗯？太好了。我跟教长在五分钟之内马上就来。对。(他放下听筒——向牧师) 参议员们都在教区大厅里等着咱们去在那带图的呈状上签上咱们的名字。马尔菲秘书说做得可精致了。还带着漂亮的金框儿。主教看到了一定会非常满意的。

牧师 (高兴地) 咱们这就走吧，公爵。

赖里根 我的车子在门口。

[他们从右边的门走出去。

弗若恩 你不去也在呈状上签个名吗，波西罗神父？

波西罗神父 他们并没有让我去。你刚才也看到了，我的亲爱的：公爵和教长都假装着没看见我在这儿。在那些狼狗、假山石和圆顶的亭子中，我的名字是没份儿的。(他坐在桌子边靠近圣特瑞莫罗神像的一把椅子上) 哦，弗若恩，对这一切我实在有些腻味了。

弗若恩 对什么腻味了，神父？

波西罗神父 对所有这些冒称能得到上帝欢心的浮华的愚蠢作为。

[他疲惫不堪地把两臂放在桌上，抱住自己的头。弗若恩拿起一只杯子倒了一点儿白兰地，加上点儿苏打水，拿过去递给波西罗神父。

弗若恩 (胆怯但热情地推推他的肩膀) 把这点酒喝下去，神父，慢慢打起精神来吧。

(他抬起头来，犹豫地对着那酒杯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喝下了那点儿白兰地。

波西罗神父 谢谢你，弗若恩，谢谢你；我需要喝点儿酒。上帝的仁慈，有时候正是这类不好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增添勇气，让我们能够站起来，再往前走。

弗若恩 真是这样，神父，不过你喝得太少，马纳斯却喝得太多了。

波西罗神父 啊，是的；可怜的马纳斯！你决不会再因为他感到苦恼了。他已经走了，现在，巴里午纳对你已经变成了一片空虚。

弗若恩 (坚决地，但嘴唇不免发着抖)他走了我很高兴。我希望从今以后总也别再见到他了！

波西罗神父 (半晌后)不久以前，弗若恩，他还是你心爱的人，你还是他的姑娘。

弗若恩 (凶狠地)那已经是很久以前，早已过去，早已不存在了的事；一切都从此完结了！

波西罗神父 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昨天的事；而且你要是肯说真话，你也觉得那不过是昨天的事。

弗若恩 (激动地)那些事我已经全忘了；我必须把它忘掉！

波西罗神父 可你并没有忘掉，你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弗若恩 (恳求地)哦，波西罗神父，求你帮助我，让我相信我已经把那些事全忘了。帮助我；可怜我；可不要阻拦我。

波西罗神父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可我并没有阻拦你；也不愿意阻拦你。

弗若恩 可你说的这些话，只是让我又记起了已经过去的那些事情，你却没有讲几句话，帮助我把那些事全忘掉。

波西罗神父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忘掉你自己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事。你现在仍和从前一样爱着马纳斯。他现在在你的眼中和心中仍然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偶像。如果你能够把那个偶像变成一个真实的人，把他抱在你的怀里过上一年半载，那偶像的灿烂的色彩也许就会暗淡下去，不再是那么光明了；那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充满忧虑和烦恼的普通人，忍受着今天的悲哀，等待着明天的欢笑；那种生活有时候也许会使你痛苦，使你难堪；可是，那个普通人却也能够让你纵声欢笑，能够在让一个孩子躺在你怀里的时候，帮助你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而在你未来的岁月中，你却会因为得不到这种爱情，日夜眼泪不干。

弗若恩 （很不高兴，但实际也有所感动）你说的话真怪，神父，照你说，好象我已经毁弃了我的誓言，我已经躺在马纳斯·莫恩罗的怀里了！

波西罗神父 你并没有抛弃你的誓言；你没有勇气那样做；可尽管这样，你仍然已经是躺在他的怀里了。

弗若恩 （暴躁地）我并没有！从前的牧师，也就是现在的教长，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赞扬我；现在马上要来的这位主教也有一次赞扬过我。

波西罗神父 我这会儿都可以听到那两个世俗的野心家说话的声音。~~愿上帝救救我们！~~ 你只要读一读他的那些教书，就可以看到，身上穿着主教的袍子、手上戴着主教的戒指、头上戴着主教的法冠的彼尔·木拉基，仍不过是原来的那个彼尔·木拉基。（略停）你让他替你解脱掉你那个愚蠢的誓言吧，弗若恩。勇敢点儿。

弗若恩 （大惊地）哦，波西罗神父！不要说这种话。你知道主

教决不会同意解脱我的誓言的。我可不敢去求他。

波西罗神父 那么就求上帝吧，我的孩子。

弗若恩 求上帝？我怎么知道上帝不会因为我违反了我的誓言对我生气？

波西罗神父 你怎么知道你当时立下这誓愿的时候，上帝一定高兴呢？

弗若恩 那牧师那么说，那主教也那么说。

波西罗神父 哦，是的，那主教和那牧师。我把他们给忘了。上帝说的任何话他们全能听见。

弗若恩 （满心不舒服，生气地）你是个什么牧师，尽说这种话！把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说得糊里糊涂，不让她皈依上帝，阻止她逃开尘世，逃开肉欲的生活和魔鬼。

波西罗神父 啊，弗若恩，逃避是很容易的，可你最好能勇敢一点向它们转过脸去。我永远也不打算逃避一个美丽的世界，逃避那充满精力、智慧和健康气息的美丽的人的肉体；至于说到魔鬼，我们指作魔鬼的那些东西，往往只不过是我们最后终于能鼓起勇气说出来的真理。

弗若恩 你对上帝可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你好象也并不觉得有个上帝。我早注意到你对金不换的态度，完全不理会到他的要求。有一个时候，他仿佛老是站在咱们的教堂外边敲门，可你根本就不想去给他把门打开。

波西罗神父 （站起身来——有点不耐烦地）哦，你不用替金不换担心——他比你和我都更能得到上帝的关怀。

弗若恩 （大惊地）比咱们更能得到上帝的关怀！

波西罗神父 （向窗口那边走过去）他帮着修建了让病人安身的病院，修建了供我们居住的家和我们祷告的教堂；他那样一

个泥瓦工为上帝所做的工作，比我这个牧师或者你那个童身修行的修女可要多得多了。

弗若恩（半带讥讽地）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你去看主教的篝火吗？

波西罗神父 那篝火我早已忘记了。不，弗若恩，我要去的那条路方向正好相反。那条路上并没有夹道的杉木，可是那样我倒可以行走在星光之下。你也跟我一道儿去走走吧，也许咱们在一块儿谈谈，就能让咱们有更多的勇气来度过这充满灾难的生活。

弗若恩（非常惊愕地）要是叫人看到咱们俩在这漆黑的深夜，一同走一条寂静的道路上，那还了得吗？

波西罗神父（故意做出很严肃的样子）那可太可怕了，弗若恩！咱们已经是死去的人，所以咱们一定得学着小心地躺在咱们的尸衣里。

弗若恩（责备地）你是在想讥笑我，可你应该讥笑你自己。你也曾作过一番努力，可是失败了，神父。可怜的基林就已经让你害苦了。

波西罗神父 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弗若恩（痛苦地）你并没有给我任何帮助，神父。

波西罗神父 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弗若恩 也没有给马纳斯任何帮助。

波西罗神父 对他也一样，虽然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帮助你们俩。（带着鄙弃的口气）在这间屋里，弗若恩，你有两个圣灵，可不管是这边的这个（他指着圣特瑞莫罗），还是那边的那个（他指着圣卡沙彼安卡），谁也没开一句口，或者吹一下他的布基尼罗，谁也没说一句话，或者表示一点愿意帮

忙的意思。咱们每个人都有许多问题，弗若恩，可只有咱们自己是能够解决那些问题的圣灵。我们有力量也罢——没力量也罢。

弗若恩（打开右边的门预备朝外走）有时候你说些话真让我害怕，神父。我走了。晚安，波西罗神父。

波西罗神父（请求地）弗若恩，弗若恩，不要跟一个没有能力创造奇迹的可怜的教士太过不去了！

弗若恩（一边朝外走，顺手把门带上，冷冷地）再见，神父。

〔波西罗神父正朝花园里走的时候，金不换从左边的门口进来。

金不换（向着窗外的波西罗神父）您这是去看主教的篝火吗，神父？

波西罗神父（回过头来，愤怒地）哦，让主教的篝火去它的蛋吧！

金不换（惊愕地）哦？他因什么事不高兴，我纳闷儿？好些个十分光彩的东西都慢慢阴暗下来了。

〔他伸出头去向花园里望望，然后把几个指头放在嘴里，长长地吹出一声口哨。过了一会儿，倔老头儿出现在他的面前。

倔老头儿 我在这儿，我的孩子；在这儿等着。（他转身望着远处）你瞧那闪闪的灯光，他们拿着提灯上山下岭去欢迎主教和观看他的燃烧着的篝火去了！闪闪的灯光。人为的星星虽说也能离开土地升起来一点儿，可它们决不能飞得很高。

金不换（着急地）咱们别管它什么闪闪的灯光或燃烧着的篝火吧。你知道咱们这会儿要冒多大的凶险。咱们现在必须得

干的事，是把我藏在那个吹布基尼罗的家伙身子底下的那瓶酒给搞出来；因为没有它，咱们这日子实在没法儿过了。

倔老头儿 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们全都看篝火去了吗？

金不换 是的，可我就不知道弗若恩去了没有。我瞧见她穿上她的外衣，一会儿又脱下来，一会儿又穿上。（他们一同向屋里走，他附在倔老头儿的耳边耳语着：）听着——咱们得摸着黑儿下手，让他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你还和平常一样哼着歌儿，好象咱们不过是随便走过来看看的。

倔老头儿（把灯关上）是个好主意。我来把他举起来，你赶快抓。（他唱了一两句《我亲爱的人儿》——忽然地）来！（他猛地一下举起神像，金不换马上就把那瓶酒抓在手里。在这同时，那布基尼罗发出一阵长长的低沉的喇叭声。倔老头儿连忙把那神像放回桌子上，朝窗口那边跑）圣迈克尔，战斗的天使的首领，快给我拦住他吧！

[金不换和倔老头儿，拿着那瓶威士忌，从窗口跑出去，消失在那棵桦树后边了。

[片刻之后。当他们奔跑的脚步声已经完全听不见，布基尼罗的低沉的喇叭声也完全停止的时候，马纳斯出现在窗户外边的花园里。他现在戴着一顶布帽子，帽檐儿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他从砖堆上拿下那盏提灯，提着它从窗口走进屋里来。他站着听了一会儿，把帽子朝眼睛边拉得更低一些，然后就向上边墙头点着神灯、供着神像的长桌边走去。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凿子，撬开一个抽屉，拿出了一大叠钞票。他念着贴在那叠钞票上的一张字条。

马纳斯（带着讥讽的口气读着）献给上帝和教堂^①。现在还是献给马纳斯和他的一些小娘子吧。她忘了把这话写上。别想着让我跟她一样打一辈子光棍儿。（在他把钞票往兜儿里装的时候，他看到了那支手枪，他从皮套里拿出那支枪来，把它插在另一个衣兜里。）圣卡沙彼安卡，你可不是个好玩艺儿：脚下踩着钱，身边挂着手枪。现在枪没了，钱丢了，倒也许让你更象一个圣徒点儿。（他猛地转过身去，看到了从右边的门口进来的弗若恩，她一进来就把电灯打开。他们两人一言不发对望了一会儿。马纳斯镇定下来）哦，真是意想不到！

弗若恩（冷冷地）你在这儿干什么？

马纳斯（倒出一杯白兰地来，递给她）喝杯酒吧，亲爱的；这也许能让你的声音里多少有点儿热情。

弗若恩 我从不喝酒。

马纳斯 那我再喝一杯。（他喝酒）忘了。你从来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不看电影，不读坏书，也从不骂人。你真是个守清规的小娘子，不过（他停了一会儿）你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娘子。

弗若恩（照样非常冷淡地）你在这儿干什么，莫恩罗？

马纳斯 见你的鬼，你看不出来吗，弗若恩，赖里根的女儿？我在这儿偷一点儿你们从许多人那里偷来的大堆的钱。

弗若恩 那不是偷来的；这钱是从正当的工作得来的报酬中积攒下来的。

马纳斯（不禁好笑地）正当的工作！你是说，在骗人的勾当外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面，装出一套神圣的外表吗？

弗若恩（现在可动气了）骗人的勾当！什么骗人的勾当，你这个永远被赶出教堂的流氓！什么骗人的勾当，你这个下流的酒鬼！什么骗人的勾当？

马纳斯（冷静而坚定地）教会禁止在舞厅里喝酒是一种骗人的勾当，在这里，在巴里午纳，在赖里根的酒馆里喝完酒的人到舞厅去跳舞，在赖里根的舞厅里跳完舞的人又到赖里根的酒馆里去喝酒；赖里根的百货商店也是一个骗局，任何在那里工作的人全可以看到，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人的生活不仅只是吃饭，人的身体所需要的不仅只是衣服；他的那些贫瘠的草场也是一个骗局，在那里他的大堆的牛群因为没有草吃整天在向上帝叫冤；他的那个衬衫厂也是一个骗局，在那里工作的女工们都只是为了赚一点钱好逃开这个鬼地方，在那里机器似乎比看机器的人还更多一点儿生活乐趣。

弗若恩（比刚进来的时候更冷静一些）你已经说完了你要说的话，说完了你那套比什么都更下流的骗人的鬼话，现在把你拿到的钱还回去，给我走吧。

马纳斯（温和地）你要求得太过份了，我的亲爱的。

弗若恩（好言劝慰地）马纳斯，你这样做是犯渎神罪的。

马纳斯 我是个坏人，我的小乖乖，可是你弄错了，我的阴暗的玫瑰花——这些钞票还并没有奉献给神。

弗若恩 是你弄错了；这抽屉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由牧师亲自祝福过的。

马纳斯 啊，只要哪儿有钱，牧师马上就会去给它祝福！所以他才能抱着酒杯坐在舒服的客厅里；所以他才能永远也不

用忍受清晨或夜晚的雨露风霜。不过祝福和奉献还不完全相同。如果那牧师责问起来，你就告诉他，象大卫从圣坛上偷走供神的面包一样，马纳斯把这些钞票从藏着它的神圣的地方拿走了。

〔他向窗口走去。她冲过去抓住他。

弗若恩（尽力抓住他不放）把钞票留下，你爱干什么坏事就去干你的吧！

马纳斯（一把推开她）哦，放我走，你这个悲惨的只剩下一个空壳儿的女人！

弗若恩（冲向电话，一把抓起听筒来）我要叫警察！我要看着你被关进监牢；我要让你在整个儿这个地区，在整个儿这一带地方从此完蛋！

马纳斯那么这就是你的爱情和你的仁慈，就是弗若恩的爱情和弗若恩的仁慈了，你这空有声音的一堆铜铁做成的法器！（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用一种充满威胁的声音狂叫着）离开那儿！听见没有？把电话放下，你这个小婊子！

弗若恩（愤怒而激动地）我要叫你从此完蛋，你这个已经变成强盗的教士！（他对她开了一枪。她丢下话筒，在一刹那间仿佛已经昏了过去。接着她一手按着自己的腰部，走到放着账簿和纸张的桌子边去，在那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在她挣扎着朝椅子边走的时候）你这个流氓！哦，马纳斯，亲爱的，我想我马上就要死了。（她拿起一支笔，在桌上的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把枪给我——快——别等我已经死了！枪！

〔他糊里糊涂地把枪递过去，呆呆地望着她；她把枪拿在手里，往前一躺伏在桌子上。

马纳斯 (声音很低地)快点,打死我吧,不要等仇恨的力量在你那越来越无力的雪白的手臂里完全消失了。

弗若恩 (一半对自己,一半对马纳斯——温柔地)哦,马纳斯,我曾经爱过你。我现在也爱你。我爱——

[她死去。他关上电灯,让屋里黑了下来,因此在远处的天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主教的篝火照出的一片红光。他走过去把话筒放回到电话上,然后走到她坐的那把椅子边去;她的头和肩膀都倚在桌子上,拿枪的那只手和胳膊向外伸出去,围着圣特瑞莫罗的神像。他慢慢拿起她写过字的那张纸来看着。

马纳斯 (带着抑止住的悲痛——缓慢而温和地念着)“这生活我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再见,所有的人。弗若恩。”(他把那纸片又慢慢放回到桌上。)哦,我的可怜的弗若恩!我的阴暗的玫瑰;我的已经凋谢的玫瑰!

[在马纳斯拿起提灯朝窗口走的时候,远处传来许多人欢呼的声音。他还没有走到窗前,就听到倔老头儿在花园里跟金不换说话的声音。马纳斯轻轻走到窗口,贴着窗帘站着,并且掩住提灯,不让外边的人能看到它的光线。

倔老头儿 那边主教的篝火已经高高地燃烧起来!还有那么多人欢呼的声音——主教已经来到巴里午纳了!

金不换 (不高兴地)甭管它什么主教和主教的篝火!你的朋友是我,不是主教。咱们有这瓶酒和这瓶威士忌,我那小屋子里还有一点儿菜,咱们满可以脸儿对脸儿地好好谈上一夜人世的悲哀和离奇的遭遇。你来唱着点儿,倔老头儿,一唱咱们的路就显得近了。这会儿是公爵了,他妈妈的!

倔老头儿 他要知道咱们抄近道儿穿过他的可爱的花园,那他

可不会乐意的。窗子开着，到处漆黑。（叫着）天哪，砖堆上的提灯也不见了！

金不换（不耐烦地）别管它什么提灯，什么主教，也别管它什么主教的篝火和那吹布基尼罗的家伙——那些玩艺儿全算不了什么！现在我是你的朋友，对不对？我是，还是不是？咱们得想想，咱们跟人世的那些悲哀和离奇的遭遇到底有些什么关系。来吧，还接着唱你刚才唱的那支歌儿吧，因为我这会儿心情很悲伤。

倔老头儿 咱们所有的人心情都很悲伤，全都在欢乐地悲伤着。

（唱：）

昨天夜晚我躺在枕头上，昨天夜晚我睡在床上，
昨夜晚我躺在枕头上，我梦见我亲爱的人儿已经死亡。

倔老头儿} 金不换} （一同唱：）

快回来吧，快回来，让我亲爱的人儿快回来，快回来，
快回来吧，快回来，哦，让我亲爱的人儿快回来。

〔在歌声慢慢在远处消失的时候，马纳斯拿起提灯，从窗口走到花园里，把灯放在砖堆上；然后他又回到窗边，把窗子关上，轻轻地走开了；而这时主教的篝火已经比刚才烧得更旺，远处的欢呼的声音也听得更清楚一些了。〕

全剧终

译 后 记

旭恩·奥凯西(Sean O'Casey, 1884—1964)是爱尔兰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和戏剧家。他毕生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自己的一生中，自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一直不遗余力地为爱尔兰工人阶级的解放奔走呼号。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他的剧本便开始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上演。那时沁孤已去世十余年，整个爱尔兰戏剧正面临极大的危机。而奥凯西却以一种完全新型的剧作为爱尔兰戏剧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①。

奥凯西生于都柏林贫民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工人家庭，父亲克尔·凯西，母亲苏珊·阿切尔，所生子女十三人，以奥凯西为最小。奥凯西总共只受过三年正规学校教育，他后来的成就完全依靠刻苦自学。他从十四岁起就开始以出卖劳力为生，作过十年铁路工人。饥饿、贫困、疾病、恐惧、醉酒等等他从小便司空见惯，也正是这种贫民区的凄惨生活和工人的艰苦处境，为他后来的共产主义信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一三年都柏林资本家的闭厂威胁和工人的英勇斗争，更对奥凯西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这以后他一直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

① 一九二八年，主持都柏林阿贝剧院的叶芝在致奥凯西的一封信中说，“……我始终不会忘记，阿贝剧院近数年所以得以复兴，实在完全有赖于你。如果不是你恰当其时接连给我们送来你的新剧作，我怀疑现在是否还会有阿贝剧院存在。”

参加工人斗争，并开始为《爱尔兰工人》撰稿。

一九二六年，奥凯西离开爱尔兰前往伦敦，次年和一位女演员艾里恩·卡里·雷诺兹结婚，以后便一直住在那里。但尽管如此，他后来所写的剧本大部分仍然以都柏林和爱尔兰的斗争为背景。

奥凯西实际开始写剧本的时间显然还要早一些。他最初所写的几个剧本都没有被剧院采用。一九二三年，他的《带枪的人的影子》在阿贝剧院上演，使他得以初露头角。次年在同一剧院演出的《朱诺和孔雀》便给他带来了全国性的声誉。

奥凯西的全部作品约近四百万字。有剧本四大卷（后期几个剧本未及收入），自传两卷。剧本除这里所收的四种外，尚有《银杯》、《铁门之内》、《星星变红了》、《金鸡高鸣》等，也都是他的较重要的作品。六十年代初所写的《在绿色的帷幕之后》等三个晚期剧本似乎倒不甚受重视。自传系用第三人称写成，从一九三九年发表的《我敲门》到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夕照与晚星》原先共分六卷，一九五六合并为两卷重新出版，总名为《吾家明镜：旭恩·奥凯西自传集》。

奥凯西戏剧中的人物大都是和他一同生活在贫民窟中的男男女女，在这些人物身上浸透了他对他们一直抱有的极其复杂的情感。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方面痛恨他们缺乏明确的斗争和生活目标，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特别是妇女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无比赞赏。在他的笔下，男人常常显得只会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实际上简直象一帮寄生虫；而妇女们却整天操劳，吃尽苦头，为男人做出了种种牺牲。这一点想来和他幼年的家庭生活不无关系：奥凯西的父亲死得较早，大概也未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他长时期与寡母一起生活，对她始终怀

有深厚的感情。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朱诺和孔雀》中朱诺的形象便可见一斑。从奥凯西的自传中可以明显看出，朱诺的形象完全是以他的母亲为蓝本的。她的身上简直是闪烁着基督教徒所崇拜的圣母的光彩^①！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人物，剧本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如爱尔兰游击队的活动，争取独立的爱尔兰内战，复活节起义，大规模的罢工运动等等。据说，在他从事写作的四十多年间，爱尔兰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曾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都明确地表现了对各种旧势力的仇恨和对工人阶级的坚定信心与热切希望。

奥凯西热爱生活，他以充分肯定的态度看待男女之爱、生儿育女、对美的追求、对舒适生活的渴望等人生最基本的要素。这就使他对反动的天主教，特别是对那完全否定现实人生的清教主义感到无比厌恶。他甚至认为正是它造成了爱尔兰的苦难。

前面曾说奥凯西一开始便以一种新型的剧本为爱尔兰戏剧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关于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一点是：当时以格列高里夫人、沁孤和叶芝为主要支柱的爱尔兰戏剧基本上是脱离爱尔兰当前现实的，他们有意避开易卜生在他的“问题剧”中反映的现代城市中产阶级社会，却去发思古之幽情。奥凯西的剧作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当时爱尔兰社会内部力量之间的斗争的直接产物，并且作者是立意要通过戏剧直接参与历史的进程！肖伯纳所以会为奥凯西的新剧发出热烈欢呼，甚至表示说连他

① 她这个名字也很值得注意，朱诺(Juno)原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朱庇特之妻)。作者虽在剧中表明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她一生中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六月(June)，但实际上这名字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自己的作品也都将被扫进垃圾箱去，其根本原因大约也在于此。

在形式方面，奥凯西也颇多创新，外国评论家曾有人说他是永远不懈地在戏剧形式上进行实验。他打破旧的悲、喜剧严格划分的传统，使二者同时并存（按奥凯西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二者本来是永远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写法至少在爱尔兰的戏剧中从未曾有。另外，以《带枪的人的影子》、《朱诺和孔雀》、《犁与星》等为代表的前期作品，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奥凯西移居伦敦后，因受到德国的凯塞和捷克的恰佩克等人影响，后期剧本（从《银杯》开始）便一般采用了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

人物生动、语言丰富、色彩鲜明似乎都可说是奥凯西剧作的较突出的特点。奥凯西笔下的人物所以如此生动，一方面由于他们大都来自剧作家所最熟悉的生活，一方面大约也由于他很早就接受了同行前辈的劝告，一直都在这方面“狠下功夫”^①。他的人物对话所以显得异常丰富，据说和他从小居住的地区有关，在那里，由于某种传统的原因，俏皮话、歇后语、压韵的顺口溜等种种富有风趣的语言整天挂在普通男女的嘴边。至于色彩鲜明，那常常也是出于他的象征主义手法的需要。

明白了这些，我们大约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奥凯西的戏剧当年在都柏林风靡了全城，至今也还常在该城上演^②，而在其它地方，包括国内和国外，却远不是那么受欢迎。这种情况也必然会使一般读者，包括批评家，对他的剧作很容易抱完全肯定

① 据格列高里夫人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的日记记载，奥凯西曾亲口对她说：“我对……你实在感激不尽。……你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接着说，“是她有一次站在她办公室的楼梯口对他说，‘奥凯西先生，你的最大的才能在于人物刻画。’所以自那以后，我便完全抛弃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专门在人物上狠下功夫……。”

或完全否定的极端态度。某些人认为是生动的语言，另有些人可能认为油滑或不真实；某些人加以赞赏的鲜艳色彩，另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夸张失实；更何况对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这类表现手法本来就议论纷纭。

但不论我们对奥凯西的剧本喜欢与否，仅从上面所介绍的简单情况来看，他的作品颇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研究，那是不容置疑的。

这里所选四个剧本，《朱诺和孔雀》（1924）以爱尔兰争取独立的内战为背景，《犁与星》（1926）以复活节起义为背景，均属奥凯西的前期作品。以一九一一年爱尔兰铁路大罢工为题材的《给我红玫瑰》（1943）和反清教主义的《主教的篝火》（1955）则是他后期的作品。

关于前两个剧本，这里只想简单地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里查德·里斯的几句话，希望它对我国读者能略有帮助。

旭恩·奥凯西先生的爱尔兰悲剧《朱诺和孔雀》和《犁与星》，尽管代表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富于想象的现实主义，〔在英格兰〕还是“很受欢迎”的。……也许〔他是〕今天仅有的一位剧作家，他还能冲破我们的自满心情，逼使我们有所怜悯，有所恐惧。^③

关于后两剧，特别是《给我红玫瑰》，我们必须注意，这里已

② 据说，不少都柏林人对奥凯西的剧作简直是一看再看，百看不厌，有些戏剧到六十年代初已在该城上演过三、四百场。而且，还说奥凯西在都柏林观众中“所享有的声誉是任何一个其他爱尔兰或非爱尔兰剧作家在任何地方获得的声誉……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见托马斯·基尔罗伊编《奥凯西批评文集》所收《旭恩·奥凯西的都柏林三剧》一文。）

③ 转引自《旭恩·奥凯西批评文集》，第88页。

混合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多种表现手法。

为了替这种混合手法辩护，奥凯西曾写过一篇题为《可怜的奥凯西的伤心泪》的文章（载一九四七年六月号《爱尔兰写作》），其中写道：

……戏剧如果想作为一种艺术存在下去，就必须发展新的观点，开辟更广阔的天地，开创新的风格……把戏剧仅用来表现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认为那一方面便是剧中所表现的那一时代的中心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生活中，人的心情和举止并不总是，而且也并非常常是，前后一致的，在戏剧中却为何偏要如此要求？……一颗在手中滚动着的宝石也会闪烁着各种光彩；在悲剧和喜剧环境中活动着的人生，在其多面性的统一体中，决不会只是放出许多不同的色彩而已。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这些说法，也不管在读过他的剧本后，我们觉得他自己的实践到底如何，但对于进一步了解奥凯西和他的作品，这一段话看来是应该有所帮助的。

黄雨石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